

新女性

一九二七年

第一卷

(下)



新 女 性

第 一 卷 下 册

1 9 2 7

開 明 書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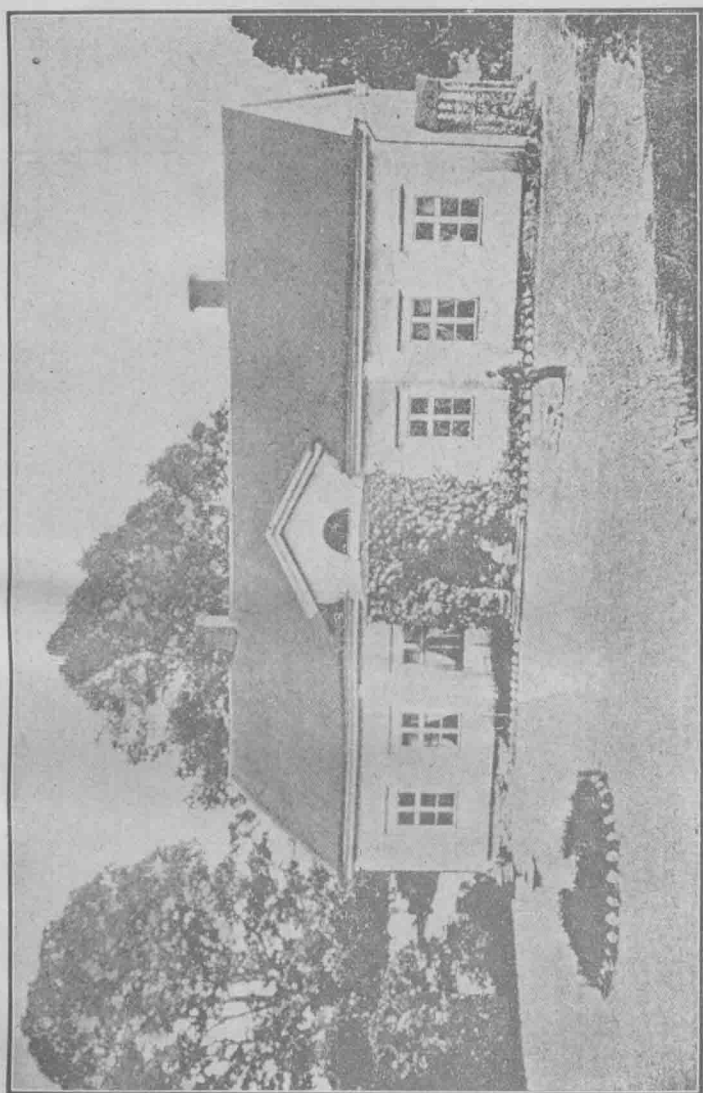
性 女 新

册 下 卷 一 第

訂 合 月 一 年 七 二 九 一

角 九 洋 大 價 實





新女性合訂本第一卷下冊總目

論文

期數	頁數	作者	題目
七	四七五	可尊	聞歌有感
七	四八三	言多	時代潮流中的一個女子
七	五〇一	慨士	性的自然
七	五一一	李芾甘	婦女解放的悲劇
七	五三一	李寶梁	禁慾的研究
八	五五七	豈明	論做雞蛋糕
八	五六一	寶寶	兩性間的搭布
八	五六七	陳威伯	戀愛與性交
八	六一三	神持	性的游戲機能
九	六三七	陳望道	中國女子的覺醒
九	六四三	廖次山	再論「厚慈薄孝」

期數	頁數	作者	題目
九	六六一	劍波	我的女性解放觀
九	六八三	黃漢瑞	打破肉的神秘觀念
九	六九七	慨士	性生活的變態
一〇	七二三	慨士	婦女地位與生理
一〇	七二九	非子	藝術與性愛
一〇	七六七	仲持	結婚的目的
一〇	七七五	汪馥泉	女性與戀愛
一一	八〇一	謙弟	我所認為新女子者(徵文)
一一	八一二	安娜	二
一一	八一八	劍波	三
一一	八二六	許言午	四
一一	八三一	緝人	五

六

王春翠 一一 八三五

七

後覺 一一 八三七

奴隸的女性

岳煥 一一 八六五

女性的社會遺傳

見仁 一二 八八一

給男性

陳學昭 一二 八九七

性的第二官能

周建人 一二 九〇九

愛的妊娠

仲持 一二 九一七

記述

最近逝世的愛倫凱

仲雲 七 四八七

南洋談屑

詩依 七 五三九

暹羅的婦女

史可貞 七 五四七

婚制述略

周寸中 八 五九一
九 六八九

南充嫁歌

鄧天喬 九 七一三

兒童畫

明明 一〇 七五九

婆羅洲的婚俗

顧均正 一〇 七八七

曹國瑞女士傳

顧頡剛 一一 八四三

暹羅的婚姻風俗

顧均正 一一 八七九

新廣東的新女性

景宋 一二 八八五

廣東的不落家和自梳

慨士 一二 九三七

湘潭情歌

周寸中 一二 九四三

東京情殺事件

黎烈文 一二 九五八

書籍批評

愛之專號的插畫

孫福熙 一〇 七五一

高曼女士文集

尹文彬 一〇 七五四

對於婚制述略的商榷

毛一波 一〇 七五六

渾如籍

韓炳 一〇 七五八

「婚姻指導」和「性慾與

戀愛」

周建人 一二 九〇三

文藝

夢

竹影 七 四九七

巡禮者

仲持

七五二三

結了婚的野兔

顧均正

七五三〇

被忘却的人

適夷

八五七五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

一〇九八
七九一
五八一
七七七

頭髮

出嫁的女友

雨

既往的餘留

變化

Musaidina 的三個美點

行人

盞眼的月亮

懊悔

無名的墓

夜

歌

小孩們

盟誓

兩性

夫婦間

結婚的悲劇

寄母

愛的教育

憔悴的花蕾

脚

麻醉藥

燈下

私奔歷險記

獨身主義

逃妻的審判

孫福熙

八五九九

孫福熙

八六〇五

仲持

八六二五

糜殊女士

九六六七

仲持

九七〇五

適蕙

一〇七四三

陶怡

一〇七六三

仲持

一〇七八一

欽文

一一八五九

仲持

一一八七三

清水

一二八九一

麗蘅

一二九二三

贈不識的女郎

春夜

給——

?

戀歌

小詩

壓迫

歸宿

失題

小詩

費話

小國民的麵包問題

前夫感應問題

斷髮也有假冒的

模特兒問題

竹影 七四八一

竹影 七五二一

索非 九六四二

索非 九七一

翰哥 一〇七二八

翰哥 一〇七五〇

索非 一〇七八〇

竹影 一〇七九四

羅獨青 一〇八〇〇

微明 一二八八九

伏園 七四九三

慨士 七四九四

伏園 八五八七

伏園 八五八八

祝壽

通信

關於中國女子貞操問題的討論

曹聚仁

流言

里昂來信

淫書

答廖次山先生

附錄

一般的誕生

性的知識序

插圖

最近逝世的愛倫凱

愛倫凱幼年的住宅

死者的紀念碑

春臺 八五八九

曹聚仁 七五五一

志仁 七五五四

彭師勸 八六二九

嚴大椿 八六三二

趙譽船 一二九五三

八六三五

一〇七九五

七卷首

七卷首

一〇七五二

新女性第一卷第七號

聞歌有感……可尊 (四七五)

贈不識的女郎……竹影 (四八一)

時代潮流中的一個女子……言多 (四八三)

最近逝世的愛倫凱……仲雲 (四八七)

費話

小國民的麵包問題……伏園 (四九三)

前夫感應問題……慨士 (四九九)

夢……竹影 (四九七)

性的自然……慨士 (五〇二)

婦女解放的悲劇……………李芾甘(五一)

春夜……………竹影(五二)

巡禮者……………仲持(五三)

結了婚的野兔……………顧均正(五三〇)

禁慾的研究……………李寶梁(五三一)

南洋談屑……………詩依(五三九)

暹羅的婦女……………史可貞(五四七)

通訊

關於中國女子貞操問題的討論……………曹聚仁(五五一)

流言……………志仁(五五四)

聞 歌 有 感

丐 尊

『一來忙，開出窗門亮汪汪；

二來忙，梳頭洗面落廚房；

三來忙，年老公婆送茶湯；

四來忙，打扮孩兒進書房；

五來忙，丈夫出門要衣裳；

六來忙，女兒出嫁要嫁粧；

七來忙，討個媳婦成成雙；

八來忙，外孫剃頭要衣裳；

九來忙，捻了數珠進庵堂；

十來忙，一雙空手見閻王。』

十一歲的阿吉和六歲的阿滿又在唱這俗謠了。阿滿有時弄錯了順序，阿吉給伊訂正。妻坐在旁邊也陪着伊們唱。一壁拍着阿滿，誘伊睡熟。

這俗謠是我近來在伊們口上時常聽到的，每次聽到，每次惆悵，特別在那夏夜月下，我的惆悵更甚。據說，把這俗謠輸入到我家來的，是前年一個老寡婦的女傭。那女傭的從何處聽來，是不得而知了。幾年前，我讀了莫泊三的一生，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經過，感到不可言說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一個女子，從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裏去，因了時勢和國土，其內容也許有若干的不同，但總逃不出那自然替伊們豫先設好了平板的鑄型一步。怪不得賈寶玉在姊妹嫁人的時候要哭了！

一生現在早已不讀，并且連書也已散失不在手頭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潛存在我心裏，每於見到將結婚或是結婚了的女子，將有兒女或是已有了兒女的女子，總不覺要部分地復活。特別地每次在聽到這俗謠的時候，竟要全體復活起來。這俗謠竟是中國女性的「一生」是中國女性一生的鑄型！

我的祖母，我的母親，已和一般女性一樣都規矩地忙了一生，經過了這些平板的階段，陷到死的口裏去了！我的妹子，只忙了前幾段，以二十七歲的年紀，從第五段一直跳過到第十段，見閻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這方向走着！再過幾年，眼見得現在唱這歌的阿吉和阿滿也要鑽入這鑄型去！

記得，有一次，我那氣概不可一世的從妹對我大發揮其畢生志願時，我冷笑了說：

『別做夢罷！你們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屎屎的！』

從妹那時對於我的憤怒，至今還記得。後來伊結婚了，再後來，伊生子了，眼見伊一步一步地踏上這階段去！什麼『經濟獨立』、『出洋求學』等等，在現在的伊，也已如春夢浮雲，一過便無痕迹。我每見了伊那種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幾乎要忍不住下淚，可是伊却反不覺甚麼。原來『家』的鐵籠，已把伊的野性馴伏了！

易卜生在培泰卡勃拉中，借了培泰的身子，曾表示過反對這種桎梏的精神。蘇特曼在故鄉中也曾借了瑪格娜的一生，描寫過不甘被這鐵籠所牢縛的野性。無論世間難得有這許多的培泰，瑪格娜樣的新婦女，即使個個都是，結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會看來也是一種悲劇。國內近來已有不少不甘爲人妻的『老密斯』，和不願爲人母的新式夫人。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國的上流社會流行開始了！如果給托爾斯泰或愛倫開伊女史見了，不知將怎樣歎息啊！

賢妻良母主義雖爲世間一部分人所詬病，但女性是免不掉爲妻與爲母的。說女性於爲妻與爲母以外還有爲人的事則可以，說女性既爲了人就無須爲妻爲母，決不成話。既須爲妻爲母，就有賢與良的理想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賢與良的內容解釋罷了。可是無論把賢與良的內容怎樣解釋，總免不掉是一個重大的犧牲，逃不出一個『忙』字！

自然所加給女性的擔負，真是嚴酷，創世紀中上帝對於第一對男女亞當夏娃的罰，似乎待女性

的比待男性的苛了許多。難道真是因為女性先受了蛇的誘惑的緣故嗎？抑是女性真由男性的肌骨造成，根本上地位價值不及男性？

中饋，縫紉，奉夫，哺乳，教養……：……忙煞了不知多少的女性。在個人自覺不發達的舊式女性，一向沈沒在自然的盲目的性意識裏，千辛萬苦，大半於無意識中經過了或正在經過着，比較地不成問題。所最成問題的是個人自覺已經發展的新女性。個人主義已在新女性的心裏占着勢力了，而性的生活及其結果，在性質上與個人主義却絕對矛盾。這性與個人主義的衝突，就是構成女性世界苦的本質。故愈是個人自覺發達的新女性，其在運命上所感到的苦痛也應愈強。國內現狀沈滯麻木如此，離所謂兒童公育，母性擁護等種種夢想的設施，還是很遠很遠，無論在口上筆上說得如何好聽，女性在事實上還逃不掉家庭的牢獄，今後覺醒的女性，在這條滿了鐵蒺藜的長路上，將甚樣去掙扎啊！

叫新女性把個人的自覺抑沒了來學那舊式女性的盲目的生活，減却自己的苦痛嗎？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們，也許都在這樣想。甚麼『女子教育應以實用為主』，甚麼『新式女子不及舊式女子的能操家政』等種種的呼聲，都是這思想的表示。但我們斷不能贊成此說，舊式女性因少個人的自覺，千辛萬苦，都於無意識中經過，所感到的苦痛，不及新女性的強烈，這種生活，自然是自然的，可是與普通的生活界有何兩樣！如果舊式女性的生活可以讚美，那末動物的生活該更可讚美了。況且舊式女性也未始不感到苦痛，這俗謠中所謂『忙』不都是以舊式女性為立場的嗎？

一切問題不在事實上，而在對於事實的解釋上，女性的要爲妻爲母是事實，這事實所給於女性的特別麻煩，因了知識的進步及社會的改良，自然可除去若干，但斷不能除去淨盡。因了人類欲望的增加，也許還要在別方面增加現在所沒有的麻煩。說將來的女性可以無苦地爲妻爲母，究竟是夢想。我不但不希望新女性把個人的自覺抑沒，寧希望新女性把這才萌芽的個人的自覺發展強烈起來，認爲妻爲母是自己的事，把家庭的經營，兒女的養育，當作實現自己的材料，一洗從來被動的屈辱的態度。爲母固然是神聖的職務，爲妻是爲母的豫備，也是神聖的職務，爲母爲妻的麻煩，不是奴隸的勞動，乃是自己實現的手段，應該自己覺得光榮優越的。

『我有男子所不能做的養小孩的本領！』

這是斯德林堡某作中女主人公反抗丈夫時所說的話。斯德林堡一般被稱爲女性憎惡者，但這句話，却足爲女性吐氣的，我們的新女性，應有這自覺的優越感才好。

苦樂不一定在外部的環境，自己內部的態度常占着大部分的勢力。有花草癖的富翁，不但不以晨夕澆灌爲苦，反以爲樂，而在園丁却是苦役。這分別全由於自己的與非自己的上面，如果新女性不澈底自覺，認爲妻爲母都不是爲己，是替男子作嫁，那末即使社會改進到如何的地步，女性面前也只有苦，永無可樂的了。

心機一轉，一切就會變樣。海上夫人中愛麗妲因丈夫梵格爾許伊自決去留，說『這樣一來，一切

事都變了樣了！』就一變了從前的態度，留在梵格爾家裏，死心塌地做後妻，做繼母。這段例話，通常認為自由戀愛的好結果，我却要引了作爲心機一轉的例。梵格爾在這以前，並非不愛愛麗妲，可是爲妻爲母的事，在愛麗妲的心裏，總是非常黯淡。後來一轉念間，就『一切都變了樣了！』所謂『煩惱即菩提』，並不定是宗教上的玄談啊！

婦女解放的聲浪，在國內響了好幾年了。但大半都是由男子主唱，且大半只是對於外部的制度上加以攻擊。我以為真正婦女問題的解決，要靠婦女自己設法，好像勞動問題應由勞動者自己解決一樣。而且單從外部的制度下攻擊，不從婦女自己的態度上謀改變，總是不十分有效的。老實說：女性的敵，就在女性自身！如果女性真已自己覺到自己的地位並不劣於男性，且重要於男性，爲妻，產兒，養育，是神聖光榮的事務，不是奴隸的使役，自然會向國家社會要求承認自己的地位價值，一切問題，應早經不成問題了的。唯其女性無自覺，把自己神聖的奉仕，認作屈辱的奴隸的勾當，才致陷入現在的墮落的地位。

有人說，女性現在的墮落，是男性多年來所馴致的。這話當然也不能反對。但我以為無論男性如何強暴，女性真自覺了，也就無法抗衡。但看娜拉啊！真有娜拉的自覺和決心，無論誰做了哈爾茂，亦無可奈何。娜拉的在以前未能脫除傀儡衣裝，並不是由於哈爾茂的壓迫，乃是娜拉自身還缺少自覺和決心的緣故。『小松鼠』、『小鳥兒』等玩弄的稱呼，在某一意義上，可以說是娜拉所甘心樂受，自己要

求哈爾茂叫伊的啊！

正在爲妻爲母和將爲妻爲母的女性啊！你們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們在現在及較近的未來，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們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這『忙』裏發揮自己，實現自己，顯出自己的優越，使國家社會及你們對手的男性，在這『忙』裏認識你們的價值，承認你們的地位！

贈不識的女郎

竹影

年輕的女郎，
燃着花束走去，
玫瑰是半萎了，
芍藥低垂了頭，
但伊却毫不經意。
杜鵑兒在枝上哭呢，
芳春將要闌了。

夏丏尊譯 愛的教育 歸本店發行 廣告

『愛的教育』原名『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爲意大利文學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原著，經夏丏尊先生譯出後，曾經連載『東方雜誌』，大博一般讀者的歡迎。去年印成單行本，歸商務印書館發行，好評嘖嘖，被多數中小學校採爲教本，不到三個月，初版便即告罄。現在由夏先生將板權收回，改歸本店發行，排印將竣，定二月底出版。全書四百餘頁，印成平裝本及精裝本兩種：精裝本用重磅無光道林紙印成，布面金字，實價大洋一元五角；平裝本用上等瑞典新聞紙印，實價大洋九角。

好
評
一
斑

我希望凡是童心未退而想回到童年的樂園裏去流連一下的人們，快讀此書！我想他們讀了，一定也會像我一樣傷心——或許更利害些！不過他們雖然傷心，一定仍舊會愛他，感謝他的。

我更希望讀過此書的人們，要努力地把他介紹給一般的兒童！這本書原是著名的兒童讀物。而且，我想他們讀了，也可以叫他們知道童年的如何可貴，而好好地珍惜他們的童年，將來不至於像我們一樣！從別一方面說：他們讀了這本書，至少他們的脾氣要好上十倍！他一定不會再使母親不快活，他更要和氣的待同學……總而言之，要比上三年公民課所得的效果好得多！

——北新週刊第十六期——

上海寶山路開明書店啓

時代潮流中的一個女子

言 多

西湖靈隱寺的羅漢堂中我見到一個可記的女子。

靈隱寺的羅漢堂中多的是人，豈只一個女子。六七十歲的老人，鬚髮全白了的，他扶了手杖，一步一俯身的擺着。他的勇於出遊是可以欽佩的，然而他一跌就會喪命的，只因他相信菩薩在保佑他，他才出來的。老人不算多，很多的是已經發財或渴望發財的壯年人。最新華絲葛的袍子，花紋之幼稚不合理是很可見笑的，然而他沒有智識來辨別這些。有的人心中用了直覺的判斷，也頗不以這種花紋爲然的，然而這是流行的，他不得不依從了。不穿華絲葛的就是穿「禮服呢」的了。爲什麼大家要穿禮服呢，這理由很簡單，只因爲這是外國來的。不要小看他們，穿華絲葛與禮服呢的不是尋常人呢，他們是發過財，或者藉此要發財，身上的衣服是他們的本錢。因發了財而來謝神，或者因欲發財而來求神的，都非穿這種衣服不可，大概他們知道菩薩是勢利的，見破衣服便不睬，或者旺的咬開來了。這種究竟是沒有智識的人，腦中只有金錢的人，我們不足論，我們所最注目的是西裝的青年，其中有一個是一身筆挺的衣服，褲脚的摺痕有如彈着鐵絲的。雪亮的尖頭皮鞋是短統的，露出光澤的絲襪。潔白

的硬領下掛着緞結，襯在紡綢的內衣的前面。手中是一條「文明杖。」他跨進大殿的石門檻，就摘下頭上的一頂簇新草帽。呵，滿頭漆光的黑髮，的是跳舞專家派別。我想，他必是留學生。現在，要做人非留過學不可了，看他這一身衣服，顯然是領袖資格；即使他沒有到過外國，但穿起衣服已如外國人一樣了，這就可貴了。若論揀夫婿，倒還是這種好，場面是一樣的，架子究竟少擺些。總之，這位青年是高等華人無疑；若在外國，也必是「盡得而慢。」說了半天，我爲什麼要給這位少年表揚呢？你們以爲學堂生不信菩薩的了，而這位外國生身邊掛一黃布袋，進門脫帽就跪。你們說來，難道他也是老悖嗎？他爲什麼也這樣相信菩薩呢？

我且不說男子們，我們男子究竟個個是泥做的濁物，不免時時昏曠，即使這樣一等一名的留學生也常常荒謬不清，我是很承認的。我們要舉爲範型的是天地靈秀所鍾的女子。

說起女子，我真痛恨中國自古重男輕女的陋見，使大多數「主人翁」（不是主人翁）反變爲奴婢。因爲不受教育，於是抹殺一切，以爲女子的思想行爲都是不合理的。眼前的例，如靈隱寺中拜佛的許多女子都被人以迷信二字抹殺。難道這許多女子所共同信仰的只是迷信，他們個個都是錯的嗎？我也可以承認，扶龍頭拐杖的老太婆是迷信的，不足爲憑，我還可以承認，中年婦人是纏過腳，穿過耳朵，他們的思想是被纏腳穿耳等等的許多桎梏拘禁住，他們的信佛不是出於自由意志的，也不足爲憑。然而，何以燒香的也有女學生的呢？我見到有一個十分是女學生模樣的，即使不是現任的，也必是剛

卸任的女學生。頭髮是剪了半截的了，鬆散的短髮上束着一隻象牙的蝴蝶。雪白的紗衫裏面的胸部，很是平坦，顯然是縛着緊身背褡的，這是我猜測他是學生的理由之一，因為我看這是學生界所特有，最新發明的。短而開敞的黑色綢裙，以下是穿潔白絲襪的一雙小腿。再底下是玄色高跟漆皮鞋，這是使他走路時肢體曲折搖擺的。這個模樣的他倘若在小學校中學校去當教師，學生們一定信服他。倘若在什麼講演會紀念會什麼聯合的空前什麼會，只要登臺去，不必開口，就可博得滿場的掌聲。倘若他在公園一人散步，走過的人除艷羨與這樣新式而且有新思想的女學生交接以外，必定想這女學生當然是時候他的情人，這種人真奇怪，怎麼好意思，丈夫可以自己選擇的。這種女學生都是受了新思潮的影響，不曉得有網常名教的了，真是禍甚於洪水猛獸！然而這位女學生大不然，他是敬神的，他棒了焚着的香，到每尊羅漢前供奉，插好一支，再拜致敬。依次的過去，到了手中香完時，再到中堂取了整封的燃起來，接續下去。

你們以為敬神是迷信，那麼，學校裏受過新思想的人，而且是大家所欽敬的女學生，難道他肯毫無主意的信仰的嗎？

話說到題目了。

你們以為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都是受新思潮的影響，都是不曉得有三綱五常的了。這是大錯的。現在的學校有能以新思想或三綱五常當廢的理由編入教科的嗎？灌注的教授法只能刻板的將成

本的書籍劃段的印給學生，那裏能夠活用實際生活的事物來批評的呢。這話我是對畏懼學校如洪水猛獸者說的。同時我要請以學生之信神爲神是存在的證據者注意。他們的信神，何會根據教科的解釋或教師的指示的，他們一邊儘管可以是學生，一邊儘管可以是佛門的信徒，兩者毫無關係的。你說他們如此適應時代潮流，一切服用舉止都是最時式的了，何以對於陳舊的信佛思想還保守着是的，但你不知道，時式是沒有標準的，何會根據什麼什麼產生的，只要這次的潮頭裏浮來的水母多了，就是水母最時式，這一次浮來是狗糞多了，自然不客氣的狗糞是時代潮流了。最新式的服裝浮到他們身邊，於是都撈來掛在身上，安知不就要輪到拜佛最是時式了呢？

我不禁想到我們自身的問題了，我們百般消費精神的辦理新女性，盡力的討論中國女子的切要問題，安知我們對於他們的關係不像學校教科與教師之毫無影響於他們者一樣？安知這位拜佛的女子不會讀過我們的新女性？安知我們的新女性被絡繹不絕的人買去而且各處要我們成包成包的寄去的，不只是爲了看新女性是時代潮流罷了？

這責任確實是很大的，但我們是應該分擔一份，特別加以注意的。

最近逝世的愛倫凱

仲雲

一般人對於女子所抱的意見，綜合起來，大概不外二種：（一）說女子是人類的母親，她的職分係在家庭；怠廢了自己的職分，到外男去與男子爭競，做男子所做的事，結果反把自己的本職荒疎了；這在女子實是自己墮落，並且還損害了民族全體。（二）說女子既同屬人類，照理該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與男子過同樣生活的自由。這兩種論調的當否，我們在此地似不能說，而像我這樣的尤不配說；但是於此有一種折衷二者別樹一幟的主張——是的，女子是人類的母親，種族的將來是全在她手中；但女子同時也是人類，因為既是母親又是人類，所以她也應該有自己發展的完全自由，有享受人類一切權利的權力，這並不是想去模倣男子或者做她最適宜的事務，而是使她能够做自己的事，依順自己天然的衝動去盡其母性的職責。在世界上真是沒有比母性更重要的了。——這樣主張的便是愛倫凱 (Ellen Key) 是我現在所要說的。

說也慚愧，我對於這個有名的 Feminist，實在沒有什麼研究，所以當她的噩耗到來，新女性想爲她撰文紀念，我只能隨便寫點東西應應景兒。

她是一個老處女，但在今日的世界，她是最偉大的女子了。像喬治散特，伊里瑟伯，倍來得白朗吟

等等，在歷史上的女性中，她的名字是永傳千古的了。像穆勒，倍倍爾，福來爾，李來，勃郎等等，在這許多婦女問題研究家中，她的思想也是永永長存的了。並且，像般生，易卜生，斯屈林卑格，哈姆孫等，她是與這等斯坎的納維安的人物一樣，也是永永傳於世界的了。

愛倫凱在婦女運動中嘗被人稱爲「聰明的愚人」(Wise Fool)。她的聰明，是由於她能夠大膽的見出女子得自由表現其對戀愛，對母職的衝動的世界。她的愚拙，是由於她頑強的抵抗一切婦女運動的思想與發展。

愛倫凱的思想，照愛里斯的話(語見“Ellen Key,” by Louise Nyström-Hamilt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velock Ellis)在急進的婦女研究者看來，已不免有點保守；然而她却主張女子對於其生活的職能應有完全自由的必要，於是遂大受一般維持禮教的先生們的攻擊，說她是一個誘惑者，是一個教壞青年男女的人，——雖然直到後來始承認她的思想是道德的，是不错的。

愛倫凱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母性論。她以爲女子最重要的天職便是母職。她的母性愛的思想，受尼采的影響最深。在尼采的哲學中有所謂超人(Superman)而愛倫凱的意見，則以爲若沒有超女(Superwoman)那里來的超人？她的婦女論，固然是不外女權論者的立場，但她却不主張像女子參

政權等的墮落於物質主義及女性之男性化等運動。什麼職業婦人，什麼女權運動，在她看來，反是偏頗過激的。她以為現在的趨勢，女子多跑出家庭，到工場及辦公室去做職業婦人，但是多數女子，在家庭中確還有妻子的，母親的，主婦的種種事情可做。並且她們，大概都知道結婚生活的實現與養育兒女，是她們最大的社會事業，是她們的科學與藝術。

這樣的論調，讀者也許要問，那不是和一般頑固的道學先生一樣麼？但是，但是愛倫凱之被人視為危險的，是她的澈底的主張。她以為你要是想去限定女子的職責是做母親，但你不能只限制少數的女子去當母親。總之，凡是適於母職的應該任她自由去選擇，凡是不適於母職的決不能由她胡亂去充數。她在戀愛與道德中說：『不負責任的母親，無論是正式結婚或不正式結婚，總之都是罪惡；但負責任的母親，則無論正式非正式，都是神聖的。』

她這樣更進而論兒童問題。她以為戀愛的道德標準，全在其對於人類的貢獻這一點。所以不論婚姻的正式與非正式，兒童却不能有什麼嫡出和私出的分別，應該是一律平等而合法的。兒童的良否，關係人類前途非常重大。因此，男女的戀愛與婚姻，其正當與否，一以對於兒童的奉仕為斷；而一切教育，則當使男女兩者都能盡力於兒童之身。她在所著兒童的世紀中就這樣說。總之，男女兩者決不能相同，女子的天性是限於母職，她的真正的事業便是生育兒女。我們要使將來有超人的人類，則應

對於女子的母職加以注意；此外男女真正的戀愛，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惟有真正的戀愛纔能產生健康的兒童。並且，戀愛與為父母的責任，還應該是兩性關係的唯一條件。

愛倫凱對於戀愛的意見，我們都知道她是主張戀愛神聖論的。她的戀愛與結婚，在現代討論自由戀愛，自由離婚的書籍中，也許是最說得透徹的了。她以為戀愛是一件神聖的事。無論是靈的或肉的，在她都是同樣神聖。戀愛是由靈肉兩者合成，我們若否定了物質上的肉，則精神的靈當然也失其存在。質言之，真正的戀愛乃是浸透靈肉兩者，融合靈肉兩者，比靈肉兩者更為神聖的事物。因此，兩性間的戀愛，應當完全自由，以相互的趣味與責任為前提，但必須是一夫一婦的。

至於由彼此戀愛所發生的結合，她以為有兩種意義。我們由戀愛而結婚，一方是要求種族的改善，他方則求日益增長的戀愛的幸福；但是我們在這兩種要求間還須有適當的調和。申言之，真正戀愛的結合，在個人固可從此享受美滿的幸福，但是間接又產生了優良的兒童，盡了改良人種之實；——即戀愛中男女間彼此相互的幸福，同時也具有社會的價值。這是她戀愛自由論的根本所在。因此，她更進一步主張自由離婚。戀愛的感情，決不能百年而不變；人生既不能有久長的約束，同樣，永久的戀愛也是不能預定。蓋情感思想，境遇地位，當二十歲時所全心傾倒的，到了三十歲，豈能仍保其必愛？故與其痛苦的保着夫婦的形式，又何如爽快的走開？質言之，不論在社會的方面，在個人的方面，這實

是一種最好的辦法。但是，愛倫凱因此却挨了衛道先生們不少的痛罵！

我們上面會說，愛倫凱是不主張女子參政的，但在長久的竭力的反對以後，近年以來，她的思想可也變了。不過她的主張女子參政，却不是由於女子與男子的相同；而因為男女兩性根本的不同，覺得若欲改造社會，把社會上的法律加以人間化，到底非加入不可。這樣，她的態度，仍舊是與她所說母職是女子的天職相一致。她特造出一種道德標準及社會改造的計畫，想把家庭造成爲可供女子活動的地方——崇高的，重要的，經濟穩固的。像現在的家庭，她說，這只是困苦勞作的工場，是一個毫無組織毫無技術標準的地方。

愛倫凱到了晚年，始漸漸贊成女子參政，加入斯坎的納維安與德國的婦女運動，可是這些地方的 Feminism 大半只限於母職問題與性的解放。她對於由產業革命所造成的情形：女子多由家庭的變爲工場的，由主婦而變爲簿記員或速記員，仍舊是頑強的反對。因此，有許多以世界爲家庭的新婦女常借着愛倫凱自己的話嘲笑她：『要與男子共同航過重洋。』

誠然，愛倫凱的 Feminism 因爲機械時代的到來，發生新的 Feminism，把她所說那種兩性的不同多漸漸泯滅了；可是母職總無論如何是女子的不可避免的责任。故由愛倫凱之死在現今偉大的女子中雖然少了一人，但是她所討論的問題，畢竟是我們永不能消滅的。

夏丏尊
劉薰宇 編

最新
文章作法

實價七角
郵費五分

近來作文法的書籍，雖然很多，然求其切近明瞭，於初學確有實益的，幾乎可說沒有。本書係著者在湖南第一師範，浙江春暉中學，浙江第四中學，上海江灣立達學園等教授作文法時所用的講義，在五年裏面修改了幾次。內容共分六章：(一)作者應有的態度；(二)記事文；(三)敘事文；(四)說明文；(五)議論文；(六)小品文。附錄三篇。解釋明顯，引例廣博，敘述周詳，切合實用。

汪靜之著

最新
耶穌的吩咐

實價二角半
郵費二分半

這是汪靜之先生的長篇小說。用嚴肅的態度寫鄉民的性愛及社會對於性愛的壓迫。真切面美妙。曾分登文學週報，博得多數讀者的讚賞。首有汪君自序。雋永可喜。

朋其著

最新
荆棘

實價四角
郵費二分半

青年作家朋其先生的小說集，他自己稱為刺的文學的，其中充滿着諷刺的意味，對於冷酷殘忍的社會，表示熱烈的反抗。集中所收，如『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的滑稽，『Ballism』的冷雋，『屈原的夢』的悲憤，『蛋』和『請願』等的俏皮，都是現代不可多得的作品，請愛好文藝的朋友共同賞鑑。

葉紹鈞著

最新
城中

實價五角
郵費二分半

作者在文學界的地位，早為國人所判定，前曾有『小說彙刊』，『隔膜』，『火災』，『線下』，『稻草人』等創作小說集及童話集多種，被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叢書』中，此編係作者最近的結集，內容近作小說九篇，多會揭載於小說月報，文學週報，教育雜誌，新女性等刊物上，據作者自己說：『論質料大概是仍舊應題作『線下』的，可是寫作時不願媽虎，在現有能之下，未曾偷懶一分，是作者可以自信的。』作者的忠實的態度，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

費話

小國民的麵包問題

伏園

費——

——話

(493)

上海灘上，女子身體的束縛，或者可以說，比內地各處寬得多了。纏足是極少見的；剪去頭髮的且常見；夏令不檢點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露着整個的手臂，乃至一段的大腿，也是習見不以爲意的事。但是有一件，非嚴重抗議不可的，便是胸部的束縛。如果女子的身體非束縛不可的，那麼手臂和大腿何嘗不是女子的身體；如果女子的身體可以部分的解放的，那麼胸部的解放我說比足部更爲重要。理由很是簡單，只因胸部就是後代國民的糧食的庫藏。現代的中國人，已經誰也不敢擔保，他的母親，祖母，外祖母等等，一直往上推去，沒有一個纏足的女祖宗，正如誰也不敢擔保，他的父親，祖父，外祖父等等，一直往上推去，沒有一個吸食鴉片的男祖宗一樣。那麼好了，夠了，我們的身體爲什麼不如人，我們身體中寄託着的精神爲什麼不如人，現在得着正當的解答了。難道我們男男女女的手掌已經像了雞爪，以致沒有勇氣和異民族的人們握手了還不够，非更把女子的胸部束到像平板一樣，以斷絕後

世國民的糧食不快嗎？「平板」一字，在西洋是專指沒有胸部的女子的，但這是天然的醜相，正如男子的天閣一樣，並不是庸人自擾的用「緊身馬夾」束縛成功的。美醜的分別在今日的中國或者還不是當務之急，生命的持續比愛美總該重要些罷，後者尚且不會覺得，還論什麼前者呢？在今日的中國，譬如如有兩件同樣無聊的事情，一件是使民族墮落的，又一件是使民族向上的，大多數人的意見，一定歡迎前者，痛斥後者。這個例就如招貼。招貼的事，真是最無聊沒有的了，而竟有許多人相信牠。甲種人是專貼「敬惜字紙」一類招紙的，乙種人是專貼「力爭外交」一類招紙的，其為無聊一也，而大多數人一定歡迎前者，痛斥後者，這原因就是前者能使民族墮落，後者能使民族向上。同樣，大腿或手臂的裸露，只表示保護身體之不周，所以不甚介意，胸部的束縛，却有使中華民族絕種的希望，所以非提倡不可。可憐呵，中華民族儘向絕滅的途上走去。

前夫感應問題

慨士

這大概已經是兩年前頭的事情了吧，我記得有一回在某刊物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曾講起產兒制限，並且說產兒制限倒是幫助試驗結婚得到更圓滿的結果的方法。這宗話在我自己看起來本是極平凡而且也許是很陳舊的，然而不多久，竟見有一篇反駁我的文章發表出來了。雖然因為相隔日

久之故，駁我的話現在已記不清楚了，但還彷彿記得說我的主張太新奇，并且說試驗結婚是反優生的辦法。爲什麼緣故呢？據說如果女子一度和男性發生性的關係之後，生理上是要受到影響的，倘使那女子再和別的男性發生關係，生下小孩來，血統就不純粹，因為他會混有母親的前夫的性質了。他的意思，大概以爲這一點血統的不純粹又足爲謀民族進步的障礙的。

我當時便寫了一篇短文反駁他。我的大意是說血統純粹問題，本是指異族結合而言，現在那一個國的國民是血統純粹的（譬如英國的國民是諾笛克（Nordic），亞爾班（Alpine），依卜利亞（Iberian）三族混成的，法國也是由幾個種族混成。中國人雖未經人類學家分析過，但由幾個不同的種族混合而成也可以確認的。）這結果不良的證據在那里呢？如果女子和男子發生性的關係，生理上能受他的影響，那麼，倘若女子和一個丈夫生下幾個小孩時，勢必愈是後生的小孩愈像父親了，然而實際上並不如此，並不見「老頭兒子」一定格外像父親。所以我說，這種「前夫感應」的話是不可靠的。

到了近日，我偶然翻閱一本美國依兌文已脫（E. Davenport）的育種學（*Threnmatology*）書中也論到前夫感應的問題，說英國開披爾遜（K. Pearson）曾經用過統計的方法證明前夫感應的話之不合真理。他的方法，是測量三三五個同胞兄弟和四五〇個同胞姊妹，兩相比較。把身長和臂長一一度量列成表，結論說，就這等性質而言是‘No steady telegonic influence exists.’（沒有確

實的前夫感應的影響存在的。)

前夫感應，英文叫作 'Telogeny'，這字本來含有好幾個意義的，但用在這里，意思是前次一度的受孕能影響於後次的胎兒，意即前夫的性質能夠遺傳於後夫的子女。這個觀念起源本很古，達爾文的家養動植物的變化裏曾舉一個例，說摩爾登勳爵士的牝馬 (Lord Morton's Mare) 初和斑馬 (Quagga) 生一小馬，是有斑紋的，後和亞拉伯的牡馬又生兩小馬，腿和頸上也有斑紋。於是一時傳作前夫感應的例證。後來又有德國生理學家說女性生殖器能吸收男性的精液而生生理上的效果，於是又給男性能影響於女性生理的話加了一個註解。但是不幸得很，近代精細的科學家，證明小馬生下來有斑紋乃是很平常的事情，並非前夫感應有以使然。普通所謂「返祖先」者庶幾近之。因此兌文巴脫說道：「但是最優良的研究者都固執的說，關於這題目是極少真實的證據，並且沒有一個例子是足以證明有這影響存在的。」(育種原理一八七頁) 至於陰道內能吸收男性分泌物而發生生理上的效果一個問題，英國性生理學家馬塞爾 (Marshall) 的意見是說「究竟是否如此至今還是可疑的。」(性的生理二十四頁)

沒有精確的證據證明的話，雖然借了科學的面具說出來，畢竟是偽科學，然而牠一到中國不料就有維持因襲觀念之用，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夢

竹影

是怎樣寂寞而無聊賴的暮春之夜啊！急劇的雨聲打在船篷上，在沉寂的空氣中，成一種單調淒清的音樂；如離人對泣，如嫠婦長嘆。夜鶯早停止了歌唱，只有河流和着聲兒痛哭。

春雷是第一聲響了，青白的電光帶着冷雨飛入篷內，春寒也同時侵入肌骨；燭光隨着風勢搖曳，牠的同情之淚堆滿盤中。

疲勞於長途道上的韶雲，擁着薄衾坐着。雖然她全身都透着寒意，但她却還只傾聽着這黑夜中的，如泣如訴宛轉悲啼的哀歌；滿船人的鼾聲，都不曾引動她的睡眠之思。她身旁的他，慕儀也沉沉入夢了。淒然的感覺與回憶，使她重復溫理着如春蠶般的情緒，她便憶到剛纔離奇的夢境了。

似乎在一個將有遠行的前一晚上，母親正在病中。廳堂上燈燭輝煌，鈸鼓聲喧；這是巫師們在為母親祈禱。他們怕她次晨為行程驚攪了母親，便把她的行李挪到文君處，因為他是她這次長途中惟一旅伴。

母親說他的臨別贈言了。她坐在病榻側邊，似乎心如亂絲，更充滿了悽惻的離緒。母親一面拭着

老淚，一面向她說着充滿了慈母之愛的囑語：「我在病中，本不能離開你，但這是你的前途，我也不能阻你。雲兒，你是聰明人，以一個青年女子離家遠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以後事事都要自己斟酌。文君是你幼時便相處的，他的一切你都深知；但是你要謹慎，這是你終身的事。」

母親咽嗚了，淚珠在燈光之下閃耀。她也低低的吁着；她正想着世界上所謂痛苦的愛情問題。

她不知道爲什麼持燭向門外走去，經過了殘燭猶明的廳堂，正走向那森黑的庭中，忽然由花陰中走出一個人來。她正吃驚着將要問「誰」時，才看出就是她以心相許的慕儀。她同着他並肩走着，似乎要尋個幽靜的所在，好談話她心中的衷曲。

忽然在一個樓上，似乎樓下便是他們的目的地。她持燭向樓下一看，一間似乎貨棧的屋子，湫隘不堪，而且潮濕，地下堆着一包一包的篋篋貨物，還覺出一種異樣的氣味；最奇怪的，便是那朽壞而黧黑的單調的扶梯，已經偏斜在一旁去了。她發現了一個問題，便是他們怎樣下去呢？

在這時候，覺得下面有一個漾動的人影，是文君在下面叉手而立，猶笑的向着他們。他們不知怎樣，却反都跳下樓去了。

這個疑難的秘密問題，現在是非解決不可的了。她已完全失了知覺，木然的立在梯旁。文君的猶笑已變爲忿怒了，慕儀也含着仇視的目光相向。他們如兩個勇士上了戰場一般，不相問答，自己心中却已完全了解對方的敵意。這時文君抽出他的利刃，牠發出閃爍的冷光，慕儀也把手邊的鐵條拿着，

他們正預備互相撲殺呢。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他們要應用他們的本能了。這一霎間，她障身其間，但是被文君推開了。她由驚懼而高呼：

「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她嘴唇發抖，但是她並不悲傷，他向文君喊道：

「我不愛你……你……殺他——殺了我吧！」

她以為兩個男子決鬥，是應該取決於自己的。然而他似乎沒有聽見，或者是不懂得。她為護他的原故，胸間已受了傷，痛楚得使她呼救了：

「殺人了……救人啊……」

這樣她便醒了。是怎樣離奇而令人驚嚇的夢啊！她現在一回憶起，不由得全身都戰慄了。她用手撫摸着慕儀，端詳他是否果然受傷，然後呼吸了一口氣。

天色已微明了，雨聲尚在篷上滴答不止，這是成綿雨的朕兆了。

文學週報社
叢書第一種 **子愷漫畫**

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二分五釐

□大六開本上等道林紙精印□

本書共合畫六十餘幅，其中分爲兩種性質：一是寫古人詩詞的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作者能用簡單的描寫，表現自己的觀照，使閱者感到無窮美妙的趣味，實在是中國藝術界的創作。卷首有鄭振鐸，夏丏尊，丁衍鏞，朱自清，方光燾。劉薰宇諸君的序文六篇，又有俞平伯君手寫跋文一篇。印刷極爲精美，文化人的書齋中，不可不備；贈送好友或愛人，更屬相宜。

文學週報社
叢書第二種 **列那狐的歷史**

實價大洋六角半
郵費二分五釐

□全書一百二十餘頁銅版插圖三十餘幅□

這是一部著名的禽獸史詩。裏面記載一狡猾絕倫的狐列那，用了他的奸謀，機詐，欺誑，玩弄獸國的王，后，貴族，欺壓懦弱無告的羊，兔，雞等，並且逃避他自己應受的刑罰。其中充滿了冷雋的諷刺，所描寫的各種獸類，如熊，如狼，如猴，如兔，如獅，無一不躍然紙上，而其背後却都隱藏着一個人。無論兒童或成人讀之，都能感到極濃厚的趣味。附圖三十餘幅，係大畫家 Kaubach 所畫，製成銅版，用道林紙精印，尤爲美觀。

發行處 上海寶山路第六十號 開明書店

性的自然

英國馬塞爾著

慨士譯

這是各個研究生物學的人都所知道的一切生物、植物和動物兩者，都成自一個或許多細胞的各個細胞都成自原形質，這是一切生命的物質的基礎。並且形成發育最高等的動物的生活質料和構成生命的最簡單形式的原形質塊的差別，與其說是種類的不同，寧可說是只程度上的差別。原形質自身是半液體的，透明的，黏著的物質，大部分成自含淡化合物即蛋白質，但又含少量的脂肪和炭水化合物，合硫、磷及某種金屬礦物化合而成。原形質的外週普通都包有一膜，這即成自細胞的外層，裏面則有小的，圓形的專化體，稱爲細胞核的便是；因牠能染色較深，所以在顯微鏡下通常是很容易檢別的。這核是細胞的生命的要素。

動物和植物的最簡單形式都是單細胞的，其中如變形蟲，一種見於池水中的微生物，是習知的例。在這種動物裏，凡身體的一切生活官能盡由一個細胞來營經，牠能伸出一部分的質料來以營運動，流出一部分的質料在食物上面，以吞食牠們，又能分泌廢物，長大體形，最後，到生命史的一定時期，

分裂爲二，以營生殖，這是一切生物世代的最簡單的方式，並且也是動物中的原生動物，植物中的原生植物的特性，這些生物全身都是只有一個不分化的單細胞的。核的外週的原形質，即細胞質，營分裂的時候，核也起分裂，因此分裂下來的子細胞也各含一核，和親細胞極相像。

生命的高等形式由許多細胞構成，每一羣細胞分工營特殊的官能，這等細胞羣遂各自組成各樣的組織。但是高等動物的身體仍然從一個細胞來的，這個細胞在發育成爲一個個體的時候，須經過接連多次的分裂，這時細胞核也跟着分裂。不過這分裂下來的含核的細胞漸漸專化，變成各種不同的組織——骨，軟骨，筋肉，神經，皮，腺等等。因此，外層變爲保護和感受因環境的變化而起的印象之用，沿食道的內層變爲適於消化和吸收食物之用；這中間則發生一般的骨架，和各種營生活官能的別的器官和組織。在這些器官中有生殖器官，即生殖巢。生殖巢隨性別而不同，在雄動物爲舉凡，在雌的爲卵巢，生殖細胞即發生在這裏面，或爲精蟲，或爲卵子，隨性別而異。因此在高等動物的體中——在高等植物的確也是這樣——生有一種專化的細胞，牠的官能就在於接合和生殖。一切多細胞動物的接合的過程是一個精蟲和一個卵子相合併，核同時也合併起來——這種生殖細胞即接合子合併而成的一個細胞，名爲接合體——是有性生殖的主要作用。

無性生殖——我們已經見到，像變形蟲的單細胞生物是分作二分以營生殖的，此外沒有更複雜的過程了。這是無性生殖的最簡單的形式。那分裂下來的兩個小細胞長大起來，等到他們大到一

定程度，又行分裂，這樣反復以營生殖。在有些多細胞動物裏也以二分裂生殖的。例如菟葵蒂，全體有時分裂為兩等份，又有些小形的扁蟲也是這樣的，當營養狀況特別優良的時候。在這些場合，分裂下來的個體漸漸長大到如親的個體為止。在多細胞動物中更普通的無性生殖法是出芽，那是分作不等的分裂的。普通的淡水水螅即Hydra是動物中營出芽生殖的習知的例。起初在身體上生出囊狀的突起，這是發生新個體的起點。後來長大起來，乃生出水螅形的觸手和口，別的器官和構造也漸漸形成。最後，芽的基部縮細，遂脫離母體，變成獨立的個體，這個體繼續長大，到如親體那麼大。在動物界中的下等動物，出芽生殖是極普通的。這樣發生出來的個體又常常連着在親體的幹上而形成複個體，即稱為羣體的便是，如海綿和珊瑚那樣。高等植物雖營有性生殖，但也營出芽生殖以繁殖。

和出芽生殖的過程相當的有生物的組織受傷或失去部份的再生過程。這種能力即在較高等的動物裏還有些存在，例如蝶螈的肢毀掉，牠能再生出來的。但在有些生命的下等形式裏，便是整個身體也會再生出來，例如將一個扁蟲切作許多小片，每片都能生成一個新的個體。

接合——前已說及，較高等的植物及較高等的動物是營有性生殖的，雖然其中有些種類又能營無性生殖。可是這裏必須說明，即在單細胞生物，牠的通常的繁殖是由二分裂的，有時也營有性的過程，將兩個體合併起來，這種過程名叫接合。合併也許是永久的，或暫時的，暫時的接合在合併時，將細胞核質彼此交換。經過無論那樣的接合後遲早即起分裂。

普通證明接合有一種更新的影響的，行接合的個體更適合於縣延牠的種族，但對於行這種過程的真實意義却至今還不明白。Maupas 第一個用試驗來研究這個問題，他所觀察的滴蟲，*Styloni-
chia*，行接合的狀況已成爲古典了，雖然他的結論在現在已不能全部承認。Maupas 見那種滴蟲不營接合而只用分裂生殖能繁衍到二一五代，但到這時候，分殖下來的個體都衰弱了，不復有攝取養分的固有能力。并且，分裂的能力也失去，因此全族就此死亡。但如果在未達衰竭時期以前，即在分裂到第一三〇次的時候，聽其和同種而不親緣的個體接合，牠們便能力更新，分裂繁殖如前。待衰竭時期到後，牠們難能或竟不能再行接合了。從這種試驗裏，Maupas 遂斷說無性生殖的能量是有限制的，如果不得到接合便不能夠無限的永存，這種接合的過程，即兩個不同的個體的原形質混合，是使種族再新的要素。

但後來的研究者發見有種原生動物，中途全然沒有接合作用加入，也顯然能夠無限的分裂生殖的。例如 *Calkins* 說，草履蟲即 *Paramecium* 的衰老現象可以免除的，只要在培養液中加入牛肉汁。又別有些觀察者發見只要稍微改變環境，如培養液中加入少量的酒精，或者只要微微改變水的成分，就可以免除衰頹，就能夠不營接合而繼續分裂了。我們在下面當見到，有些例證明，在高等動物繼續行近親結婚長久，能夠使個體衰頹和不能生育，只要遇新的環境時，這種結果會得去掉，種族再新而繁衍了。

在別一方面看起來，在原生動物當中，接合和生殖似乎也並不是必相關連的，據 Enriques 說，Colpoda stanni 只有在某種特殊環境下纔行接合（例如水深不上二厘米突），並且使我得到一個暗示，這種過程的用處在於增加一個抵抗不良環境的力量。又普通在較高等動物裏的接合和受精的唯一價值似乎在兩親的遺傳能夠發生變異。在不良狀況之下時，接合格外更常見些，大概因接合作用而得到變異的新的合併，有些是更適於改變的環境中的生存的，因此從這樣得來的利益遂成了種族生存的一個要素了。

多細胞動物中的有性生殖。——上面所說的原生動物，兩個接合細胞相連合時，將細胞核質或別的原形質相交換，可以說兩個細胞相互受精。或先行分裂而後作永久的接合。但在別種動物，例如 Volvella，即普通的鈞鐘蟲，是有兩種有性個體的，其一以能收縮的柄着在水草上，別一個形狀較小，能自由游泳的，穿入大形而固着的個體中以行受精作用。這便是性細胞分化的預示，在一切多細胞動物中都是這種的。我們又在團藻 (Volvox) 看出有二種不同的生殖細胞，團藻係由細胞羣聯合而成球形的藻類，其中有些羣體發生卵子，又有些則生精蟲，精蟲和卵子的不同處，即在較小而能自由游泳。在一切高等動物中，生殖細胞即接合子的分化極其明顯。精蟲是極微細的機體（人類的只有 0.05 厘米突長），在多數種類，牠都有一個結實的頭，這便是細胞核，和一條細長能振動的尾。牠賴尾的振動，精蟲遂向前進趨。精蟲的頭和尾之間普通有差不多作圓柱形的一段。精蟲除細胞核外，

原形質含得極少，因此營養質料也貯蓄得極少。牠很適於運動，也賴牠的活潑的運動，纔能和牠去受精的卵子相遇。卵子却不是這樣的，是一個不活潑的軀體，含有養料，普通便形成卵黃，而且分量常極豐富。牠差不多總是圓形的。大小隨動物的種類而不同，哺乳類的卵子是小，雖然比精蟲是大得多（人的卵子徑大二毫米來突），別的動物有更大的，鴛鳥的卵有三吋以上，日本沙魚的卵則不止八吋。但在各種動物中，卵子和精蟲一樣，也只是一個細胞，含有一核及外層的原形質即細胞質。

卵子和精蟲兩者在營受精作用的合併以前，須行發育的過程。這種過程在生殖器官即生殖巢裏（卵巢或辜丸）行之，並且成熟的卵子和精蟲中所含的細胞核質，要比不成熟的卵子或精蟲細胞減少一半。這種過程，詳情待後再說，可以認為一種受精的預備作用，當兩接合子相合時，牠們兩方所含的核也相合一，因此細胞核質遂還原數。

證明至少在有些動物裏，卵子和精蟲是彼此有明顯的吸引力的（據 Dakin 和 Fordham）這種現象，用以助成受精作用的，名叫向化性（Chemotaxis）。

受精作用開始時，精蟲的頭先和卵子接觸，隨後乃穿過卵子的膜進去，所以卵子中遂含有二個細胞核，一個是自己的核，一個便是精蟲的頭。後來這兩個核移近，併合為一，如上面所說。精蟲的尾是成自細胞質的，到這時破壞而被卵子吸收於卵子的細胞質中。這個 Oosperein，即接合體，為後來次進行細胞分裂的起點，後來發育而成一個完全的新個體，與卵子和精蟲所自出的親體相像。

人工受精——Loeb 和別有些人曾經證明，在海膽和多種動物裏，可用物理化學的方法行仿精蟲的受精作用，使卵成人工受精，並沒有精蟲加入，發育成爲新的個體。Loeb 見到只要養有海膽的卵的海水中加少量的脂肪酸，隨後再將卵移在已加入綠化鈉的海水中，能夠使卵起細胞分裂，後來發育爲新個體。還有些別的方法也證明有同樣的效力，因此遂說正常的受精作用能使卵發育，是因有一種刺激物質由精蟲帶到卵子裏去的緣故。然而有許多動物的卵是用不着受精，自己能開始發育的。這種情形，一七九五年 Bonnet 已在蚜蟲即草蟲裏看出，這名叫處女生殖情形，和人工受精有時又叫人工的處女生殖相像。自然的處女生殖常常有一種循環現象即季候現象，例如草蟲，在夏季裏是沒有雄蟲，雌的自能生殖的，秋季裏乃發生出雄的來，變爲有性的世代。秋季的有性世代後又繼之以無性世代，這是『世代交番』的一例。像水母和水螅這宗動物也是有性世代和無性世代相間的。又在別種動物，例如蜜蜂，有一部分是處女生殖的，雌蜂生有兩種卵，一種不受精的發育爲公蜂即雄的，別一種卵和貯蓄着的精蟲受精的發育成工蜂和蜂后，這兩種都是雌的。

兩性體——在有些動物，牠們是有性生殖的，但卵和精蟲並不是發生於不同的個體，却生於同一個個體上，這叫做兩性體，或雌雄同體。兩性異其個體的，則稱爲雌雄異體。在有些兩性同體的種類，雌雄兩種性細胞生於同一個體上的，但生卵子和生精蟲的季候不同，所以這種動物在一個時期爲雌性，在別一時期爲雄性。關於這個題目的事，當於後來講到性的決定的時候再講。

卵子和精蟲同時產生的兩性體的動物中，自體受精是有的，但異體受精（從別的個體產生出來的卵子和精蟲合併）尤其普通。例如 Morean 曾說明那海鞘，*Cynthia partia*，雖然有自體受精的，但卵子常常受別個個體來的精蟲。別一種海鞘，*Ciona intestinalis*，自體受精只是偶然的事。這兩種動物都生海中，接合子都是輸出在海水中的。在植物裏，Darwin 曾經說明過，有着達異體受精的巧妙的方法，并且這種方法，在植物和動物兩界是極常用的。親族結婚，是指親族相近的動物配合而言，和自體是絕相似的，除却接合細胞來自血統較遠的纔有不同，在有些狀況之下，血族相近的結合，結果能使不能生育。因近親結婚而起的衰頹，和原生動物因得不到接合而衰頹可以比擬的，原生動物只更變環境可以防止這種惡結果，現在這種因『缺乏新血』而起的惡結果也可以改變環境來防禦的。關於這問題當待後再說。

使接合子合併的方法。——受精時使接合子相合併的方法是各種不同的。在植物有許多奇異的適應方法，使花粉從這朵花傳送到那朵花去，有時賴昆蟲的幫助，有時則依賴風。生活在水中的動物則不然，雄的和雌的接合子的合併全靠偶然的機會，并且這併合必須兩親動物的接近時纔能達到。在這等動物的受精是在體外的水中的。然而，例如在海綿，偶然也是在體腔裏面受精。但比較高等的動物，兩性間有一種吸引力，雄的常追隨雌的，等卵子產生後，牠纔洩精於牠們上面，卵子這樣得到受精。頭足類的軟體動物即烏賊，有一種特別的受精方法，雄的有一隻變形的足帶了盛精蟲的袋即

精囊到雌體裏，放洩在那里，精蟲遂散出來。有幾種魚和蛙雖然有交合的事實，雄的擁抱着雌的，待卵子產出時，乃射精在上面，受精却仍在體外的。到動物愈高等，這偶然方纔愈減少，更高等的動物却生有一種專為交接用的器官了，牠的官能就在插入雌體中，把精蟲放射在裏面。前已說過，頭足類動物以變形的足洩精，就是同樣的作用。可是在實行交合的動物，射出的精蟲數目比卵子多得多。這自然尤其在哺乳類，例如就人類說，男子一次射精，精蟲的數目有二六〇〇〇〇〇，卵子却只有一個。

性的活動的季候。——在極早的時代已經知道許多的動物是和植物一樣，生殖是有季候的。這種時期則隨氣候而定，但除却這以外，生殖的週期也有生物自身這樣的，這種事實在較高等的動物中很明顯，且待後再說。在原生動物中，各代的生殖顯得只一部分是依靠環境的情形。然而在大多數的動物中，生殖的週期似乎全然關於環境的變化，例如季候的改變，月的圓缺或潮汐。多數動物春夏是生殖之期，這是普通知道的事情，并且酷熱或嚴寒能阻止性本能和隨伴着的體內外的變化也是同樣習知的。又分明看出氣候的冷暖，如整年一致，生殖週期也就不間竭。例如，Semper說，在菲律賓羣島，少有些事情能使更有印象的便是那里的軟體動物，昆蟲，和別種的陸地動物的沒有性的週期。Westermarck說，加拉伯科羣島上的鳥也是這樣，那鳥的位置接近赤道，氣候整年的相似的。鯨魚和別種海生動物也可作同樣原則的例。但在另一方面，鳥的移徙時期極有一定，牠的移徙是和生殖器官的變化和生殖現象相連的，牠自有內性的律動，常和氣候無關。

許多動物在生殖期內性的活動也有週期的。如 *Бок* 所說蘇彝士的海膽直從春季生殖到九月，但每次生殖跟着月曆而循環，約到圓月的時候，有大羣個體孳生牠們的卵子和精蟲於海水中。*Flork* 又說，海膽的生殖巢的大小變化也和月象相關，這是地中海地方的魚場上早已知道的事情，因為在那里海膽的生殖腺是供食用的。

生殖的習性和月的圓缺相關的例，還有某屬的多毛類動物中的大沙蠶。例如大西洋的大沙蠶 (*Eunice fucata*) 和南太平洋的大沙蠶 (*Eunice viridis*)，每年成羣出來產卵兩次（前一種六月和七月，以後一種十月和十一月），每次出來總在月的下弦或近下弦這天的日光初昇的時候，並且近屬的動物見生殖也有規則的週期。

別有許多例是生殖習性和環境狀況相關的，外界的刺激激起牠們的性的活動，但這裡只要舉一個 *Flatelty* 和 *Walton* 所說的例就夠了。有一種小形的魚，名叫 *Leurosthenes tennis* 的，住在美國康立福尼亞岸傍河中，生育期從三月到六月。在圓月後第二到第四天的月夜，高潮到來後的瞬間，這魚成隊來到潮濤中，當浪濤破去時，牠蠕動着，淹留少頃，遂沖在第二個波浪的沖擊裏，在浪濤的邊際，這魚遂捉對兒鑽下沙去，產卵於水面下的沙中，這地點，是遠出平時普通海潮線之上。到下一次的大潮來時，這卵隨即孚化，而被沖出，幼魚乃潛入激浪中去了。因了這種方法，所以那魚能產卵在最高的，為小潮汐所沖激不到的水面線的高處。哺乳動物中，這種週期尤其是常有的性質，這待後再講了。

婦女解放的悲劇

高德曼女士(Miss. Emma Goldman)著

李芾甘譯

我於本文開端便向讀者聲明：不管一切論及人種間各異族的基本差異點的政治經濟學說，不管階級和種族的差別，不管男女權利間的一切人造的界限，我始終承認這些差異能聚於一點，而成爲一完全的整體。

我並不是說我想做一個調和論者。那種管理着我們今日全公共生活，而且由相反的利益之勢力生出來的社會之對抗是會消滅的；只要我們把我們的社會生活改造過，使其基礎在經濟的公道之原理上時，那種社會的對抗便全然消滅了。

兩性間和個人間的和諧並不必靠着人類表面上的相等，也不必毀滅各人的個性。我們現在所遇着的而且在最近的將來應該解決的問題乃是怎樣纔能夠一方面保存個人自己的特性，而一方面又與別人合一(In oneness with others)。在我看來，這便是個人和羣衆，女人和男人能夠免除敵對來聚合在一處的基礎。這個格言不應該是『互相寬恕』而應該是『互相了解』。常爲人們所引用的斯他爾夫人（註一）的名句：『了解一切事物便是寬恕一切事物』在我並不特別喜歡。這帶着

自白的臭味；要寬恕他的同胞，這未免含有法利賽派（尙虛文，自負本派較他派爲神聖之猶太教一宗派）的誇大。說了解他的同胞便够了。這種主張可表現出我對婦女解放及其對於兩性間的影響的基本觀念的一部分。

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真正的人。她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來毀壞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去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制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的。

這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個目的。然而現在所達到的結果反囚禁了她的精神，把她所重視的幸福之泉源阻塞了。僅僅表面的解放，把近代婦女弄成了一個不自然的，人造的東西。因爲她們的精神並未解放。這種人造的新女子在所謂智識界中尤其多。

婦女的自由和平等，當這語句由當時那些極高尚，極勇敢的人們叫出來的時候，所引起的希望是如何之大。光明燦爛的太陽照耀在一個新世界上，在這世界中婦女能夠自由管理她們自己的命運——這個目的自然是值得那些犧牲一切來反抗這無知與偏見的世界之男女先驅者的熱誠，勇氣，堅忍和不斷的努力的。

我的希望也是向着這個目標的，但我以爲現在所謂的婦女解放並沒有達到這個偉大的目的。現在假若婦女真願意求得自由，那麼她們第一步便應該從解放中把自己解放出來。這種議論好像

是很奇怪的，然而却是真的。

我們看，婦女們從解放中究竟曾得到些什麼？在很少數的國家內，婦女得着平等的選舉權了。難道如一般人所說我們的政治生活便因此而清潔了麼？自然是不會的。政治的敗壞是和各種政治家的道德無關係的。政治敗壞的原因全是物質的。政治是商業和實業界的反映，所謂商業界，實業界中的格言便是『付出去不如拿進來；』廉價買入，高價售出；『一隻染污了手去洗滌其他的一隻。』這樣看來，婦女縱然得到了平等的選舉權，也不能澄清政治的。

解放使婦女和男子在經濟上完全平等；這便是說她能夠自由選擇她的職業；然而她們在過去和現在所受的物質上的訓練並不能使她們有和男子競爭的能力。她們常常爲着謀一個位置與男子競爭的緣故，弄得精力疲倦。能夠和男子競爭的婦女實在少得很。事實上是這樣：女教師，女醫生，女建築家，女律師，女工程師得不到像她們的男同事那樣的信仰，也得不到和男同事平等的報酬。即使有少數婦女得到那樣的平等，然而這却是她們把自身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幸福完全犧牲了才換來的代價。至於那些作工的婦人和女孩，他們脫離了家庭的羈絆，却進入了工廠和辦事室的束縛。她們的目的在求經濟的獨立，難道果然因此便得到了獨立麼？許多婦女想要一個『甜蜜的家庭，』然而經過一日的苦工後回到家裏，只有寒冷，疲倦，孤寂，無秩序是留與她們的。這便是所謂『光榮的獨立』！了！有一多女子在櫃台後，或縫紉機，打字機旁過倦了那種『獨立』生活以後，便自然而然的想到結婚。

這件事上頭了。她們恰恰和那些久欲脫離父母威權束縛的『小姐』（資產階級的女孩）一樣，盼望着嫁人。所謂婦女經濟上的獨立，只能維持她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自然這種獨立在她們看來是值得犧牲她們的一切來要求的。因此人們現在所極端讚美的獨立，畢竟不過是阻礙婦女的天性，她們愛的本能，她們的爲母的本能的東西！

然而工女的地位和她們那些表面上似乎較幸福的從事於所謂較高尙職業的姊妹們比起來還是要自然些。那些做醫生，律師，工程師的女子，在表面上似乎要高貴些，而她們的內心生活却一天的空虛而消滅了。

婦女的獨立和解放的概念之狹小，她們要求社會地位較高於她們的男子的愛之恐怖；她們以爲愛情會剝奪去她們的獨立和解放的那種憂懼，她們以爲母性的愛和快樂會妨害她們的職業的那種恐怖——這些使解放了的近代婦女完全成了『不自然的貞女』，生命的憂樂，完全不能達到她們的靈魂深處，她們只無聊的望着歲月逝去罷了，她們的生活是極其呆板的。

那些鼓吹婦女解放的一般人所說的解放的範圍太狹小了，不能使那潛伏在真實的婦女情婦，和母親的深刻感情中的無限的愛情和歡樂有充分發展的自由。

那些經濟獨立的婦女的悲劇，只在很少的經驗中便表現出來了。實在，現代的婦女對於世界和人性的智識確是要超過她們前時代的姊妹們；然而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她們才深深的感覺到生命

要素的缺乏，沒有了此種生命的要素，多數的婦女祇變成了職業的機械而已。

有些人預先料到了這樣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知道在倫理的範圍內還留存着從前男子威權極盛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東西，他們以為這些東西多少總有點用處。假若沒有了這些，那麼許多婦女便不能前進了。實在，在所有的要推翻現制度而代以較進步較完善的組織的運動中，都免不掉有那種人；他們在理論上是抱着激烈的理想的，而在每日生活的實際上他們便現出妥協的色彩，有時更向反對方面走去。譬如，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他們抱着『財產是贓物』的思想，然而假使有人借了他的錢，拿了他的東西，他便覺得不快了。

這樣的人在婦女解放運動中也是很多的。有些無聊的文學家描寫解放的婦女的樣子，真足使她的伴侶的頭髮都直立起來。他們以為那些女權運動者恰恰像喬治桑（註二）那樣絕對的不管道德。她並不尊崇什麼。她完全輕視男女間的關係。總之，解放僅僅表示一個罪惡的放縱的、大胆生活；不管社會，不管道德。自然，女權運動的代表者對於此種錯誤的描寫表示異常憤慨，她們想努力證明她們並不像那些人所描寫的這麼壞，然而結果她們反證明了相反的方面。自然，當婦女們做男子的奴隸時，她們不能成爲純潔的好人；然而她們現在已脫離了男子的羈絆，而自由了，而獨立了，她們便應該成爲純潔的好人，並且她們的影響可以使一切社會制度清潔的。實在，女權運動把舊的桎梏打碎了，然而同時又造了新的鐐銬。在解放運動中我們還未見着那些敢於直視自由的婦女，可見真正解

放的偉大運動尚未到來。她們的那種狹小的清教徒的觀念把男子視為搗亂者，一個可疑的人物，而驅逐出她們感情生活之外。她們以為男子只可作小孩子的父親，因為小孩子沒有了父親便難於生活。幸好那種清教徒的觀念還沒有把她們對於母性的內心要求消滅淨盡。其實婦女的自由是和男子的自由有密切關係的；我的許多所謂解放了的姊妹們似乎忽略了這件事實。小孩子生來是自由的，但需要着他的周圍的男女小心的愛他，看護他。不幸，人類關係的此種狹小觀念帶來了近代男子和婦女生活中的大悲劇。

約在二十餘年前出版了一部書，便是那威著名的女作家瑪爾荷姆 (Laura Marcholm) 的婦人論 (Woman, A Character Study)。她是最先注意到婦女解放的概念之狹小和空虛，及其對於婦女內心生活之不良的影響的一個人。瑪爾荷姆在她的著作中說到幾個全世界聞名的天才的女子的命運：那個天才丟斯 (Eleonora Paise)，大數學家和著作家柯瓦喇屋斯加 (Sonya Kovalevskaja) 早死的青年藝術家巴西克采夫 (Maria Bashkirtseff)。瑪爾荷姆詳細的描寫這幾個天資異於常人的女子的生活；在她的描寫中流露出一種對於完滿美麗的生活未能滿足的要求，以及由於此種生活的缺乏所生出來的寂寞與不安。我們讀了這樣精美的心理描寫，不能不覺得婦女智識之發達程度愈高，她愈不能得到那些認識她的強烈的個性的同情伴侶，他不僅分別她的性，且視她為一個人，一個友人，一個同志，他要把她的各樣性質認清楚。

瑪爾荷姆在她的婦女論中描寫出來那種自滿的以女性保護者自命的可笑庸俗男子，不是婦女真正的伴侶。同樣，那些只知道她的天才她的智識的男子，也不是她的真正伴侶，他不能喚起她的女性。

一般人都以為豐富的智慧和優美的精神是一個深刻的美麗的人物所必需的品質。然而對於近代婦女，這些品質却成了她們生存的障礙了。百餘年來，那種建築在聖經『諸老到死』(Till death cloth part) 上面的舊式結婚，已被視為承認男子有壓制女子的威權，女子應完全服從男子的命令，應絕對依賴男子的供給，用男子的姓的一種制度，而且受着許多人的攻擊了。時間又證明出來舊式婚姻的關係只限制女子使其為男子的奴隸，養小孩子的人。婚姻的缺點雖已顯露，然而仍有許多解放的女子寧願結婚，而不願過不結婚的生活（並不是指獨身），因為道德和社會的偏見的束縛已蒙蔽了她的天性了。

對於許多進步的婦女的這種矛盾行為的解釋，便是因為她們並不會真正了解解放的意義。她們以為只要脫離外表的壓制者而獨立便夠了；她們反而去保護更有害的內裏的壓制者——倫理的和社會的習俗。此種習俗在最活動的婦女解放運動者的心中和腦中仍是同樣的有效力，猶如在她們的祖母們的心中腦中一樣。

這些內裏的壓制者的形式是不同的，或是公共的意見；或是父母，兄弟，叔婦及其他親族的話語；

難道教育部，雇主等等會說甚麼？難道這些一切囚禁人類精神的人，道德上的偵探，好事者還要說什麼？假若婦女不能與所有這些東西宣戰，假若她們不能得到無限制的自由，假若她們不能聽命於她們天性的要求，不管這要求是愛一個男子或是她們的最光榮的特權——生小孩的權利；她們便不能算是解放的婦女。我們看究竟有多少所謂解放的婦女能有絕大勇氣敢來承認說愛的呼聲正擊着她們的胸，要使她們聽着，要她們來滿足這種愛的要求。

法國小說家芮布拉西(J. Reibrach)在他的一部小說新的美麗(New Beauty)中，描寫一個理想的美麗的解放女子。他假設這個女子是一個年輕的醫生。她常常很清楚很聰明的談起飼養孩子的的方法；她是很良善的，她對於那些窮困的母親，並不取費便施送藥與她們。會她和一個男朋友談起將來的衛生設施；怎樣造石牆，用石頭做地板，消燬一切破爛物片，便可殺滅各種微生物。她自然穿得很樸素，很清潔，大概穿黑衣服的時候居多。那個青年男子，最初被她的智慧所驚倒了，漸漸要來了解她，有一天居然察覺了他愛這個女子。他們都是青年，她又是很和善的，很美麗的。我們以為他定會把他的愛情告訴她的，然而他却不敢做這種『浪漫的荒謬』。他在這個純潔的美麗女子的面前完全抑制了他的熱烈的愛情。他遏止了他的內心的愛的呼聲，照從前那樣的生活下去，她也是照常好好的過日子，這小說便是如此的終結了。我實在並不覺得，新的美麗中有什麼美麗的東西，所謂『新的美麗』恰與那女主人公所夢想的石牆石地一樣的冷酷。說句真話，我寧願聽浪漫時代的情歌，我寧

願見私奔的事。譬如在一個月夜裏，女子從梯上爬出牆外私逃了，接着便是父親的責罵，母親的哭訴，以及鄰人的道德的批評。我寧願世界上有這樣的事，卻不願要那『道學家』所讚美的那樣拘謹的禮法。假若愛情是不能無限制的給與和接收的，那麼，這便不是愛情，只像做算學題一樣，小心翼翼的，一加一減之間都得分注意，不能弄錯的。

現在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大缺點，是那種違反自然的固執和狹隘的自尊，這完全蒙蔽了婦女的性靈，使她們不敢從生命之泉源飲取那樣的瓊漿。我會說過，那些一生以她們的小孩的幸福和她們的愛人的安慰爲命的舊式的『賢母良妻』和那真正的新婦女有密切的關係，甚至還比真正新婦女和現在所謂解放的婦女的關係更要密切些。那些簡單樸實的解放運動者自然要罵我爲應該受炮烙的異端。她們的盲目的熱誠蒙蔽了她們的智慧，使她們不能知道我這種比較，完全在證明我們大部份的前代婦女是比那些充滿於學校，和各種辦事地方的所謂解放的有職業的近代婦女更要自然，更要和善，更要樸實，更要聰明，更富於人性。這並不是說要回到過去的時代，也不是要把婦女拘束在舊的環境（廚房和育兒房）中，不許她們出來看看新天地。

現在說到救濟的方法。要補救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缺點只有向着更光明的將來猛進。我們應該脫離一切傳統習慣而自由的發育起來，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步是應該向着這方面走的。將來還向着新方向走去。所謂選舉權，平等的公民權也許有利益於婦女，但婦女解放的目的是絕對不能由

此達到的。真正的婦女解放必先從解放婦女的精神做起。歷史告訴我們：被壓迫階級要脫離主人的壓迫，而獲得真正的自由，非由他們自己努力不可。婦女解放運動也是一樣，假若婦女有取得自由的力量，她們的自由才會實現的。因此她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她們的內心的改革，擺脫一切偏見，傳說和風俗的束縛。自然，那種要求各種職業中的平等權利的舉動是正當的，然而最重要的權利畢竟還是那愛人與被愛的權利。實在，假若一部份的解放變成了全體婦女的真正解放，那麼，那種把求愛，做情婦，做母親等等舉動認作和受人壓制，依賴別人一樣的可笑的觀念便會打破了。並且那種把男子和婦女分爲兩個相對抗的世界的荒謬觀念也是要打破的。

男子和婦女是不能這樣的分開的。兩性的關係的真正概念不應承認有什麼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存在；男子和婦女應該互相了解，互相幫助。婦女們應該拋棄成見，來發展她們的更豐富，更深刻，更優美的性質。只有這一條路才能補救現代解放運動的缺點，把婦女解放的悲劇變換成無限的快樂。

高德曼要我把她的著作譯成中文供獻與中國的青年。特別是在她赴中國的計劃失敗後（暫時）她這個希望更是熱烈。她希望由此她的理想可以感動中國青年如像她感動歐美青年那樣。雖然她自己謙虛說她的力量很薄弱，而實際上她的言語，她的著作的力量是沒有人能夠抗

拒的梭谷士 (Uzogens) 聽了她的講演便去刺殺麥金利 (McKinley) 這便是絕好的證據。我自
 己便是一個受了她感動的青年，自然我也希望她的作品能感動別人，如像感動我那樣。因此我
 便一口承擔下來。關於社會問題著作的譯文，已陸續在其他刊物發表，關於婦女問題的一部份
 譯文，假若新女性肯允許我，當繼續在新女性上發表。至於譯文是採用意譯法的，間有增減的地
 方，好在高德曼允許這樣做的。

一九一六，三月三十日，譯者。

(註1) 斯他爾夫人 (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 法國女文學家者，著作甚豐富。

(註2) 喬治桑 (George Sand) 本名 A. L. A. Dupin 十九世紀法國女小說家。

春 夜

竹 影

『惡草蔓生，

香花到傍晚便枯了。』

沈醉於淚湖中的人，

却這樣消磨了

悲涼的春夜。

再版
子愷漫畫

精裝八角
平裝五角

本書共含畫六十餘幅，其中分為兩種性質：一是寫古人詩詞的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作者用簡單的描寫，表現自己的觀照，使閱者感到無窮美妙的趣味，實在是中國藝術界的創作。印刷極為精美，文化人的書齋中，不可不備；贈送好友或愛人，更屬相宜。

婦女問題十講

本問久雄著
章錫琛譯

實價一元
郵費五分

婦女問題的名著名譯，研究婦女問題者不可不讀的書籍。印刷裝訂，更屬精美無比。

- 目次
- △婦女運動的由來及其意義
 - △新性的道德
 - △自由離婚的是非
 - △婚姻的進化
 - △戀愛觀的變遷
 - △近代的結婚改造案
 - △婦女與職業問題
 - △婦女參政權運動
 - △新馬爾塞斯主義與產兒制限
 - △中國婦女思想的發達
 - △附錄 日本婦女思想的發達

新性道德討論集

章錫琛編

實價四角
郵費二分半

兩性間的道德，現在正在由束縛而至於解放的時代。但舊來的性道德究竟發生了怎樣的破綻？將來的性道德，究竟該建築在怎樣的基礎上？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本書為陳大齊，章錫琛，周建人，顧均正諸先生關於這問題的討論，於婚姻，戀愛諸端，辨析極為周詳，並附有魯迅先生評語，再版補訂本，不日出書。

新女性合訂本

章錫琛編

實價九角
郵費五分

新女性第一卷一號至六號的合訂本，印有六期總目，分門別類，極便檢查。洋裝紙面布脊金字，甚為美觀。

巡禮者

仲持譯

——巡——禮——者——

佛勞命司地方住着一個年青的貴族，名叫戴道陀，他和阿爾陀勃蘭迭諾派來米尼的老婆，名叫蒙那歐抹列那的一個女子有了戀愛。他又有才又有貌，這種戀愛是理該可以成功的。然而他却交的是壞運；當那女子表示了對於他的愛之後，忽然她拒絕見他，而且不復接受他的信息了。這纔使他陷於完全的絕望了；可是他的戀愛是祕密的，因此他的悲哀的原因也沒有人知道。他於是私下湊集些錢財，也不告訴一個朋友打算怎麼樣，便出門去了。他來到安哥那，自稱斐列波提散拿台啞，受雇於一個商人，同了他乘船到什普魯司。

那商人非常地愛重他的品性，不但應許他豐厚的薪金，並且還拉他做股東，將自己的業務的大部分託付他處理；他將這些業務調度得非常精敏，不上數年，他便成就了一個多財而且著名的商人。雖然他有時候不免想起他那苛刻的戀婦，思量再和她會面，可是他的決心很堅，足有六個年頭，一直將熱情克制着；直至有一天，他正在什普魯司，忽然聽到那地方有人唱着他自己所編的一首歌，曲內中流露出他們兩人相互的戀情來。他恍然悟到她是不至於將他永遠忘記的，便起了一個不可復抑的熱望，想要去和她會面。他將自己的事務安排停當，只帶一個僕人動身來到安哥那，於是將一

切財產託人帶到佛勞命司一個商人這里，自己扮做剛從聖地回來的巡禮者，同了僕人悄悄地旅行。他到了佛勞命司，便走往兄弟兩人所開的一家客棧，他的戀婦就住在這客棧相近的地方。他在客棧裏安身之後，首先走往那女子的住家，打算去看看她；但他一見那邊的門窗全都緊閉着，便有些疑惑起來，以爲她不是死掉，一定是遷居了。於是他向了他那兄弟們住着的房屋淒然地走去，便看見四個兄弟穿了喪服站在門口，這纔使他大大地出驚了。他知道自己的模樣，自從出門以後，大大地改變，不容易爲人家認識了，便走近一個鞋匠這里，動問他們穿黑衣服的原因。那鞋匠回答道：『約莫十五天之前，他們出門多年的一個弟兄名叫戴道陀的，被人家謀殺了，聽得他們已經在法廷上證明他是因爲看想阿爾陀勃蘭迭諾派來米尼的老婆，而且私下回來和她聚會，所以被那做丈夫的殺死的，現在那人已經被捉去了。』

戴道陀心想天下竟有相像到被錯認爲他自己的人，禁不住十分地詫異。這時候是夜裏了，他滿腔疑惑，回到客棧裏，和他的僕人用過了晚餐，便到閣樓的牀上安歇。他在那里，也許因爲牀鋪不好罷，也許因爲晚食太少罷，反來覆去，只是睡不着；直至半夜時分，他似乎聽得有幾個人從樓上走下來，又看見門縫裏現出的光，當下悄悄地走去窺探，便看見一個美麗的年青女子拿着燭火，兩個男子向她走下樓來。他們大家笑了一陣，內中一個說道：『戴道陀的兄弟們已經證明他是死於阿爾陀勃蘭迭諾派來米尼之手了，判決也已經下了，我們現在是不必擔心了；可是我們還須守祕密纔是，要是此後

有人知道我們這麼樣，我們也要和他現在一樣的危險。」那女人聽了這番話似乎很欣然，他們這纔下樓來睡覺了。

戴道陀聽過去的事情，想起他那兄弟們——那給一個陌生人服喪，錯認爲他自己，將那人埋葬着，而隨後還平白地冤枉一個人，以致這個人因了不確實的見證而被定罪了的兄弟們，便感覺到人們的心意所犯的錯誤，真來得大而且多。他隨後又想着阿爾陀勃蘭迭諾以及救他生命的辦法。

到早上，他一個人走往他先前的戀婦的家，適值開着門，便即走進去。一進門，就見她在一間小屋子裏着地坐着，正在悲感地哭泣。「夫人，」他對她說，「不要太傷心；你的平安是就到來了。」她擡起頭來，含淚答道：「先生呵，你像是一位生客；你怎麼知道我的平安我的苦惱呢？」夫人，我是君士坦丁的上帝差來的使者，爲要使你的眼淚變爲喜悅，並且救出你的丈夫，剛纔到這裏的。」她回答道：「如果你是從君士坦丁來，剛纔到這裏的，你怎麼知道我和我的丈夫呢？」

他於是將她丈夫的災難，他們結婚過幾年，以及她完全明白的別的許多情形，一件件地講給她聽；她這纔出驚了，以爲他是一個先知，登時兩膝跪下，向他祈禱着，說是如果爲援救阿爾陀勃蘭迭諾的緣故來的，那麼請趕緊設法罷，因爲時間是不多了。他自己裝做偉大的教僧一般，說道：「起來，夫人，靜聽我說。你是爲了先前所犯的罪惡所以遭這苦難的；你此後須要小心纔好，如果再那樣的幹，恐怕更大的災難就要臨頭了。」

那女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我曉得人類的一切秘密，上天已經啟示你了；我索性將我的也告訴你罷。我老實懺悔罷，那不幸的少年，就是他的死歸罪於我丈夫的那少年，我是愛過的，而且他的死也使我無限地惦念，因為我雖然似乎有些冷落他的模樣，可是他的別離，他的多年不回家，他的淒涼的死，這些情形都不能夠使我的心頭拋開他。』那人於是說道：『雖然戴道陀愛你，那死了的可憐人是不愛你的。但你爲什麼和戴道陀破險呢？可是他有什麼得罪你麼？』她答道：『那是沒有的，不過這都是一個教團僧的緣故哪，我在懺悔的時候，對他提起我對於那人的情愛，以及我們彼此的熟暱，他便痛斥這些情事是萬劫不復的罪孽，這樣地恐嚇我，因此我當即決定將我和他的交情完全決絕了，從那時起拒絕他一切的想法，話雖如此，我終究心裏想着：倘若他再耐心一點，慢些到遠地去，我也會回心轉意的，因為我實在是看重他的。』

『夫人，』陌生人說，『現在纏住你的就是罪惡哪！你起初愛戴道陀並非出於勉強，却是出於你的本意的；你們性情都相投，從相識就發生出情愛來。那麼，爲什麼那樣忍心地將他拋棄呢？倘若戴道陀在絕望到出國之後，竟用什麼法子自盡了，不是你的緣故麼？照你的懺悔看來，他是不應當受你這樣待遇的。所以這就是一種罪孽，非受相當的責罰不可；你既然無緣無故地將你們的前約破壞了，所以你丈夫的生命難保，以及你自己受大大的苦難，也一樣是無緣無故的。現在要擺脫你的罪惡，你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在還沒有受荒唐的教團僧欺蒙之前，對於戴道陀的情誼，倘若他從遠地一旦回

來了，你須要照樣地回復過來，這一層你須要應許着實行着纔是。』

他於是從坐位站起身，解去了頭帕，說道：『你認識我麼？』她定睛一看，知道正是戴道陀，便驚慌得像見了鬼一般。後來漸漸地有些和他親暱了，她將兩臂圍了他的頸頸，叫道：『我的親愛的戴道陀，你回家來，我是十分歡迎的。』他抱了她的身子，說道：『夫人，我們現在沒有工夫攀談什麼了。你的丈夫這里，我必須就去看一看，他的事情，我想，不到明天你一定可以聽好消息了；如果我照我所豫料的樣子辦成功了，我就要到這里來，和你消磨這一晚，那時候再詳細地講給你聽罷。』

他回復了方纔的模樣，和她告了別，走往那一意地等候着死的阿爾陀勃蘭迭諾所住的牢獄；他當作教誨師，承獄卒的情答應進去了，便在他的身旁坐下，這樣地說道：『我是上帝的使者，來帶給你出獄的消息；我爲上帝的緣故，向你討一個情，如果你應許了，那麼不到明天晚上，你就可以聽到赦免了。』阿爾陀勃蘭迭諾回答道：『先生，你是不認識的，但你既然這樣惦记着我的出獄，我以爲你總是我的朋友。我在別的方面也許有壞的地方，應該受這種刑罰，但是此番事情，我實在是全受冤枉的。你的意思要怎樣，就請你說罷。如果我能够得到自由了，不論什麼我總可以答應的。』他回答道：『我所要求的只是戴道陀的四個兄弟，那以爲謀害戴道陀於你有關係，害得你挨苦的，請你饒恕他們就是了。』阿爾陀勃蘭迭諾回答道：『除了被損害的人們，是誰也不懂得報讎的甜蜜，和想望報讎的急切的，然而，我饒恕他們就是，倘若我得到赦宥了，我一定照尊意行事。』

戴道陀聽了這番話很高興，便吩咐他將心放寬，因為不到明天晚上，他就可以確定自己的自由了。於是他一直走到裁判所，將一個法官拉到一邊，對他說道：『真理是人人應該尋求的，尤其在你們這樣地位的人們，你們發見了真理，好人纔不至於受冤枉，壞人纔不至於逃法網了。我是爲要使明白真理而來的。阿爾陀勃蘭迭諾的事情，你們以爲已經證實戴道陀是他謀殺的，打算將他嚴辦了。我不敢說這是弄錯的，且待半夜之前我將真正的兇手解到你們這裏，向你們證明罷。』

那法官是很關心於阿爾陀勃蘭迭諾的事情的，當陌生人講述的時候，始終定神地聽着。待到約莫半夜光景，戴道陀用了計策將客棧裏的兩兄弟和他們的使女捉住了；這時候，他們都招認出殺害了並不相識的戴道陀這樁事情來。追問了謀害的起因，他們供稱這是因爲那人趁他們沒有在家的時候，打算誘姦他們之一的老婆的緣故。

這案情審明之後，戴道陀悄悄地走到那女子的家，將經過的情形，詳細地告知她。

阿爾陀勃蘭迭諾於是出獄了，他知道這都由於那陌生人的力量，便和他那朋友們邀請他到他們家裏去，揀合意的地方寄住，並且向他竭力地表示着敬意；那女子是熟知她該感謝的那人是誰的，尤其是獻着殷勤。他的兄弟們從阿爾陀勃蘭迭諾出獄以後，就非常地擔心，只得隨帶着武器出門，他於是想起和解兩方感情的時機到了，便要求阿爾陀勃蘭迭諾不要忘却前言。阿爾陀勃蘭迭諾答說他是願意守約的。他於是教他設備大規模的宴會，將他的親族和他們的內眷都邀來，那四個兄弟和

他們的女人也邀請在內。當下他爲要回復阿爾陀勃蘭迭諾的友情，走到四個兄弟這裏，再四地勸他們次日到那邊去與宴，並且請罪向他們擔保着他們的安全。

次日正餐時候，戴爾陀的四個兄弟，都穿了喪服，同了他們幾個朋友，來到阿爾陀勃蘭迭諾的家。他們一見他，便當了衆客的面，將兩臂按到地面，非常卑謙地懇情。他眼淚汪汪地迎接他們，向他們一地行禮，恕宥着自己所受的損害。

宴會於是開始了，一切都合衆客的心意，只有戴爾陀的親族的神情上所表現的沈默的悲哀，不免使大家掃興。這一層，他當即覺察了，待到將近散席的時候，便起來說道：『現在似乎只差戴爾陀一個人到場，就可以成爲快樂的聚會了，這個人和你們同坐了許多時候，你們却沒有知道，現在就請你們看個明白罷。』他脫去了他那遊方僧的假裝，顯出綠綢的內衣來。於是大家驚訝地認清這人是誰了。

當下兄弟們和其他的男子們，正和歐抹列那以外的衆女子們一般，都跑過去擁抱他，阿爾陀勃蘭迭諾一見歐抹列那冷落的神情，便說道：『這是什麼意思呢，歐抹列那？』個個人都歡迎戴爾陀從遠地回來，你爲什麼獨不歡迎呢？她當着大衆之前回答，說是誰也沒有比她更覺着真實的歡喜了，因爲她丈夫的生命是他救出的，但是想起從前錯當那人是戴爾陀時候流傳的牽涉她的壞話來，她不得不小心些了。阿爾陀勃蘭迭諾道：『這些荒唐的閒話，不要放在心上罷，你想我會相信這些閒話麼？』

禁慾的研究

李寶梁

照現在所有禁慾的事實和理想看來，可以簡單地把禁慾分作兩種：其一就是所謂完全絕對禁慾 (Absolute Abstinenz) 其二是半禁慾 (Partielle Abstinenz) 或一時的禁慾 (Sempolare Abstinenz) 或比較的禁慾 (Relative Abstinenz)。所謂完全絕對的禁慾，就是健康的，且有普通強度的性慾衝動的人，要終生禁制性慾；不但沒有異性的性交，也沒有同性的性交，乃至種種非自然的性慾滿足，如手淫，器淫之類。簡單的說，一切自然的，非自然的，可以引起性的愉快的行爲及想像，思索等都絕對禁止。半禁慾，一時的禁慾，或比較的禁慾，與絕對的禁慾的差別，便是絕對的禁慾是行之終身，而半禁慾乃是有時候禁慾，有時不禁慾。但這種半禁慾是因個人性的衝動的強弱而異其程度，有的人可以在一兩個月乃至一兩年上下只有一一次性交或其他性行爲，並不感着怎樣的不適和禁慾現象，有的人就會感着非常的不適甚至不可能。但還要知道在沒有性慾衝動的人——如性感覺缺乏 (Anaphrodisie) 的人，是絕對不能說他是半禁慾者或絕對禁慾者，因為無論何事若是沒有動機當然也就不會有表現的行爲，所以消失了性慾衝動的人當然沒有性的行爲了。況且禁慾的禁字，本來是說對着具有普通強度的性慾衝動的人而禁止其動機或行爲，若動機和行爲本來沒有，當然用不

着禁的。

從上文所說絕對禁慾的定義看來，就可以斷定這樣完全絕對的禁慾是絕對不可能，絕對不會有的。因為性慾衝動本是由於舉丸或卵巢的內分泌液 (Secret) 給與中樞神經系以一種化學的刺戟而起的；所以這性慾實與飢思食，渴思飲，倦思眠等同樣是一種生理現象，是一種自然的衝動。長久的不吃飯，不飲水，不睡覺，固然誰都知道是健康的人所作不到，絕對的禁慾又豈是人所能作得到的？

洛爾德 (H. Rohleder) 有一句話說得最好：『誰都應當知道絕對的禁慾是違逆自然的，因為違逆自然，所以就不會有，也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固然會有人用產兒制限，返老還童，男子女性化 (Feminarismu sodor Effeminatio) 女子男性化 (Masculinismus) 等例當作人工可以違逆自然的證據來加非難。但倘使仔細的一想，不但立時可以看出這些證據的不充足，而且還可知道像以上的事實也全是順應自然，幫助自然的。因為這四件事，不是用人為的方法去避免或減少自然作用的結果，就是助長或增加自然的作用。便是移植自然作用的器官，這種避免，助長，移植等方法，全是按着自然作用的現象而用的，換句話說，就是順應自然，幫助自然的。即使退一步講，假設以上證據是充足的，祇要一看自然衝動在生物界中勢力的雄厚和偉大，也會令人生畏而不敢抗。從單細胞生物到多細胞生物以至於高等的雌雄異體生物，再上至人類，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偉大的自然衝動的支配能力，尤其明顯的是在雌雄異體的動物中。在牠們的交尾期中，凡是性慾已經發育成熟的個體，都現出一

一種絕大的渴望，一種絕大的衝動。牠們所有的神經系裏，只有一種性慾的感覺——自然衝動——只有一種快樂，只有一種需求，要接近異性而與之化而成一；同時牠們自己個體的生命是全拋到九霄雲外，一點也不顧了。在事實上最好的證明，莫如螳螂的交尾。稍有一點動物學知識的人，大概都知道雌螳螂是非常的凶惡和猶猛的，所以在雄螳螂想交尾的時候，一面非常的怕雌螳螂的殘暴，一面又受自然衝動的驅迫，遂至拚着性命地向前。但結果終於被雌螳螂捉着了，要殘害牠，要吃牠的肉體。可是雖至於牠的頭，脛，胸，腿，脚全被雌螳螂吃了的時候，那餘剩下的肢體還是毫不畏縮的要求交尾，或才得着交尾。結果雄螳螂不過剩有一個後脚，或別的些許肢體在一旁微微地顫動，表示出滿足了性慾的快感，實現出自然衝動勢力的偉大和雄厚。此外如蜘蛛，蜜蜂也差不多與螳螂相同。即就人類而言，又何嘗不是這樣。何況人類還是日日年年從青春發動期起到性變期止永久有着性慾衝動的呢？許許多多可憐的人們，以血汗博得的錢毫不顧惜的買取一夕之歡，以致染成了很難療治，甚至因而傷生的花柳病。他們起初未嘗不知道花柳病的可怕，未嘗想不到染病之後，沒有餘錢治病，要因而死亡。但終於使自制，道德，法律，名譽等都失了效力，只是什麼也不顧的向前。此外，在文學，藝術等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許多描寫，記述喪失了財產，生命，名譽，職業毫不顧惜只想求得滿足性慾的事實。從這看來，可見性慾衝動——自然衝動——勢力的偉大了。所以福萊爾(A. Fœl)有一句話說得很對：『蕃殖的衝動能戰勝所有的一切。』那麼，還說絕對禁慾是可能，這真等於有人說可以舉手摘星，

沒水撈月同樣欺瞞不了三歲兒童的瞎話。

至於半禁慾是否可能的問題，可以簡單的回答是可能的。但是可能的限度，却是因各人的情形而完全不同，各個人有他自己的限度。

絕對的禁慾既然是不可能的，那麼，關於絕對禁慾是否有益於身心的問題，當然也不必研究，所以下面所論是否有益的問題是限於半禁慾的。

固然，依格爾令 (Reinh. Gerling) 的話說『一滴精液等於八十滴血』(他這話的意思，是說身體內的器官，對於一滴精液的要用那像製成八十滴血液似的許多力量和原料才可製成，詳見第七次再版的 *Reinh. Gerling, das Liebes- und Geschlechtsleben des Menschen* 第一百十二頁)。

但是，禁慾也罷，不禁慾也罷，無論如何，終於不能完全保持牠的，不能完全禁止牠不向外出的。退一步講，即使能夠施展出強大的意志，達到堅決的禁慾主張，也不過能够保住了白天，到晚上睡夢的當兒，還是無法阻擋牠，而不能不現出所謂遺精——夢遺。再退一步講，即使能保持住不至於遺精，但究竟有什麼益處？很普通而易明的道理，就是生米已經作成了熟飯，即使不吃，但已經不是可貴的米，而是應當讓人吃的飯了。同樣的理由，精液雖然由很可寶貴的物質製造成的，但牠已經不是可寶貴的物質，而是應當往外出的精液。把牠長久的留在體內也是毫無益處，而且對於健康也無關係的。這句話在事實上的證明，如舉丸被擠壓傷 (*Hodenzerquetschung*) 的人，他的精液要被吸收 (*Resorption*)

去的，但呈現不出一點益處來。由此可知順應生理的，自然的原則使精液外出，是與人身體的健康上沒有損傷的。換句話說，『合於性慾衛生學的性生活，是與吾人沒有害處的。』而且不但沒有害處，還可以說是有益的。洛爾德還說性交有療病的作用 (therapeutische Wirkung) 的 (當然看是那一種的病)。大概年老的，富於經驗的婦人們，全知道和承認，在未嫁的處女們所常犯的月經不調和月經困難等病，有許多在得着良好的性生活——滿意的婚姻——的時候，就不待醫治，自然而然會好的。他如，在禁慾者所有的禁慾病像，更可在得着性生活的時候立即消失。主張禁慾的人們，以為終身保持了童身——絕對禁慾——有益於吾人的思想，工作，效能，和創造能力，這不過是一種迷信。前文說過，本是不可能，也沒有討論的必要的。但因為這種迷信現在還有許多人——尤其一班想要奮志有為的青年們——仍是相信牠，所以不得不退一步來研究一次。盧溫非爾德 (Loewenfeld) 有句話說：『經驗和歷史的事實能夠證明給我們：人類思想能力的向上發展，不是由於多數或永久的禁慾得來，是由於制限性慾的滿足得來。』從他這句話中，可以知道那種迷信的荒謬，禁慾對於吾人的思想沒有益處了。而且據最近性慾學家的研究所得，正當的性生活，倒真是於我們的思想效能很有益處的。洛爾德的性心理學 (Sexual-Psychologie) 上說，『性慾對於智力，思想，靈巧 (Intelligenz) 性情，自覺，感覺，意志都有補益的作用。』佛爾喀爾特 (Volkelet) 在他的審美學 (Aesthetik) 裏也說：『青年男女由於他們性慾興奮的緣故，有喚起和鼓勵他們的藝術感覺 (審美作用) 的事實，這是我

決不懷疑的。』何爾恩斯(Hoernes)在他的歐洲古代製作的藝術史(Ur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unst in Europa)裏也說：『性慾的愛和飲食的需求，是製作的藝術（即繪畫、塑造、雕刻等）的天才(die Genien dieser Kunst)。』這四位學者所說的話，本來不難從事實上找出確實的證據，但因為證明起來就要引起許多別的問題，太覺繁雜，而且離題太遠，所以只舉出幾個簡單的普通的證明來。第一，世界上偉大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家中，沒有一個是從幼時閹割去外生殖器和舉丸或卵巢的。第二，世界各國著名的文學作品——詩歌、小說、傳奇、劇本等——全是根基於性生活，或取材於性生活的。第三，一班很有經驗的小學和中學教師，全知道和承認，在十二至十八或二十歲——正在青春發動期——的青年男女學生都比較幼童們有一種很強大的好奇心，自尊心，富於情感，理智和審美的觀念。這種好奇心，自尊心和理智，情感，審美等，就是我們人類研究學術，製造物品，開展文化的動機和工具。所以從這一點，就可證明生殖器官作用的發達和施用得宜，是與我們的思想同創造效能很有關係的。

綜觀上說，可知禁慾對於吾人的健康和理智，分毫沒有益處，而且還喪失了性慾給與吾人的利益，換句話說，禁慾不但於人無益而且有害的。

講到禁慾的害處，實在不止以上這一點，不過因為關於害處的事情，有許多是純粹涉於專門醫學知識的，所以在此只可大略的寫一點。從二十世紀的時候，就有病理學家愛爾樸(E. C.)極力主張

禁慾的有害，到現在，關於禁慾有害的事實，差不多沒有一個醫學者不承認了。最簡單最普通的害處，就是各種的，普通的神經衰弱，尤甚的，是生殖器神經衰弱症 (Neura = stenia sexuali) 以至白晝遺精和思淫狂 (Satyriasis) 在婦女，可以釀成歇斯的理 (Hysterais) 和慕男狂 (Nymphomanis)。總之，照現時的醫學程度和實習的所得上說，禁慾實在是許多神經同肉體病的一個主要病源。此外也有些醫學者，說禁慾還有如下的害處，如晚間不能安靜睡覺，失眠，遺精，腰疼，陰囊，睪丸疼痛，沒有興味工作，心跳等。但是，這幾種病像是否確由禁慾的緣故，或是由手淫引起的，還不能真實的證明，所以說禁慾者必然的有這種病像，却還有點懷疑。但照性慾衝動的生理上說，人的睪丸或卵巢，從青春發動期起到性變期止，是永遠衝動着人而發現出性慾的作用的，所以禁慾的人們當然敵不住這種強烈的性慾衝動，不得不借常時的手淫來求滿足，於是當然要由手淫而發生那幾種病像（手淫是的確能引起那幾種病像的）。又有醫學者，說禁慾能引起睪丸炎 (Orchitis)，副睪丸炎 (Dididymitis) 和攝護腺炎 (Prostatitis) 的，可是別的醫學者又很反對這話，所以也只好暫且存疑。但這些病像，在得着正當的性生活，停止了禁慾的時候總會漸漸地痊愈，決不會終生有這些種病像的。

末了，還有幾句很重要的話應當說，性慾固然於人有益，禁慾固然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但是也必須將性慾用得不出乎道德，法律，衛生的範圍以外，才能得着實在的利益。否則放縱淫慾，不但是得不着分毫的利益，而且要受着莫大的害處，甚且連禽獸都不如。因為禽獸還有自然的性慾制限呢！

開明書店近刊書一

樊仲雲譯 加本特戀愛論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胡伯懇譯 女人的故事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周建人著 性與人生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江靜之著 耶穌的吩咐 (長篇小說) (文學週報社叢書)

吳頌皋編 英文短詩選 (文學週報社叢書)

黎錦明著 烈火 (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陳廷傑註 詩品註 (文學週報社叢書)

孫夢雷著 英蘭的一生 (長篇小說) (文學週報社叢書)

朱湘著 草莽集 (詩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胡愈之譯 東方寓言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南洋談屑

詩 依

先來幾句開篇話。

我去年上南洋去，過了年把的粉筆生涯，今春因事回國。這年把中間，所見所聞，很有些感想要寫，回國後苦於奔走忙碌，不能早早地展紙握筆。

南洋的華僑，日本人本有『南洋霸王』之稱。而我國人對於南洋，往往有兩種觀念：一是以南洋爲黃金窟，要發財該上南洋；一是以南洋爲罪惡藪，潔身自好的人——尤其女子——不可去。照我的經歷看，這都不盡然。可惜國內關於論述南洋的出版物，還非常之少，卽有幾種也多『語焉不詳』。國人要完全明瞭南洋之真相而未得，毋怪乎南洋彷彿成了一個啞謎了！我真佩服日本人，他們移民南洋，還不過最近十來年的事，可是他們國內關係研究南洋的出版物，已多至數百種。我國歷來也有不少所謂學者，紳士也者，到南洋去考察什麼什麼，可是他們回國後認真而盡情報告的能有幾個！其實有些人，本來就是看了南洋華僑資本家而垂涎三丈，特地假借名義，跑去搖尾乞憐，騙些萬惡而萬能的金錢來，來享享私人的清福而已。老實說，除了孫中山先生從前向南洋僑胞們募款來專做革命事業，僑胞們至今——恐怕以後永久——都景仰不止以外，其餘的大人先生們，凡去幹過化緣式的勾當

的，背後難得有不被譏笑爲高等拆白黨！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所要寫的感想，關於華僑教育及英屬當地政府之政策種種，在今年三月二十七八兩日的京報副刊上有天南先生一篇新加坡英當局封閉華僑學校事件感想，已說得酣暢淋漓，我不必再來多嘴了。——而且新女性上也不合此種材料。現在只就關於我們女性的一些，擇要寫在下面。不過先得聲明：我居留及經過的地方，只是英屬之一小部份，所說的也不過關於那局部的聞見，未敢遽爲概括而全稱肯定。

我去年一到了新加坡的時候，就有好幾個人對我說，南洋風俗很壞。我起初還沒頭緒，意謂『天下烏鴉一般黑』，現在何處的風俗是純厚善良的呢？不知他們所說的壞處何所指。原來照他們的意思，說來說去，不過是一個男女關係——兩性的問題。

L與T兩位先生，因見我還未脫孩子氣，就下警告道：『Miss W，你這樣天真爛漫，好像全沒有一點閱歷似的，在南島人地生疎，以後交友得處處留神！朋友還是少一個好一個，免得自討煩惱……我們極端不贊成祖國的女同胞——尤其是青年的——南來當教員……南洋這地方的人（指華僑）多壞呀……』

『荷屬有學校董事向校中一位女教員用武力強迫求婚，資本家用了手鎗強姦女子……英屬

雖然還沒發見這類事情，可是也是黑幕重重……凡同胞南來時是一對兒的，後來常常只剩了單個兒，來時是單個兒的，後來倒多成爲一雙……」L先生似乎要我確信南洋風俗之壞，又接續說了這些話。

我一面當然十三分地感激他們勸告之誠懇，另一方面却因此而要加以考察了。中國女子跑到南洋去的，大都屬於青春時代，沒有結婚的當然不少，嘗過舊式婚姻的苦味兒的也未必沒有，如果他們遇着一個異性，因相愛而結婚，本不足爲奇；至於發生離婚，也許爲了愛情變遷，也未必是不正當的。這層可不用多說。可是他們總口口聲聲說，男的僑胞壞，壞意思就是說男的引誘女的；要是這樣斷定，那麼各處皆然，豈獨南洋？固然，關於兩性的事情，現在社會上呈現着極混亂的現象；可是照兩性關係上說，男子常處於主動而女子常處於被動，無論出於卑鄙的勾引也罷，出於純潔的求愛也罷，總逃不出這例外。如果在南洋的人的確較爲顯著，那麼我想還有下列幾個原因——

(1) 氣候熱 人在熱地，性慾較易衝動，這是生理上受天時地理之自然的影響。

(2) 男子過剩 這有三層——

A. 到南洋去的僑民，起初除了極少數帶有眷屬的以外，差不多全是男子；近年來雖然女子單獨去的漸多，可是聽說照那當地政府之統計，居留的華僑還是男子居大多數。

B. 就地生的小孩兒，男多於女，據英人於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二年在英屬調查華僑之生

產數目，兩性的比例是男孩一一五。二比女孩一〇〇，而且中國人重男輕女的心理與惡習，在南洋也還依然不變，往往對於女孩兒之養育較壞，於是她們的死亡率較男孩兒爲大了。

C. 華僑資本家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納妾的；從窮光蛋一躍而爲富翁，他們除了造洋房，買汽車兩件大事外，還有一件就是納妾。一個人有兩三個妾，算是起碼數；五個十個，也是常見的；最多的竟上三四十個之譜。有一位姓李的，據說是華僑中之首富，他東也造個別墅，買了幾個姨太太安置在裏面，西也起座花園，再買幾個姨太太裝飾在裏面，他便如同乾隆皇帝遊江南似的，到處瞻帷暫駐，可以去發洩他的肉慾。雖然他們的妾，未必沒有從國內買去的，可是在南洋的女僑胞總被他們多佔有了若干。南洋之華僑資本家總以千百計，一人既佔了幾個或甚至於幾十個，自然那單身的女子之比例率更差了。

(3) 貌之美醜 在南洋的土生娃娃子（就地生長的女僑胞）因天時地理之關係，皮膚都黑得如同那土人一般，從國內去的女子雖然未必盡是美貌的西施，雪膚的安琪兒，可是相形之下，從那裏男僑胞心目中看來，總以爲美得多——尤其是蘇浙一帶的女子。

因此種種，所謂『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於是有許多的男子，求偶便十分急切了。因急切而出以卑鄙齷齪的行爲，在目下『新性道德』尙未確實建設，兩性間還沒能澈底解放的時代，自然是難免的。

了，何況在南洋舊禮教的空氣到處濃厚——有些地方比國內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談起了舊禮教的空氣，我不禁還有些感想。咱們中國現在自號爲新婦女也者，固然還有許多的不能自謀經濟獨立而以結婚爲職業的，也有虛榮心非常之盛而極容易受男子引誘的，也有甘心寄生於男子而爲玩物的，可是一發生性的關係，男子們便論述女的什麼什麼，不論是非，一概抹煞，這也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在南島時，親自見過幾次。他們羣居一室，常常以女教員爲談話資料（這大概是僑居的女子以教員爲多，而以她們比較有些知識而被重視之故吧）。不是說某人和某男子親近便有曖昧，就是以某人和某男子相愛必爲勾引，援例舉證，言之有物。其實他們常不免『神經過敏』或『捕風捉影』。會據幾個同事說，常有向女教員求婚不遂，而捏造種種謠言以圖侮辱的。甚至於有一味打聽女教員之社交等事，『無中生有』到處宣傳的男子啊，可憐的我們女子！可憐的我們在海外爲教員生活的女同胞！可痛恨，該滄斃的舊禮教！

當地政府，遍設英文學校，以圖完成他們的奴隸教育。入學者，除了那玩諸他們掌股之上的馬來人外，便是華僑了。他們惟一的勾引物，就是第八號（就是第八學年）的畢業文憑。發自倫敦英政府，得到第九號文憑的必由本校派任職務。所以土生娃娃也多愛入那英文學校，一則引以爲榮，二則吃飯便捷——如同國內許多青年惟恐不得上海至約翰大學之門而入一般。凡郵局，電報局，火車站：

：多有華僑女子的辦事員，她們有許多連中國文字也不大認識的，遑論其祖國思想了！

我對於自己校中的學生們，竭力勸告她們，要是升學，應該到祖國來，千萬別入當地政府設立的任何學校，我對她們說：『一則咱們中國人不可不熟習中國的口語（指國語）文字，外國語文究是其次，環顧南島，雖也有寥若晨星的華僑中等學校，而還是男子之專利場。二來當地政府的教育，完全是奴隸政策。三則國內教育無論如何糟，可是學校較多，大多數又比南洋的好些，無論在組織，教員以及學術思想方面。四來當地政府對於華僑方面新思想輸入的封鎖政策，已日嚴月厲，海外女同胞要是不到國內去好好地多受幾年教育，多讀一些關於婦女知識的新書報，而終老在南洋，一輩子是個化外之民，也便是受宰割的馬來人之第二了！』我屢次這麼說，有許多學生之思想爲之大變；後來有個畢業生毅然決然進了廈門集美中學，雖然她的家庭不甚贊成。

我十分誠懇地希望着南洋華僑女學生，要是力能升學到中學以上，都得到國內來，在南洋沒有華僑的完善的中等以上的女校以前，其實，當地政府的那麼限制華僑教育的進展，恐怕未來的善良的女子中學是永遠無望的，即使熱心教育的華僑要辦，而且，不是我說句神經過敏的話，他們對於華僑資產早已實行封鎖政策，安知將來不更進一步而限制華僑子女來進國內學校呢？

非土生的女僑胞，生活大概分爲五種：一是教員，二是公共機關職員，三是老媽子，四是娼妓，五是

小姐，太太，姨太太。其中教員不在少數。當娼妓與老媽子的，差不多都是廣東人。做姨太太的，也是廣東人居多。老媽子的工資，大概每月在二十元左右，做事大都很精幹，但主人不可隨便得罪她們。因為她們極有團結力，如果某主人對一個老媽子太不合理了，她一走，便很難雇到第二個。可是聽說她們有些是過着兩重生活的：白天是規規矩矩的老媽子，晚上是七勾八搭的賣笑生涯。

當我回國來，過着海上生活時，每逢在甲板上吹風納涼，有許多纏足的廣東娘兒們也在着，外國人對她們的小足特加青眼，往往注視着而微笑，而驚異。有一次，一個外國人在大笑之後，有話問 K 君，K 君操法語回答他們，還作手勢指點我與在旁一位女同伴。後來 K 君告訴我們，那時他是這麼對他們說：『那些小足的娘兒們，是中國地方之生番，不是漢民。漢民早已完全革除這惡習了。你們看，像這兩位（按即指我與女同伴），才是我們黃帝後裔的大中華女國民……纏足固然為害非淺，可是西洋風的束腰與極高的高跟鞋，也大背衛生之道的呀！』K 君前半的話，答得固然有點滑稽可笑，而且未必能解那外人的懷疑，消那外人的譏諷；可是咱們中國人騰笑外邦的事實在『層見疊出』了，纏足還是一件小事。咱們女同胞，尤其有覺悟的女同胞，應該都振起精神，打破傳統思想，而改造婦女的人生觀，建設婦女的新生活！——免得再讓像 K 君那樣，為顧全中國人的空面子而撒謊了吧。

開明書店近刊書二

徐蔚南著 龍山夢痕 (遊記) (文學週報社叢書)

夏丐尊譯 國木田獨步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鄭振鐸譯 朝影 (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沈雁冰譯 雪人 (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朱應鵬 張彥長 著 藝術三言 (文學週報社叢書)

劉大白著 郵吻 (詩集) (黎明社叢書)

王世穎著 倥惚 (小品文) (黎明社叢書)

郭任遠譯 郭氏心理論叢 (黎明社叢書)

徐蔚南譯 法蘭西名家小說集 (黎明社叢書)

長虹著 光與熱 (散文集) (狂飈社叢書)

暹羅的婦女

史可貞

暹羅 (Siam) 是亞洲很小的民族，所處在狹隘而且無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我們頗少注意。不但未曾入學開蒙的不知暹羅在何處，就是那一般普通的人也是莫明其妙；所以在本篇的首端，不得不先把暹羅簡單地說一說。

暹羅在亞細亞洲的南部，東北界接越南，西隣緬甸，南臨大海，京都在湄南河下游的左岸，名盤谷 (Bangkok)，外通暹羅海灣而入大海，內由湄南河而達國內各省，形勢頗為險要；近年興築鐵道，交通逐漸便利，工商各業日趨于發達之途。暹羅人種是暹、佬、汶、馬來、獠等族混合而成。一七六七年，暹羅被緬甸人所蹂躪，全國淪亡，暹王帕萬藍拉差三世抑鬱而死，薤露蒼涼，劫灰零落，似乎沒有恢復的希望。後幸鄭昭出而救國，泱泱然擁有精強的兵力，逐滅緬人，戡定內亂，拯救蒼生，澄清政治，部下遂推為王，名為帕萬藍拉差第四。繼因沈迷于佛教，昏虐無道，縱慾放恣，無所忌憚，弄得人民怨聲載道，羣起而殺之。昭不耶嗎項膠塞成繼位，相傳至於今日，已有七世了。暹羅之所以能生存獨立到今天，雖然是人民有覺悟愛國的心，他們君主的賢明，却也不可蔑視。試看從歐亞交通，世界貿易發達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如狂飈怒濤，接踵而至，弱小的民族——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等——相繼滅亡，區區在安

南緬甸中間的暹羅，能保存完全獨立，實在是依靠拉瑪第五第六兩世的君主，遊學歐美，精研學術，考察政治，回國後筆路藍縷，力圖改革，日新月異，一日千里，致有今日的暹羅。

暹羅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注意，尤其是婦女，暹羅的婦女雖然沒有像歐美那樣的文明，但是至少也有值得我們稱述的價值。

暹羅的女子，未嫁以前，在家庭中的一切權利，都同男子一樣。平時耕種收穫，男女都在一處操作，飲食享樂也都在一處，沒有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近年來政府對於教育力圖普及，一九二一年，教育部頒佈小學教育律二十四條，兒童七歲以上皆須入學，男女一律平等，實行義務教育制，女學校漸漸發達，男女同學也日見增加。至於婚嫁，完全須男女合意，暹羅社會中，男女交際非常自由，（這種男女自由交際是暹羅原來所固有，非效法於歐美）接觸的機會很多，若兩人發生戀愛，有願作百年偕老的夫婦，向父母或保護人要求，經其允許，就可結婚。結婚後夫婦如有意見紛歧，可以自由向地方官廳聲明離婚，這是我們中國所望塵莫及的。但暹羅的父母，因為操有子女婚姻的允許權，所以也往往有強加干涉的事情，男女私奔的案件因此發生得很多。照暹羅法律的規定，女子未滿二十歲，父母有迫歸之權，二十歲以上，隨便女兒個人的自由。

從遺產方面說，暹羅似乎有重女輕男的樣子。如父母有一男一女，當婚事完後，把所有的財產分為三部分，給子女各一分，其餘一部拿來養老，死後所遺的財產多數歸於女兒，有的完全沒有分給男

兒。這種現象，看來甚為奇怪，其實却很合情理。因為暹羅人到老邁不能自謀生活的時候，都是依靠女兒照顧（沒有女兒不在此例）。女兒既負扶養父母年老的責任，其遺產上的權利自然要多享一點了。暹羅女子教育日漸發達，如上所述，而留學于歐美各邦的也是不少。她們目擊西方藝術、文學和科學等蒸蒸日上，的進步，薰染着種種的文明，自審本國的情形，覺得對於她們現在和將來實在沒有利益，所以回國後，盡力鼓吹，喚醒同胞。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在暹羅盤谷創辦一女聲報，這是暹羅女界破天荒的出版物，她們的目標在求得男女間真正的自由平等，把以前一切黑暗齷齪的制度

（如多妻主義，婚姻禮銀……）一概推翻，再造圓滿完備的新社會。總括她們重要的主張如下：

（一）請願於政府，除去為男子而設的法律，以保障女權。

（二）教育平等。

（三）改訂婚姻法，有廢疾及未受過教育者，不得結婚。

（四）婦女工作應與男子得同樣的保護及其工資平等。

（五）禁止買賣婦女，廢除奴婢。

當其出版，風靡一時，頗為青年男女所贊同，社會輿論所嘉許。但是那一班舊頭腦的人，切齒怒目，盡力攻擊，後仍被政府禁止出版，她們却並不因此灰心，仍然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別組織一女閨報，與舊派搏戰奮鬥，這是暹羅婦女的新覺悟，值得我們的佩服的。

開明書店近刊書

葉紹鈞著	城	中(創作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汪靜之著	耶穌的吩咐	(文學週報社叢書)	
朱湘著	草莽集(詩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陳延傑注	詩品注(附詩選)	(文學週報社叢書)	
吳頌皋編	英文短詩選	(文學週報社叢書)	
沈雁冰譯	雪	人(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徐蔚南著	龍山夢痕	(文學週報社叢書)	
王世穎著	劉大白著	舊詩新話	(文學週報社叢書)
朋其著	荆棘	棘(創作集)	(狂飈社叢書)
長虹著	熱與光(小品文)	(狂飈社叢書)	
張嫻譯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方可譯	性的知識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胡伯慇譯	婦人的故事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周建人譯著	性與人生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孫福熙著	歸航(遊記)		

通訊

關於中國女子貞操問題的討論

錫琛先生：

新女性的精神，的確使人十二分欽佩；並且，從市僧樊籠中出來的先生，更顯得弈弈有神了！

從上海回來，車間讀第六號的新女性；對於先生那篇中國女子的貞操問題，除了首肯以外，還有幾句話要講想講；本來預備寫一段事，便以短短的信來了却這心願。

先生說：『春秋左傳相傳是左丘明所作，却有許多人考明是劉歆所偽託；但無論如何，裏面所記載的事實總有一些根據，不會完全杜撰的。』這段話，似乎說得語氣太重一些，容易使人們誤以為左氏春秋是劉歆造出來的。據我所知，今文家也只說左氏春秋是劉歆取左丘國語為原料，依據了春秋年月編次而成的。劉歆即使這麼改編，決不能說是偽託；至多也不過和荀悅前漢記袁樞紀事本末一般，只有編次上的不同，沒有事實上不同的。（這一點，似乎更替先生的引用原料，加一張保單而已。）不

知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援用祭仲的妻對她女兒雍姬所說的話：「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來說明當時婦女並不尊重貞操，也似乎有些不大妥當。先生且看原文，祭仲專政，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我們看這一段，千萬不要以爲雍姬的問她母親，是和子貢借伯夷叔齊去探孔子的一般，說得不接不離的。此中不過是史家的簡潔其詞，原來情形，必是雍姬把情形告訴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於是拿這二句話去哄騙她，這是應急的話，不可作爲常例論。所以我以爲先生拿這二句話來做證據，似乎有些不安。

先生文中引用左傳的實事很多，這些實事，用以證明遏慾政策的惡果，是可以的；若以此來說明古代的貞操觀念，也似乎有些不妥。我們且看南通土皇帝，他口裏滿說的是道德廉恥，天天在叫什麼「四維不張」，而他自己的霸佔女子好嫖男妓的臭史，畢竟被別人證實了。我們拿他的事實來證明儒家的破產是可以的；若以爲儒家是不重貞操的，那就不行了。自從男性做了社會的中心，女性必然是他們的佔有物，貞操觀念必然隨之以起。春秋時代的淫風雖盛，也不過和上海的太太們姘馬夫一樣，是私下的勾當，和堂堂皇上面子上的貞操觀念，是兩件事。至於左傳的「君子曰」，是劉歆改編時加上去的意見，恐怕不能用以代表那時代的輿論呢？

我們再進一步講：宋代理學家對於女子的貞操，總算是十分努力在提倡着；但是先生已有許多

證據可以證明宋人也有不重貞操的。反面說，即可見宋人的貞操觀念是一回事，而宋人的男女行為又是一回事，決不可混爲一談的。——先生以爲怎樣？

等將來，我再來詳細說一說，現在就此擱筆了。

曹聚仁，六月九日。

聚仁先生：

來示拜讀了。承先生指示拙著中許多謬點，甚感！

我對於國故方面素來沒有下過研究的功夫，當然會有許多錯誤。但『僞託』二字，我的意思，也不過說劉歆僞稱『左傳』是左氏的作物而已，並不以爲連材料也都假的。現在得先生糾正，自然愈加明瞭了。

『人盡夫也』的話，我以爲一定當時人有這樣的一種觀念，纔會出於爲母者的口，倘使『從一而終』的信仰早已深入於一般的人心，雖有其母的話，雍姬也未必會相信了。至於先生推測雍姬把情形告訴母親，似乎也難確定。從下文『遂告祭仲曰』看來，大約她未必會先向母親說過的。

先生說男女關係的混亂與貞節道德的提倡是二事，這是十分合理的話。但在春秋以前的儒家，不會提倡過貞節，却是實在的。論語中沒有提及夫婦一倫，更不必說到貞節。詩書中也少有近於貞節的記載及歌詠——詩序以柏舟爲贊美守節，當然不足信。烈婦不更二夫的話，直到戰國時纔有人說，

而被尊爲孔氏嫡派的孟軻，在孟子中也不提起這事。從貞節兩字意義的被固定的較晚看來，以前的沒有貞操觀念，不難斷定，所以引用春秋時代並不蔑視淫婦來作例證，也便無妨了。

據許多人類史家和性慾學家的說明，自然人或低級文化人對於貞操觀念的認識，大都沒有或非常淡薄。中國春秋以前，恐怕也是如此；秦漢以後的貞操觀念的發達，正是進化的當然。又在同一時期同一國土中，貞操觀念的強弱，也會因文化程度的高下而有所不同。直到現在，中國許多文化閉塞的地方，一般人還往往有未能了解貞操的意義的，不過不像春秋以前的通行於上等社會罷了。

匆匆奉復，恕不詳述。

章錫琛，六月十四日。

流 言

錫琛先生：

我很對不起先生，很對不起熱心讀本刊的諸君，因爲我忙着學校的考試及預備出國的事情，一時不能繼續的將婦女的三個時代譯出。但我深願這小小的工作即從下一期（八期）起，仍舊繼續下去，假使我能夠。

你在前一期(六期)的排完後裏說可惜現在看本刊的，還是男子居多，一面深盼着女子也能像他們的加本刊以擁護贊助，多多做些文章及訂閱，我深盼你——或是我們這個願望，不致落空。但是不要我現在告訴些話給你聽聽？

說這是一班不要臉的男子們，吃了飯沒有事做，於是專門到女子身上來品頭評足，議長論短；說怎樣了女子就不美，怎樣了就美了；……表面上說是研究什麼，實際上是卑鄙齷齪得不得了。

而且所講的，專門是那種事情。其實，從前那種事情是不聽見講，不見有寫下來的，何以人類也能夠一樣的傳衍下來，沒有消滅？

現在的雜誌，專想騙錢，今天辦了，明天關門了，這是常有的事情……

這是我聽來的幾句話；但確是本牌（不是冒牌的），而且還是爲了本刊而發；惟其如此，所以我乘便告訴你一聲。

志仁六月六日。

更正 本刊五月號克魯泡特金的婦女觀三五八頁第三行 P. 179 應作 191,

又第九行 P. 165 應作 161, 特此更正。

出版的新消息

文學週報社叢書兩種出版

一 龍山夢痕

王世穎徐蔚南兩君合著。記在紹興的遊覽景物，文筆經濟麗可愛。附有風景照片及李金髮君却但女士張志彭君張同光君等所作圖畫，三色銅版，恰恰女士畫，沈玄廬君題字，柳亞子君題詞，劉大白君序，用道林紙印成，甚為精美。實價大洋四角，開明書店發行。

二 猶太小說集

猶太近代文學，在世界上，頗占重要的地位。本書由魯彥君從世界語譯出，內有夏騰姆阿來漢姆作品六篇，俾萊芝六篇，贊斯基及泰夷琪各一篇，近代猶太文學的風味，在這一本小冊子中，可以窺見一斑。無光道林紙印，實價大洋五角，開明書店發行。

鑑賞叢書 第一種 白雪遺音選 出版

白雪遺音是百年前編的一部民歌集，今已絕版，絕不易得。其中儘有不少好詩，誰要喜歡詩經中的最好的情詩，誰要喜歡子夜歌，讀曲歌，便也將喜歡這些民間的戀歌，最真摯的民衆的文藝作品。西諦先生從其中選出最好的戀歌一百三十餘首，編為此書。其中一部分，前曾刊於鑑賞週刊上，博得許多人的讚頌。要求出版單行本的來信，到如今，遲時時有之。現已出版，用九十磅本國製道林紙精印，極為精美可愛。渴望此書者請速來購買！

每冊售價實洋五角 總代售處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開明書店

黎明叢書 叢書 倥傯 出版

本書係王世穎先生所著的小品文，全書約四萬餘字，都是簡短的隨筆，其中是深刻的描寫沉鬱的情緒，文章更是靜雅凝鍊，此外還有劉大白先生和徐蔚南先生的序，徐序中詳述小品文的作法，可作初習小品文者的參考。實價大洋五角，開明書店發行。

論做鷄蛋糕

豈明

——論做雞蛋糕——

(557)

近來對於女子教育似乎有兩派主張，一派是叫女學生要專做鷄蛋糕，一派是說不應該做。這兩派的人自然各有理由，不肯相下，現在姑且不去管他，照我個人的意見說來，我却是贊成做雞蛋糕的。

本來雞蛋糕這東西是點心中頗好吃的一種，從店舖裏買來的一定價錢不很便宜，那麼倘若自己能做，正是極好的事，所以我對於女學生做雞蛋糕學說表示贊成。但是，我得聲明，我不是正統的雞蛋糕學派，因為他們的理由是老爺愛喫鷄蛋糕故太太應做之，說得冠冕一點是夫爲妻綱思想的遺風，這是我所始終反對的。我的主張本來並不限於女子，便是男子也該會做雞蛋糕，不但是雞蛋糕，便是煮飯洗衣男子也該會做，不過現在是談女子教育，所以只就這一方面立論罷了。

我並不是學教育的，也不會熟知中國女子，因此我不能以什麼教育家或是丈夫的資格來陳述她們的缺點，提議教育上的補救方法。我只是以旁觀的地位，就見聞所得，說一句老實話，覺得現代女子的確有一個缺點，即缺乏知識之實用。我決不說世風日下，以爲舊婦女比新的要好，要能幹，胡塗的經驗與空洞的知識一樣是無用的。若是做真的雞蛋糕等等，多謝有些學校及雜誌的提倡，恐怕新婦女的手段未必怎麼不及她們的老輩，所可惜的是對於人生這一個大雞蛋糕她們也同老姑母們一樣沒有辦法。我說她們應該懂的是這個雞蛋糕的做法。

處理人生的方案我想是沒有人可以擬定傳授的，須得各自去追求纔對，但是這上面必要的常識却是可以修得。這可以分爲普通知識之獲得及其實用來說。在現在這個過渡時代裏，只憑了傳統的指導去生活。固然也還可暫時敷衍過去，不過這不是我所希望於青年男女者，所以應毋庸議。雖然那種生活法或者倒是頗安全而且舒服的，倘若那個人的個性不大發達，沒有什麼思想。爲現代的新青年計，人生的基本知識是必要的，大要就是這幾種學科：

一，自然科學類，內有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三種。

二，社會科學類，內只人類學一種，但包含歷史等在內。

一眼看去，這都是專門學問，非中學課程中所有，要望青年男女得到這種知識，豈非夢話。這個情形我原是知道的，不過我的意思是只要了解大意便好，並不是專攻深造，大約不是很難的事。我的空想的計畫是，先從生物學入手，明瞭了生物的生理及其一生的歷史，再從進化說去看生物變遷之跡，就此過渡到地質學方面，研究我們所住的這塊地的歷史及現狀，以後再查考地球在太陽系的位置，併太陽系與別的星星的關係，那就移到天文學上去了。這是右翼，左翼是人類學，青年先從這里知道民族分類的情形，再注意於「社會人類學」的一部分，明白社會組織以及文化道德的發達變遷，於是這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的歷史大旨可以知道了。此外在右翼還可加入理化數學，左翼加入政治經濟，但有了上邊的基本知識也就足以應用，不但女兒經及其他都用不着，就是不讀聖經賢傳，在

一生裏也可以沒有什麼過惡了。這種常識教科書，倘若有適當的人來編，我想不是什麼難事，或者只要二十萬言就可以寫成四本書，此外單行小冊自然愈多愈好。只可惜中國人於編書一事似乎缺少才能，我看了那些刊行的灌輸知識的叢書，對於上面所說的樂觀的話覺得未免有點過分。

我們假定這些知識已經有了，但是如不能利用，還是空的。本來凡有知識無一不是有益有用的，只要人能用他。中國人因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惡創，善記憶而缺乏思索，雖然獲得新知識也總是堆積起來，不能活用，古希臘哲人云，「多識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評。據英國故蒲丘(S. H. Butler)教授說，希臘的「多識」(Polymathic)一語別有含義，係指一堆事實，記在心裏，未曾經過整理的整理之謂。中國人的知識大抵如此，我常說這好像是一家藥材店，架上許多抽屜貯藏着各種藥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烏頭附子與茯苓生地間壁放着，待有主顧時取用。中國人的腦子裏也分作幾隔，事實與迷信同時並存，所以學過生理的人在講台上教頭骨有幾塊，生病時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靜坐起來「丹田」裏有一股氣可以穿過橫隔膜，鑽通顱骨而出去了。現在當一反昔日之所為，把所得的知識融會貫通，打成一片，組織起一種自己的人生觀，時時去與新得的知識校量，不使有什麼分裂或矛盾，隨後便以這個常識為依憑，判斷一切日常的事件與問題。這樣做去，雖然不能說一定可以安身立命，有快樂而無煩悶，總之這是應當如此的，而且有些通行的謬誤思想，如天地人為三才，天上有專管本國的上帝，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潔，性欲罪惡，道德不變，有什麼天

經地義等等謬見，至少總可以免除了罷。我對於文明史的研究全是外行但我相信，凡不必要的束縛與犧牲之減少即是文明的信徵，反是者爲野蠻。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卽可以道德律的寬嚴簡繁測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與否尤足爲標準，至於其根本緣因則仍在於常識的完備，趣味的高尙，因是而理知與感情均進於清明純淨之域。中國號稱禮教之邦，而夷考其實，社會上所主張的道德多是以傳統或迷信爲根基的過去的遺物，（現在亦並不實行，只是借此以文過飾非，或爲做文章的資料），一般青年却都茫然不知辨別，這是很可歎的事，所以常識之養成在此刻中國實爲刻不可緩的急務，願大家特別注意，不要再沈湎於自己騙自己的「東方精神文明」的鴉片煙酒裏了。

我臨了重複的說，現代女子的確太缺乏知識，不要說知識實用了。在賢母良妻式的女學校「求學」的女學生，不愁不會做雞蛋糕，但是此外怎樣結婚，育兒，當然是可能的，向來目不識一丁字的女人不是都能盡職麼？難道這於學問有什麼相干？是的，我要說，什麼事都要學，單憑本能與經驗是不中用的。聖經上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這正是賢者千慮之一失，現在應當倒過來說，未有嫁而後學養子者也。想做賢母良妻的人，不知道女人，男人，與小兒是什麼東西，這豈不是笑話？這個問題說起來很長，與本文又只是一部分的關係，現在且不說下去了，只勸告諸君，侯勃忒夫人（Mrs. S. Herbert）的兩性誌（Sex-love, A. & C. Black）與兒童誌（Child-love, Methuen & Co.）二書，以一讀，卽使不讀另外關於兩性及兒童心理的書。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兩性間的搭布

寶 寶

搭布 (Taboo) 是野蠻人對於一種神的尊崇或恐怖之禁忌。神所厭惡的東西或行爲，人們即可去接觸干犯，否則即當觸神之怒而受嚴罰。所以搭布的意思，就是不要接觸 (mustn't touch)。在野蠻社會裏面，搭布非常流行，而且種類也非常之多。他們（野蠻人）覺得他們的生命的全過程中無一處不是被多種神祕的代表 (Mysterious agencies) 所包圍，所以無時無地不是很謹慎的預防着。一個人犯了搭布，其人便與聖地和人世分開了，須要待這種搭布退除之後，始能回復本來的面目。這種狀態是起因於神的尊嚴而恐褻瀆，或因神的憎惡而恐觸犯。歷史上的記載，社會學家的考查，告訴我們這樣的實例，也不知其幾千萬條。因了野蠻人——文明人也許一樣——的種類，所居的地方，和心的變態不同，對於所信的搭布當然也是不一樣的。我認爲最有趣的，就是無論野蠻人或文明人的種類性情等怎樣不一致，而他們對於兩性間所信仰的搭布，差不多都是一律的，而且繼續得非常永久。

部落時代男子娶妻一定要是本族 (Same Clan) 以外的女子，若有人娶了本族中的女子，便是違反神意，其本身或其後嗣必有災禍。澳洲土人中這一種現象極爲明顯。我國古時，亦多此風，如史言神農之母爲有蟠氏，少昊之母爲西陵氏，顓頊之母爲蜀山氏等。假使在異族娶不着女子，那就不得不

出於搶劫了。

印第安人中有一族名肖克斯 (Sioux) 者，其習俗男女所用的器具或刀劍之屬，各有一定，彼此都不能亂用，否則必有不祥之兆發生。又他們很相信關於婦女的許多事體，男子若去干與，他的身體一定要非常之弱。從前仙米梯人 (Semitic race) 相信婦人生產之後，即暫時與人世分離，因為她已經有了搭布，大家都認為很不聖神，和人摸着尸首一個樣的不祥。在我國的下層社會或守舊的所謂縉紳之家，這樣的情形也是非常之多。譬如女子的鞋、襪、褲等，男子是禁止去摸觸的；婦女的褲子穿在竹竿上晒着時，男子們一概不能從下面經過；婦人生產的時候，除丈夫外，其他的男子都不能到產房裏面去；早晨起來，無論在何處遇着一個婦人淨手，這一天便是晦氣。有人違背或不幸遇到這些禁條，作事讀書，都要感着不利。

上面說的這些搭布，意義都很粗淺，範圍也甚狹隘。其共通之點，只是覺得婦女是污穢的，時時都被搭布籠罩着的罷了。然而我們承認這些只是野蠻社會的現象。惟有那範圍很大涵義很深的號稱文明社會裏面的搭布，却有些不容易看得出。

歐洲當中世紀的時候，武俠之風盛行，武士們對於婦女，極其尊崇，（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便是一本極好的參考書）人們若有侮辱婦女的行為或語言，便等於侮辱了武士們聖神的人格，必盡其保護之能，與之奮鬥至死。史家都不絕口地讚美這種高尚之風。但我們細細考察一番，覺得他們——武

士——這樣尊崇婦女，是因為他們很明白地承認要體着上帝的意旨去執行那保護和愛憐弱小的
 人類的義務。換言之，這就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搭布。他們對於婦女儘管尊崇，而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
 除開一種不可捉摸的虛榮外，實質上仍然和野蠻社會裏面的婦女一樣是污穢而被賤視的。在法律
 上明明規定着妻的保護權不在政府而在丈夫，女兒則由父親完全負責，父死則移其權於所屬之貴
 族，夫在世時，妻不能享有其財產。（英國現尚有此遺風，夫死後雖不遺一錢與妻，法律是正式許可的。）
 這與尊崇婦女的高風，是何等矛盾！我們要說這不是戴着文明假面的稍有意識的搭布也不可得了。
 到了近代，平等之義愈明，兩性間的隔膜，算是化除得多了。不幸我們仍然遇着許多類似野蠻社
 會中所崇奉的現象。英國是個工業國，工人便是她立國的骨幹，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大家未必知道
 工人中女工的重要，是極可注意的一件事。我們試拿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九一年這五十年間男女工
 增加的數目來比較：

一八四一年	男工	一,〇三〇,六〇〇人	女工	四六三,〇〇〇人
一八九一年	男工	一,五七六,一〇〇人	女工	一,四四七,五〇〇人

男工的增加率僅為百分之五十三，女工的增加率則為百分之二百一十二。這五十年是英國工業史
 中極重要的時期，其工業進展之程度，差不多和女工增加的速率成正比例。女工在工業界地位的重
 要，也就可以想見了。女工罷工之事既比較少，同時又負着天然育兒的神聖任務，然而女工的工資，到

現在仍然是比男工低得多。(這是根據 Prof. Hobson's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中的調查) 強爲辯護的人，都說女工的力量比較薄弱，故所得報酬，也跟着勞力的差別而異。不知這只是一種粗淺的說法。男女職業不同，身體稟賦不同，女工既沒有在作工時間比男工減少或間斷一時二時，她的力量薄弱，應當以其所耗於神聖任務的加上。照着人類齊一的法則，她所得的報酬，爲何不均分配呢？然而現代資本家和資本家所組成的政府，——不專指英國——只看見那金黃銀白的光輝，閃閃地把他們的良心逼到肚皮裏面去，他們曉得婦女是靜默無譁的，是無特殊欲求的，他們被男工的罷工怠業等減少他們的利益，然而他們並不消失其尊嚴，也不一減少其逸樂，他們掠奪得來的盈餘價值中大半都是女工的。羅素先生說：資本主義是近代的一個大怪物，其實也就是一種流行的搭布。

現代最著名的文學大家班尼特先生 (Arnold Bennett) 算是對於婦女問題很熱心研究的一人，他著了一部我們的婦女 (Our Women) 裏面有一章討論男女優劣的問題，他很謹慎的說道：

在創造，綜合，批評及純理智裏面，就是最例外最優異的婦女也決不能到男子成功的地位，這并不是兩性間腦海大小的區別的問題，却是一個很深沉的組織的區別的問題，這區別在各項機會不平的許可都通過後，仍然是留存的。所以我就不得不想到這不是教育和自由行爲的數量如何可以改變得了的。

我將婦女最大的成就和男子最大的成就一比較……平均男子的理智力多於平均的女子。

班尼特先生自稱是主女性論者。他依着真理說話，在一流的大學問家及詩人裏面，找不着一個女子，就是第二流裏面也很少，所以他研究的結果是男子優於女子（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他的話誠然沒有一點錯誤，而且可以代表至少大半數的學問家和詩人的意思，假設他一盞真理之燈是不會熄滅的。理智的世界裏面已經沒有婦女立足的地方了，班先生不會用一句虛偽的諛詞來收買婦女的歡心，我敢大胆地代表一班姊妹們向他申明敬意。但是理智世界以外還有個母的世界，還有個家的世界，還有個組合人們一切異同於一爐的世界。大千世界裏面不是白紙寫黑字，硫酸加鹽酸就完了呵！班先生自稱爲 Cynic，我說他——和他的同情者——也是崇奉另一種搭布哩。

有些人——社會學家，也許是哲學家——說世間所以有道德這個名詞，完全是從搭布推行而來的；因爲道德最早的意義，是某件行爲的禁止。原來原始社會中並沒有甚麼善惡的標準，他們只知道本團體的安寧，所以才有搭布這種現象的發生。他們對於女子的禁條這樣多，不免有賤視異性的嫌疑，但他們的主要目的，確是要維持種族的存在和安寧。當搭布一變而爲道德或法律的時候，種族的存在和安寧之維持，人的努力當然較崇神的禁令進步；換言之，從前的許多對於神的禁令，漸次歸

於消滅。這是人類進化史上的公例，人人都應當承認的。但是我們試將現在所謂控制於道德法律下的社會，詳加分析，使我們很驚異從前因女子而生的搭布現象，依然還有很大的勢力。卽如貞操，權利，義務等的限制，對於女子人格的蔑視，似乎比原始社會增長了許多。若以此繩量文化的進程，則最近幾千年來人們的努力之空耗，不能不使我們悲觀。越進化的社會，則人之意識的積的分量越多；神，當然隨之越退越遠。進一步言，我們若果承認社會並沒有向着退化的路走，便應當解除一切關於婦女的搭布。

章錫琛先生謂欲求婦女運動的成功，先要努力於「心的革命」；我以為兩性間之搭布打消之時，便是心的革命成功之日。

戀 愛 與 性 交

陳 威 伯

現代青年最難解決的問題，我以為是戀愛與性交的問題了。這兩個問題其實也可以說是一個，然而為研究便利起見，實在應分成兩個。而青年尤其難解決的問題便是第二個了。

青年男女因為戀愛得不着自由，因為戀愛的失敗，因為戀愛中途的破裂，以致憂悶抑鬱，因而得神經病者有之，因而墮落沉淪者有之，甚而至於自殺者亦有之。一般人對於戀愛的議論遂參差不齊了。有堅持戀愛神聖論與戀愛絕對自由論者；有對於戀愛發生疑問者；有謂革命青年不應該戀愛者；有根本反對戀愛者。我以為為這一切議論都不免陷於錯誤，不能解決青年的戀愛問題。我自然是主張戀愛自由的人，但對於現代一般持戀愛神聖論與戀愛自由論者，認為他們是誤解了『戀愛神聖論』與『戀愛自由論』的意義，結果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戀愛絕對主義 (Absolutism of Love) 與戀愛自由上的自私自義 (Egoism in Rec Love) 了。所以一般因戀愛而沉淪而自殺的青年，還被褒獎為殉情者 (Sentimentalist) 以為這是為戀愛而犧牲，是多麼光榮的事，這豈不是戀愛的絕對主義麼？一般青年更因為戀愛可以不顧一切，只要二人的戀愛能維持，便遺害於社會也在所不惜，這豈不是戀愛的自私自義麼？其次，對於謂革命青年不應該戀愛者，也認為是根本的錯誤。戀愛是人生不可免

的要求，不得自由，也要要求他的自由，所以革命青年還應該爲戀愛得不着自由而起來革命。至於如楊賢江所說戀愛對於革命有下列幾種危險：一，是減少革命性；二，是變節；三，是自殺和殺人；四，是互相仇視。第一，二種我以為是戀愛上的自利主義所造成，第四種也是，而且違反戀愛自由的真意義，至於第三種實是戀愛絕對主義的罪過。我們應該使青年明瞭戀愛自由的真意義與真性質，而反對以上一切誤解的「戀愛神聖論」與「戀愛自由論」。若因爲有以上的幾種原因，而竟連戀愛都根本反對，這也無異乎因噎廢食，也無異乎違反人類本性 (Instinct) 的禁慾主義。至於那些根本反對戀愛者，與對於戀愛發生疑問者，大約都是代表陳腐思想的人們，現在也無討論之必要了。

性交問題其實也是戀愛問題的連帶問題，而青年對於此問題之解決不了，我覺得比戀愛問題尤厲害。自然我們所要求的戀愛，不是柏拉圖式的純靈的戀愛，乃是愛倫凱所主張的靈肉一致的戀愛。現在青年既對於戀愛問題不能解決，當然亦對於自己的性的問題感着萬般的痛苦。這是確實的，一個青年若得不着愛人的慰藉（男或女），縱使煩悶苦惱，孤冷淒涼，然而他還可以用自慰的方法，或者將精神寄託於別的方面，將這種苦悶解除得了，至於青年時期的性的衝動，只要曾經過一度的人，大概都曉得是沒有方法可以遏止牠的。難道性慾衝動還可以用什麼自己滿足的方法麼？不錯，有的！這種自己滿足的方法，便惟有過畸形的性生活，而實行手淫，精神手淫，同性性交等。所以許多青年

因爲性慾衝動之不可自止，而又得不着正當的解決方法，便惟有走向過畸形的性生活之一途，這與青年因爲戀愛而沉淪，而墮落，而自殺是同一地使青年陷於危險。對於這個問題，其主張與議論者，也參差不齊。有主張性慾是污穢的，應該絕對的禁慾，任憑性慾怎樣衝動，也得自己克服，克服自己。有主張實行性教育，使青年知道性的智識，性的衛生，知道手淫，精神手淫……等對於生理上的危險，自然而不曾走入畸形的性生活之一途。更有如程浩先生謂性慾衝動不可遏止的時候，偶爾犯了手淫，也不要緊，切不可因而恐懼，且性慾衝動，若故意強制的抑壓下去，反對於身體有妨害，而偶爾的手淫，也許還對於身體有益。（見程浩著人類的性生活一書）我對於這幾種議論，第一種是禁慾主義者，違反人類的本性，當然極端反對。第二種實施性教育，當然是極需要的。但我覺得未必就有多麼大的功效，許多受過性教育的青年，而且對於性的智識非常豐富的青年，仍然對於自己的性慾問題解決不了。因爲這不是知與不知的問題，雖已經知道手淫，精神手淫對於生理上有很大的危險，但是內部的性的衝動，仍然沒有法子抑制下去，所以倒是不曾受過性教育的青年，過着盲目的性生活，生理上縱有危險，然而自己不知道，不感着什麼痛苦，而富有性的智識的青年，一方面仍然不能抑壓性慾，依然被逼迫而過畸形的性生活去，他方面更知道畸形的性生活對於自己的危險，於是更增加精神上莫大之痛苦。這便是性的煩悶，爲富有性智識的青年所特有。至於第三種議論，更是沒有辦法的聊以自慰罷了。青年性的衝動得不着正當的解決，偶爾犯了手淫，若再去懺悔疑懼，豈不更感覺痛苦？所以

他倒不如就說偶爾手淫也許對於身體反有益，其實究竟是否有益，尙屬疑問。新女性上也曾經有人辯論過了。這樣看來，處於現代社會制度下的青年，實在過着一種極不自由的性生活，成千成萬的青年，受着麻木社會對於性的桎梏，逼迫去過畸形的性生活，然而他們那些陳腐的道德先生，與御用的學者們不是還在那裏高唱着禁慾，便是在那裏提倡性教育，其實只不過隔靴搔癢，那裏解決得了青年的性的問題。現在一般人對於戀愛自由差不多已經承認了。且我們所唱的戀愛，絕不是純靈的戀愛，而是靈肉一致的戀愛，所以我們根據戀愛自由的靈肉一致的原理，又根據現在青年爲性的桎梏，而走入畸形的生活之場合去，我們不得不對於現社會起一種反抗而有性交自由的要求。自然一般禁慾主義者對於性交自由將以爲無異於亂交 (Promiscuous intercourse)，然而我們認爲性交自由絕不是如像理想的社會學者所假定的原始婚姻那種 Promiscuity 的狀態，性交自由乃是對於禁慾主義及現在麻木不仁的社會中之性的桎梏的反抗。

上面兩段，我已經說明戀愛與性交是同樣地應該要求自由。其實單講戀愛自由，只要是靈肉一致的戀愛論者，當然包含有性交在內，這也毋庸再贅述了。現在我再來討論現代一般青年的『戀愛自由論』與『戀愛神聖論』，看他們戀愛觀的錯誤，對於社會發生一種什麼影響。現代青年戀愛觀最大的錯誤，是抱着戀愛至上主義與絕對主義，結果以爲戀愛只是關係當事者二人的事，對於第三

者不發生什麼連帶關係，所以無顧及與過問之必要。這種戀愛觀，試問，是合理的麼？要斷定他是否合理，請先研究戀愛的性質及其對於社會之關係。我們首先無論如何要承認，戀愛是對於社會要發生關係的，要是戀愛對於社會不發生關係的話，那我們也可以不將戀愛問題列入社會問題之一種，提出討論，我這篇文章也可以不做了；誠然，戀愛的目的，是使當事者生活上發生一種 *Harmony*，使人類的的生活更有意義。但只要不是純靈的戀愛論者，必定要發生性交，而靈肉一致的戀愛論還更要以性交來完成戀愛的意義。是戀愛事實上必有性交的發生了。性交的目的，一方面為滿足生理上的性慾衝動，而最大的還是人種的永續。然則，戀愛的目的，除了使人類生活更有意義而外，更擔負得有人種永續的使命。而現在一般青年的戀愛觀，却是：『有了她（或他）便有了一切，有了她（或他）便可以不一切。終日的擁抱接吻，可以忘却麵包飯碗，忘却天，忘却地，忘却一切。愛情是無條件的，是神聖的，是在一切之上的；愛情 *is almighty*，地球可毀滅，人類可毀滅，愛情必不可犧牲……』像這樣很明顯地已經走入 *Absolutism* 與 *Heioism* 的路上去了。在這種主義下的戀愛觀，其特點是為戀愛的戀愛 (*Love for Love's sake*) 而違反『戀愛的社會化』 (*Socialization of Love*) 了。所以性交也只是為完成戀愛的意義及個人肉體享樂的，而非為人類的永續的。所以三額夫人及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產兒制限，也變成為戀愛黃金時代 (*Golden age of Love*) 之延長，而非為優種與自由母性的目的了。所以瘋癲，白癡及患花柳傳染病者，也得為他們神聖的戀情，不顧將來之遺毒於社會與否，而

實行性交，以完成戀愛的意義。所以如楊賢江所說的四種危險：一，減少革命性；二，變節；三，自殺或殺人；四，互相仇視。在絕對主義與自私主義的戀愛觀之下，也是自然會發生的。我們現在要糾正他們這種錯誤的戀愛觀，約分三項來說明：一，戀愛神聖論的意義；二，戀愛自由論的意義；三，戀愛與性交的社會化。

(一) 戀愛神聖論的意義 戀愛神聖論實在僅僅只是對於禁慾主義抹殺人類本性的一種反抗，並不是將戀愛列在人類一切欲求之上，認為神聖一般的尊嚴，非有戀愛，人類便不足以生存似的。高山君對於這一點也曾在新女性第四號上說過了。所以戀愛神聖的意義，並沒有人人必須有戀愛生活的意義，也沒有「有了她（或他）便可以不要一切，地球可毀滅，人類可毀滅，愛情必不可犧牲」這種絕對與至上的思想包含在內。人生是多方面的發展與活動，戀愛也算其中之一方面。所以我們不能贊成禁慾主義者之漠視戀愛一方面的活動，但同時亦應反對錯誤的戀愛神聖論專注於戀愛一方面，而拋棄人生的種種方面。如楊賢江君聽見到的戀愛可使青年減少革命性與變節兩項，我承認在事實上是有的，但不可以此而非難戀愛，只能以此而非難青年戀愛觀的錯誤。故我以為，青年要能為戀愛不自由而起革命，更要為戀愛而鼓舞其革命性，才算得革命青年。若因為戀愛而使革命性減少，或變節，這只能算是墮落，只能算是戀愛上的 *Abso-lutism*，而已經違反戀愛神聖論的真義了。

(二) 戀愛自由論的意義 戀愛自由自然也是對於禁慾主義的反抗，而同時又是對於舊性道

德及嚴守一夫一婦永續的形式之破壞。所以主張戀愛自由論者同時便主張自由離婚（其實說自由離婚都不大妥當的，因為戀愛自由論者，已將婚姻的形式破壞，而只有戀愛的關係存在，故本篇從未提到婚姻二字）及性交自由。有人以為這樣的戀愛是一種放肆的惡義的縱慾主義或者亂交狀態。這實在是他們的淺薄。我試問，要求戀愛的自由，但仍然要嚴守一夫一婦永續的形式，這是事實上可能的麼？嚴守一夫一婦永續的形式，是舊式婚姻的一種束縛。這種束縛早已發現他的破綻了，舊式婚姻之中，貧窮人家仍然可以再嫁或三、四嫁。現在既是由戀愛的結合，當然與舊式的盲從結婚不同，但仍然要嚴守一夫一婦永續的形式，是當事者只要發生戀愛以後，就從那時作繭自縛（用仲雲君語），失却了以後戀愛的自由，這是合理的麼？至於性交問題也應該要求自由，因為一夫一婦永續形式已無嚴守之必要，所以不能禁止一個人既與某某發生性交以後，便不能再與第二者發生性交了。戀愛自由的真義原是流動與生機。因為是流動的，所以是有生機的。戀愛的花才會永遠自由地燦爛着，而不被束縛以至死。可是，現在一般青年的戀愛觀又錯誤了。他們一方面是戀愛自由論的，而一方面對於其所愛者與以束縛。他們還抱着「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以及「天長地久」這類思想，所以一至其戀愛的失敗，或中途的破裂，或愛者感情的變遷，他們不認為是當然而尋常的現象，而往往憂憤抑鬱，有所謂慢性自殺與急性自殺的現象。這樣的戀愛觀實在是戀愛上的 *Egoism*，違反戀愛自由的原則的。故我以為真正戀愛自由的意義，是流動，生機與機緣（Occasional）。雖然我也贊成愛

倫凱的意見，以爲一夫一婦永續是可能的，但我認爲那是機緣的一種更長的過程，與流動，生機的一段更長的領域。根據這種戀愛自由論，我覺得在事實應有下列的好結果：(一)殉情者之減少以至於無；(二)戀愛悲劇之減少以至於無；(三)相互仇殺之減少以至於無。

(三)戀愛與性交的社會化 戀愛與性交的社會化，是根據個人的幸福以構成社會的幸福。換句話說，這便是到人類自由幸福之路，戀愛絕對主義與自私主義完全走到反社會化 (Anti-socialization) 的境地了。戀愛與性交的自由運動，變成純爲個人的享樂而不問社會人類的福祉。這種戀愛觀就是現在高唱戀愛自由的人也是極端反端的。愛倫凱把戀愛的完成看做個人幸福之一。她以爲要實現這個人的幸福，只有靠着『戀愛的自由』與『性道德的解放』並且更以爲基於這個人的幸福，同時構成一種社會的價值。社會的價值是什麼？便是產生優越的人種，創造新的人生，使人生向前無限地進展。她曾說，「個人的戀愛標準提高，便是社會的全體提高。」她這種主張也便是戀愛與性交的社會化之意義了。所謂戀愛與性交的社會化，是要將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調和，違反社會化的個人幸福是算不得幸福的。這樣才能使社會進化到更幸福的境地，這樣才是到人類自由幸福之路呵。

被忘却的人

適夷

S是我祖母的內姪女，也是我叔母的從妹。在我們很寥落的幾個親戚中，她近來是一個被忘却了的人。

——S姑娘近來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天在家人團敘的夜談中，我偶而向叔母問起她來。——她嗎？——無往而不慈悲的叔母，由我的問語，打動了她的悲感了；——這個人多半是沒了的。還是去年的夏天裏，聽說她一個人跑到U哥哥的店裏，樣子很是憔悴，一推門便頹然的坐下說，「我今天要住在這兒了。」U哥哥着了慌，女人那裏好住在店裏呢？便把她送到近傍的旅店裏。到第二天去看時，她早已不在了。茶房說，「她昨天晚上吐瀉了一夜，今天一早晨，付了房錢，叫了一輛車子走了。問她到那裏去，她說到哈同花園去！」以後便沒有消息，多分是在什麼地方死了。

——那麼爲什麼不去找呢？

——誰願意去，外國人的地方，並且說不定是嚙語呢！叔父這樣說了。

——可是也難說吧，哈同不是相信佛教的嗎，或是到他那裏去修道了。——叔母這樣的說——

但是到底外國人的地方，也沒有誰能去。

——她不會信佛的吧。我覺得像她這樣的女子，總不至於投身空門中去的。

——不，她近幾年已瘦了。自然，年紀大了，終要灰心起來的。這一夜關於她的談話，便結束了。

有一天無意中來了C舅父，他委實是我的表伯，但我是這樣跟着叔家的兄弟叫他的。他在杭州做律師，很難得到上海來的，談話中我又問起S姑母來，因為他是S姑母的親哥哥，但是他也不知她的蹤跡，和叔母一樣，懷疑她是死了，又懷疑她做了尼姑。

——新近有友人說起，在寧波的不知那個巷裏，好像見到她的。

——那麼，爲什麼不去打探她呢？

——母親（這是我的七十多歲的小舅婆）是這樣說，我也托了人，可是還沒有回音。

最後他說：

——如果那一年和Y和好了，或者也不至如此沒結局了。但母親怕她這樣大的年紀生育起來，恐要吃苦，終於不能成功。

送走了C舅父，我獨自回到亭子間的寢室中，上了牀終於不能入睡，如像虫豸侵蝕心頭一樣的焦灼着，勾起了蒼茫的回憶與煩惱。

在我開始入學的時候，S姑母是我家裏的常客，那時老祖母還在着，終日的坐在廂房裏唸高王經。她對於S姑母是異常厭惡的，只要看見了蓬鬆着的短髮，皮鞋，便會討厭起來的。母親和老祖母一

樣，不大歡迎她的。我記得她那時在南京女子師範讀書，暑假回來，便住在我家裏，她送我一枝紅的鉛筆。又常常把我的手描紅字本，到了晚上，坐在院子裏乘涼，便給我講些故事，所以一家之中，我是最歡迎她的。記得有一次她到校裏去，我拖住了不放她走，她終於走了，我還整整的哭了半天，母親罵我：「這種人留着她有什麼好處，父親走的時候你到一點不哭。」真的，我覺得她比父親要好的多了。雖然她的抓得很雜亂的寢室中，儘是一些我所不能看的書，雖然她一天到晚喜歡晒着太陽往外面跑，但是她嘴裏許多有趣的故事，總是使幼小的我覺得戀戀難捨的。

後來我的年齡一天天的大了，從家人們的嘴裏，我知道了她的已往的歷史：她不肯嫁人，是幾位哥哥拖了上轎的，嫁去了第一天，就和丈夫鬧了；她把鴛鴦枕上的鴛鴦剪開了，不久就離了婚。雖然鄉間那時沒有「離婚」這個名詞的，她終於離開了她的名義上的丈夫Y。她離婚後便給人家做家庭教師，積了一點錢，又去攷入了南京的女師。跑到外面去讀書，已經是很使我們Y縣的人驚異的了，何況又是女人。甚至據說，在辛亥革命以後，還投過女子北伐軍，所以把頭髮也剪去了。這樣，自然在老祖母與母親的意識中，她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物了。

當她們帶着輕蔑的口氣把這個歷史告訴我的時候，引起了我崇拜英雄的心理，越覺得她是可愛了。可是從此她的蹤跡也漸漸的少了，聽說她那時到安徽去當教員。

隔了約莫五六年，又聽說她在安徽儲蓄了幾百塊錢，回到Y縣來，開辦了一個女學校。可是那時

我已在外面了。不久，我又聽到她和一位合同辦學的紳士的女兒鬧了意見走了；以後便許久沒有她的消息。

一年以前，在Y縣無意中見到她，枯萎焦黃的形容，破舊的衣服，完全和數年前的她，換了一個人的樣子。數年前她鮮艷活潑的神情，已完全失却了。她的深黑的眼珠，長長的睫毛，茫然無神地在結着的眉心之旁，無目的的向上斜視着，額上的短髮，乾潔得像枯草一般；她見我的時候很無聊的微笑了。一笑，我在這笑容中勾起對於她的寂寞的飄零的生涯的無涯的同情和悲憫，幾乎要流下淚來。她告訴我現在暫住在母親的地方，不久想到南通州去。我想起了她在社會中所受的冷酷的待遇，要用一句話表示來我的同情，只是沒有說出口來。

從此以後，完全不知她怎樣度過她的生涯。只在無意中知道Y被一個從妓院中討來的妾捲逃破了產，幸而C舅父救濟了他，在這個時候曾經準備談判重圓的問題，後來沒有成功。除了這個消息以外，便是這次差不多是最後的一個音耗。

幾個月前，母親和叔父母遊湖回來，我第一句問的是她的消息。

——死了！母親淡然的說。

——真的麼，寧波去打探過了麼？

——誰去打探，一定是死無疑的，那不過是C驅驅他的母親的。

——小舅婆一定很悲傷吧！——我覺得只有母愛是她最後的安慰了。

——死了便也完了。——母親雖然不懂得什麼世風，人心之類的東西，但是對於S姑母之類的叛徒，是很疾惡的——她底這種人那裏會有好結局，做了女人總只有生男，育女，做人家，才是本分。總之是讀了幾句書害了她了。

——真的，除了生男，育女，做人家之外，更沒有女子的去處了麼？我這樣的想着。

從此以後，S姑娘這個人，完完全全的離開了知道她的人的記憶中了。在去年遇到她的時候，我還自負能夠同情於她的，幾次我想寫信安慰她，終於沒有做。後來聽了叔母的報告，我也曾想到哈同花園去探聽，聽了C舅父的話也會想到寧波去找尋，終於都沒有去。而且最後我想把那七十多歲的她的母親一定不會忘却她的，但據說她只說了一句「譬如沒有生這個女兒」便也把眼淚自行拭去了，然則她是完全的被忘却了。她沒有作一點惡，犯一點罪，她不過想在所謂「生男，育女，做人家」之外另謀女子生存的意義，這樣她便得了苛酷的刑罰，被悲慘埋葬了一生。

狂飈社廣告

狂飈運動的開始遠在二年前初會出版過兩種定期刊物但因受經濟的壓迫相繼停刊自去年春天本社同人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對於國內各方面的黑暗界曾做過不少勇敢開創的貢獻茲為大規模地進行我們的未名工作起見於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原弦上四種叢書及一篇幅較大的定期刊物叢書已同開明書局的定期物任印刷發行事宜定期刊物則尚在籌備中茲將叢書中已付印或將陸續付印的數種列上特先報告給有共感的未來的讀者

光與熱(詩歌散文集)長虹著
 荆棘(短篇小說集)朋其著
 以上兩種已付印
 海天(詩歌散文集)沐鴻著
 野火(短篇小說集)向銳著

以上兩種將付印
 行為主義(心理學論文集)陳德榮著
 時代的姿勢(批評)長虹著
 其他數種因名目未定暫不列入

孤軍週報

第八十一二期合刊

時事短評：還要續開關會慶(原生) 湖南政局變化問題(憶佛) 溥儀想回故宮麼(惇序) 俄款委員會的改組與教育界(瞿世莊) 南美政治狀況之發展(高維斯) 德國與現代文明(馮富康) 大學生今後應有之覺悟(閔才純) 未終之曲(詩) 于庶虞 射擊(小說) 李旭華

星期日出版本京每册銅元四枚外埠二分(本期合刊八枚五角全年大洋一元總發行所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孤軍週報社

孤軍週報社緊要啓事

本報前因觸怒段政府會破干涉而最近出版之第七十九及八兩期合刊又突為京師警察廳於郵局盡數扣留似此摧殘殊堪痛心勞讀者紛紛詢問未能一一答覆深為歉仄此後定即設法補寄特此聲明

弦上週刊

二十三期戲劇專號
 女人(Q)戀愛之頭(K)翻譯
 一點(D)母親與孩子(P)最
 後的跳舞(T)戲劇的象徵與
 現實(L)一句許(P) 零售
 銅元二枚

通信處北京景山東街有老胡同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譯

頭髮

他說：「昨夜我做了夢，

你的頭髮圍繞着我的頸，

我把你的頭髮放在腦後和胸際，如串珠一樣。

『我把牠摩挲；誰知是自己的頭髮。

我們永久如此糾纏着，以同一的頭髮與口吻，
如同常見的一根兩幹的桂樹。

『久而久之，他同我自己一樣，

於是我們的四肢混合了，

我變了你，而你亦如在夢中般投進了我。』

當他說完這事，他輕輕放手在我的肩上，
他溫和地看我一眼，

我不由地把眼睫下垂，打了一個寒噤。

出嫁的女友

我們的母親同時懷孕，今晚她是結婚了。

梅麗莎，我最親愛的女友，

那玫瑰是尚在道中，那火炬尚未燃盡。

我與母親在同一的道上回來，我只是夢想着：

她今天的喜慶，我總有一天亦會得到的：

我是長大的女子了啊。

那些隊伍，笙管，婚歌，夫婦的花車，及一切儀節。

總有一個晚上會環繞着我，
在橄欖樹枝的中間時。

梅麗莎，就在這個時候；

我可以在一個男人之前解去衣服，去領略夜間的爱情。
後來，用了我的飽滿的乳房，哺那孩子們……

雨

微雨把萬物都濕透了，無限靜寂而緩慢。
還有些雨吧，

我將赤脚走到樹下，免致污了我的鞋子。

新春的雨是無限美妙，濕透了滿是花朵的枝。

雨有一種香氣圍繞着我。

並可看見秀麗的樹皮在日光下發亮。

呀！滿地殘紅！

請憐惜着這些落花，莫輕忽地掃向泥溝。

我們可留贈些給蜂兒。

蝸牛蜿蜒地爬過水潭間的小道，

我不忍踐踏他們，

並驚擾那金色的伸腰合眼的蜥蜴。

既往的餘留

我一任那床上依舊的紛亂雜音，枕被縱橫，

想把她臥在我旁邊的身形保存着。

直到明天，我將不去洗澡；

我不穿衣，不梳髮，恐怕把那溫柔的故跡消失。

今晨與晚我將不進食，也不再施脂粉在唇上。
可把她的吻味永久存在。

我一任那門窗緊閉，

免把所有的印象隨風消散。

變化

往昔我是醉心男性美的，

他們往昔言語的印象使我覺醒。

我記得我曾刻名在楓樹上，

我記得我曾留下外裳的一角在有些人走過的道上。

我記得我曾相愛……啊， Pannyohnis !

我的孩子，我用那一個手拋棄了你啊，不幸者，我捨了你麼？

現在，*Mnasidika* 一人是永遠被所有的了。
她接受我所拋棄的人的幸福。

Mnasidika 的三個美點

爲要使 *Mnasidika* 受上帝的保護，

我犧牲了兩隻野兔和白鴿給「愛笑的 *Aphrodita*」

我犧牲兩隻預備決鬥的雄雞給 *Ares*，

兩隻在刀下哀號的狗給悽慘的 *Hekata*。

我懇求這三個不朽之神，不是無理由的，

因爲在她臉上帶有她們三倍的神性：

她的吻如銅般的紅，頭髮如鐵般的藍，

她的眼如銀般的黑。

費話

斷髮也有假冒的

伏園

「金黃色的頭髮底下，長着兩道墨黑的眉毛！」這兩句話一聽見也要肉麻起來，怪不得顧孟餘先生親眼看見的要登時逃走了。

上面一個帽子，起得沒顧腦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顧孟餘先生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同寓有一位滿洲政府的貴胄，他要保存他的國粹的辮子，同時却又怕被人稱為豚尾，於是他天開妙想，去買了一個金黃色的髮套，先把辮子盤在頭上，然後用髮套套在外面，他自以為得計極了，但畢竟露了馬脚，這馬脚便是兩道墨黑的眉毛，結果使顧孟餘先生肉麻到了不敢和他同住！

在滿清政府之下，這種情形，即使是漢人也難免，何況他是一個滿族的貴胄？可怪的是革命以後，我們也在國內看見許多人，頭上戴一頂大「銅盆帽」，裏面飽飽的裝着一帽的髮辮。在這種行為中，顯出這人的兩種脾氣，一種是他惟恐學不像時髦，又一種是他沒有學時髦的勇敢。如果他沒有第一種脾氣，那麼他儘可留着髮辮做辜湯生好了；如果他沒有第二種脾氣，那麼他儘可剪去髮辮效一般人之所為好了。而他偏要如此。

現在這脾氣蔓延到女界去了。我不敢以男子之心度女子之腹，但我希望她們有一種答辨：爲什麼要把長頭髮摺在裏面，使人一望以爲是一個斷髮的女子，必須經過細細的端詳，纔看出個中隱秘。男子的壞脾氣多得很，諸姑姊妹們呵，你們正不必亦步亦趨的。

模特兒問題

伏園

模特兒的意義就是中國話裏所謂模型。

藝術家要模擬自然，於是將自然中的一部分取來作爲模特兒；音樂家愛聽鳥語，聽流泉，聽松濤。爲的是這鳥語，流泉，松濤，可以作他的模特兒。雕刻師，畫家，詩人，都是如此。

近古時代的中國藝術家墮落了，他們以藝術作品爲模特兒，他們所要模擬的只是前人的作品，並不是一部分的自然。直到現在，藝術界的現狀還是如此，一般人的意見也還是如此。別的且莫論，中國人習畫有帖，便够丟盡中國人的臉了，我也不懂，如果古人的畫果可貴的，那麼他的可貴就在不從畫裏學來，我們正應該學他這一點，爲什麼却要臨摹他從自然中得來得模擬品呢？大自然是公開着，無論你是古人也好，你是今人也好，誰都可以模擬的，誰都可以取爲模特兒的。這樣，後人的畫纔有勝過前人的希望了，後人纔不作前人的奴隸了。

所謂大自然，不消說連人類也在內，不消說連女子男子都在內。

但是一到現代中國人的眼光中，什麼事全變了樣。有以女子代表模特兒的畫家，也有以女子代表模特兒的官吏。這種爭論，只是奴隸藝術史上的一個笑話，與藝術前途無關，更談不到什麼對於中國藝術的禍福。

祝 壽

春 臺

在鄉間，我遇見一位老先生，他是滿地吐痰的。雖然我不敢斷定他幼年時也如我的不以老年人滿地涕唾爲然；但我相信，即使是現在，這樣的躊躇着，他也該覺得於自己有些不方便的。然而勇氣與筋力已不允許他立起來到痰盂或室外空地去吐痰了！

若論他的年紀，他自己說是七十歲。這樣的年紀，在中國確是難得了，所以他自己頗有驕傲之意，而且急着他的年齡之不能久延。他說，「以前清朝，年到六十就可請封了。這是皇帝的恩典。現在民國了，要一百歲可以請了。這是吃屎的定出來的！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一百歲。民國真遠不如清朝了！」

在中國，活到一百歲的人現在真不多聞了。然而六七十歲的，甚至四五十歲的，已夠討厭了。要是能夠活到一百餘歲，更不知如何使人難忍哩。現在的青年們，正在討厭學校的老年教師，討厭機關中的老年官吏，老年夥計，討厭家庭中的老年父母，老年翁姑，今朝聽到外國多着如此長壽的人，一定設想青年們之因他們而受苦必較中國青年數倍。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你看這位老夫人，他決不吐痰滿

地，他的精神與身體的健好，可以從照相中見之，尤其是思想方面，法國的大多數老年人幾乎與青年一樣的思想，即使有所不同，至少也能瞭解青年的思想。試想，這樣還會使他們討厭嗎？

老年人已入昏瞶之門，他們之能覺醒者，實在只是少數；我們所望的是現在的青年們，不要硬擺



這個相是法國

Prou 夫人，他

生於一八二六年，四月廿九日，現在已滿一百週歲，他受人熱烈的慶祝，而且得到互助會的金章作為紀念。他是法國互助會的前輩，法國這樣高壽的人是很常見的。

出老年人的架子，我們知道，我們轉眼間將親身替代討厭的老年人的坐位了。永遠不使自己變成討厭的老年人，是克服現在討厭的老年人的妙法。這辦法叫得斬草除根。

老年人之可討厭，在於他們的脾氣而不在於他們的年紀。年紀的老是很可貴的人。壽有限，過一年少一年，而且天災人禍疾病以至碰一頭跌一交等等，可以害人生命的多得很，能够活到一百歲或四五十歲的實在是很可賀的，不論團體個人都該去賀。

我很同情於那位鄉下老人。活了七十歲了，實在應該慶賀了；不過，在大家祝賀他的時候，他該想到此生的事業，這是受了慶祝而無愧的。

婚制述略

周寸中

婚制起於何時，似乎很難斷定，我們只知道牠在人類家庭成立之前就有便了。

爲什麼要有婚制？這也很難確定的，因爲以現在不能明瞭原人情形的人而揣度這種原人所創始的制度的成因，自然不能得到完滿的答案。不過憑我們腦力去推想和觀察野蠻人的情形所得的答案，大概一方面由於那時男女嫉妒和競爭過甚的原故，一方面爲生育子女和供獻勞力起見，因設此於男女間加以限制，爲的可以免去不少的兩性衝突的機會。

自古以來，在各種社會裏，就我們所知道的婚制可以分作五種。在原人時代，我們所不知道的，便要發生問題了。關於這個問題，科學家有兩種持論，一種是主張原人行亂婚制的；一種是主張行單婚制的。現在便把這兩種持論和我們所知道的五種婚制寫在下面：

關於原人時代婚制的兩說

第一以爲原人是行亂婚制 (Promiscuity) 的。持這種學說的，他們以爲在原人時代，渾渾噩噩，男女雜處，無道德可言，沒有一種固定的婚制。這種學說大約有兩種極有力的根據，現在分述在下面：

(a) 拔可芬 (Bachofen) 說 原人男女雜居，沒有父子夫婦的區別，和下等動物一樣。常常有女子以美色或妖術出來倡言，號召一般無智識的男子，使他們仰承她的鼻息。所以在母權時代所謂 (Matriarchy) 一女多夫是不足怪的。同時英國教士菲生 (Eison) 在澳大利亞土著中看見他們行羣婚制 (Group Marriage) 因此拔可芬的學說，更得了一個很強的證據。

(b) 摩爾根 (Morgan) 說 自拔可芬說和世人接觸後六十年，摩爾根又根據在美洲土著一百三十九部裏的家庭的實地調查，分家庭的進化為五個時期 (見摩爾根氏所著古代的社會 (Ancient Society))

第一時期, Consanguine Family —— 一家裏面，無論男女都可以互相為婚。

第二時期, Samaluan Family —— 兄弟不可與姊妹相通，而叔嫂可以為婚。

第三時期, Syndasmian Family —— 人各有妻，而不分居。

第四時期, Patriarchal Family —— 男子可以蓄妾，女子不得多夫。

第五時期, Monogamic Family —— 婚制都限於一夫一婦。

由拔可芬以上的分法，便是說一夫一妻制 (就是單婚制) 是由進化而來的，原人所行的是亂婚制。

自從拔可芬摩爾根兩人的學說發表之後，世界上有許多的大學者，像魯卜克 (Lubbock) 麥克

路南 (Melennan) 安哲耳 (Engel) 克拿 (Cunow) 等都有不少的貢獻，極力主張原人行亂婚的，斯賓塞耳 (Spencer) 著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雖不忍認這極端的說法，但也說上古男女雜居，與這派學說相似的話。

第二以原人是行單婚制的，主張這派學說的，以為人類是從人猿進化以來，婚制就是一夫一婦，並且以為多夫或多妻制都是在文化稍進以後才實現的。

主張這學說的，今人有鮑珊奎夫人 (Bosanguet) 格洛薩 (Grosse) 愛耳烏特 (Ellwood) 等。其中尤以芬蘭的威斯德馬克 (Westermarck) 最烈，威氏在他的人類婚姻沿革史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裏，專以三章來批評拔可芬和摩爾根原人亂婚制說的不合理。他說理明晰，引據淵博，實是不可多得的。鮑珊奎夫人的家庭 (The Family) 雖無威氏那樣仔細，但的確有很充分的理由。愛耳烏特的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能用很簡括的文字，把他們的理由全敘述出來。現在便引愛氏的社會學及現在社會問題裏的第五章家庭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裏的一段，駁亂婚制在古時不能成立的六大理由如下：

(1) 因為與人類接近的動物，如產在非洲的 Gorilla, Chimpanzee 和產在非洲斯馬脫拉 (Sumatra) 的 Orangutan 等，全有家庭，並且多半是一夫一妻制。牠們的家庭和人類的很有許多相似之點。如雄者知道愛護子女及雌者，一家之中彼此相愛，父母子女常能永久同居，很像我們人

類「數世同堂」等事。

(2) 文化最低的人不是北美印第安人，也不是非洲黑人，乃是些住在極偏僻的地方的人。像南非洲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附近的野人 (Bushmen)，澳洲的土人，以及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Is.) 及安得滿羣島 (Andaman Is.) 的矮小黑人 (Negritos)，錫蘭島 (Ceylon I.) 的威達土蕃 (Veddahs) 和南美洲的福集安人 (Fuegians) 以上所述，除澳洲土人如菲生所說的以外，其餘的全行一夫一妻制，他與我們人類的一夫一妻制不同之點，祇在他是偶合的一夫一妻制 (Pairing monogamy) —— 就是有子女，家庭易於持久，否則容易分散。

(3) 考察上古經濟狀況，也可以知道上古是不能行亂婚的。原人時代，人類不能支配自然，食物的供給不能很豐富，所以住在一處的人不能衆多。既然食物有限，人民生活困難，而又不能好多人住在一起，那麼，亂婚又何從實現呢？

(4) 用演繹法來說，高等動物全有嫉妒心，人類更甚。既有嫉妒心，就不容易有男女亂交的事。一個男子或女子總想驅逐別的男子或女子，為的是自己可以獨擁一個妻或一個夫，也許幾個婦女為妻或幾個男子為夫。因此，人類很難有全體亂婚的事實發現。

(5) 假若男女亂交，在病理上講，就不宜於生產。——歷來的醫生都以為是這樣的。——現在的妓女不易產生子女，就是這個緣故。人類以外的動物，雖然有雌雄亂交，但牠們差不多都有一定

的交尾期，惟獨人沒有，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假使原人實行亂婚，生產力必定一天一天的減少。

(6) 我們看亂婚的結果，嬰兒必有不得養育的景像。既然亂婚，男女就不能同居，不同居，男子就不能照顧子女，養育子女的責任完全歸為母的担任，為母的也不能照顧子女，很周到，因此子女很容易夭亡。所以亂婚不但可以減少兒童生殖率，而且還可以增兒童的死亡率。淫風太盛的國家，大都如此。極端行亂婚的民族和別的民族相比較，自己一定有國滅種亡的危險。

除上述兩派學說以外，還有一種是主張原人時代亂婚與單婚制並行的。他們的理由大抵是擇以上兩種的優點而持論的，並沒有特別的創見，也沒大學者來主持。所以在這地方，不另細述了。

五種的婚制

(1) 短期婚制 (Short time Marriage) 即一男一女因利害的關係可暫時結合為夫婦，以後還可以因另一利害而自行離散。這種婚制盛行於漁獵時代。例如狩獵時代的某男子，以打獵為生活，來一座山上打獵；同時又有某女子，也以打獵為生，來和男子在同一山上打獵。這時他們由相遇而熟識了，並且感到一個人獨自出來打獵的危險，就是所獵得的獲品，為預防敵人襲取起見，一個人也不如兩個人較比穩健。為這種利害着想，他們倆便結合為夫婦。過了些時，這山上的野獸已被他們捕殺得很稀少了。他們祇得別遷一地。但他們從過去的生活裏，或者覺到雙方都有不適當的地方，也許因另

一利害，於是他們便離散而各走各的路去謀生了。這種制度也有同居較長些時的，但很難終身都在一起。牠的成因，完全着眼在一時利害上，所以這種形式是婚制中最簡單而稀有的形式。

(2) 團體婚制 即兩個團體，係由兩姓組成或各為一姓組成，互相結婚。這種婚制的關係是團體的，不是個人的。牠之所以形成，約可分下列兩個理由！

(a) 往往有地方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為什麼造成這種現象，等談一婦多夫制時再講）。假若同時兩地兩性不均的人們相遇一處，兩方面都感到有結合的必要；但他們因為不願離捨舊時親人、好友，或者不熟悉異鄉的風俗和一切的情形，種種不同的理由，於是他們各自與本地人連絡起來，作這種團體的結婚。為的一方面能够仍然和熟人相聚，一方面免去一切的複雜手續和浪費。

(b) 因為兩個如上述的團體的信約、職業、宗旨等相同，也容易促成這種婚制。例如有兩個如上述的團體，都以狩獵為生，他們感到結合起來比單獨好，於是互相結婚。又如兩團體同信仰一宗教，他們便也行這團體結婚。

這種制度雖似奇怪，但野蠻民族中卻會行過，如今夏威夷羣島的土人尙有此俗。

(3) 一婦多夫制 (Polyandry) 就是一個女子為多數男子之妻的意思。這種制度現在很不多見。只有中國的西藏，印度之南的錫蘭島 (Ceylon)，印度深山中的居民，和阿剌伯的土著還有此制。又萊茲斯 (Ledis) 以及笄之女配未成丁的男孩，先使她侍奉她的翁姑或叔伯，等到男孩長成

之後，再與他的兒媳或姪媳相通。這是一婦多夫的變例。在上古時候羅馬前三傑的體撒 (Julius Caesar) 於西曆紀元前五十五年征服不列顛，看見土着們父淫其女，子蒸其母，不以為奇。因目之為野蠻人 (Barbarians) 也是古時行一婦多夫的民族。

一 婦多夫制的成因，約可分為三種：

(a) 生計問題 盛行一婦多夫制的地方，全是土地磽瘠，氣候乾燥，沒有大河灌溉，和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居民愚蠢而少冒險性，加以本地的物產又非常稀少，他們的生活當然是很艱苦的。——大抵以牧畜，狩獵為業。——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足以蓄妻而養一個家庭的。所以他們不得不合他的兄弟或朋友共養一個妻和共維持一個家庭。

(b) 友愛問題 在文明諸國中指盜嫂為不道；但是如果拿這事去請教西藏等地的土人，他們便要大誇而特誇如何的得法了。這是因為野蠻人以婦女為財產的原故。兄弟沒有妻而通於嫂，哥哥不但不以為恥，並且以此正可以表示他的大量。等到兄弟成婚之後，兄弟也很願意把自己的妻獻給哥哥，以為酬報。盧梭曾說：「羅馬初期時代，妻為夫的奴隸，為動產之一部。克杜號為君子，猶且以其妻馬謝貸於友人霍天秋士。」可見當時以婦女為物產的習俗了。北美土人遇貴客，往往將他的妻獻出來。他以為這是莫大的禮物。西藏的一婦多夫的家庭，常例是長兄娶妻，兄弟都許分潤。長兄若是外出，諸弟中之任一人皆可替他作家主。威斯德馬克以為一婦多夫，男子間必生嫉妒！

——大概我們也常這麼想，——人類有嫉妒的本能，不容有一妻多夫的。但是在這種地方，因為種種的原因，嫉妒心就大受改變；甚或至於消滅，反自誇為友愛的美德。

(c) 男多女少。男多於女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經濟困難，或以女子為贅累，蔑視女子等因，當女嬰墜地時，拋棄郊外或殘殺她生命，而不事養育，足以減少婦女的數目。第二，自從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以後，男女不均的原因，漸為一般學者所注意。據何發克與賽德拉所定之律 (Law of Holoeker and Sadler) 以為夫妻裏面，丈夫的身量高，生殖一定多男子；妻的身量高，生殖一定多女子。這種說法，全憑想像，沒有科學的價值。後來多森博士 (Dr. Dushin) 以為男女的不均，是由於天擇的作用，大概環境好的地方多雌。如植物需日光，所以熱帶多結實的植物。人也是這樣，食物富足，氣候溫和的地方，女子多於男子。普通說來，凡由饑饉，戰爭，災禍，生活情形因而惡劣的地方，或是物產稀少，氣候乾燥等的地方，總是多生男子。這種學說是否十二分的正確，雖不敢說，但是拿來解釋一婦多夫制的成因，卻很恰當。因為施行一婦多夫制的地方都不適於生存，所以缺少婦女。第三，血族自相結婚，也足以使男女的數目失去均衡。據象畜家的經驗，血族自相交合，所產生的幼兒，必是雄多於雌的。野蠻人不禁止血族結婚，所以缺少婦女。

凡行一婦多夫制的民族，也不是祇行此種婚制的。同時他們也可以行別種婚制。例如西藏高級的人行一夫多妻制；中級和下級的人行一夫一妻制和一婦多夫制。

(未完)

兩性

孫福熙譯

我頗想致力於觀察兩性的舉動性情的異同，然而近年來觀察稍多，所得結果反愈模糊了。去年二月，讀 Lyon Republican 上有 Henri-Jaques Prommen 做的這篇小說，我十分高興，并且想立即譯出來。但我又想不如等我研究兩性的異同稍有所得時，寫出我關於這問題的見聞附在譯文後面。這樣或者較易引起研究本題的興趣。不幸的，我是一個男子，不能知道女性之強，同時也深憾我不是女子，不能客觀的觀察男性。一年半以來，所可稱為關於兩性的異同者，簡直毫無所得，於是只得單把譯文發表了。我想，Prommen 沒有把兩者的性情概括的完全寫出，但我相信他這篇小說必能引起大家對於這問題的注意。我不想侮辱男性或女性，這一層想必為男女閱者所深諒的吧。

——你的小孩子叫什麼名字？

——叫得「口口」！你的一個呢！

——口口口口！

——唉……他是聽話的嗎？

——啊！看時候的。娘呀，小孩們從來沒有聽話的。教導教導真不容易呢。娘呀！

——不要說起！大家都爲了小孩們吃苦煞！然而這樣正是在做人呢，是不是？

兩個很小的姑娘這樣的在談論，很認真的坐在街頭門口的階石上。沒有一個人注意他們，雖然這個最堅定的家庭思想是不知不覺的存在在人人心中。人們忙碌着來來去去，雇工們跨着大脚步去趕上他們的飯碗，而家主婆們去趕他們的早市。喫食店裏噴出油煎的氣味，可憐的牛肉店裏薰薰的飛散烏青爛肉的腐臭。

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兩個小姑娘。他們倆很嚴重的談講，有如飽受痛苦而在談述貧苦情況的母親。小孩子！這是女子們談講時惟一的問題，這是他們用了簡單却是謹慎的自己的手來撫養起來的。他們倆各各熱情的撫弄一個孩子，這兩個所謂孩子者，既沒有小孩子的樣子，也沒有小孩子的頭面，只是一團破布頭，上面蓋着一塊醜醜的手帕，算是小孩子的帽子的。

口尤口尤與口口口口實在是骯髒而且討厭的，有一種不是人類中所見的醜陋。然而兩個姑娘的好印象與不可解釋的母性使他們夢想這是兩個寶貝。

他們很愛這兩團破布，因爲這是他們親手創造成而且給與他們若干的靈魂的。

——你曉得，娘呀，我給口尤口尤遮蓋，因爲我怕他受涼。一點受涼，他就傷風了！

——口口口口呢，娘呀，他舊年冬季喉痛了……可憐的，我以爲他要逃走了……你知道我們爲

了這小寶貝所費的心思！

他們停止談話，緊緊的將這兩個破布包包抱在心頭搖動，兩人相間的說，

——睡睡，我的孩子……睡睡，我的愛神！

各不相同而一樣平常的路人在經過。

忽然一羣小學生從遠處走來，書袋在背上，石塊在手頭，棍子揮動如舞劍。他們中最長的一個走在前頭，他也還不到八歲。他衣服破舊，十分討厭，而鼻涕滿面，便帽的破洞裏露出茂密的髮梢。他的自信力使他覺得是光耀而且勇武，胸前掛着許多鐵片，有如勳章。他手中的木棍比其餘的爲長，這好像顯然是給他特權的。在他的眼中發出獷野而且敢死的光輝。

兩個小姑娘看見他們，自然而然的緊緊的抱住他們自己的小孩在胸前了。

那小隊伍的隊長，眼光四周巡視，搜檢有什麼可擄的。他猝然的說：

——立定！

於是，高傲的，考問這兩個小女孩：

——你們在那裏做什麼？

兩個小姑娘，眼睛圓睜的，看看自己所做的事體。而一人輕輕的說了：

——玩耍囡囡。

——囡囡！那頑童狡黠的說。這是你們的囡囡嗎？……這兩團的破布頭？

——你們自己也是破布頭！兩個姑娘變臉的說。……這是我們的小孩！

——你們的小孩，唉！唉！……瞄準，兄弟們！……你們的小孩！

——走！小女孩驚駭的叫喊。我們兩人用不着你們。

而且他以母愛的小手臂，用所有的氣力，完全圍住他的囡囡，有不可用言語形容的衛護。

那個小惡漢用兇險的眼光看他一眼，口子狠狠的一掀，他把棍一揮，而且命令說：

——交給我啊！……下手啊！

他近前來了。兩個小姑娘戰抖着，眼睛張大着，立起來尋出路想逃了。

——我不願給你口尤口尤！

——我也不願給你口口口口！這兩個是我們的小孩！

——唉！這是你們的小孩！那兇野的男孩說。唉！現在要捉了，你們的小孩……因為我們喜歡把你

們的破布頭撕着玩了！着手呵，兄弟們！

可憐的兩個女孩！瞬息間，男孩們對他們下手了。一個短的爭扎中，兩人叫喊，抓而且咬，以保護他

們的權利。

他們為強力所勝了。兩個布囡囡頭斷身碎，街上滿撒着他們肢體的破舊布片。兩個小姑娘所給

他們的人形與靈魂的□□尤與□□□□只是一手把的爛布片。

小孩們叫囂着去了，其中幾個的棍頭上又着戰利品。

兩個小女孩留在擾亂以後的靜寂中悲泣。真正的母親的熱淚在他們慘黑的面頰上流下來。

——我的□□尤！一個嗚咽着。

——我的可憐的□□□□，他是如此可愛的！

默默的，他們收檢他們的因因的碎屑，凡他們所能尋得的，連一點線頭都在內。

於是，垂着頭，小手中緊握着他們認為可貴的碎布，他們去了。

人們如舊的接流過去，有如靜靜的江流，有如廣大而尊嚴的生命，他輕輕的給人以大苦痛，而又去追趕他自己的路了。

這一幕包含全部的人生！母親們生產，哺乳，鞠育小孩，他使們成人——這是多少劬念的代價！——一直到地上的強有力者送他們到墓地裏去為止！

國學門週刊

合訂本第一冊

實價六角 郵費六分

發行者北京大學出版部
上海開明書店

語絲

第八十七期

茶話辛(豈明)馬上支日記
(魯迅)渾如篇題記(劉復)從
何典想到平鬼傳(止水)秋歌
(蓬子)我們的閒話(豈明)關
於大同大學的王孝子(陳但
一)上海當局壓迫學生(牟
萬宗)抄襲與謠言(又正)
第八十八期
譯茶花女劇本序(劉半農)嫁
資(欽文)又是關於校勘何典
的話(劉復)我們的閒話(豈
明)反說難(董秋芳)誰的信
(豈明)報費本京銅元六枚外
埠連郵三分半年國內八角國
外一元全年國內一元五角國

外一元八角凡在八月底以前
預定者概打八折以示優待

小說月報

第十七卷 第六號

獅(油畫)(徐悲鴻)羅曼羅蘭
傳略(馬宗融)音樂方面的羅
曼羅蘭(張若谷)彼得與露西
(羅曼羅蘭著)(李劫人)羅曼
羅蘭著作目錄(記者)華工的
信(李金髮)復讎者(趙景深)
醫生(羅黑芷)歸來的兒子
(曲秋)在伊爾蒂奇河岸上
(夢南)師弟(許志行)詩(朱
湘)文學大綱(鄭振鐸)世界
童話名著介紹五(顧均正)
零售每冊定價一角五分(郵
費二分)預定半年九角全年
一元八角(郵費在內)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文學週報

第二百三十四期

老牛(沈雁冰)遊山(燕志儁)

舉歌集序(靜聞)一個藝術家
的供狀(若谷)無聊(守莊)我
所聞的徐文長故事(大白)介
紹『威廉退爾』(西諦)

第二百三十五期

藝術三家言序(徐蔚南)啞
愛(曹靖華)上海香山路仁餘
里二十八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定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
外加二角六分(國外一元)

黎明

第三六期

三談靜女(大白)蛛絲(徐蔚
南)詩七首(大白)張威)語絲
閒話索隱(平沙)介紹『殊為
難得』的『大批法學博士』(大
白)
報費本刊零售每份本埠銅元
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定閱半
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在內
編輯定報處 上海江灣復旦
大學內

夫 婦 間

孫福熙譯

這篇有趣的小說的作者，就是在他本國，也是很被人所不提及了，雖然在第三共和初年是很著名的。

作者 Louis Lemercier de Neuville 在一八三〇年生於法國 Laval。他曾充郵局雇員。他願拋棄事務，專心文學，開了一個小傀儡院，爲此他編了許多滑稽的戲劇。

1

夜是到臨了，陰暗塗抹邱陵，晚霧在水上在田間浮蕩；一天最後的聲音傳出來：晚歸的牛叫過，柴門關閉蓬蓬，狗在狂吠，農夫們趕着車噓噓的吹。

此後一切靜寂了。

一間房中，有兩張搖籃；掀起他們的小帳子，看到睡着的兩個壯小孩；他們勻稱的呼吸吹動遮在他們面上的薄紗；遇見夢神了，使他們微笑。

自早至晚，即使是在炎熱天中，他們亂跑，談講，而且遊嬉；他們相鬧，我曉得，有時還略略相打。這個小兄弟因爲重打了小鼓，打破了；於是他騎馬；此後他哭，他便被罵，他又裝惡臉孔。

小姑娘呢，因為給他的囡囡穿衣脫衣，拉斷了囡囡的手臂，而叫笛漏出來了；於是使他哭。他與他的兄弟遊戲而與他唱歌叫喊。

甜蜜的家庭終日的成爲地獄了！……父親是逃出了，而母親弄得頭昏。

現在，夜了，理值小孩們去睡。

此後再他們熟睡。

現在他們都熟睡，一切都靜寂。但不要響聲，因爲我們要鬧醒他們的。

2

然而丈夫不注意到這一點。他叫；

——Y ㄣ ㄨ ㄨ ㄨ，你看，你這樣發呆的消費，我們兩面絕對合不起來的了！……三個小孩！我們有三個小孩！就是說有三張飢餓的嘴不絕的討麪包。牛奶，牛肉與一切東西……

——可憐的寶貝呵！夫人輕聲的說。你在怨恨生命所給與的東西！

——我只怨恨玩具，小孩們所打破的打的玩具，他們妨害我的工作，使我昏亂，使我兇惡！

——他們此後沒有玩具了！

——在哺乳的一個沒有嗎，真可惡！

妻愁苦的作笑。

—— 你使我要說到許多話……

—— 我嗎？妻問。

—— 你呀，大家……我哪裏曉得真真的，我運氣太壞！我今天早晨是很妥貼的，快樂的，滿足的，我去做我的事情是適可而止的；不幸的我不得成功，有的不願意，有的是出去了；說什麼呢，是一個壞日子。我說：我至少應該到家中得到一點休息；然而不能！一點都不能！小孩們哭了，笑了，吵鬧着在你的腿邊纏繞，一個妻問你要錢！一餐飯是沒有燒好，一盞油燈是冒煙的……

門房（註）擎來一封掛號信。

（註）這不是中國大戶人家大學堂所有的門房，是合住的許多人家的管信的罷了。

男人拆信，掉出一百法郎的紙幣兩張……是一家人家的送禮。

妻好像是沒有見到，低聲的哭泣。

男人咳嗽，吐痰，搖動椅子，想引動妻的注意，而使他發問。

然而無效。

於是他心中決定了。

3

—— 你爲什麼哭？

——因為你罵我。

——我錯了嗎？

(男子是永遠有理由的。)

——你不好！

——這正是你呵，你看！

(幾分鐘的靜寂；妻悲泣，男人在房中大踏步的走。)

——好了，不要哭了呀！擦擦你的眼睛，這樣紅了！倘若有人看到，以為我在打你！

——我一定不再張開眼睛了！

——好了，倘若要拿手帕！到水裏去浸一浸，我來給你拿……花露水你放在什麼地方？

——我不曉得。

——呵，在這裏拿，拿這個擦擦你的眼睛！

(妻擦眼睛，夫側目偷看他。)

——現在完結了呀，唉！要不要同我去走一回來？我們到糕餅店去，你長久沒有吃糕了。

——我沒有衫。

——你的藍的……那藍的一件呢？

(藍的一件還是結婚前做的)

—— 太小了。

—— 還有別件呢？昨天的一件呢？

—— 破了。

—— 你惱我嗎？

(男子握夫人的手)

—— 讓我，你總是使我喫苦的。

—— 啊！

—— 我永遠要忍受你的惡臉孔的！沒有錢使，難道也是我的錯處？

——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的呀！我的寶貝！好了！那末，我錯的！這是我錯的！那末你高興了罷？

—— 這樣就不會喫苦了。

—— 你原諒我嗎？

—— 啊！一點也不原諒！你老是這樣的。

—— 然而我是認錯了！

—— 不過你第二天又是老樣式了。

—— 不！我不再這樣了，我發誓。

—— 你每次這樣對我說的。

—— 我這一次可以保的了，你看着好了！

—— 惡人！

—— 好了！是的，我是惡人，我是無理的，你肯原諒我嗎？

—— 你使你的妻哭！

—— 啊！親愛的眼淚。來，讓我來舐……

—— 不要，讓我去！

—— 我請求你寬容些！

—— 我不寬容！

—— 你不再原諒我了嗎？唉！你笑了！

—— 我不笑

—— 我說你笑了。你看你還在笑呢！唉！你是很好的！你已原諒我了！

(男子吻他的妻。)

—— 你不再這樣了嗎？

——永遠不再這樣了！你要不要一同出去？

——但我沒有衫。

——隨便穿一件好了；在夜裏，我們可以不走過大街的。

——不去了，我們還是在這裏！

——一切都忘記了的嗎？

——我絕對不再記得了。

——喂！今年我們同在這裏，我有一個意思：倘若你願意，我們寫信去……

——給奶媽！

——是的，我們對他說……

——要他與小孩同來。

——對了！

（女子吻他的夫。）

——爲什麼有時候你是這樣的惡，然而又總是這樣的好的？

關於魯迅及其

著作

這是臺靜農收集近年來一般人士對於魯迅先生及其著作的觀察感想和批評而成的一本書。內插有魯迅少年和中年的肖像，並有陶元慶最近給他的畫像。末附有魯迅的撰譯表。定價四角。

窮人

這是一部，也是陀思妥夫斯基的長篇小說；他刻成爲第一家的長篇小說；小說家格羅維奇和詩人涅克拉索夫爲之狂喜，批評家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林斯基譯，魯迅的譯本。序章叢封而刊有作者的像，首頁刊有作者的銅像。發行處：北

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
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光明半月刊

第三期

人們心中的障壁(畏懼)光
明運動與中國經濟難會(玄珠)
運動(樸生)保加利亞人的逃亡者
(樸生)阿白杜爾克林的疾苦
(樸生)阿白杜爾克林的恥辱!
(?) (樸生)威廉第二的失業補助金(魯)英國人怎樣治印度?(魯)羅曼羅蘭致被害的人們書(仲雲)在牢室裏(李人甲)水忠(聖陶)中國經濟難會消息(聖陶)輯餘言(野生)編輯
光明社編輯 中國經濟難會出版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國經濟難會分會及大書局經售 每册大洋四角

分 全年二十四期運郵費大
洋一元 (國外另加郵費大
洋四角)

中國青年

六卷一號(第一二六期)

近來頗有些妄言家(求實)
悼唐際盛同志(育南) 介紹
河南的紅槍會(霽帆) 這就
是反動教育(拙亭等) 狗咬
(短劇) (風歌) 我們的時代
(民生日誌) (記者)
六卷二號(第一二七期)
前進(馬賽曲) 『同學問難於
合作』嗎?(求實) 悼何昌琳
同志(根) 政黨與階級! 評小
鷄黨(則連) 美國人之廣州觀
(定) 譯) 反赤軍旗之下(湖南
學生) (相菊) 我們時代(二
(記者) 發行通信處 廣州國
光書店李義君 各地大書店
均有代售 每期定價三分
國內一元寄卅五期 國外一
元寄廿五期

性的遊戲機能

講利思作

仲持譯

——能機戲遊的性——

當我們聽到有人談起性的機能時候，我們往往理會到那正常地傾向於種族的繁殖的一種行為的表演。當我們見到有人討論性底禁抑問題，有人主張或者否定性底滿足的欲望價值，或者發生女子的戀愛權和需要這些觀念的時候，那佔住我們心中的主要的對象，總是同樣的行為和牠那自然的結果。這社會底世界中間，這種概念對於實用的，作業底目的，是十分適宜的。這使我們能夠推究性的範圍中間，我們一切已經成立的人間制度，有如歐几立德的胡亂的學說使我們能够涉獵初步的幾何一樣。然而這些實用的目的之外，這是不適當的，並且簡直是不正確的。在精神底和戀愛底方面，性的機能的擴張底範圍遠過於生殖行為，這方面的性的機能甚至可以將生殖行為全然排斥的，而我們既然關懷着各個的人類的福利，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眼界，深徹我們的觀察。

我們知道，在文明的人類中間，性底關係——或者在生物學底的意義上，我們稱爲『結婚』的——有兩個主要的職務，就是生育嬰孩，這種原始的生理學底的職務，以及將精神底和感情底作用增高這種第二義底，精神底職務。這些就是性底衝動的主要的職務，我們爲要明瞭性底關係的更遠

的目的——或者也可說爲要明瞭那包含在結婚的第二義底目的之內的一切——必須將直覺底見解拋開，而認定肉體上和精神上性底衝動的性質，是深植在人類的機體的中間的。

人類的機體，就我們所知，是一具機器，在這上面，從外邊來的刺激，流過了神經和腦經，引起內部的工作，並且顯著地，激動腺底組織。近年以來，腺底組織，尤其是無管腺的組織，顯現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了。這些無管腺，就我們所知，將稱作『合而孟』(hormones)或者『化學底使者』的一種東西，放散到血裏，這些東西有着一種複雜的却也準確的作用，在激動着，發展着，那在一般底方面和生殖底方面一樣地造成完滿的生活的，一切肉體上精神上的活動的時候。所以牠們那些平衡的機能，對於健康的完全的生存是必要的。這些機能的原始的形式可以探源於我們那些具有腦子的最早的始祖。那些時候，喚起內部底，心靈底，和感情底。能力來的主要的感覺便是嗅覺。別的那些感覺則是後來逐漸地發達的；我們現在身體內的主要的無管腺之一的分泌腺，即從接連着口膜的，嗅覺的神經中樞發育的，這是很可注意的一回事。經由了嗅覺，全機體的精氣，因了從外邊的世界感受的刺激而發生作用。過了多少時代，那機制漸漸地變了非常的繁密了，可是牠那健全的活動却全賴着一種豐富繁頤的，同着外底世界的作用，和反作用。『多腺底虛虧』的傾向，及其結果，即官能底和諧與平衡的缺乏，可以用了同外底世界的密切的諸接觸，即肉體底精神底諸刺激來剷除，這是漸漸地被承認了。再者，在這種作用和反作用上，那性底結果和一般底結果，我們不能辨別出來。無管腺的活動及其『合

而孟。」用了不能分辨的方法，同樣地致力於這兩種結果。這一層，有一個著名的這方面的作家曾經說過，『個體底同化作用就是生殖底同化作用。』（見 W. Blair Bell: *The Sex-Complex* 108頁）這樣，作為世間人類的，我們的完全的活動，即使並不全然依賴於，總也得助於，一種永久底，多方面底，同着我們環境的遊戲。

我們就此覺到遊戲機能的重要，我們就此也懂得這機能雖說越出了性底境域，却也確然地包括了那境域的。要懂得遊戲的生物學底的機能，至少有三條不同的途徑。有一種當作教育看的，遊戲的概念，是格羅思所主張的，據說：貓和老鼠遊戲，便從這里教育着自己捉老鼠的必需的技能；我們人間的遊戲都是一種生活上必需的品格的訓練，這所以在英國，我們還傳誦着威靈吞公爵的一句名言，說是，『滑鐵盧戰爭是在愛登的遊戲場上打勝的。』（愛登為英國第一公立學校『愛登學院』所在地）又有一種遊戲的概念，即將遊戲當作生活的實際工作上沒有使用而留下的剩餘的精力之藝術上的利用；這種擴張着底，和諧着底遊戲機能，在低級的境界裏，也許輕率地消耗掉，但在高級的境界裏，却引起最宏壯的人間藝術的出產來。此外還有第三種遊戲的概念，照着這種概念，則遊戲對於遊戲者自身的全機體上，有着直接的內部底影響——增進健康底，發育底，調劑底。這種概念和別的兩種有些相關，可是判然不同，因為照這種概念，則遊戲本原地不是保全生命底特種技能上，一種明確的教育，雖然牠也許包含着這類技能的獲得，而且遊戲並不關乎藝術的客觀底作物的構造，雖然

——因了人類關係上的接觸——牠成就了健全的管能底效果這效果可以間接地為藝術的活動性的感受。我們在這里講着性的遊戲機能，就是抱了這種概念的。

這樣子明白了，性的遊戲機能就分不出肉體底精神底來了。牠將機體的一切複雜的，相互關係的組織，激動到健全的活動。同時牠又將各種心靈的本能和諧地調節着，使最深邃的情感，的衝動得到滿足。循了這些功能，牠到底必然難免超出本來的範圍，而將遊戲的兩種更為客觀底境域，即當作教育的遊戲和當作藝術底創作的遊戲，包括起來，引進性的範圍。『我們的藝術和科學，大半是爲了戀愛的緣故發明的，』這句古時候的話，也許不見得真確。但是，當我們真實地明智地使用性的遊戲機能的時候，以同樣的比例，我們同時也訓練着，我們戀愛方面的個性，獲取着愛的藝術的技巧。

我活的愈長久，我愈感着，於個人，則戀愛底個性的遊戲機能的發展，於人間社會，則戀愛藝術的獲取，的無限的重要。同時，我對於即在那些經驗了生殖的課程的男子和女子中間，——從他們這里，我們也許極確信地，指望着發見這種發展，這種藝術罷——戀愛底個性的稀罕和戀愛藝術的朦朧，愈覺得驚異。有時，一想起在這至高底幽密的生活境界的文明，還只有這點程度，就覺得無望。因爲直到獲取戀愛底個性，和諳練愛的藝術是一般地可能的事爲止，各個底男子，或女子的發展，是受損傷的，而人間底幸福和和諧的獲得，一直是不可能的。

我們進了這個境界，確乎是不但須得獲取真確的知識，還須拋棄誤謬的知識，此外還須將我們

心胸上那些和各種存在底知識沒有關係的迷信除淨了纔是。那將生殖行爲的完成，及其給與自己的愉快的慰藉，看做全部的愛的法典的男子，我們須不再羨慕他。那作爲全部的愛的義務，卑順地接受這行爲，和其間她自己的忍從性的女子，我們須得用輕蔑的眼光看待她。我們須得知道愛的藝術並不和罪惡相干，而戀愛底個性的獲取，也與肉欲無涉。但是我們也須知道愛的藝術遠不是纖細繁華的『任性』的獲得，以及小價值的戀愛底個性的受取，除非牠在各方面將全個性擁護着擴張着。這一切都是困難底，於有的人們甚至是苦痛底；比起播種來，拔根是更吃力的事情，這是在一天之內都辦了的。

要對於我們社會中通常的人們的戀愛生活，構成一個明晰的意象是不容易的。在我們中間見聞最廣的人們，這方面的知識也只是緩緩地得到的。便是我們已經決定了怎樣可以，或者，不可以稱爲『通常的』時候，接近這幽密的境界的事例的來源，仍然是稀少而且失真的；從比較上說來，從一個男子所愛的女子們這里得來的報告，比從那男子這里得來的要明確得多。雖然如此，我們對於那男子的事情愈熟悉，我們也就愈加明瞭：他那戀愛底個性的概念，他那愛的藝術上的理想——如果這些有着一點的話——是屬於卑陋的性質的，無論我們想要在道德的階級上給與他怎樣的地位。至於性的範圍內的遊戲這觀念，那是，即使他輕率地試行着的時候，在他是一種十分卑鄙的事，一種可恥的事；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將這和他從所受的教育上知道的屬於精神範圍的什麼事情歸併在一

起。『神聖底遊戲』這概念，於他是無意義的。在戀愛底範圍裏，他那基本底理想，他那蘊藏着底理想，似乎可以歸納為兩種：（一）他願證明他是『一個男子』，他便在這證明的成功底造詣上經驗着；他以爲是男性的光榮的這一種心情；（二）他在同一行爲上發見消除性底緊張的，最滿意的法子，以及接着底慰藉中，一種生活的主要的愉快。這兩種理想，不能說牠是絕對不正確的；每種都有一部分真理；只有用了真理的完全的說法，這些纔算是可悲地不適當的罷了。這是可以注意的：這兩種都全然根據於性底結合的肉體底行爲，而且都是排外地唯我底。要之，這些理想，雖然是到他也許能夠尋見的那戀愛底境界去的最近的通路，可是這境界却還不是真的戀愛底境界。因爲愛並非本原地唯我底。這是幽密底，和諧底，集合底遊戲——也就是我們在這里講着的，在廣義以及在狹義上，兩個性的遊戲。如果這是本原地唯我底，這就不是愛了；而性交的行爲，縱使對於種族的繁殖是必要的，却也只是愛的中間一種事故，並非一種主體。

讓我們將話頭轉到通常的女子來罷。在這里，那意象常常是一定更不滿意的。男子呢，雖然我們覺得他那種基本底觀念是粗陋的，無論如何，總獲得精神底快慰和肉體底滿足。女子往往是一樣也沒有得到；因爲男子因了本能或因襲思想，是取唯我底態度的，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做丈夫的——當然是因爲古代的慣習，一部分也因了原始底本能，——將自己看作愛的事情裏主動的一方，自己的快樂看作動作的合法的、主要的動機。他的妻因此陷於補充的地位，以爲自己是被動的一方，以爲自

己的愉快即使不是可羞的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如果他偶然經驗了這種愉快的話，所以一面丈夫滿意於戀愛生活的一點類似物和皮毛，而妻則往往是一點也沒有。

女子在完成自己生活的精神，以及幫助別人的能力上，這樣子所損失的怎樣多，沒有幾個人感覺到——有感覺到這層的知識或是機會的，誠然也沒有幾個人。一個女子有了丈夫，有了結婚的關係，有了子女，她又有了——這在粗率的觀察家看來，似乎她已有了構成充分地發達底主婦的一切，可以在家庭在社會上，盡她本來的天職了。可是雖然有了顯然是生活的重部分的，這一切的閱歷，她在情緒底方面，也許還只是——而事實上往往只是——十分處女性底，小女學生似的不成熟底。她不會獲得戀愛底個性。她不會諳練愛的藝術，而那結果是：她那整個的天性只是不開發底，不和諧底；她便不能使她的個性——誠然也沒有完成底個性——有效地影響於她周圍的社會和世界的種種問題。

單是這樣就是大大的不幸，這不幸，在天然可以遇到的順當的狀態之下，本來是很容易避免的，想起來，愈加覺得悲劇底了。但是還有一種更甚的結果，充滿了家庭底悲劇的可能性的，那就是：這樣地位的妻，不論其怎樣天真底道德底，也許隨時覺得自己處女性地肉感底情性，因了她丈夫之外的——一個男子的接觸，而豐饒起來。

這是常有的事，一個在家裏謹慎地被看管的，不致結交壞朋友，也不致沾染她的朋友們視為穢

藝的性知識的女子，一個有高尙的理想，却又健全強壯的女子，嫁給一個男子，她對於這男子或者有着多於通俗上的無幾的一點知識。可是，因了好機緣，他也許是受了良教育，沒有性底經驗，並且只懂得一點性的初步的事實的，忠厚而且誠篤，預備做，也配做深情的丈夫的，她的男性底配偶。這種結合似乎是一種最幸福的了；在這完全的結婚，誰也看不出有一點缺憾來；過了多少時候，一個或是多個人，孩產生了。但是，在這時期中間，那丈夫始終不會對他的妻施過愛；他甚至不會懂得『求愛』在幽密的意義上是什麼意義；作為藝術的愛不會爲他存在；他是依了他那不完全的知識愛他的妻的，但他從未感到自己的知識是不完全的。她這方面愛着她的丈夫；她對於他，確乎是時時發生着一種柔婉的母性的感情。也許在同他的性交上，略略感到一點愉快。但是她從未有一回被深深地激發起來，又從未有一回全然地滿意。她的本性的深的噴泉，從未開發過；在她那整個的本性上，從未被她噴放的勢力所灌溉；她那戀愛底個性從未發放過。於是一種事情發生了。或者丈夫被召去，也許是參加了大戰罷。妻對於她那遠離的配偶的柔婉的懸念，無論是怎樣，她總感到了寂寞，而和朋友們或者她丈夫的朋友們漸漸地親近起來。他們中間有的男子於她漸漸地趣味相投了。兩方面不一定會有意識底或者顯明底逗情，倘若有，妻的忠貞也會喚醒起來，而將那友情截止了。逗情的事實在不是必要的步驟。妻的潛伏的戀愛底需要，固然還只是無意識底，却已經漸漸地浮到表面來了。現在是：她已經成熟起來，而且他們有這許多時候，受了刺激而不得滿足了，於是他們對於一種同情底接觸，連她自己

也莫明其妙地，漸漸地執着起來，敏感起來了。這一對朋友確乎可以變成一對情人，於是或種的解決，用了離婚或計謀的——如意的解決總很少——是難免的了。但是我們在這裡且從最高的標準講，假定那高尚的心情，家庭底情愛，或者嚴格的道德底義務的觀念，使這樣的解決辦不到；那麼過了相當的時期，丈夫歸來了，於是妻發覺了自己是在他遠離的期間，生平第一次陷於戀愛了這一層，這纔非常地驚駭了。她將這情形向他丈夫忠實地招認出來：她和她丈夫的情愛和交誼仍然同先前一樣，因為她曾經遇到的事是一種全新的愛的到來，不是她那舊的愛上的什麼變更。現在發生的情勢，於所有的關係者，是苦痛的煩悶；即在所有的關係者都受制於高尚的，自己犧牲的諸衝動時候，這苦痛的程度也並不減少。那丈夫因了對妻的深情，也許甚至願意她那新的衝動滿足，她這方面則對於既於她丈夫不利又於她一切道德底陳見相反的欲求却不想順從牠了。我們在這裡並非考慮着在這不幸的情勢之下，最普通或適當的辦法。我們所着眼的幾點就是：(一)這是今日實際上存在的情勢；(二)這使至少兩個人們發生銳利的不幸，這些人們也許屬於身體上知識上的最優型，有着最高尚的性格；(三)如果在起初時候，對於結婚的情形，對於結婚的幸福和個性的發展中，愛的藝術所表演的效能，有了正當的了解，那麼，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一個女子也許結婚過一次，也許結婚過兩次，也許從兩個丈夫都有了孩子們，可是也許直到三十歲過後並且和第三個男子結合了，方纔得到戀愛底個性的開發，以及她整個的本性的盛開中，她

所包含的一切。到那時爲止，她在一切的形相上似乎是有了一切主要的閱歷的。可是她精神上却一還是處女性底，只有習俗底的呆板的一點生活的理想，同情心褊狹，她的靈魂的最精微最高貴的機能無助而且束縛着，心裏不快活，即使沒有分明地，感知自己不快的原因。現在她成了另一個人了。新的從內發放的種種的力是不但使她能夠敏感於幽密的肉體關係的豐富的錯綜，又將她對於一切的關係的體驗擴張起來，和諧起來的。不但她那新的戀愛底閱歷激發了她一切的精神，而她那新的知識也鼓舞了她一切的同情心。她同時覺着心靈上更加敏活，又覺着自己更加感染於自然和藝術的影響了。不但如此，在別的人們觀察出來，——無論他們怎樣說明牠——則已經有一種新的美現到她的臉上，一種新的光輝現到她的表情上，一種新的力現到她一切的動作上。這樣就是愛的燦爛的開放，凡在生活的浮面之下鑽研着的我們有些人時常有特權可以看見的。所可悲的一點，就是我們看見牠的時候很稀罕，並且往往很遲了。

將戀愛底遊戲機能的較廣較深的概念，以及牠於個人的發展，結婚關係的豐富，和社會的道德底和諧，所具的一切意義，引進生活裏來，有什麼直截的或者簡速的法子罷，我們不要這樣地設想。這種設想將使神聖底不可捉摸的玄祕不但俗化而且愚化。只有緩緩地，間接地，我們纔能夠成就在這方面使生活更新的改革。我們可以將經久到幾乎從出世就沁進我們內中的儘在心裏害菌似地工作，幾乎成爲靈魂的病的那些退化底因襲底思想拔除了毀壞了，預備到達改革的一條路。我們至少

能夠設法將那些從前也許是眞底美底現在却假底有毒底了的遠古的根苗拋棄了，而造成到眞底和美底啟示的路。我們須將看作卑劣底和不淨底的愛的概念從我們拋棄了，這樣地潔淨我們的心，的宮室，以備接待作爲不可言說地神聖底物事的愛。

在這事情上，我們可以從當今的精神分析學家學習一首功課，却不要以爲精神分析學一定是合意的，或者甚至可能的達到愛的啟示的路。據較明智的精神分析學者的主張，則從壓制或者摧殘他那精力和衝動的，外底和內底影響上發放個性這作用，是經了撤除他的本性的自由動作上的諸禁抑而成就的。這在眞實的意義上是教育的作用，不是自然底衝動的壓制作用，甚而也不是爲調節這些衝動的嚴正的規律和法則的灌輸作用，不是從個人的特別的諸傾向壓迫進去，乃是引導出來的作用。這用了最上的道德底意向，撤除諸禁抑，甚至被放在個人上面的，或者他自己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放在自己上面的諸禁抑；這麼辦，這就讓更大更自由更自然底道德性進到動作裏來。這在性的範圍裏尤其有這個影響，在這範圍裏，這些禁抑是最有力地積在諸種自然底衝動上，而諸種自然底傾向則最爲戒律 (taboo) 和恐怖所圍繞，最爲從外來底往古底習慣發生的不潔和腐敗的入爲底污跡所沾染的。這樣，精神分析學家的治療底經驗補充了我們從生理學心理學以及性的幽密的諸閱歷上習知諸功課。

我們現在知道，性的活動並不單是光桿的生殖行爲，如果將生殖放過不提時，也不單是膨脹的

器官的慰藉。這甚至是超乎大的社會底制度的根柢的一種事情，這是機能，藉了此，機體的一切較精微的生理底和心理底活動，可以發展而且滿意了。沒有事情是，如上文所說，嚴正到如同戀情的——在這裡，就用一用這個已經退化到成爲肉慾底愉快的最低形式的表現了的美的名詞罷——現在我們須添說一句：沒有事情像戀愛這樣地充滿了遊戲。遊戲在本原上是腦的本能底工作，但這也是以最精微的樣子結合了身體的活動的腦的活動。在性的遊戲機能上，生理底和心理底，這兩種活動的形式，最精妙地，多樣地，和諧地夾雜着。在這裡我們最可以明瞭：腦底器官和性底器官，從生物學的見地，是同樣重要同樣尊嚴的。所以，屬於一切無管腺的最有勢力的一類的腎臟腺，同腦底和性底器官，都特別地幽密地牽連着。當我們在動物的階程上升騰的時候，腦腺和腎臟腺，在體積的發展底增加這方面並排着前進，而同時性底活動和腎臟底活動相等地應合着。

情人們在他們的遊戲之際——當他們已經擺脫了那使他們束縛於愛的遊戲的平凡的或者粗陋的概念的諸因襲時候——這樣地，在身體上靈魂上最高的人類底各種活動中間，運轉着。他們將給予男子們和女子們能夠領略的最深的喜悅的那酒的聖餐杯互相傳遞着。他們精巧地組織着比起任何教堂的牧師來，更真實更堅固地將夫妻縛在一起的不可見的繩索。如果到結束，他們達到了自由的完全的結合的頂點，那麼，他們的人間遊戲，就和古代詩人們借了作爲寓言，說是『從了地面的塵埃，依了他自己的形像，從前有個混沌的神創造了人類』的那神底創造遊戲合而爲一了。

結婚的悲劇

仲持譯

——劇 悲 的 婚 結——

希希來的國王維廉第二有兩個兒女：那兒子名叫魯奇里，那女兒名叫康思且諦。魯奇里比他的父親早死，留下一個兒子，名叫蓋爾琵琶諾。他由他的祖父撫養起來，成了一個極有才能的王子。他的名聲並不限於他本國的境界，却在世界的各處地方都傳到，尤其在巴巴里，這國土那時是納貢於希希來國王的。在那些聽到他那卓越的才藝和品格的人們中間，有一個是都尼思國王的女兒，這女子，凡是見過她的，都以為是美麗絕世的女子，有着非常高貴而且完美的心靈。她常常探問英雄好漢的事蹟，從各方面接受了關於蓋爾琵琶諾的才能和他那偉大的戰績的報告。她對於這些報告覺得非常地喜歡，不由地心裏儘懷念着他的丰采，她於是熱烈地生情了。

從別方面講，她的名聲傳到別的國土，也一樣地傳到希希來。那王子聽到了她的名聲，特別地愛慕起來，便也對於她有了同樣的戀情了；他想要見她的念頭，比什麼念頭都急切。他便託了一個朋友，將他的戀情祕密地通知她，並且將關於她的有些消息傳達到他這里，直至他能够從他祖父這里請了假，親自到都尼思來的時候為止。

他的一個朋友打扮着一個珠寶商去了，將這番事情辦的很是巧妙；她又快活又滿意地接待他，表明相互的對於王子的愛慕，並且帶給王子一件最貴重的珍寶的禮物，作為一個證明。那王子非常

喜悅地將禮物接受了，寫了幾封信寄給她，說是運命神給他一個機會的時候，他將要親自來服侍她，又送給她幾件很有價值的東西。

可是好事多磨，忽然她的父親將她許嫁於格蘭那達國王了，她這纔無限地憂急起來，如果她尋得到機會，她也許會從她父親這里痛快地逃到王子那里去的罷。蓋爾琵琶也一樣，聽到這番婚約，氣忿得不可開交，便打定了主意：如果她出嫁時候，是從海上送去的，就用武力去搶她。

都尼思國王對於蓋爾琵琶的戀情，和他所謀畫的事，有些風聞了。他是深知蓋爾琵琶的決斷和英勇的，當她出嫁的日子將近的時候，他便差人到希希來國王這里，將他嫁女的事通報他，並且請發一張安全護照。那國王是毫不知道他的孫子對於那女子的戀情的，沒有想到請發護照就是爲了這層緣故，當即將護照頒發了。都尼思國王於是在卡綏奇地方將一隻華麗的船裝潢起來，裏面備就各種必需的物事，只等候預定的吉期到來。

其時那年青的女子差了她的一個僕人到派來摩通知那王子，說是她幾天之內就要乘船出發了，他究竟是否如向來所流傳的那樣英勇的人物，他對於她究竟有否他所常說的那樣情愛，這是可以見分曉的了。這信息忠實地帶到了，那王子同時知道他的祖父已經頒發護照了，惶急得不知怎樣纔好。但一付到那女子的一番話，他便覺得自己有保全榮譽的可能，於是在美西那雇了兩隻輕快的船，在船裏裝滿了人，豫料着他那戀婦所乘的船一定經過薩定尼亞海岸，將船撐到那海岸去。

過了不多天，他果然看見那隻船乘着緩弱的風勢，駛近他所停泊的地方來。當下他對他那同伴們演說道：『朋友們，如果諸位是好漢，我想諸位之中，一定是沒有一個不覺着戀愛的非常的力量的，照我自己的判斷，世間沒有戀愛，就不會有道德的可讚美的事情了。如果諸位曾經，或者現在有着戀愛，那麼，我的謀畫的性質，諸位一定更加容易理會了。那使我來煩勞諸位的便是戀愛；而那戀愛的目的物便在諸位面前的船裏。除那目的物之外，還有許多的財物；只要諸位勇敢的戰鬥，諸位就容易獲得那些財物了。我呢，除了那個女子，一樣都不要，我就爲了她的緣故，帶着這些武器來的；此外一切東西都給諸位就是。你們預備起來，奮勇地去攻擊罷；他們那隻船因爲沒有風，現在靜靜地停在那里，不能够前進了，運命似乎幫襯着我們的謀畫哩。』

那王子的話還未說完，那些急想搶奪財物的他部下的人們，大聲地喝喊起來，表示他們的贊成，同時喇叭吹着，他們全體帶了武器，將船搖向那隻大船去。大船裏的船伙們一見兩隻搖船近來，沒有法子逃避，便決然地竭力防禦着。那王子待到接近大船的時候，傳過話去，教大船上的主人們站到船頭上來，否則就要開戰了。那些薩拉思人曉得了對方的人們是誰，以及他們的要求是什麼，便回過話來，說是他們非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決不投降，也不放棄船上的什麼。

那王子現在看見那女子在艙面了，——他的嬌美簡直超過了幻想中的影子——回答道：『你們的護照對於我是不中用的，或者交出女子來，或者預備戰鬥，聽你們的便罷。』當下雙方投石射箭，

戰了許多時候，都受了大大的損害。

後來，那王子覺得這樣地戰鬥是不濟事的，便將那從薩定尼亞帶來的一隻小『火艇』生了火，用那將大船夾住的他的兩船拖曳着；那些薩拉思人一見這情形，覺得自己這方面一定不是投降就是覆滅了，便將那在艙內哭泣的女子帶了出來。他們當了他的面，將她殺死了，拋到海裏，說道：『拿她去罷，我們現在能夠給你的，以及你的破壞信約所應得的只是這樣罷了。』

他眼見他們的殘忍，現在不復留意自己的生命，以及向自己投射過來的一切矢石了。他奮勇地躍登了大船，於是正像飢餓的獅子，走到牛羣中間去時，在飽啖之前發作怒氣一樣，那王子將阻擋去路的人們全都殺了；同時船頭上也着起火來，他趕緊吩咐手下的人們爲各人自己竭力地救護那些財物。最後他回到自己的船裏來，因爲這回勝利的代價那麼高，他心裏並不很快活。

他後來從海裏撈獲了那女子的屍體，在這上面痛切地哭了一場，於是回到希希來，將屍體埋葬在靠近脫拉派尼的小島上，從那地方他悲戚地回到家裏。

都尼思國王聽到這消息，便派了喪服的使臣到希希來國王這里，陳訴這失信的事情。維廉對於這事是很有干係的，他覺得他們所要求的正義，沒法可以否定，便將他的孫子拘留起來；對於他那一切大臣們的說情都不理，下令將他的頭當着使臣的面斬去，說是與其做一個喪失榮譽的國王，還是沒有孫子的好。這樣，就是那一對毫不嘗到戀愛的果的有情人相隔沒有幾天的同樣悲慘的結局。

通 訊

里昂來信

錫琛覺農兩先生：

我已經於四月二號到了里昂了。

我本是除了報告你們一句『平安抵步』外，不想再說什麼；因為實在忙得利害，抽不出閒空來。但是覺農兄，在我未離上海以前，曾數次要我爲新女性寫一點小東西，而我那時又答應了，一到法國後就寫點寄回來；如是我因『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一句話是在良心上，不自覺提起筆來寫這封短信。

但是寫什麼呢？實在沒有什麼可寫——然而既然戴了帽子，也就索性把衣服穿上罷，雖然這件衣服是一件百結蕩衣。

我在未離上海以前，與一位女友曾討論過一件與『章錫琛』『章錫球』相同的問題，最後我那位女友輸了，請我們在武昌路安樂園喝茶。

這件事怎麼樣呢？

據我那女友說，C城的一部分女學生，都不贊成鄭振鐸的婚姻問題，說明白一點，即是不贊成鄭振鐸的離婚問題……

我與我的男友聽了這一段話，非常詫異！鄭君的朋友和鄭君覺得詫異麼？

原來我那女友把鄭振鐸當作鄭振鐸了！

我那女友不信我的記憶力，她說她很明白地記得是鄭振鐸，並沒有什麼鄭振鐸。並且她的強有力的佐證，就是C城的一部分女學生約定不看小說月報，暗中加鄭振鐸一個抵制，為他的夫人出一口氣——實在也是為婦女界出一口氣！據說。

錫琛先生，我不是向你借過一次舊婦女雜誌麼？那就是為的解決這個問題！覺農兄，你對於這個問題不是也加入了討論麼？那你一定不會忘記的。我對於鄭家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雖可不說；但是不能不為鄭振鐸的紐解開，并且小說月報因為文學以外的影響減少銷路，也覺得應加剖白，而尤其不能放過的，是『吃白』的喝茶問題。所以我不惜專程跑到錫琛先生那裏借婦女雜誌作證據。

這可以說是喝鄭家的茶，也可以說是婚姻問題上一件逸事，也可以說是為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把銷路上的障礙除去了。

船 (Anker) 到哥倫坡 (Columbo) 時，有一配 (Pair) 上來，他和她（注意！不能寫他們，我的女
友們最分得明白這些出處。）都是美國來中國傳教的教師，在開封住了有十多年。他和她同我們很
要好。

她寫了一封英文信預備寄給開州的一位女友，拿來請同行的男友 B 君譯成漢文，他是用的中
國文言來譯，譯到 'Your husband'，他想用令尊令媛和尊夫人或嫂夫人的辦法譯出來，大約是一路
沒有用這辦法加到這上面的原故吧，總想不到一個適當的稱呼。B 君便提出到我們餐時的談話常
會來討論。於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但是有一個最匠心獨運的名字，是我們的女同伴用滑稽的態度
帶笑說出來的，就是仿嫂夫人成例，提議『哥妻人』

或者因為這個提議，能引動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來加入討論，定出一個妥善的名字，雖則近
似多事。

再要說一件在西貢經過時所發生的事，依次序應該放在『哥妻人』問題之先，因為西貢過後才
是新加坡，新加坡過後，才是哥倫坡。這樣的一件百結鶉衣，第一個紐子雖則扣入第二個紐口，也未必
有什麼關係，所以就隨他了。

我在上岸去西貢之前，在餐堂拿一本看完的書預備寫幾句話寄回給我的女人——否，不能這
樣說，這是佔有衝動的表現，什麼你的！我的！最好是寫某某女士，那末說寄回給陳女士罷——是，這是

最應注意的！再一本是寄給家兄，請他轉交——呢，轉交陳女士。唉！但是我真糊塗，你說我這句怎樣措辭呢？竟荒謬得豈有此理！寫作閱後請交『內人』，『內人』真是刺目的名字！但是，假設沒有同行女友指點出來，我真正路路想不出我這個大錯。最可惡的，依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還要強詞奪理來辯解說：我現在在外面，所以稱她叫『內人』，假如她將來出到外邊，而我居在家裏，那麼她也可以稱我作『內人』。

我本是想還寫一點，但是爲別的關係，又不得不暫時停手了。

請了，再談罷！

弟彭師勤寄自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民國十五年四月七日。

淫書

錫琛先生：

我這封信並無什麼要緊事情，並且又非是來討論什麼問題？不過是來報告一件小事你聽吧了。所以倘你沒有功夫而正在忙着的時候，不必看他！

我不願拍任何人馬屁，可是現在不得不來亂拍幾句了。這實是我的私心，因我十分愛她的原故！某日，我真在看一本新女性時，友人葉君——他是一個滬上很有名的大學的學生，他是個很有學問，且有見識的學生——見了我手裏的書說道：『大椿呵！你這種書看不得，現在年輕呵！』我爲着

顧他的面子的原故，當時就遵他的命；放下不看。待他走後，又恢復原狀了。那時我不能不回憶前面的良好的勸導；因此就想到：我的確是年輕人。今年還不到二十歲，我以為——就算以為吧——他的話全都——個個字——很對！新女性是給白鬚白髮的老人看的；年輕人還輪不到看。——那裏是輪不到，實在是不能看——否則要走入邪途了。

由他那句簡單的勸導裏，也可說批評新女性的身價裏，十分明白的暗示她是本淫書！可是我很愚蠢，雖看了好幾本新女性，還不知她的淫在什麼地方？而他——葉君——一看到封面上新女性三字——或者博學的他，已瞧過她的內容了。或許她的封面，是玻璃那般透明的東西能瞧出她裏面一行一行的黑字也未可知？——就囑我不要看，且他腦裏已存着「新女性」這幾個字。淫書，淫書，淫書，可惡的淫書，領人走入邪途的淫書！應該嚴禁！編者能編出那種淫書，那是比淫書還要可惡！錫琛！全世界的罪惡之冠，將戴上你的頭顱！

願你去吧！放下了你的重肩去，吧！這種吃力——簡直是吃血——的重肩，人們是不歡迎的，非但不歡迎，而還要咒咀，猜忌，輕鬆的担子，非惟能受到歡迎，而還要來拍你馬屁，和你分担——幫助！

在那黑暗之中，不論是誰在狗前走過，牠定要狂叫！除了牠的主人。這實在太黑暗了，以致使牠辨別不清！——五月一日晚犬吠聲裏。

嚴大椿，七月二十八日。

北京大學研究所

國學門週刊

第二卷 第二十期

奮語十八名(董作賓) 記廖
燕的生平及其思想(容肇祖)
蛤化石小記(崔盈科) 陸安
傳說(靜聞) 一個不識字的
女作家的幾首唱歌(卜汝成)
本學門所藏清代昇平署劇本
目錄 坤寧宮與吉黑兩省風
俗(通信)

第二卷 第二十一期

讀西漢經師傳授系統表(楊
樹達) 記廖燕的生平及其
思想(容肇祖) 馬哥字羅與
道教(陳仲益) 陸安傳說
(靜聞) 吃西瓜的故事(曹
雲)

定價每册六分半年二十六期
一元三角全年五十二期二元

六角郵費在內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北京大學研究所

國學門週刊編

輯室啓事

本刊因經濟困難，印刷責任
自第三卷十八期起已歸開明
書店擔負。此後敝處每期所
得報數無多，除撰稿諸位仍
當照舊奉贈外，其餘各方贈
閱者恕不再送，謹此奉啓。
向希原諒。如願訂閱，即
請向上海寶山路寶山路里六
十號開明書店接洽，無任歡
迎。

開明書店啓事

本刊現承北京大學研究所委
託本書店代印刷發行。各
地愛讀諸君及承銷書局，此
後如願訂閱或批發者，請直

接向本書店接洽。惟從前從
研究國學門訂閱者，仍由
原處寄發，並不轉移。本
店如訂閱人更動地址及詢
問缺報等事，請仍函致北京
大學第三院研究所與國學
門週刊發行室。各書局與國
學門週刊發行室往來帳款，無
亦請直接理楚，與本書店無
涉。

莽原

第十四期目錄

所謂懷疑主義者(譯文)(魯
迅) 小小的白花(譯詩)(韋
素園) 勾勾(譯文)(長慧)
夜遊(于廣慶) 野火(高成
均) 君山(三十四至三十七)
(韋叢蕪) 給影子(戴敦智)
報費：本京零售銅子二十枚
外埠八分訂閱半年八角全
年一元五角地址：北京城沙
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
經售處

錄 附

「一般」的誕生 (對話)

「好久不見了，你好！」

「你好！」

「聽說你們要出雜誌了。真的嗎？」

「真的。正在進行中。」

「現在雜誌不是很多了嗎？有甚麼教育

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文藝雜誌，還有鼓吹

甚麼主義宣傳甚麼主張的許多東西，真連記

也記不清楚。」

「你喜歡看雜誌嗎？在現在的許多雜誌

中，那幾種最有興味？」

「看呢，有時也去購幾種來看看。你是知

道我的，我雖然也入過學校，但並無專門知識，

雜誌中的洋洋大文，覺得比學校裏的課本還

難懂，並且似乎與我們一般人的生活上也無

直接關係，所以總不十分發生興味。」

「那末，你在閒暇時，用甚麼消遣呢？」

「還不是看看小報畫報與『禮拜六』等

類的東西？否則就是去叉麻雀，逛遊戲場，或是

甚麼。」

「這也怪你不得，現在的出版物，各有門

類，與一般人是十分相干的。」

「請問你們的雜誌，將來屬那門類呢？」

「想並不拘於那一門類，只做成一種一

般的東西。」

「毫無主張嗎？」

「那也不能這樣說。我們也有我們的主

張。不過想比人家定得寬大一些。」

「那末，你們的主張怎樣說起現在的思想？」

想界，真是混沌極了，甚麼國家主義，甚麼社會主義，甚麼甚麼，在我們一般人看來，真是五花八門，無所適從。你們預備取那一條路？」

「我們也並不想限定取那一條路，對於各種主義，都用平心比較研究，給一般人作指導，救濟思想界混沌的現狀。」

「注重學術研究嗎？」

「當然，不過我們想和人家方法不同一些。要想以一般人的實生活為出發點，介紹學術，努力於學術的生活化。」

「不知甚麼緣故，我對於近來雜誌上關於學術的論著，看不懂的，不消說了，即使看得懂的，也感到乾燥無味，覺得如看先生的講義一樣。」

「你說得對。我們將來想注重趣味，文學作品不必說，一切記述都採用清新的文體，力避平板的陳套，替雜誌界開個新面。」

「請問，還有別的可說的特色嗎？」

「大致就預備如此。此外，還想每期特設

新出版物批評一欄，作讀書界的顧問，出版界的刺激。」

「很好，很好，那末將來這雜誌叫做甚麼名稱呢？」

「名稱真取不出好的，甚麼『青年』『解放』『改造』『進步』等類的名目，都已被人家用過了，連『新』『晨』等類的單字，也被如數搜盡了，沒法，就叫做『一般』罷。好在我們無甚特別，只是一般的人，這雜誌又是預備給一般人看的，所說的也只是一般的話罷咧。」

「哦，『一般』新鮮得很！」

「呵……」

「我很希望『一般』將來成為一般人所歡迎的雜誌，給一般人以許多好處。」

「我們自己也這樣希望着，但這要看我們的能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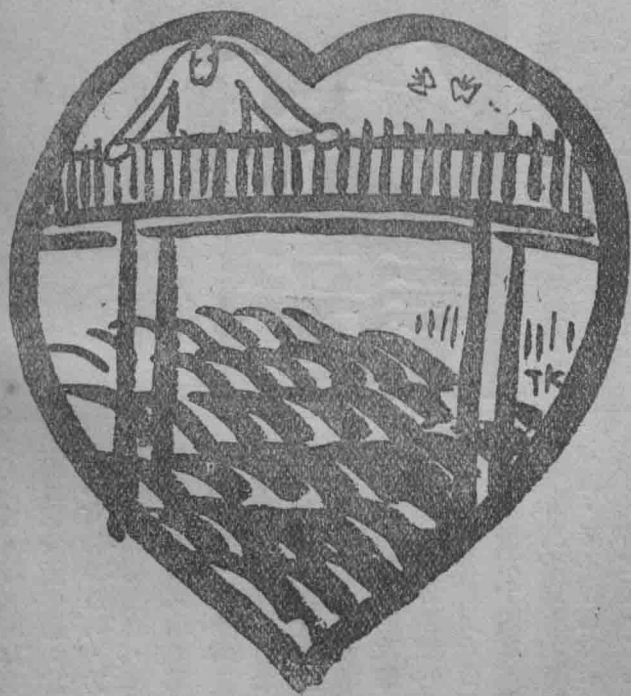
「再會了，以後隨時在『一般』上領教罷。」

「再會，再會。」

再 版

子愷漫畫

子愷漫畫出版以後，大受熱烈的歡迎，初版不久售罄。現在趕印再版，由作者將不愜意的六幅刪去，加入新作六幅，並且改用古色特種厚紙精印，此種紙張



開明書店印行

在中國從來不會用過，非常精雅可愛。封面改用綠色紙，仍用雙色套印。實價仍售實洋五角，並不增加。另添布面一種，實價八角，贈送至友或愛人，尤為相宜。

徵，故也曾特約了二三友人專誠去訪問。訪問的詳情，現在差不多都忘記了，只還記得所謂女子北伐隊者，確在南洋勸業所底舊址，正門閉着，一切出入都走右邊底一扇單門。那門旁，貼有某軍司令部底一張長條告示，就是「有敢擅入者斬。」當時很被嚇了一跳。但因同行的有一個軍官，硬說擅入也不要緊的，到底還是擅入了。擅入之後，果然看見已有幾個擅入者在那里看伊們做那「平動臂」，「左右動臂」等玩耍似的柔軟體操。我們實在看不出那柔軟之中究有百分之幾的英姿！假如真地執起法來，把踢毬爲了瞻仰英姿而擅入的真地都處斬了，那真叫做冤枉極了。

這次覺醒底特徵，在乎一步步求與男子同等或平等；男子從軍也從軍，男子參政也參政。但那平等說，大抵也只以天賦人權等爛熟的概念爲前提，並非甚麼根據事實積有研究的東西。若用譬喻來說，當時女子底努力絕像孩兒放風箏，專把眼睛跟着風箏走，絲毫不顧腳下山高水低地亂跑。故一失脚，掉入泥塘裏，便不止民國元年三月間爲爭約法上男女平等的規定而襲擊參議院的那種勇氣不復存在，就連口頭的平等論也便逐漸地少有聽見了。於是乎中國女子第一次的覺醒運動，雖非正式告終，事實上也就淪於沉靜。

經過一時的沉靜，直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方纔有第二次的運動起來。這次運動底性質，可說與第一次的全然不同。不過在某一意義上，也可說全然是第一次運動底繼續。當時的風氣，差不多全在找尋那使伊們失脚的根原，注意脚下想要除去那礙腳的東西。故其運動底表現，盡在破壞舊宗

教，舊學問，舊藝術，舊政治，舊習慣，舊道德等上面。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婦人苦的詩中所指摘的

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如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

等所謂半身不遂的道德，習慣，幾成了當時共通攻擊的目標。全國大中小學校出版的三四百種定期及不定期的刊物上，幾乎沒有不說到這種的道德和習慣的。而易卜生底娜拉，羣鬼等關於偶像破壞的文藝，當時也多輸入進來。凡自稱爲覺醒分子的，不論女子或男子，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會在這等文藝的及非文藝的——即當時所謂新文化的文字上注目，留心，乃至筆述，口說。投入潮流游泳的數目之多，爲有史以來所少見。

當時走出社會表面來運動的女子雖然不多，其實女子也無處不盡其最善的努力。而於矯正歷來習非成是了的女子底見解及態度上，尤多有人不絕地在留心。當時以女子爲人中裝飾品的觀念，固然根本地排除了；女子以學問爲裝飾品的觀念，也已根本地覺得錯誤。當時的女子，截然地劃分爲新舊兩界。凡是意志薄弱，馳騫虛榮，富有奴性……的，都稱之爲舊式女子，以伊爲不自知自己是個人，只是別人底一種物品——別人底女兒，別人底妻子，別人底母親，而不是自由自主的一個人。可以稱爲人的，在當時只有當時所謂新式的女子。

而現在普及於上中下各階級的女子剪髮運動，也就從那時開始。只不過那時許多人大聲地都從人格提倡，響應的實在很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幾個人還止限於女學生界。必得要，到最近的一二年，有人從審美上主張剪髮，剪髮的現象方纔會得普及起來，甚至奶奶們也來了。卽此也就可以推知大多數女子覺醒底程度了。而且據說——其實也曾眼見——那時以爲羞恥而排斥的塗脂抹粉的習慣，現在又在一部分的女學生之間復活了。現在流行的剪髮，在這一部分的女子之間，其意義可說正與當時所主張的相反。當時是爲反對冶容，及到頭髮，纔有那剪髮的主張的，而在這部分的人之間，却正在爲冶容而剪髮。現在剪髮已經不足爲所謂新式女子底標識，已如旗袍不足爲旗人底標識，洋服不足爲洋人底標識，沒有兩樣了。只那帶耳環，塗胭脂等勾當，依舊還是舊的以爲增色，新的以爲可恥的。

總之，這第二次的覺醒，在當時實從思想之大以至服裝之微，都會有過相當的反省。較之第一次的浮滑，如果誇大一點說，竟可說是有雲泥之差。只惜經過不久，便漸漸現出了疲軟的樣子來，致使所謂父兄一輩的人們還不及受到潮流底洗禮而潮勢已退。於是就不得不苦了我們覺醒的青年了。伊們不得不重重疊疊地與父爭與兄爭，難得在家有一日的歡樂。有一年的夏天，我在離開浙江上虞城三十里的一個湖畔避暑。城中有幾十個女子發起了一個女界同志會，聽見我在湖畔，就叫我在成立的那日去講演。會場中約有青年女子四十人爲會員，青年男子三十人爲來賓，此外還有幾個老年的

來賓。據說那老年的都是些農會長，商會長，教育會長等類的人物。當我演說到「從來男女間有這樣的平等，實在是不合理的」的時候，那老年的來賓中忽有一個人把紙扇在檯上一敲，大聲說是「當然的。」我不睬他，依舊講下去。那大聲的老人就又拉了別的一個老來賓，走到會場底門口，叫了我們底主席及書記出去，叫伊們立即退席，使我們底會開不成。但被叫去的兩位女子，看出了伊們各人底父親底用意，却竟不睬他們，還是到主席席及記錄席裏來了。於是那二個老人就勃然大怒，說是「三綱五常都沒有了。」又罵我道，「那里來的邪說，把他捉將官裏去。」到這時候，那些青年男子也都大怒起來，一齊出去，幾乎把那兩張老嘴撕破了。年老的人多只相信菜油燈而嫌忌電燈，這類的衝突是屢見不鮮的。

現在關於女子運動，又只能散散落落地聽見一二聲若醒若睡的聲音了。真正覺醒的女子，多已埋頭研究專業去。只此沉靜又與民國八年以前的不同。將來或能在帝國主義底反抗運動上，出幾個有為的女子也未可知。但甚麼香，甚麼芳，甚麼美，甚麼麗等表示其為娛樂品的一類的名字，以及甚麼貞，甚麼淑等表示其為私有品的名字，又已公然復活起來。甚至自稱為婦女運動者的羣中也已大有此種人在。民國八年前後的運動究竟是否徒勞，其實已是問題了。

給

傷心人，

別哭了！

哭是不會使你出離那苦痛的！

你且看——

看看那一切的景象，

你且聽——

聽聽那一切的音聲，

那許能使你忘了當前的痛苦，

引出你的創造的精神，

是刻毒？

是憐憫？

是逼迫？

是惻隱？

是惡罵？

是同情……

且莫管是是非非，

且撇下新愁舊恨，——

來！

一樣傷心人，

携着手兒創進個新環境！

索非

再論「厚慈薄孝」

廖次山

——并質趙譽船先生——

未談本文之先，且說幾句聲明的話。

本誌四月號上有一篇趙譽船先生的讀了「厚慈薄孝的原因」的感想，肯對我那篇淺薄的東西（見本誌二月號）有所批評，感激得很——而且本文也是靠趙先生幾句話引出來的——趙先生說：

「不過改革社會是件極重大的工作，一定要用全副精神與那科學分析的本領，再要立定脚跟，認出受病癥結所在，方能說得上個是字。不能隨隨便便的引用一個不很重要的作品來作攻守險要的致命傷。」

「徐靈胎勸孝歌影響很小，而中國舊道德的中心點多為孔孟所說。如果講改革的話，先要將孔孟之說，加以精密的研究。」

「改革」的話，我是千萬說不上的。當我做那篇東西之前，雖然蓄意很久，却總難提筆。一天因為看了徐靈胎的勸孝歌，便引起興會，便乘興寫去，便藉他說起，恐怕攪亂了思路，連應參考的書也不去翻他一翻。輕率之譏，在所不免。不過趙先生也似乎微有誤會的地方。

一我那篇東西祇是探求「厚慈薄孝」的「原因」，既不是以攻擊爲要點，也不必鋪陳厚慈薄孝的現象。雖對於禮教曾有攻擊之言，但祇是因把「禮教的束縛」列入三個原因之一而附帶說及的。卽我對於第三原因——「以需要之有無而異其態度」也有不滿的話，并未專攻禮教。既未做「攻守險要」的工作，則「致命傷」的作品可以不必引用。（就那篇東西的論旨說來，似祇能引孟子「責善則離」證明第一原因，「知好色則慕少艾」證明第二原因。此外似難見到說「厚慈薄孝」的「原因」的了。）

二至於徐靈胎那篇勸孝歌，豈但「影響很小」而已，簡直說不到影響兩字。（他還沒有文昌帝君的勸孝歌普遍呢）我所以要藉他說起，并非把他當作足以或已經影響於人的禮教的「虎穴」，祇是把他當作受了禮教的影響所結的「果」。換言之，就是由禮教養成的「旄報的觀念」。這個果雖是乞丐玩的把戲，確足以代表一般人的心理。證明現象的事物，當然不厭其小。趙先生以爲我把他認作「攻守險要的致命傷」似乎是倒果爲因。

話已聲明，現在來說本文了。

我前次所舉「厚慈薄孝」的三個原因，有兩個是自然的，一個是人爲的——禮教的束縛。「自然的」是人力無所施，且攔下不說，專說「人爲的」。

這樣，便須先明白「孝」和「慈」的意義。

「孝」這個名詞不知起於何時。我的祖父以為孔子以前尚沒有孝的觀念。他的證據是：

(一)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女知之乎？」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意謂曾子且不知，

可見以前無此觀念。）——孝經

(二)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春秋

(三) 孔子初闢孝經。——孝經緯

(四)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委之於壑。——孟子

(五)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喪服傳

(六) 秦戎狄之俗，父母不同居。——史記商君傳

(七) 匈奴貴壯賤老。——史記匈奴傳

(八) 各傳記所記弟子時人之問孝。

就中「證一」不大可靠。難保曾子的「何足以知之」不是謙辭。即使非謙，其所不知的孝亦為廣義的（說見下文），與普通的孝不同。「證二」更不對。秦漢以後，弑父之子，數見不鮮，在凶手是一位太子，猶可說有君位以誘之。在民間竟有殺母的事，（註一）則豈商臣、蔡般所能專美於前？「證三」也沒有什麼力量。「六」「七」以未進化之邊鄙民族上同諸夏的草昧時代，尚為理之所有。「證八」與「證一」略同（說

見下文) 惟「四」「五」較有力，然亦不能斷定爲「孔子」以前。

這是無可諱言的：野蠻人的父子之情較文明人爲薄。但說他在孔子以前完全無此觀念又未必。我們且不去引證外籍，也不去舉孔子藻飾過的尙書中「克諧以孝」的舜和後出的文王世子中的文王，且據一部詩經來說，（詩雖亦經孔子刪訂，但其性質爲文學的，其改易詞句及事實以就「大義」之處當較少），說孝的地方已不一而足。不過孔子以後，「孝」這個名詞上加了些新的意義却是事實。因此，孝的含義可分爲「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狹義的孝是合孝的原有含義及儒家所加的「節文」。兩個要素而成，即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孝，其範圍祇限於「家」。廣義的孝完全爲孔子及孔子以後的儒者所創，其範圍則及於「國」。現在分說於下：

一、狹義的孝 「孝」的實質是「愛」，所以「孝」的起源也祇是「愛」。三年問說：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莊子也說：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在這種盲目的「愛」的情形之下，「孝」的名詞還不會發生。我以為「孝」的名詞之發生，應當在具備以下的條件之後。

「善父母爲孝」——爾雅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說文

到了「善父母」的時候，子女之於父母，已成立一種特有的觀念，在「愛」的上面。這種觀念在初是「不成文」的。祭義有幾句說得好：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因爲「有深愛」的必然的結果，便儼然成爲一個真正的孝子，初不一定要用什麼繁文縟節，所以鄭康成註此節說「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再說具體一點便是：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經

要是祇用「敬」、「樂」、「憂」、「哀」、「嚴」五字來說孝子之事親，倒也還自然一點；不過孔子以後的儒者又在這五字上分別造出各種「節文」，完密無間，如內則喪服祭統……之類，格外還加些「全受全歸」和「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口而不敢忘父母」類似宗教的教條，可謂極盡「坊民」之能事。（這可說是「成文的」）以後各史「孝……傳」所載的孝子，便認定「我是爲孝父母而來」，均在以上的範圍內用功夫，所以攷其事蹟，不外下列各種：（一）養親，（二）居喪，（三）廬墓，（四）殉親，（五）尋

親，(六)救親，(七)復仇，(八)割股。

以上所說的孝的意義(其實可以說是孝的形式)，在歷史上雖有變遷，然其行為所及的對方只在父母。卽有類似宗教的教條，其效力也祇限於自身，初不及物，故同爲狹義的——祇限於「家」。

「厚慈薄孝」所指的孝也祇是這一種。

二、廣義的孝 舉凡對人對事，無小無大，皆爲廣義的孝所包。孝經由士至天子的孝卽屬於此。其範圍直可與「禮」等量齊觀，區區忠、信義、勇、睦、嫻、任、恤……真是鄙俚附庸，不敢上抗齊晉。此義曾子說得很清楚，孔子說得很渾括：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經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夫孝，置之而閉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折一枝，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祭義

這種「孝」義，起於孔子而大成於西漢以上的儒者。孔子爲什麼要創這種廣義的孝呢？論語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曰：門人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爲孔子的哲學方法，(說詳胡適之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孝」則其方法所用之「名」也。「正名」的事，手段雖祇一種，做起來未免零碎。要求「知其元，則衆善舉」於是先正一個

「孝」字，據此，以推百行，御繁之法，再沒有比此更簡的了。並且「一以貫之」一語，孔子向子貢說時已預知子貢不解，向曾子說則不然，而曾子也能「直曉不問」，豈非因曾子爲傳孝經之人，故能如此？至於廣義的孝的作用完全在一個「推」字，尤與「忠恕」意義相合。（「忠恕」的意義詳哲學史大綱，此不贅。）

以上說孔子因要完成他的「一以貫之」的方法，所以取了一個「孝」字來做「正名」之「元」。但何以獨取「孝」字呢？這似乎可藉祭義的兩句話來解答：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算是「禮」的職權；「愛」不消說與「孝」有關係了。禮是標準行爲，其效在於使人「有秩序」（即「教民順」）——形式的。「孝」生於「愛」，擴而充之，則能「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精神的。孔子以爲治天下不但要使他形式上有秩序，精神上也要十分團結才行，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是也。到了此際，「孝」字已完全非復對父母之行爲，而與「禮」字分野而治。（胡適之先生以爲這種人生哲學，無論在什麼地位，無論做什麼事，祇能使人做「父母的兒子」，那是他太把這種「孝」字看死煞了。）不過一方面狹義的孝仍舊保持他所有的領域，并不隨之俱化。此義既創，時人和弟子多不明所以，故問孝的人層見疊出，而孔子也隨緣應付，不名一義。

但是，這種推論的孝，雖經儒家極力闡發，好像祇是名學上的問題，而無直接的影響——即後世

帝王根據此種「孝」義，以君父同立於一個前題之下，而制出「孝治」其名，「專制」其實的種種桎梏。在君主方面雖處處不離孝字，實則他們何嘗望人人成爲「愛親」的孝子，祇是想別人「移孝作忠」（假使人人都去絕對的愛親，誰還替他出死力呢？）以收其「不好犯上」之效，而固其「萬世一家」之業。孝的名詞，已成爲傀儡，孝的實質，已蛻化淨盡。在人民方面，已不知「忠」（專指對君的忠）是由「孝」蛻化而來，故其盡忠初不因孝。推之信義、勇……莫不皆然。反之，能孝其親者，却未必能忠、信義、勇……（註二）因爲「孝」之所本的「愛」是富於轉變性的，所以孟子說「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如其說是因爲要慕父母才去慕少艾（如忠君），或「不慕少艾（如不忠），非孝也」豈非笑話？所以「推愛」的話，差不多是做不到的。「仕則慕君」之言，自己早有所見。

「孝」既無包括百行之實力，徒因儒家之假授，遂負元首之虛名，一切道德名詞，始終獨立，初未嘗投於孝的旗幟之下。然則廣義的孝，祇可視爲名學上的，或書本上的一種陳蹟。其所蛻化的東西，乃屬於「國」的範圍，在此不更論列。

□

說到「慈」字，便清爽了許多。因爲雖有這個名詞，却不會有過什麼「節文」，他的來源，或者比孝更早；知母而不知父的禽獸和「父母何算焉」的野人，他們已經很能慈的了。

「慈」本是與「孝」對待的，但當「孝」包括百行之時，「慈」便失了他對待的資格。

儒家有時也如孝之例，把慈由家而推及於國：

「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

「大道之行也與……人不獨子其子。」——禮運

「慈幼，爲其近於子也。」——祭義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慈雖擴大起來，意義也簡單得很：充其愛子之心，兼收使民之效，如此而已！「孝」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遠。（因爲一些帝王，誰願意束縛自己？要是偶然高興「視民如子」，你能不感激「皇恩浩蕩」麼？）即就本義而言：

「慈，愛也。」——說文

「慈，字也。」——釋名

雖也與爾雅說文之釋「孝」字無所輕重，但「父慈」的範圍就此爲止。就是祇要「愛」他「字」他，已不失其爲「慈」，「教」的責任都可不必負。（孟子之易子而教是也。）而且「愛」「字」兩件事又有一件是天性所在，不勞人力的，「無累一身輕」較之「夫爲子者……」之層層束縛，真有海闊天空掉臂遊行之概！

不過實際却并不一定如此：子女之周旋於其父母者，實遠不如父母鞠育其子女之勞。這自然是

「厚慈薄孝」的天性從中驅使。在事實上，鞠育之。事務實而責無旁貸，孝養之。訓條空而可以推諉，也是爲其原因。

□

就上文看來，我們要做一個「孝子」是何等繁難！做一個「慈父」又何等簡易！（我適才說子女周旋其父母遠不如父母鞠育其子女之勞，祇就實際而言，并未說把「孝」字做到了家。并且「簡易」是一件事，「勞」又是一件事，簡易的事不必不勞。）這句話或者有人不承認，不妨再加說明：子女對於父母的「愛」和「養」，父母對於子女的「愛」和「字」，其程度即使完全相同，分不出絲毫厚薄；然而子女對於父母方面格外還有種種繁難的條件（即上文所說各種「節文」）且尙不遑涉足於廣義的孝的領域。這豈但是苦人所難，簡直可以說做不到！因爲如此，所以一些做子女的都把這個責任——儒家所指定的責任放棄了。

既是如此，何以還有「賢者俯而就之」的話呢？我以爲此語祇可適用於一個「哀」字。（本來也是因哀毀說的。）此外便都是「企而及之」了。

這麼繁難的條件，已足令我們做子女的望而生畏，趨避不前，無形中加增了「厚慈薄孝」的勢力。而一些做父母的却看不透，想不開，以爲非這麼「扮」不足爲孝子，一不合式，嘖有煩言，於是所謂「孝」的條文也者，遂成責人之工具！「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於是又加增了「厚慈薄孝」

的勢力！

然則「厚慈薄孝」這個現象，簡直是因緣和合，才結成這個果！

□

我不知道未受禮教陶冶之「厚慈薄孝」與已受禮教陶冶之「厚慈薄孝」其厚薄之程度爲如何。不過孔子當日却不以爲「沒有解決」，或者也是被他的「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所驅使，偏要去補偏救弊，極力的「言孝不言慈」（雖論語及他書都有孝慈對待的話，然以與專說孝的相比，恐怕還不到十分之一），類如「上老老而民興孝」、「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已經成了論理的因果句子。後來的儒者更變本加厲，製出那種繁難的條文。這種「教孝」的結果，自然不無成效（專就「家」說），這種成效，你要說是好也可以，要說是壞也可以，祇看你戴的是什麼眼鏡。我現在姑且用兩副眼鏡交換戴着去觀察罷：

「子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內之內，戲而不歎。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坊記

這是一個消極的說法，大有聊用自慰的口吻。「民猶……」云者，已有些如此如此，而猶不盡如此如此之謂也。——可惜沒有實在的統計，依舊是一句空話。除了便是東漢以後的史書居然添出些孝友傳、孝行傳、孝義傳……來，以補太史公十類傳之所未備，且私家的孝子傳也頗不爲乏，似乎已大收「坊

民」之效——從另一方面看來，各史祇有「孝……傳」而無「慈……傳」，正可見孝子之難能，而慈父之不足貴了。并且孔子以前的孝子，要是有書可考也，未嘗不可專集為一傳。明顯的成效，要算是歷代的「義門」。其氣象闊大的，居然歷世十餘，歷年數百，千餘人同居而「和睦無間」（恕我未經實地調查，遽下此斷定），不可謂非「孝友」之功——究竟這種「義門」於人生於社會有什麼裨益，我尚不得而知。要是說壞一點的話，或者還可使人生萎靡不振，使社會麻木不仁呢！

上文已認「俯而就之」是一句愚民的話（除「哀」以外）一切人等專在「企而及之」上面用功。在這「企而及之」四字之下，可就真難說了！孔子學問本重「動機」的，不知道何以專門要人在形式上「企而及之」！

我們試看號稱孝子的人也未嘗無「厚慈」的嫌疑：齊崔懷慎與妻房氏篤愛，因父陷於北魏，即日遣妻，如居喪禮。宋謙之以父仇未報不娶。宋孫法宗以不獲父尸不娶。晉許孜以營墓去妻。其他類此者尚多。他們都是因為要「企而及之」，恐怕「孝衰於妻子」，所以不得不去其分愛之物以全孝。此其人尙知其所短，不失為「堅苦卓絕」。狡獪的便會有這種現象：後漢書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年，鄉邑稱孝。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至於郭巨埋兒一類的鬼話本不大可信。即使可信，也同鄧攸把能夠日行百里的兒子捆在樹上，以致之死，同一欺世盜名，類如這種隱微就是平常的人似乎也能窺破，宣政雜錄說：

「宋政和中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得妄論古今？』」

近人小說也有居喪狂嫖的人奉旨宣付國史館立傳的笑話。大抵史藉所記，非采自舊聞，即原本檔案，悠悠之口，何足憑信；且孝之名，率成於無知之男女，此輩但能粗窺形式，豈復有真知灼見？我就是個曾經被人稱作孝子的人，當人家稱我作孝子之時，便使我愈看不起孝子，而頗可自信為孝子之時，孝子之名又不來。此中甘苦，一言難盡！不知歷代孝子諸君以為如何？

以上是說「教孝」之效，充其量不過養成幾個假孝子，甚或流於殘忍刻薄。固然不無真孝子，但這却不是「禮教」可以居功的（說見下）。夫所以「加增『厚慈薄孝』的勢力」者，既如彼，「言孝不言慈」所收的效果，又如此。縱使是孔子的一片熱心毅力，而結果乃適得其反，其亦不可以已乎？

凡是一種思想之消滅及存在，總視其曾否盡量發達為斷。如其已經經過鼎盛的時代，便使他好到天上，也無永久存在之可能。「孝」是不是已經經過鼎盛的時代？即是偶一思索，也不難得其梗概：一方面為百行之首，至於每一帝王的謚法也非用一個孝字不可；一方面則「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我的祖父專以尊孔為主，也說「孔子發明孝經，吾國承習二千餘年，浹髓入神，日用不知，故以經為常語，正當推行海外，成人之美。」這話我雖不敢說有些「敝帚自珍」，然而可見我們既已經「浹

髓入神」即使舉而棄之（轉送他人）也是可以的了。

所以「孝」是可以不必教的，「孝慈」的名詞也可以不必要的。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本來就不是什麼盛世之事。卽同一道德名詞，中間也有優劣，莊子說「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就是理學家的謝上蔡也說「孝弟非仁」。他們都看不起父子間所專用的道德名詞——孝，而推重一種達德——仁，與「孝慈」之義不相背，而可一脫由「孝」之名所生的束縛。所以要求「民復孝慈」總不能不把那「責人的工具」收拾乾淨。「孝慈」之名既去，「厚薄」尙何所附麗？「孝慈」是對待的，在「孝」鬧不好的時候，「慈」必受其影響。所以如專在「孝」字上打磨，從已往的情形看來，必使薄者愈薄，而「厚慈」的美德亦將隨之惡化！

「無名」自然要少多少是非，但真是談何容易！父子之愛，在本性上，無論如何不能一致，我們也不必求其一致。祇要在本性上不再加些什麼就好——所以祇要存「達德」而去「特德」就夠了。「父子子」之說也有分別：如說「父父子子」須照儒家所規定的做去才對，這話并非不通。孔子當日爲此言，早已認定「父父」「慈慈」字，「子子」是個「孝」字了。不過「達德」也頗不容易，我有一較爲切實的消極的辦法，可以在本性上不再加些什麼。其法維何？孟子之「不責善主義」是已！此語孟子雖曾言之，一般人似乎嫌他有點剝奪親權，不大注意，遠不如其奉行有娶妾利益之訓條——「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我見今之教子者矣：其人或小人之尤，或一場糊塗，而偏要諄諄焉以教其子。有兒子的學行已遠出其上的，他依舊行使親權，誨而不倦。試看孟母不憚三遷之煩以教子，豈如此輩耳提面命之蠢！所以孟子便把他身受的好處公之於人，而主張不責善。不責善者，并非視同路人也，其注眼在一個「導」字和一個「染」字，荀子說：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以後也有同樣的主張和事實：

「人有教其子曰：謹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弗可爲，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淮南子

「馬廖不訓諸子，友人楊終戒之。廖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也。」——後漢書

「謝安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世說

我覺得處父子之間，當以晉人爲勝。此亦老莊之效矣！這種以身作則的辦法，自然不易爲父，但那不足以爲人父而冒昧爲人之父，似乎也應該得點惡果。（於此我再附帶說幾句：趙譽船先生說，「孝慈的正義自然是對待的問題，而這『厚慈薄孝的原因』是有點側重的意思……」不知趙先生所指有無我那篇東西在內。如其有的，我并未「責父之不慈」祇責父母所用的責人的工具——「禮教」——之不善。這樣側重一點是不免的。且父母之於子女總是先「施」，然後子女從而「報」之。爲要免除是非，則

施者的責任總要大些；報的一面差不多全是反射作用，除了商臣、鱗目、食我、豺聲一類的寶貝而外。這樣，即使是天性涼薄的人，也祇不過「行所自然」，絕不至增加厚慈薄孝的勢力，甚至釀出弑父弑母之事。

□

如其有人以爲一旦如此，「不亦禽獸之心乎！」那是他過於小膽的原故。父子之愛，出於天性，除上文所引三年間，莊子所說外，孟子也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并且還有一個消極的證據：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經解坊記同。

「孝」者，愛父之情也。所以經解的語無異於說「孝我所自有，非由外爍我也。」「禮」之生既緣於「情」，禮去而情固。在此如依山結構，室毀而山固在也。再翻開史書一看，十歲以下的孝子很多，竟有小到三歲的（註三）難道他們也受過禮教的陶冶？在從前人的眼光看來，烏可說沒有逆子，梟獍可說沒有孝子。但誰制爲禮教以教之？孝？又誰「離經叛道」而教其不孝者？（你看我「不自別於禽獸」矣，嗚呼！）南齊書孝義傳說得好：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秉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世澆情薄，方表孝慈。」——序

「抑引之教徒，開珪璋之璞罕就……旋閭受里，問籛存牢，不過繆寡齋，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為多也。」——論

夫以皇皇王言，絲綸下逮，較之故紙堆中，空言教孝者，其足以興感為何如？然而其效不過如此！何況現在連這種羈縻之術已窮，「以舊坊為無用而棄之」，真是不算一回事了！

其實孔子既以「時聖」著名，并不見得固執。「因革損益」，他已叫你們窮則必變，變然後通。你們如一定要敝而不改，恐怕他未必肯負責任。莊子也說：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櫛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然則「其味相反」的東西都不妨兼收并進，祇要「可口」。現在我們要吃我們可口的東西了！「口之於味，有同嗜也。」禮教的先生們獨不然乎？

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九日脫稿。

(註一) 晉書阮籍傳：「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乃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

言帝曰：『殺父，天下之至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註二）晉書荀顛傳言顛「性至孝……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又言「顛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惟阿意苟合於賈充苟勛之間……」又潘岳版輿迎養，亦不可謂非孝子，傳言其行曰「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構惑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

（註三）唐有許法慎，宋有徐積，均見本傳。

附白：草此文時，僻處鄉曲，於近年論孝之作都無所見，參考無資，深以爲憾。如趙譽船先生能以大箸「孝」見示，尤感！（如見寄請由新女性社轉。）

我的女性解放觀

劍波

1

說到婦女解放，就連想到那吃人的禮教，與惡毒的社會制度，牠們都一同壓制女性的發展，桎梏了她們的自由，使她們變成兩重的奴隸。故婦女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反對禮教，第二步便是反對那惡毒的社會制度。但是反對惡毒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只是「婦女解放」的事，而是「解放人類」的事了，因為匍匐於惡社會制度下不只是女人，還有男子。中國自從有了婦女解放的呼聲，到了今日已有十餘年，從表面上的現象比較而觀，確定了驚人的成績，然而按之實際——即是從真實一層觀察，進步却是有限。我們自然不要悲觀，反正放下不管，但我們也不要——而且不應過於樂觀，只看見了光明的一方面，而忘去了黑暗的一方面。我們看現代對於婦女解放運動之憧憬，真可使人咋舌。第一，社會一班人對於這件運動之漠視，只有壓迫，訕笑與蔑視而沒有一些同情與指導。不僅惡毒的社會制度凶燄愈張，使無產婦女，愈受無窮的茶毒；即有產的或中產的較有覺悟的婦女，亦因禮教的壓迫而畏縮投降。社會上守舊的男子，自然抱着維持風化的決心，來壓抑婦女們的上進，便是有覺悟的男子，亦

以禮教壓力對我不大，而不盡力消滅之。而不知禮教一日不淨除，人類一日不能得完全之解放。故社會之漠視與禮教之壓迫，爲婦女解放運動不能上進之兩大原因。還有兩件不能不提說的，便是第一，所謂主義者對於婦女之不正當態度，與乎婦女己身之迷昧。本來講到主義者，如較右的國民黨，較左的列寧黨，以及左派的無政府黨，他們都絕沒有排擠女性，而且狂熱地歡迎女性的參加。但是許多事實，把主義者許多對於婦女的不正當的態度告訴我們，能不加注意嗎？一班主義者，無論他是較右或較左，但他總算是負有改革社會的使命的人物，他們的言行，可以影響主舊的與趨新的兩羣社會，他們的種種不良態度，其結果不僅是蔑視了婦女的人格，而且在無形之中，給婦女的解放運動以一個絕大的打擊。而一方面所謂較有覺悟的婦女，也是打脫一層枷鎖，復戴上第二層新的和鍍金的枷鎖以自榮，這是如何痛心的事！這不是空話，小些的例，如女子一面喊經濟獨立，智識均等，而所懸配偶目標，總想要男性的資格高過自己一級，我前三年在N城的時候，便有不少的確證。她們只要一入了交際之場，掛上了「解放了的婦女」的頭銜，連學業也棄置了，運動也退縮了。還有一批人，專以講究裝飾，尋求悅己者的事。自然，所謂覺悟的婦女之中，不是全都如是，然而從事實上計算，總要占多數。這些例子，不獨我們反對，即便是婦女主義者，亦不會不反對的，再則非婦女主義者所提倡而不反對的『片面改良』運動，如獲得參政權，承襲遺產權……等在我們以爲仍是跳出了一個囚牢而又鑽進一個囚牢，這種運動的結果，婦女只能達到與男子一樣的在社會地位上的均平，而同去受政治的和經

濟的兩重壓近。跳出了男性的高壓，來享受資本主義的高壓。

2

讓我在這裏來談談婦女主義，婦女主義又可音譯爲「弗彌涅士姆」，斯瑞典夫人 (Mrs. Philip Snowden) 說過『代表弗彌涅士姆的某一面的是主張獲得國會議員的選舉權的一派，又有一派却注重在獲得知識的職業——如牧師和審判官等——的權利……此外如主張男女兩性教育上機會均等的論者，雖與主張同工同酬的弗彌涅士姆者一派，派別不同，然她們都不失爲代表弗彌涅士姆的一面者。』這個定義差不多也够了。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爲着便利起見，且引全世界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話：

『我們看，婦女們從解放中究竟會得些什麼？在很少數的國家內，婦女得着平等的選舉權了。難道果如一般人所說我們的政治生活便因此而清潔了麼？自然是不會的。政治的敗壞是和各種政治家的道德無關係的，政治敗壞的原因全是物質的。政治是商業和實業界的反映……這樣看來，婦女縱然得到了選舉權，也不能澄清政治的。』

『解放使婦女和男子在經濟上完全平等，這便是說她能够自由選擇她的職業，然而她們在過去和現在所受的物質上的訓練並不能使她們有和男子競爭的能力。她們常常爲着謀一個位置與

男子競爭的原故，弄得精力疲倦。能够和男子競爭的婦女少得很。（理論上好像不充分，而事實上却如是）……即使有少數婦女得到那樣的平等，然而這却是她們把自身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幸福完全犧牲了才換來的代價。至於那些作工的婦女和女孩，他們脫離了家庭的羈絆，却進入了工廠和辦事室的束縛。她們的目的在求經濟的獨立，難道果然因此便得到了獨立麼？

誰能在事實上來反對高德曼女士的話？老實說一句，現在婦女主義者要求獲得選舉權的主因，何嘗是在「使政治生活清潔」，不過是與男子在政治上的爭權罷了。這便是說，男子有的，女子也要；至於男子有的東西好惡如何，都可不論。她們以為男子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很自由很平等的嗎？而不知男子之間，也有一大階級正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之下呻吟掙扎。政治的舞臺，已是萬惡的魔宮，保護強有力者，富而多金者以壓制無產階級的男人和女人。講到議會制度，到了現在，其原理與作用已無存在之價值，而發生了不可掩飾與不可補救的缺點。我們看，現今國際的情景，已趨於相反的兩條路：第一是回復邁克推多的局面；第二是向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道上走。婦女主義者爭參政權的理由如果只是與男子爭那掠奪人的寶座來壓迫無產階級的男女便罷，如果是想使婦女完全解放，那還差得遠呢！法國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福爾（Sebastien Faure）在他的婦人論（La Femme）上說「婦女主義者想獲得那一性統治他性的權力（La domination d'un sexe sur l'autre），反之，我們却願意那兩性之間的平衡均等（le nivellement, l'égalité l'équivalence entre les

sexes)』他不張男子來控制婦女，而亦不主張婦女控制男子，更不主張人控制人。他亦反對婦女之獲得參政權，他很感喟的說：

“……Seulement, à la façon dont les hommes administrent les choses et gouvernent, j'ai quelque peine à croire que cela irait mieux s'ils étaient remplacés par des femmes, ou si les femmes étaient appelées à prendre place à côté de ceux qui gouvernent.”

—— P. 26 ——

至於要求經濟獨立，同工同酬，教育均等……都是在資本主義的權威之下給與片面的改良，換句話，便掙扎着哀求資本家給出一些子的恩惠，而不知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無產階級的男女的生活，都等於賣淫（借 Max Bakinsky 的話）都是些工銀奴隸。好一個同工同酬的漂亮的名詞，竟做了婦女主義者的要求目標。她們也許把男性勞動者的生活看得很自然，希望女性勞動者如此也就够了罷？

要之婦女主義者，只是一羣改良主義者，一羣替有產階級婦女謀解放者，他們沒有看到社會的罪惡，人類的痛苦；他們醉心權富；他們漠視低層階級；他們沒有要求婦女或人類的完全解放。柏爾特南 J. Beltran 說過官僚婦女主義的最終目的，只是要求獲得那政治上的統治權力，牠簡直是新的企求的反動，是不錯的。

但是，什麼是婦女解放的目的呢？高德曼說得好：『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真正的人。她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毀壞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去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制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的。』

案鄙人本欲再說明怎麼才是新婦女，因爲忙於檢點行裝，只好等待下次再談了。今將我此時手邊的參考書寫下並當介紹：

(一) 章譯婦女問題十講

(二) Emma Goldman, Woman Suffrage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按此文新女性七月號有

友人蒂甘譯文)

(三) René Chaughi: La Femme Esclave.

(四) Sebastien Faure: La Femme.

(五) J. Beltrán: Feminismo disolvente.

(六) Federica Montseny: La Mujer Nueva.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

寄母

摩殊女士

母親！你的一九二六年的第三號手諭裏：「讀你的來書所說的着倒靴，及穿反衣的一段，我眼淚却笑出來了！我願意你多寫些這一類的文字給我。雖然你沒有工夫，你可以隨時記下，按時寄給我。」以後，殊兒便瑣瑣碎碎如命的寫下一些來，題曰「寄母」。母親！這是專為寄給您的一切稚語稚氣及幼稚的文字，都可以無所諱忌了！

1 家書

母親！您來信說，陰曆元旦晚間曾夢見殊兒，她在拍手唱歌呢！是的，母親！自從離開祖國，殊兒一直是沈醉在音樂中的。現在既看不見一切愛我的人，但同時也看不見一切不願看的人和不願遇見及聽見的事；心的愛之音樂——母親所賜與的，雖是遠離了以至於不能繼續，但究竟殊兒是沈醉在這四圍音樂中的。他們愛羣的精神，宗教的妙諦，朋友的真誠，家庭的純愛——這一切的心妙音，使殊兒早已沈醉了！

2 更懶了

「門是向內推的，你看不出麼？」時候已到了，請你快點吧！「已經來過三次了，你還不認得麼？」

「不要太懦弱了，這是關係你自己的事！」這些關於我的忠告，批評，也可以說是譏笑和謾罵，總使我低頭微笑。

母親的確的，我早已發現我自己的無能和懦弱了。百花亭畔的自誤誤人的傷痕，至今還在我心頭呢。從那裏，給了我不少的灰心和失望。但也給了我一種新的傾向——自我的覺悟。

母親！你不是常說我太慵懶了嗎？你聖誕節寄給我香葦和香腸時，還寫信說：「務必將牠們分開放，不然，葦子油了，便不好吃了，不要懶！」的確的，母親！眼的懶，不去注意門同路；手足的懶，慢慢地動作；嘴的懶，不肯多假笑，多說應酬話；於是，所有的都失敗了，都失敗了！但這所謂乘風破浪的壯遊，更增加你的殊兒十分懶惰；走慣了狹小而稀少的門，作慣了三思而後行，老成穩健的事，這廣漠而無限的生活之門，這果敢勇決的判斷，殊兒只有徘徊瞻望，不敢即入的分兒了！而且，也覺得，門同路的取舍不緊要，高談闊論的虛浮而可厭了！但是，母親！葦子和香腸我是早已分開放了，葦子還剩些，香腸早已吃完了。

3 一個結束

寄

母

(669)

拉生 (Professor Laison) 說：「下一次，我們作個結束這一部分問題的考試罷！」這時，我心裏已經急起來，因為昨天剛過了一個考試，他的這本書，我還沒看呢，而且，課外參考書，又指定有如此之多。母親！您還記得在北京爲背英文故事而淌眼淚的殊兒嗎？但她這回，却連眼淚也沒有了，她淌給誰看呢！不但這畏難的眼淚，要爲人譏笑和輕視；就是那至偉大至高尚的思親的淚，也要被人斥爲愚蠢的！他們這裏是：除了金錢沒有笑，除了男女的愛情沒有淚，所謂留學生者，怎能不第一步專修此科！

夜已深了！母親，那您的分量太多，不容我安睡呢！墜克夫人在樓下的鼾聲，隔房南的囁語，有時可以變動我的注意力的，但是，母親，您那莊嚴而含有微笑的尊照，似乎說：「殊兒乖兒！你要爲你母親努力！」而且書上正說着：「機械的智慧，不過佔一部份位置，他如抽象和社交的智慧，如堅忍，勤勞，同情，博愛等等，都與人的事業成功，有密切關係……」母親！天賦我的機械的智慧，固不可強求，但這修養的工夫，是在乎我自己的。一轉念間，剩餘的幾十頁書，頃刻也完卷了。

六時的鬧鐘——母親！我還沒有告訴你呢，這是聖誕節時，荷送給我的——警告似的將我喚醒，「考書」兩字，已將睡魔驅逐到瓜窪國去了！匆匆地下牀，梳洗，早膳——二分鐘煮一個鷄子的早膳——精神是如此興奮！十四年前，家塾上學時，閉着眼讓母親代爲穿衣梳頭的印象，輕輕地在此時射出

了，不可再得的童年之夢啊！

4 圖書館

趁着這次衆人都得家信，獨我未有的時候，無精打彩的走到圖書館讀書。靜悄悄的大廈裏，只零落落三四個人拿着書，瞪着眼，似是非而非地披閱着。母親，想你殊兒，是何心情！

風是這樣從窗外吹進來，帶入一些機器行動聲和兒童喧鬧聲，日光忽出忽沒，故意示人以奇詭似的變化着；一本橫行的西裝書，在我的視線裏，竟幻成了許多思家的文字。

5 煙火

——母

母親！記得我初來時，南來告訴我們——我同荷——「今晚校場 Campus 上有煙火，爲着預祝明天開學的，我們可以去看看！」於是我們便去看煙火了！母親場上的火，是那樣焰焰的燃着！燒的是學生行李的包皮和些不要的廢物——幾千人的廢物，堆積在這大的校場上。他們在林中舞蹈，唱歌，從火光中，可以看見那自由活潑的姿勢，可以聽見那雄壯而深長的歌聲。這裏只有和平，愉快，歡騰與滿足啊！何堪回首祖國的教育破產之下，只有低首沈思，喟然歎息！

寄

—母

(671)

母親！我們照的像片，想你早已收到，南是我海外第一個良友，她是姊姊似的指導着我，愛護着我。她有很多的超人見解，常常主張輕視社會的輿論而行所欲爲。不過，母親這是殊兒懷疑的，孔孟耶蘇是輕視社會輿論而獨行其志的，但王莽曹操之流，又何嘗不是呢！兒正恐天下人假此以欺天下啊！

母親！殊兒仍是小孩似的，記得有一天晚上，南已睡下了，——她同我隔壁——我悄悄地叫醒她，她問「作甚麼？」我半晌答不出來，半天，說道：「不過想叫你罷了！」以後，我們常常想起這事好笑！

她的威廉在哈佛讀書，每天一封信，每星期日快信。到她房裏，桌上，牆上，到處都是他的像片，大的，小的，半身的，全身的，新的，舊的，不可勝計。她有時還爲遠離愁苦呢！我常常笑她過分了！她歎說：「殊啊！你要曉得知音難得！」這更教我笑得肚子痛了！

7 每逢佳節倍思親

烟水蒼茫處，

望不見歸家路；

從來未得歸家夢，

難道夢魂也被太平洋隔住？

筆頭寫了書無數，

總難把心頭事細細訴。

韶華太匆匆，

早又是落花時節，

春光將暮。

寄

母親！這是我生平最遠的隔開的第一次，也是我隻身第一次遠遊。離開您的慈祥而愛撫的懷抱，進入這冷酷、淡漠的異國裏，雖然悲壯，却也未免淒涼！

——母
測而知的。
今天是祖國的元宵佳節，團圓席上，沒有您的愛兒，您的傷心和悲痛而懸念的心情，我都可以推測而知的。

母親！甚麼文章命運，事業榮名，我們爲何唾棄了現實的愛之寄託，而來領略這死別似的生離呢！
隔着雲山！隔着滄海，隔着您與兒的聲音笑貌，您在祖國悲愁，兒在異邦憔悴，爲何來？

8 Flaming water

「瑪麗不能偶君，垂髫的孤兒，和三尺的荒塚，已佔滿了心房啊……」瑪麗顫動着聲音低頭而

哽咽的說向求婚者。她輕棄了這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度她的淒涼歲月。

當奈賣報的幾角錢，送到她的熨衣桌上，撒嬌似的說着將來要買一所大的屋子和一匹豬孝敬母親，這幾角錢不過是兒時的掙入。她在他那稚嫩的口吻之下，輕輕掀起破舊的油裙角，拭她的掩不住的傷心的眼淚。啊！四壁是如此蕭然，燈光是如此昏暗；但斗室中——容膝的斗室中蓄藏着不少慈母愛兒的溫情啊！

迅雷烈風的深夜，閃電照耀着老屋發光，頽垣廢壁，被撼動得震天價響。一燈之下，蜷伏着老邁憔悴的瑪麗，乾枯而微弱的雙手，無力而憂懼似的合十祈禱海上遊子平安。在她的斷續不止的淚痕之下，可以窺見她的悲哀與懸念的心情，是如此懇摯而熱烈。

驕陽怒視着大地，正是中午時候，炊煙縷縷，風送些肉香來，瑪麗忍着飢渴，想完結那洗衣工作，但突然間，又送來許多長單大被，在盛氣凌人的貴夫人之下，她揮着昏花的老淚，低頭承受這些工作——但，疲乏與傷感，足以使這白髮老人麻木了。而海上歸來的遊子，恰在這時走來，恰在這時衣錦榮歸。豐衣足食中的瑪麗的老境，不幸遭又遇油田的燃燒，流水似的油被血刃似的火摧殘盡了——當奈終在最後一忽中救出他的老母。

母親！這是四月十七日晚間的影劇的幾幕都是一樣的無量慈悲——天下的爲母者！

9 鶯兒的夢

志從東方的西蜀寄得書來，讀她的「課餘不敢臨窗坐，畫角江城入暮哀。」及「幾日鄉心無遣處，那堪巴水更東流。」一節，爲她歎息；讀她的描寫蜀中山水一節，又懷慕祖國江山，慨然有歸去之思了。但她說：「良已死了，鶯兒一場的愛情春夢啊！」這真教人爲之流淚，爲之痛哭了。鶯的結果如此，殊出人意外——但天下意外的事正多，母親，是否您曾看見過鶯的，在芳華一幕中，她扮得姿勢是那樣合宜，言語是那樣流利，英偉而活潑的動作中，活活的表現現代中國的北京女生啊！讀她的婚後，讀她的滬上，方爲她情人已成良好眷屬而祝禱，更希望她能利用她的美滿環境，完成她的藝術天才，爲吾黨在新文化界中佔一個相當的位置呢，但何來此大襲擊鶯！何能堪！何能堪！造化即欲盡殘酷之能事，亦何必橫加於鶯之一身呢？母親！殊兒！真不解！

10 五月十九日

母親！從這次像片中，你會發現你的殊兒有何變化麼？母親！當我對鏡執剪時，「女性美的長髮，」輕輕在我腦海中跳躍起來，但愛雲和南的鼓勵，終竟使我毅然決然的剪下來了。最恨的是清晨的時光，大半消磨在梳頭上；最恨的是蓬鬆長髮，更顯出東方保守性；豔羨她們的清潔而整齊的美，打破我

禁錮自己的舊思想；母親殊兒的確已經剪髮了！您看那兩額紛披着螺旋式的短髮，便是最近西方女子的時裝，不過殊兒還是東方人啊！

在餐桌上，墜克夫人同愛雲姊妹常常慫恿我剪髮，我總含笑而含糊地答應着。同時南便說「剪罷！到最後，我訂定了六月一日實行——只不過覺得有一個長時期思索似的，並非是以爲黃道吉日啊！但五月十九日的下午，南約同愛雲終於像勉強似的代我實行了。

母親！我知道，凡認識我的一些先生女士們，必定有多少驚訝與批評罷！但剪髮，不過是形式的一部分變遷罷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思想上，精神上，對於一切觀察一切感覺有多少變遷與轉移呢！的確，從到新大陸始，我才知道有了我真自己——真的摩殊。

愛倫凱著朱舜琴譯

戀愛與結婚

平裝一册三百餘頁定價八角
此書為瑞典愛倫凱女士所著
有譯本者已多國其價值即可
想見內中對於「兩性道德的
發達」「戀愛的自由」「自由
離婚」「母性之權利」等無不
別具主張卓見議論正確真摯
闡理精詳徹透研究現代社會
趨勢者不可不備研究婚姻問
題者更不可不讀上海棋盤
街九十五號光明書局發行
本埠開明光華民智創造社出
版合作社等外省各新書店均
有代售

黎明彙冊第二卷

發售預約

本社出版黎明周刊自獨立發
行以來已屆二十期擬即日起

彙訂成册作黎明彙冊第二卷
現已付印一月後出書實價三
角茲為優待讀者起見自即日
起發售預約一月為期九月十
五日截止僅收成本大洋二角
郵費在內要掛號者加五分
郵票代洋不折惠顧諸君祈從
速購買為幸預約處上海江灣
復旦大學轉黎明社發行部
再本報定價全年一元半年伍
角郵票通用寄費在內

北新週刊

出版廣告

本週刊由孫伏園先生編輯第
一期定於八月十六日出版內容
注重出版界之介紹與評論并
登載學術藝術各項著作定價
每册四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
五角郵費在內為求海內外學
術界之指正起見如蒙惠寄郵
票一分至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本局即以本刊第一期奉贈一
月為限

北新週刊 優待先期預定諸
君凡在八月十五日以前預定者
全年祇收大洋一元半年六角
九月十五日以前預定者全年收
大洋一元二角半年七角過期
即照按定價

中國青年一卷

四號(二一九期)

十五年八月七日出版

社(評) 擁護國民革命軍北
伐(靜) 白色恐怖(靜) 仁
思想自由與黨團作用(錦
靜) 兩個農民談話(馮錦
堂) 北方青年運動(馮夫
純) 馬秀拉——新俄的少
的嗎(正) 共產果真是這樣
每册三分代派十分起碼六折
十期清款寄費在內概不退
通訊處廣州光書店李義君
分售處各省大書坊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譯

行人

有一個晚上，我坐在家裏的門邊；

忽然有一個少年走過，他看了我一眼。

我把頭轉過了，他向我說話，我沒有回答。

他想走近來，我忙拿起一把鐮刀，靠牆站着。

如果他再前行一步，

他的喙頰一定會被洞穿的。

他退後了些，帶笑做手勢對我說：

『收這個吻罷！』

我狂叫了，我哭了，直到我的母親跑來。

她很擔心，以爲我是被毒蟲螫了。

我哭着說，『他親了我一吻。』

我的母親也吻着我，并抱我在臂裏。

藍眼的月亮

夜間，女人的頭髮和柳枝混雜了。

我沿着水邊散步，忽而聽到歌聲：

我便知道有些年青的女人在那里。

我對她們說，『你唱什麼？』

她們說：『歌那些來的人。』

因爲一個是等着父親，一個等着兄弟。

但等那未婚夫的纜是最不耐煩的了。

她們織着花圈和編花；

割些棕櫚和採些水中的蓮花。

她們互抱着頸，輪流着歌唱。

我淒清地獨是沿河緩步，

但環視一週，知道藍眼的月亮

在大樹後送我前行

懊悔

起初我沒有回答他：

羞赧滿在我的頰際；

還有心的狂跳使我乳部不快。

俄而我停着步說，『不能，不能！』

我把頭兒後仰，他的吻沒有到我的唇邊，
愛情沒有到我緊闔的膝內。

然後他求我寬宥。

他吻我的頭髮，我覺得我的氣熱欲焚。

他去了……我一人坐着。

我看看去後的空位，寂寞的長林壓過的地面。

我不覺把拳兒嚙到流血。

把呼喊消失在草下。

無名的墓

Masidika 拉着我的手帶我到市外的蕪田中間，

那裏有一個石塚。他說：『這是我母親的朋友。』

因是不寒而慄，不停地握着她的手，

并靠着她的肩，才得讀完那在地與樽俎之間的四行詩：

『櫻我去的不是死神而是流泉，遠的山仙，

我擁着霜多式的已剪之髮，

休息在輕微的地下。

只爲她一人而哭，我不說我的名字。』

我們久立無言，并且沒有奠酒，

因爲覺得，怎能招不相識的魂進 Hades 的人羣中？

夜

現在是我去尋他了。

每到夜間我就輕輕地離開家屋，

我沿着長途走到他的草地，看他酣睡着。

有時我到了許久不發一言，

只瞧着他就感到無限的愉快。

於是我輕輕地把唇接近他的，吻着他的氣息。

我突然投身在他的上面，他在我懷抱下醒了。

他被我揪着不能起身，祇緊抱着我微笑：

——我們夜間是這樣玩着。

第一的晨光來了！可恨的光，你已經來了！

在何處的黑穴，在何處的地窖，我們可以永遠相愛？

——我們可以把你的一切的印象忘却！

打破肉的神祕觀念

黃漢瑞

過漂浪生活的我，當那夏天又來到人間的時候，就離開嶺南跑到上海來了。在海上，在船上，都給了我不少的印象：有趣的，無味的，在許多印象之中，聽兩位半老不老的人的談話：

「活妖精！什麼樣子？！唉！唉！成什麼樣子！」一位遺少風的中年人看了那個剪髮的時裝女子，腦袋不住地搖着嘆息說。

「唉！唉！衣服也沒個領子，臂也光着半節在外面。還——還……」紅漲了臉的中年婦人木呆呆地看了那時裝女子牽着西裝少年的手在談笑，她「還——還」還了半天也沒「還」出下文來。

你別輕視了我們這隻輪船，牠是整個的中國社會的縮影。這是說，對於肉的神祕觀念，船上和社會上是完全一樣的。

我國有新教育以來，也已二三十年，不必說到在新的思想學術上有多大的建樹，連許多因襲的，陳腐的，阻礙進步的舊觀念，舊勢力，都沒有打破。像肉的神祕觀念也是該隨了皇帝的名號同時除去的一件。

這不過是二三年來的事，漸漸的把性的神祕觀念減輕，而居然在中國也有所謂性教育了。但是

在肉的方面。雖然所謂智識階級的學者，都是嚴格地以為應當保守神祕——除了極少數的人。而這些少數的人多被認為帶危險性的；再不然是什麼匪徒之類。——遠之如前年的女學生必須穿怎樣長的制服啊，近之如今年的禁止人體寫生啊，還有什麼禁止男女合校啊，什麼禁止自由結婚啊，對於性的觀念可謂十足的神祕。大人老爺們的方法吃虧在不徹底，你瞧我們船上的一位官艙客人（都是有候補大人的資格的了）說得多痛快！「簡直是妖孽！你們看，女學生就是她那麼打扮，你們說女學生好，英文好，跳舞好，這樣好，那樣好，呸！乾脆說吧，炕面兒的工夫好！我的閨女就不讓上學。十六七哪，給找個主兒，就算交代下來了。鬧這樣，鬧那樣，她敢喂，她大腿也露出來哪！」你要不信到了中華民國十五年還有這種人，那我也不用辯，你肯留神，你就知道這種人還多的是呢。

婦女運動在中國也有了年數了，看看有什麼結果呢？大學堂裏多了些闊小姐。報上也偶而見着一二闊太太的芳名。至於婚姻問題，職業問題等等反不聽見有人說起了。當然更不是已有了解決。中國的新女性在現在確是擔負很多責任。她們除了和中國的男性要一樣的為衰危的祖國效忠。還要解決她們本身的許多問題。在這許多問題之中的第一件，就是肉的神祕觀念要打破。

前些日子在 *The Forum* 雜誌上看到一位 Kennedy 先生的文字，現在把他的文寫在下面：

在六月的某一個下午，差不多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從倫敦的阿德米拉底門經過。忽然的，我看

見一位女子從旁道走過來。不消說她是文雅秀麗，而服裝很考究的女子。不過有一件希奇的事，她穿的衣服是從袖子到肩頭完全透明的。誠然，這是一件驚異的事，但是我却若無所事的跟着她走。當着我注意到街上的行人很多的木立着彷彿被拘禁起來，我希望着，不要發生意外的事。然而，這邊站一個，那邊站一個，他們自然而然的就注意到她。後來他們都跟着她走，由一小羣漸漸的聚成大隊伍。這位姑娘加快了走，他們也照樣的加快了走。於是孩子們開始嘲笑，青年也故意擁擠起來。我知道是要生事的了，就喚了一個站崗的巡警來，我和他把那半失神的姑娘送上了汽車。送她到安娜后宮，她和她的父母寄居在那兒的。她流着淚哭訴着，她們是才從紐約來的；紐約的女子都像她一樣的裝束。她絕對夢想不到會遇見這種事情。她說她將從此永不穿牠了。

我幾乎不能記憶起這件事來，去年六月裏，我又在阿德米拉底門經過的時候。到處都是些姑娘。她們沒穿那透明的衣服，可是她們的衣服是沒有袖子的，她們的衣服也沒說要長過膝下一寸；她們的衣服沒有領子，只是在頸後有種透明的料子做裝飾，但是在十多年前那孤另的姑娘穿着她時髦的衣服，（現在看來却要說她像教會中人一樣的淡素了），就在這個地方受了異外的驚惶。

這是覺得很有趣，但我却以為爲現在的空氣較十年前純潔多了，好像那野蠻的壓迫減輕，厚顏的詭譎欺詐也撕破了面具；到處都是大腿，到處都是手臂，到處都是頸和背，而來來往往的大人孩子却很尋常的，彷彿沒有什麼似的。

百年前，在澳司登時代（Jane Austen's day）的婦女，她們很羞怯的注意到性的問題。她們做點活，煮煮飯，念念法文，彈彈豎琴，有時也許還犯點愁。但是無論她們做活，玩，或是犯愁，總跟着一個漂亮的小夥子，或者是外表看來很英俊的。說到這些漂亮小夥子儘管他們是漂亮，但叫他們看看女子的腳踝，他們就會弄出一身冷汗。

假如不是全無意識底行動，這是不錯的，現代的女子，已經做到了第一件事的第一步，她們打破了對於肉的神祕觀念。二十年前的人會爲了勸他做一件時下盛行的裸露的衣服而生氣。現在他却覺得並不可恥了。

這是一個基礎的論點。去年夏天我在巴黎。有一夜我得巴黎樂園去，這戲園坐滿了美國人。人實在是多得很，意外的我找到一種十分奇怪的思想。在我背後坐的一家人，是從維爾蒙州（Vermont）來的。我將永忘不了那母親和老姑母的絕望的喘息，當啓幕的時候。那是一種光與色的傑作。那些排班的姑娘上了平台，就脫了她們的華麗外袍，從胸部以上都是裸露的。在那兩位善良的太太眼裏，這只是無禮貌，不端莊。

現在，我不願多談關於看戲的事——我實在不喜歡他們，並非爲了戲的本身，只爲了那些看客驚惶的喘息，半歇私的里底癡笑，叫喚着「我的天呀！」的怪聲。當末一幕啓幕時，從維爾蒙來的母親是十分安靜，我幾乎忘了她。台上是羅馬浴池的內景。像這種景緻當然是幅名畫，雷頓（Leighton）的

還是柯勒頁 (Collier) 畫的。忽然間，從大理石台上出現一個姑娘跑到池子前面，她躊躇了一會兒，於是，拋去她的外袍，沒有穿衣服，跳到水裏去了。

——噲，她是很美吧。在我後面的母親快樂的說。

——她的確是美的。父親這樣回答。

我注意到女兒，爲了說不出的原因，她的眼包了淚。於是我又偷看那兒子，他正握着姊姊的手。我自己狐疑的考問自己：這些人進戲園來後的快樂與否，是隨着道德標準起落的麼？

我以爲這件事是現代的模型。道德缺乏的原因不在裸體而在羞赧，但是羞赧是一天天的少了。性的問題在目前確是較以前知道注意了。百年前的婦女所專心討究的只有一件，現在她們有了一百件。有一位教會裏的教宗最近說「花樣翻新的女子裝束使他驚駭。」現代的女子不久就可給他的答復了。不久以前，我在西城坐電車，上來了兩個姑娘，像是才去赴了音樂會來的，坐在她們對面的是個青年，我們只好叫他「是傻子」。有一位姑娘又着腿，炫耀着她的一對堅定的裸膝。那青年更加癡笑得利害。他想引起她的注意，誠然是使她注意了，一瞥之後馬上就掉過頭去。我從未見過這樣強有力的，那姑娘臉上帶著的輕藐的表示。這種輕藐的表示在每個女子的臉上，當她們對着那些輕薄的男子的時候。而男子却說女子是依賴着他們的。這一種競爭是前進無已的。就大體說，這種競爭有些無味；人性已是轉向光明的路了。覺悟的早晚與成功的遲速是成比例的。

一個掌燈的女子

將要站在世界的歷史上。

是的，掌燈的女子來了，她是站着的。她的褲子很短，手臂露在外面，她的背呢，我看不見，因為她的臉向着我；但是她的臉看着她的燈光，照耀着一個新時代的光榮。

這篇文中說的是英國情形。十年前對於肉的神秘觀念，還是那樣濃厚，現在却完全全的打破了一轉瞬間的十年，我們中國人能有英國人那樣好的成績麼？從前的女孩子還要念念女兒經之類，現在却有很多人主張女子求學了。從前的女子只是不准出大門，現在却有很多人想給女子戴上土耳其婦女所遺棄的面網了，時代向前面走，思想向後面走。你要說這是開倒車，馬上有人出來教訓你，如北京的所謂「大報」上的論開倒車之類，用什麼心理學，紐約等名辭先虎一頓，還說是你的「錯覺」。唉！

中國現在是需要大革命的時代。不但政治上要革命，思想上尤其要革命。中國的新女性們！你們假如有革命性的，願求進步的，第一件，就要打破了你們切身的肉的神秘觀念。掌燈的責任負在你們肩上！

婚制述略

(續)

周 寸 中

(4) 一夫多妻制 (Polygyny) 就是一個丈夫有兩個以上的妻子的意思。這是最普通的一種婚制。現在類人猿的狒狒 (Gorilla) 和 Anthropoid apes 就是一雄擁有多雌的。由此設想，人類在古時或者已有了一夫多妻制。但在彼時尚有食物不敷供給之憂；到了後來，一個人蓄兩個以上的妻，贍養幾個家庭，便不算一回很艱難的事了。如希伯來 (Hebrew) 人及東方各民族和古條頓民族都有這種制度。中國古時皇帝的綵女至於三千，是史上所記載的。現在的白郎吉 (Baronze) 的一個教士有妻妾至七十人，還有羅安哥 (Loango) 的酋長有妻妾共七千人，這實在是駭人聽聞的事。其餘像日本朝鮮，中國，土耳其等各地幾乎全有此制。美國尤答州 (Utah) 的摩門教徒 (Mormons) —— 耶穌教末日聖徒之一份子，為美人 Joseph Smith 所創。此派於一八三〇年四月六日在紐約聖尼克郡 (Seneca) 的懷也脫 (Fayette) 地方組成。此派盛行多妻主義，有謂此事已於一八九〇年廢止，但今尚盛行。—— 很盛行這種制度。

關於一夫多妻制有下列三個注意點，應當知道。

(A) 無論什麼地方，多妻制總是限於上等人及富人。

(B) 天然產物富庶或經濟充盈的地方，才能盛行此制。

(C) 雖在法律上允許多妻的國家，實行多妻的仍佔少數。例如土耳其埃及全是回教國允許多妻的。但是多妻的家庭僅僅佔百分之五。這並不是單因為經濟的狀況，卻因為無論何地男女的數目大都相等，所以不能廣行多妻的制度。假若行多妻的人太多，恐怕就有人簡直不能娶妻的了。

一夫多妻制的成因，可分為下列九種：

(A) 男子的獸慾未除，他們以為娶妻是為滿足自己的肉慾。這個原因仔細分來，有兩種：

一，就是男子以一個妻不足滿足自己的肉慾，因此貪圖再與一女子結合而納妾。

二，因為生理或宗教的關係，男女不能同居。男子不能耐獨居滋味而納妾以慰他的肉慾。可

分作兩種來說：

甲，生理的關係——即(一)女子在懷孕和產後哺乳的時期內，她的身體非常虛弱，不能

和男子同居。(二)野蠻女子常常因為早婚或蕃殖的緣故，色衰殊早，男子因此見異思遷，便另

尋所愛。如安格拉 (Ankola) 的黑人，辯護多妻的理由是「久嘗一味，豈可久耐。」這就是說

女子過了青春期，顏色漸漸的衰下，男子便厭棄她而別交少年的女子。

乙，宗教的關係——因為俗傳人死之後變為鬼物；生前行惡的人，到了陰間作鬼便要下

到地獄裏去；生前為善的人，到了陰間可允許他還生陽世。因此女子懷孕的時期一定有鬼物

附在她的身上。——因爲人是鬼變的。——有了這種不吉利的鬼物附在她的身上，當然她不能和他的丈夫同居。如舊約利未記說「女子行經，必污穢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潔淨到晚上。女人在污穢之中，凡他所躺的物件，都爲不潔淨。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潔淨。凡摸他牀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他所坐甚麼物件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牀上，或在他坐的物件上，若有別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潔淨到晚上。男人若與那女人同房，染了他的污穢，就要七天不潔淨。所躺的床，也爲不潔淨。」

(B) 家人重視子女，也是發生多妻制的一個原因。我們常聽見富人說：「我算是天下最有福的人了。只要有錢，天下什麼事辦不到。我願意怎樣享受就怎樣享受。可就是有一個缺憾，就是沒有兒子。」於是他花許多錢，買許多造兒的工具，——生子。由母系家庭變作父系家庭後，承繼和遺產權都歸男子了。因此把後嗣更看作重要。一家裏必定要有一個男孩子，以接續一家的血統和承繼遺產。假若妻不能生育，或僅生一女，當然他要納妾，以冀得子。北美紅人中某部落，舉子女最多的人爲會長。因爲子女多，生利必定鉅多起來，並且能力必也很大，而能爲一部落謀幸福。所以那地的人，納妾買媵，想作會長。

(C) 男子好動，女子好靜。到了男權最盛的時候，女子遂爲男子的奴隸，財產、戰勝之後，鬻男留女，以女子爲戰利品，然後納爲妻妾，表示他們的勝利和無上的光榮。我們從歷史上看來，像馬其頓

王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打败了波斯之後，不但他自己納波斯公主爲妻，並且下令他的兵士，每人都要納一個波斯女爲妻。西奔人大舉攻羅馬，掠去無數的婦女，都是明證。

(D) 奴隸制度發達之後，女奴價高，也是多妻制發生的一個原因。野蠻民族中女子操作一切的工作，比較男子馴良得多，所以女奴的價值高於男子。例如非洲兩岸的黑人中，採用多妻制的很多。他們本地本沒有這些女子，她們都是由別處運來的。黑人喜用女奴，女奴還可爲妻。黑人可以得她們既爲女奴又爲妻的兩種方便，那麼他們蓄個妻不比僱女奴還好嗎？

(E) 宗教裁可多妻制，也是多妻制成因之一。或者不能說是成因，但至少也能使一夫多妻制發達。宗教爲什麼要裁可多妻制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在古時宗教和貴族是相混的東西，貴族既多採用多妻制，宗教便以爲是對的，如是宗教裁可多妻制。既經裁可之後，這種制度至少也立下根基。如可蘭經 (Koran) 所載，回教徒一男應有正妻四人，蓄妾的多少，依自己的生產能力爲限。耶教中行多妻的雖不多，但亞齊斯丁 (Augustine) 不以多妻爲罪。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也不加以阻止。

(F) Levirate 的制度，也是多妻制發生的一原因。這是古時希伯來的一種習俗。設一個人的兄弟死亡而所遺的寡妻沒生子女（或無男孩），則其人應娶此孀婦。假若那死者沒有兄弟，便歸最近的親族所有。因爲她——孀婦——是她生前丈夫的一份動產。——因爲她是她丈夫用錢買

的——現在她丈夫死了，她又沒有子女（或無男孩），當然她丈夫的親屬們不容這財產無主，便據爲己有，就好像處置別的財產一樣。這種制度在現在的美尼亞羣島（Melanesia Is.）裏還很盛行。

(G) 長女出嫁，父母往往不放心，怕她在婆家受氣或寂寞，因此將次女姪女丫頭等像陪嫁禮物一般賜給他們的愛婿，好讓她們能够在婆家安慰他們的長女。這種習俗也可說是多妻制的一個成因。中國古時曾經很盛的實現過。

(H) 一個男子戀愛幾個女子，並沒有孰優孰劣的概念，也很容易發生多妻的現象。

(I) 主人有時愛他的男僕，常常把丫頭賜給他。主人待丫頭長成時，常常把她嫁人。下級官吏常常以女子送給上司，以求上司的歡心。戰勝者常常把俘虜的女子賜給他的部下爲妻。像這種以女子爲禮物的事實很多，往往可以發生多妻制。

一夫多妻制的成因很複雜。盛行的地方也很多。可以分作兩種：一，一夫平妻制——如回教諸國。
二，一夫妻妾制——如中國。

(5) 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就是一男一女所組成的家庭。這是婚制中最普通的一種。就是在盛行別種婚制的社會裏，一夫一妻制仍然很通行。現在歐洲各國人民結婚均有限制，僅有一夫一婦制爲法律所許可。全球主要的民族，全以這制爲合法。既然牠受世界上的人如此歡迎，優待，當然

牠得有真正的價值。現在把牠的優點，寫在下面：

(A) 世界上男女的數目，雖然有些地方微有不同，但就大體說來，差不多配偶均勻。對於人類現在的生物狀況上，一夫一妻制是很相當的。

(B) 多妻的家庭，視女子爲玩物，多夫的家庭，以女子爲奇貨，這於女權是說不下去的。現在文明程度的差異，有以女權的高下爲標準的，這的確很對。男子應當尊重和保護女子應得的權。因此，婚制若不是一夫一妻，男女是很難於平等的。

(C) 多妻的家庭裏不但父母難於和睦，就是子女之間，往往因爲異母的關係，也常起紛爭。父親對於妻妾愛情的不均勻，因而對於子女常常不以平等的待遇。在倫理上，妾是那類人呢？所以有妾的人家，不論上下，時常對她用同一的稱呼。甚至她的子女，也不認她爲母親。若在一夫一妻的家庭裏，爲父的對於他的子女，無善惡的分別。能够減去一家裏許多的纏轢。所以要家庭和睦，一夫一妻制是很相宜的。

(D) 不重肉慾，是一夫一妻制的一個很明顯的優點。用不着我多費話的。

(E) 一夫一妻的家庭，對於子女，養之教之，造福於兒童，至少有兩方面：一，夫妻對於子女協力撫養，看護殷勤，可以減多兒童夭殤；二，兒童能得到優美的家庭教育，他日長成，定有益於社會。若在別的婚制裏面，——短期婚制，夫妻斷難始終協力團體婚制裏，對於兒童的教育，保養等，沒人負責。

責，多夫和多妻的家裏，則事事受掣肘，無暇顧到子女的教養，也不能撫養和看護得周到。——兒童容易死亡；——雖然打算統計全世界嬰兒的死亡率而比較到底是行那種婚制的家庭裏死亡數最多，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就美國尤答一州計算起來，知道孩童疾病夭殤獨於多妻的家庭裏最多。——就是不死亡，那種缺乏家教的兒童，也是不適合於社會的。

(F)多妻的家庭，爾猜我妒，各存自私自利的心。並且一個男子同時作幾個家庭的領袖，自然不能盡他的全力撫養子女。對於妻妾間，不免有種種卑鄙的行爲。多夫制也有這同樣的弊。惟獨一夫一妻的家庭，各個間的愛情是最濃厚的。夫妻全能犧牲彼此的自私心，協力撫養兒童。爲父的才能完全盡他的「父道」(Fatherhood)，而組成良好的家庭。家庭既良，社會當然不會壞的了。

(G)多妻的家庭裏，難於和睦，已如上述。各妻所生的子女，彼此的關係都是「半兄弟」或「半姊妹」，彼此的感情是極不容易融洽的。彼此既然是「半兄弟」「半姊妹」，親族的關係一定很複雜，血統是混亂的。並且多妻的家庭裏常常生出不足爲外人道的黑幕。萬一丈夫出了意外的事，他的妻妾難免不捲席而逃的。但是在「一夫一妻制」下，家庭的組織都有定則，所以家庭可以鞏固；而且血統的關係，也能使之有定，純粹和明確。

(H)崇祀祖先，是後來高等宗教的基礎。多夫多妻的家庭血統紊亂，雖然想着崇祀先人，無所適從；惟獨「一夫一妻制」才能使血統明確，因此祀祖的宗教才能發生。一切倫理宗教全都以家庭中

的愛情爲根源地。一夫一妻制能使愛情特別濃厚，所以適於高等宗教的發達。

(丁)一夫多妻制的家庭裏，妻過了青春期色衰之後，就被遺棄。以後的生活，便要置身於憂患之中了。父母子女的感情不相融洽，各自都存了自利心。作父母的不易受他子女的贍養。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裏，不但能够保全兒童的生命，減少兒童的死亡率，並且還能保全父母的生命，使他們享高壽和晚年的福。

(己)一夫一妻的家庭裏經濟的負擔，是較易的。多妻制的家庭，一個男子須要負擔幾個家庭的費用，當然要難些。並且在一夫一妻的家庭裏，於經濟上，常常有互助的好現象發生，這也是一夫一妻制的一個優點。

由上看來，一夫一妻制是最普通而最優良的婚制了；從各方面看來都現出鞏固和諧等的好景象。短期婚制，現在已經沒有了(?)；團體婚制實行的也很少；多夫和多妻制現在雖然還流行，但逐漸有趨於單婚制的傾向。——西藏的風俗以表兄爲正夫，諸弟猶如男妾；中國的風俗以妻爲主婦，都是證據。——因爲種種理由，文明社會中，不能不捨去其餘各種婚制，而裁可單婚制。

以上婚制的分法，是按我們研究方便起見而劃分的。在實際上，同一地方同時可以存好幾種婚制。大概說來，一妻多夫制行於生活困難的地方；一夫多妻制行於生活容易和奢侈的社會裏；一夫一妻制通行於各階級。

性生活的變態

瑞典聶斯忒朗姆原著

慨士譯

在生殖腺的官能未活動及發育以前便發生性慾戟刺而施手淫，這是人生的可悲的變態。雖然在許多場合，兒童的習染手淫是由于別人的惡習而傳染，然實際經驗可以證明，他們會得並無外界影響，或偶然的摩擦，迫壓，等明顯的外界原因，也會手淫的。在女孩中也如在男孩的有的遇到，並且在極早的年齡，也會有的，我會遇見過幾個這樣的例。這不能不歸因於遺傳的原因，生殖器官存有先天的刺戟性的緣故。別有些例，因寄生蟲及皮膚病也會引起手淫。容我舉例在下面：

日夫人，年三十二歲，在極幼的時候便行手淫（大概因發疹誘起的）並沒有別人教她這樣做。她每日手淫一次或常常二次，繼續一年之久。她現在已結婚五年，生有二個小孩，幼的一個已有二歲。她在懷孕中也仍然手淫，反對生育小孩，在夫妻的擁抱裏從不享受到性的滿足——大概便因為手淫的緣故。她常常鬱悶，第二個小孩生產後，她變得更奇怪，精神迷離，不能自制她的思想。她却愛她的丈夫，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十分知道她的性的狀況的。她想望性慾變為正常。

從前，人的討論及寫作上都只關於男子的手淫，而且通行的意見都知道手淫和出精相關聯的。

到近年來，人纔注意到女子這方面，雖然因她的羞澀，窺測更加困難，然而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測度女子的手淫和男子一樣普通。有許多著作家竟說比男子還多。雖然女子的手淫，和男子一樣，有着一個不道德的基礎，并且也常受惡例子的傳染等等，然而在許多場合，這實起於禁欲。她手淫的開始，會得無意識地在過盛的性刺激襲來的時候，或者有意地覺得只有這方法可以滿足這過猛烈的性的欲望，或者起於物質偶然進入腔道而生刺激，如洗生殖器，皮膚瘙癢等等。

有一次我被請到一家人家去診病，那里有一個二十三歲的下女忽然精神錯亂。她的主人及親族都稱道她，證明她的道德優良。她從前曾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家裏做過，并且在她的衣箱裏見有幾本宗教書及純正的歷史小說一本。知道她曾戀愛過一個少年，後來他移住美國，但已長久不寫信給她了。推測起來，她因此深感苦痛。在一個整禮拜內，她呈現一種狂病 (Mania Caie) 了，隨後她不顧旁人不可言說的驚愕，竟當衆施行手淫。在她昏迷中，她不絕的講男子及性關係的事。經過一個短時期後，她的健康回復，性刺激便沒有了。

X女士，年三十八歲，因外生殖器部分作痛，用布敷油膏貼了，因此使生殖器受刺激而開始手淫，嗣後繼續不息，這習慣她以前是從來沒有的。

C女士，是一個女裁縫，年二十六歲，幼時曾患瘰癧 (Scrophulosis) 并時時生病的。三年前她會兩次求和男子性交，都被拒絕，她很後悔，遂投水以圖自殺，但被人救起，隨即腦充血及耳鳴併發，患憂

鬱症，不眠症及嫌惡生命者四個月。在月經來潮的期內，生殖器即發熱作痒，隨之以感覺熱熾，及頭部充血。這纔驅迫她手淫，從前她是不知道的。每次月經來潮之前，她須手淫兩次，纔覺弛緩。最後一次來潮，她却手淫。她愈加頹喪，除自殺外別無想念，想從母親那里偷鴉片丁幾大量頓服，毒殺自己。後用催眠術治療，回復她的健康，她遂變為恬靜，正常性刺戟也沒有了。她安健的作工自給許多年代。

婦女因戀愛的失望，有時會得生殖器官極端受刺戟的，例如有一個五十六歲的女人，因神經衰弱叫我診治，遂和我談起，她在四十六歲的時候戀愛過一年齡相當的男子，但他不起反應。後來他去，本來兩人同住一地方的，她這樣頹喪，至於幾乎失神。他的印像永遠在她的眼前，生殖器則受極端的刺戟，她於是被強迫的非手淫不可了，但嗣後身體漸漸衰弱，振顫等等。孤寂是一個危險的要因，并且她覺得熱的食物及飲酒能奮興性慾。到五十四歲她仍然手淫，但後來終於靠自制力及宗教的幫助克服了這個嘗試。

如手淫只是暫時的或一短時期即行停止，大抵不致有危險的結果的，許多講這题目的通俗書去恐嚇可憐的憂慮的手淫犧牲者，適足發生不可挽回的損害，因為他們絕不分辨暫時的和習慣的手淫，一味地只說手淫的可忍的結果。那自然，這是常足為憂鬱症及失望的原因的。

偶然的手淫會得出於必需，假如這樣說，在沒有性交的機會而性慾過於強烈的時候。在這等場合，有人竟認手淫為生理的或自然的反應，這不能說是一種罪惡。然而人不能說這樣的手淫絕沒有

害處，因為他會得變成一種習慣的。如果人因有強烈的性質，被迫的行手淫，及僅為不能抑制的性刺激或因戀念妻或愛人而激起，纔作一度的洩精，損害常是小的。我曾聞到過這樣的許多例。

習慣手淫是極危險的，常能陷害身心，這却是習知的事實。

牠能使筋肉衰弱，振顫，神經衰弱，能力缺乏，記憶薄弱，及頹喪，氣短等等。

大神經學者藹李教授 (Prof. W. Erb) 說下面的話實使我有點驚訝。

『人常認手淫比自然的性交更有害，這似乎不見得的確。男子生殖器的摩擦，無論在女子的臚道或用別的東西，影響於神經系統本質上是一樣的。在射精的時候，神經刺激總是相同的，或倒可以測想，和女子性交時刺激還要大些。』

這著名的醫生似乎忽視了在性交的時候兩性間的自然吸引了；在性慾的自然滿足中，這吸引是和射精自身佔同樣重要的。

手淫的可怕的結果是能使男子生殖不能，這事實我自己及許多別的醫生已報告過多次。這種生殖不能並不是沒有精子，只因能力不足，不能充分堅舉。這種衰弱的由來，即在於沒有性慾的時候也用手淫使他出精所致。

正常的狀況是這樣，射精這事，除却夜中遺洩，必需在交合的時候，這時兩種性慾的要素都是活潑的，那兩種慾望即射精慾望和擁抱慾望。

如果沒有女子擁抱的慾望，這是愛情的極強的表現，也是沒有的，並且在習慣的手淫，這個甚至會得完全消失，因此在他的正常性交的能力也完全沒有了。

虛倫克諾青 (Schrenk-Nolting) 說的很公平：

『自己滿足能使這習慣的手淫者處於一個奇異的——姑且如此說——反生理的地位，對於那異性。性交不復需要，使性的慾望衰弱，將我們自然的情緒中最強感情之一的這愛情的貪戀（這是性的基礎）高尚，理性行爲的衝動受暗傷，並且混亂性感覺的火，這是在美和道德的世界中，發達及加強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刺戟物。』

『手淫的舉動比正當的性交更損害中樞神經，因爲手淫時以空想來代替實體，故必有多量的神經質，有高等官能價值的神經質被消耗。』

更有一種性的變態，現在已比從前明白知道，便是同性愛，即同性的個體相吸引。

有時這性質是先天的，如果的確如此，那麼對於這弱點的批判必須審慎寬容。有不少人是感染這性癖的；有些人對於他們的變態很覺困苦，想從這種不幸的狀況爭扎出來。

有許多同性愛的確由於惡習慣及誘惑無疑，那麼當然是罪惡了。

有些是因沒有和異性結合的機會起來的，並且恐怕在妓女裏傳染梅毒也是一個原因。

同性愛並不缺少，經驗上證明各國都有；又在新聞紙上如『快樂的遊戲』、『相互的享樂』等等

題目之下，可見到發表出來的這類罪惡。

這里我不預備詳說這種變態，因為這里不能容納這些，現在不過舉出少許例子，以作說明。

有幾個男子及婦女誠實地把他們對於同性的人的性的吸引的事告訴我並請治療。有些男子告訴我，他們曾經和女子行過性交，但他們不曾經驗到快樂。有些是不曾墜入同性愛的慾望之中，但別有些却曾經墜入了。

多數人都確說，回憶起來曾經有過這種慾望。

一個少年商人，二十六歲，他諮問我關於他的同性愛的事，告訴我，他從不垂意於女子，也不會和女子交際，但從幼小的時候便同情於青年男子，年紀在十七到二十六歲間的男子，對於更年長的他便淡漠了。他除精神的戀愛外，別無他求，從不會和所愛的男子發生過犯禁的關係，而且被愛的男子他是完全不認識的，不過偶然在街上遇到過。他對於他們沒有性的慾望的。

一個青年女子，她是屢次遇到他的，愛他，喜歡和他結婚，但他不愛她。

他的心境全是精神的，並且他是一個心地潔白的青年，因他的變態感到苦惱。

用催眠術治療後，他對於男子即變為淡漠，雖還是同情的，但我確信他已沒有變態的感情了。

有一大尉，年二十二歲，請我治療他的同性愛的感情，他因他的對於青年的感情覺得恐懼，感到苦惱，想在未熾盛以前平復牠。但他未曾作他的慾望的犧牲，即未曾和任何男子發生過性的關係。催

眠術完全治愈了他的這種癖性。

一個青年的鄉下女子也會來叫我醫治同性愛，她曾經戀愛一個開鄉下百貨店的婦人。她頻頻走進櫃檯裏面去，將她當胸緊緊抱住，這時候她覺得『如同磁石的吸引』一般了。這女店主見她舉動奇特，立刻看出她的真實情形，好像變態性慾，不准她再近前，並且教她去看醫生。

別一個鄉下女子A，是個女裁縫，她告訴我，當她在『青年婦女救濟會』的時候，和別一女子戀愛了，但女管理也愛這女子。兩人遂生妒忌，A於是被迫的離開庇護所了。這時候她的性慾曾受激動。

X女士，年三十八歲，她是一個好活動而性質和善，敏感的人，在十七歲的時候，曾經和一個女友Y女士，她年二十六歲，變成極其親密。Y女士曾有過一個男朋友，已有數年，但他現已他去，並且她又曾許嫁一個男子已數年了，但現在已經破裂。Y女士常常說她『好像是男子』，但她看去全是女子態，毫無解放的樣子的。後來她和Y女士愈加親暱，因為一次看護她的病，偶爾和她同住。她們兩人有性的關係至十五年，並且Y女士常說：『爲什麼我們不是夫妻呢？』

Y女士深愛X女士，『好像頂快樂的夫婦』，並且說她是離不掉她的。她們偶然分離，她常是這樣，一日只離開六哩，便要打電話去和她談話。

雖然Y女士已得一個新朋友以代替她，但她總不能忘記她，或斷絕愛情。結果她終於陷在極大的悲苦之中，遂開始飲酒了。她患了不眠症及神經衰弱，因此往醫生處診治。

版四 結 婚 的 愛

著人夫潑托斯
譯 持 仲 胡

有了張敬的筆，孟光的案，沒有讀過『結婚的愛』，結婚生活還是不能圓滿。『結婚的愛』，是兩性生活的喜望角，是青年夫婦的連環鎖。美滿的家庭中所必備的一部奇書。

平裝本 實價六角 郵費二分半
精裝本 實價一元 郵費五分

內 容

心的願望
殘破的歡樂
女子的「任性」
根本的衝動
相互的調節
睡眠
羞恥與傳奇
禁慾
女子
社會
光榮的解放

十六里山寶路山寶海上
店 書 明 開

愛的教育

仲持譯

據吉普魯斯古代史上所說，那個島上從前出過一個爵位很高，名聲很大的人，名叫亞歷斯蒂普斯，在全國中要算最富的人了。倘說他有什麼不幸的處所，那就在於他的兒女中間，有一個兒子，這兒子雖然在身材和臉貌上，勝過他同時代多數的少年們，却是一個獃子。他的真名字是蓋來索，然而因為他的教師和父親用盡了心力終不能夠將一個字或者一點什麼教訓裝進他的頭腦裏去，又因為他的聲音和講話的姿態是異樣地粗魯而且鄙陋的，他就被人家輕蔑起來，只稱為吉蒙；這在他們的言語上，意義就是『畜生』。

那父親非常憂心地教養他已經長久了，待到關於他的希望全都消滅了時候，那父親為要從自己的眼前除去那儘引起哀愁來的對象，便命令他帶同他的奴隸們，到鄉間的房子去居住。這在吉蒙是十分合意的，因為他原是和那些奴隸們最為合得來。他住在那裏，幹着屬於鄉間生活的各種苦役，有一天偶然經過一個清幽的叢林，其時是五月，那邊正盛開着花。他從那地方來到一塊艸原上，這草原四面圍着高樹，邊角上有着晶瑩的流泉，在這旁邊的草上有一個極美麗的姑娘躺着睡覺，穿的是精美細巧到幾乎掩不住她的皮膚的瑩白的一件外衣，從她的腰部以下，蓋着白色的綢被，而在她足

旁，睡着兩個女僕和一個男僕。

吉蒙將兩眼向她一瞟，他便彷彿從未見過女子的臉龐似的，倚着他的木杖，站在那裏，起首十分驚異地呆呆地看，一句話也不說。忽然間，他那對於任何的儀容，從未能够接受絲毫的銘感的質朴而未開化的心胸中，起了一個突兀的思想，以爲這是生平第一回見到的最稱心的景象。他起首察看她的每隻手每隻腳和她的姿相。他現在是從一個白癡一變而爲美的賞鑒家了，漸漸地想要一看她的兩眼，因此他幾次三番打算弄醒她，但因爲她的美遠過於他所見的一切女子，他便疑惑着她是不是一個凡人。他於是等候着，看她可會自己醒過來，這種伺候雖然在他是氣悶的，然而這樣可愛的對象却使他沒有力量離開了。

好久之後，她清醒了，一抬頭便見吉蒙在她的面前，於是驚訝着說道：『這個時候，你在這裏找尋什麼呢？』原來他因了他自己的村氣和他父親的貴顯，現在是名滿全國了。他沒有回答，却站在那裏，釘住了她的兩眼，那兩眼似乎潤出嬌媚來，使他滿腔充盈了從未嘗到的一種喜悅；她一覺到這情形，恐防他將有什麼舉動，便將女僕們喚醒了，然後對吉蒙說道：『吉蒙，你幹你的事情去。』他回答道：『我要和你一同去。』她雖然害怕着，不要他作伴，可是他直至將她陪送到她自己的家裏，纔肯離開她。他從她的家來到他父親的家裏，聲稱不願再回到鄉間去了。他的朋友們都很不以爲然，却也讓他一個人住着，靜看他這樣地改變了性情究竟由於什麼緣故。

在他那任何功課都不能夠裝進去的心裏，愛是已經刺進了，不久，他的思想和行爲改變得非
常利害，甚至他的父親，他的朋友們，以及認識他的一切人們都異樣地驚愕起來了。第一件事是他向
他的父親要一套他兄弟們所穿的那樣衣服，這一層，那父親很願意地應允了。他又和上等的年青紳
士們談談話，隨時察看他們處世的模樣和態度。不久，他不但熟悉初步的學問，而且獲得一點哲學
上的知識了。後來，全然爲了他對於藹菲琴尼的愛罷，他那粗魯而村氣的言語變成一種更動聽更文
雅的聲調了：他又成了一個音樂師；而對於海陸軍事的技术，他也成了一個第一等的能手。

不要牽扯他的各種特長罷，總之，當他初次生情以來的第四年還未完結之前，他在各方面，都成
爲最有才能的年青紳士了。

吉蒙想起藹菲琴尼曾經叫過他吉蒙來，拒絕人家稱呼他蓋爾索。他想要將這番事情引到幸福
的歸宿，時常向她的父親要求和她結婚；她的父親回答說，已經將她許給羅台斯的一個年青貴族派
什蒙達了，不願翻悔自己的話。隨後擇定的結婚的日期到了，那新郎已經照例打發人來迎接她了，吉
蒙約定幾個年青的貴族來幫助他。他們將一隻兵船配備起來，駛到海上去，爲的是要攔截藹菲琴尼
的乘船，那女子，在她父親隆重地接待了她丈夫的朋友們之後，同了他們向羅台斯出發。

吉蒙那晚上是睡不安枕的，到了第二天，便追上了他們，呼叫道：『停下來，收下你們的帆罷！仔細
沈到海底去。』他們這方面將所有的軍器拿到艙面來，準備着強固的防禦。他於是將一個鐵鈎拋到

那隻正在逃避的船上，便將那船拉近自己的船；當下，他不等什麼人來輔助他，像獅子一般，單身跳向敵人中間去，彷彿他毫不怕他們似的。其時愛以難信的力量驅策他，他向他們斬着趕着，好像他的前面是許多的山羊一般，直至他們不久拋下了兵器，自認是他的俘虜，方纔罷休。他於是向他們這樣地演說道：『諸君，我所以從吉普魯斯到這裏來，這樣地襲擊你們，並非由於劫掠的欲望，也並非由於對你們那一個的怨仇。爲的是一件事情，這事情在我是非成功不可的，你們如若肯幫忙，那是非常容易的；我所要的便是藹菲琴尼，我愛她過於世上的一切；我不能從她父親這裏和平地得到她，所以我的愛就強制我用了武力從你們這裏當作敵人來掠取她。請將她交給我，你們好好地去罷。』

那些人們不是出於善意，倒是出於強制，將眼淚汪汪的她交給吉蒙，他見她那樣地哭着，便說道：『美女子，不要傷心罷；我是你的吉蒙，我對於你的愛是長久不變的，所以比起派什蒙達來，我更加可以要求你的情愛。』他將她帶到自己的船上，絕不侵犯屬於他們的其他的東西，便放他們駛去了。

吉蒙將那遭受災難的女子安慰一番之後，同他的朋友們商量辦法。他們主張暫且不要回到吉普魯斯，還是一直往克來忒去，那地方他們有着好些親戚朋友，同了藹菲琴尼住在那裏可以安全些；於是他們循着那條路航行。

然而那使吉蒙以容易的征服獲得那女子的運命神，不久便將他的極端的喜悅變成淒苦的哀愁了。自從他和羅台斯的人們分別之後，不到四個鐘頭光景，天色已經黑了，夜色布滿了天空，還夾着

一陣極猛烈的颶風，他們竟至於既看不見自己的動作，以及駛向那裏去，又全不能夠將船駕駛着。

風勢不絕地猛烈起來，他們的船終於被吹送到羅台斯島的左近了。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爲了自己生命的安全，只想竭力地登上陸地去。他們將船駛進一個小海灣，這地方羅台斯的船已經比他們早一刻到了。他們直至次日早晨，看見離他們不多遠的地方停泊着上一天相別的那隻船，方纔知道自己到了羅台斯。吉蒙遇到這情形，大大地擔心了，恐怕有什麼不測的事情到來，便吩咐他們竭力地駛出海上去。他們於是用了種種可能的法子想將船駛出，然而強盛的風勢不管他們怎樣地抵擋着，總是將他們推向岸邊去。不多久，他們就爲別的船上的人們所覺察了，那些人現在已經上了岸，便跑到鄰近的鎮上，帶了一大羣人到海邊來，將吉蒙和他的同伴們，當作罪犯扣留了，藹菲琴尼也扣留在一起，並且將他們都帶到鎮上。

派什蒙達聽到這個消息，便向元老院起訴，元老院這纔派執法官里什麥却斯同了一隊守衛兵將他們帶進監獄裏。這樣子，愁苦而鍾情的吉蒙剛在獲得他的戀婦之後，就失掉了她，差不多連爲他的苦痛的一吻也不會吻過。

其時許多高貴的女子們優渥地接待藹菲琴尼，並且爲了她做俘虜以及在海上的風暴中時候所遭受的苦難，安慰她；直至擇定的結婚日那一天爲止，她一直同他們住着。

吉蒙和他的朋友們因了上一天向羅台斯人們所表示的一點情意，總算都保全了性命，然而也

被判了無期徒刑，他們儘在監獄裏住着，了不得地悲感，因為他們沒有獲得自由的希望。

派什蒙達有一個兄弟，名叫奧迭斯達，他將要和那城中一個美麗的女子卡散杜拉結婚，這是久已有人講起的了，這女子，里什麥却斯也愛着。現在派什蒙達要以盛大的典禮和宴會慶祝他的婚事了，他想如果他的兄弟同時結婚那就可以省却許多的費用和麻煩了。他當下將這事情向卡散杜拉的朋友們提出，便即決定了。里什麥却斯見自己歷來所享有的娶她的希望一旦被剝奪了，對於這事情當然是很憤激的，然而他却將這種心情好好地掩飾了，竭力地籌畫着阻止這事實現的法子；然而想來想去，只有用武力去搶她。以他這樣的職位，這似乎是十分容易的；可是他還心裏想，這麼辦終究是不名譽的。總之，他內心中經過了長久的交爭，名譽纔爲愛情所克服了，於是他決定主意，無論怎樣，非搶卡散杜拉不可。

他於是想要幹這樁事情，揀誰做自己的幫手纔好呢？忽然記起吉蒙和他的同伴們來。他以為在這事件上，沒有比吉蒙更可靠更忠實的人，更好的可以幫助他的人，次日晚上，便將他秘密地召到自己的住房裏，將自己的謀畫講給他聽。

結婚日現在到了，派什蒙達的家裏到處充滿了歡樂和饗宴，里什麥却斯在預定的時刻，發了必要的命令之後，將吉蒙和他的同伴們，同着他自己的朋友們分爲三組，他派一組到安全的地方，教他們逃走，自己同了別的兩組走往派什蒙達的家去。教一組駐守在大門口，防止有什麼人將他關進在

房子的裏面；他同了吉蒙以及剩着的人們走上樓去。進了兩個新娘和許多別的女子們坐着用晚餐的膳室，他和吉蒙兩個人走上他們跟前去，推翻所有的桌子，各自抓住了心愛的女子，交給那些從者們的手裏，吩咐他們帶到船上去。吉蒙和里什麥却斯同了他們的從者們，一齊拔出刀子來，又走下樓去，一路不見什麼抵抗，只遇到派什蒙達，他手裏捏着一條大棍棒。吉蒙只一刀，將他殺死在自己腳旁，奧迭斯達跑上來幫助他，也被殺死了，許多走來救他們的別的人們也受了傷被打退了。

任憑那房子裏充滿了血跡和騷亂，他們會合了各組的人們，帶同他們的贓物一直來到他們的船上，便歡悅地駛向克來忒去。到了那裏，他們兩人在他們一切朋友親族們的歡樂的接待中間，各自和心愛的女子結婚。

——譯自十日故事——

？

殺了的都是好漢！

死了的都是義人！

說什麼公理正義！

說什麼自由平等！

索 非

呀，這慘苦的人生！

我自問：

「……………？……………？」

二六八，一一，上海。

文學週報

第二百三十八期

民國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記白采 (趙景深)

哭白采 (周樂山)

甚麼叫做藝術 (金滿成)

憶我的夢田 (燕志儁)

上海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待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外加二角六分 (國外一元)

孤軍週報

第八十四期出版了

(八月八日出版)

孫傳芳到底是什麼態度?

(悼序) 這成什麼話 (原生)

(孫文第二的蔣介石) (憶

佛) 漆黑一團的中國現狀

(康倫先) 夢幻(詩) (翟永

坤) 射擊(小說) (李旭華

從北京到天津 (南遊雜

誌) (瞿冰森) 本報每逢星

期日出版本京每册零售銅元

四枚外埠二分預定半年者大

洋五角全年一元 總發行所

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本社

莽原

第十五期目錄

洛萊神女 (譯詩) (楊丙辰

) 記「發薪」 (魯迅) 結

婚以後 (譯文) (朱壽恆)

君山 (三十七至四十完) (

韋叢蕪) 死屍 (高歌) 報費

本京零售銅元二十枚外埠八

分訂閱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

角 地址北京東城沙灘新開
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語絲

第九十二期目錄

茶話壬 (豈明) 馬上日記

(四) (魯迅) 燉煌掇瑣

序 (蔡元培) 露尚日記抄

(茨蕪) 天鵝的歌 (魯彥

) 祝福 (林守莊) 酒後

主語 (豈明) 關於「僵尸

」 (時宜 豈明) 澄衷學校

之國學文 (東巒) 報費本京

銅元六枚外埠連郵三分半年

國內八角國外一元全年國內

一元五角國外一元八角凡在

八月底以前預定全年者概打

八折以示優待

南 充 嫁 歌

鄧天喬輯

第六號本刊上，曾載鄧女士所記的我鄉的婚俗一篇，說到南充地方新娘出嫁以前，常用悲哀的聲調哭出歌曲。現在又承鄧女士將這種歌曲抄示，頗有趣味，特錄登於此，以供研究民俗者的參考。

哭 媽 (一)

一 更明月出東方，

夢中哭出東水漲。

安安送米孝親娘。

二 更明月照粉牆，

兒把苦情訴幾行：

是個小兒十四五，

手拿筆墨進學堂。

是個小女十四五，
手拿花鏡進繡房。

只說繡花跟我娘，
誰知繡花別我娘？

三更明月照紗窗，

宮妝牙牀透明箱。

女兒生來是外向；

還望爹娘寬心想，

莫把女兒掛心旁！

四更明月月中，

女兒坐在繡房中。

只說繡房長久坐，

誰知繡房一場空？

五更明月月歪西，

東方發白聽金雞。

金雞一把頭聲叫，
女兒房中淚汪汪。

哭 媽 (二)

風吹桂花朵朵香，

我媽點燈進繡房。

母親聽兒仔細講，

細聽女兒說端詳：

好比油乾燈草盡，

母女分離不久長。

今夜點燈照小女，

明夜點燈照空房：

今夜小女牙牀坐，

明夜小女別他房。

女兒哭得淚汪汪，

不知我娘啥心腸？

世人多少把女養，

那個養女像我娘？

十個螺螄九個長，

我娘養女心太狠！

女兒坐在牙牀上，

咽喉硬硬痛斷腸。

哭 媽 (三)

一個天井四角方，

中間栽的是海棠。

只說海棠把花放，

只說長把女兒當。

誰知海棠花要放，

誰知不能把女當？

花開花謝年年在，

女兒跟娘不久長！

風吹菊花遍地黃，

養女莫得一點祥。

一尺五寸把女養，

只說成人孝爹娘。

誰知春來花不放，

養女成人到別鄉！

我娘好比黃蜂樣，

釀蜜不能把蜜嘗。

女兒好比殘花樣，

狂風吹到九雲鄉！

二月燕子繞華堂，

傷心不過女離娘。

生身父母恩義廣，

怎捨分離到他鄉！

女兒在家未奉養，

未曾孝敬二萱堂。

養兒恩情難盡講，

珠淚滾滾落衣裳。

哭 媽 (四)

未曾開言淚難忍，

粉蝶落枝若斷魂。

女兒好比梅花品，

不受塵埃半點侵。

想與母親把話論，

就是淒涼不可聽。

女兒今年本年輕。

綠柳纔黃半未勻。

母親要把兒憐憫，

獨憐幽草道旁生。

小女是個什麼命？

興味蕭然似野僧。

母女今日來分論，

水流花謝兩無情。

那個離娘不傷心，

西出陽關無故人。

我娘養女心費盡，

二十餘年慈愛深。

劬勞好比三月錦，

多少功夫織得成！

正好在家把孝盡，

尋得桃源好避秦。

小女還未把孝盡，

一片花飛減却春。

常言裙釵多薄命，

惹得詩人說到今。

哭 爹

耳聽高山鳳凰鳴，

鳳凰到此爲何情？

鳳凰不是凡胎鳥，

女兒不是下賤人？

鳳凰反作凡胎鳥，

女兒今作下賤人！

鳳凰開聲聲不應，

女兒開聲聲不聞。

哭聲爹來爹不應，

哭聲媽來媽不聞。

我爺今年五十近，

女兒年纔十幾春；

正好在家把孝盡，

好報劬勞養育恩。

小女生來是薄命，

想孝爹媽不可能。

孝敬丟在他鄉郡，

劬勞丟在九霄雲。

女兒生來性蠢鈍，

不能體貼父母心。

一勸我爺把氣忍，

用了銀錢心莫疼。

是兒田地占一份，

女兒想占萬不能。

哭 哥

哥哥生來有志向，

教子訓妻有義方。

讀書不必中皇榜，

去文習武學歐洋。

我看哥哥是貴相，

志氣端方貌堂堂。

手拿彎弓如月樣，

腰插一箭白翎裝。

後來如能中皇榜，

聯科及第把名揚。

哥哥爲官把印掌，

榮華富貴福滿堂。

婦女地位改善上的生理

的問題

慨士

昆蟲學者告訴我們，多種昆蟲求婚的時候有一種奇異的特性。據美國惠勒博士的觀察，某種昆蟲 (*Carliacephala*) 交配的時候，雄的常常吐出一點汁液來在雌的眼睛的上角，雌的即用爪去撈來吃了；這樣能夠反復十餘次；但雌的覺得對手的腺囊中食物已盡，她突然用後脚反撥，把他掀下來了。并且觀察者說道，她少時以後又會和別個對手去交配，她這時，大概受餓飢的衝激更甚於情慾。

類似的例在昆蟲界中是很多的，有些昆蟲，例如霍惠忒觀察的 *Empis borealis*，漢姆觀察的 *E. opaca* 等等，雄的常捕捉小形的蟲，飛到雌的跟前，將這禮物呈獻在她的面前。於是實行交配了，雌的這時就撕裂那禮物，吮食牠的汁液，到交合完了時，那食物已只剩了殘渣。

又有種昆蟲 (*E. aetshatica*)，據昆蟲學家的觀察，雄的常殺一小蟲，大概用自己唾液吹成蛋形的泡，把那蟲裝在泡的前端，用足捧持這個禮物奉獻於雌的前面。交配的時候，雌的就吃這個贈品。有種樹上的紡織娘類的昆蟲 (*Oecanthus noveboracensis*) 的雄的翅下是有蜜腺的，這里能泌出蜜汁。在配合

之前，雄的例必張起翅膀任雌的吸食。

蟲類中雄的捕取小蟲去供對手的享用是一例，把自己的分泌物去供獻給她又是一例，極端的例是把自己的身子去供她的饗食。這種例，法國的法布爾觀察得最精確。他見雄的螳螂交合以後，便給對手吃掉了。她一口一口的從項頸吃起，一直吃到只剩下兩隻翅膀！

在這時候，即兩性配合的時候，雄的爲什麼要給對手食物的，甚而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都不惜？這裏邊實在包藏着很豐富的意義，惠勒博士告訴我們說，據學者們的意見，以爲雌蟲的食欲和性欲的聯作一氣，大概由於女性生理上需要更多的食物，以便使她的卵巢中的卵快些成熟。

「女性生理上需要更多的食物以便使她的卵巢中的卵快些成熟，」這種女性生理的現狀是一般研究婦女問題的人們所不可忽視的。今日男女不平等的問題，政治是一方面，經濟是又一方面，教育是另一方面，總而言之，諸凡一切社會上的制度上及經濟上，男女沒有一點立於同等的地位的，然探這根本的原因，不是根源就在「女性生理需要更多的食物」麼？

是的，生理學家告訴我們，比之於男性，女性的肺量是較小，紅血輪是較疏，四肢也較短，筋肉骨骼的強度都較差，她生理上不是運動的摩託，但是貯蓄的機制。女性生理之所以缺乏運動能力和能貯蓄能力，根本的要素就在於生育小孩的方便，大家都知道女子的勞動力不及男子，筋肉不及他的豐富，骨頭也比他輕細，然而生理學家告訴我們，成年的她的血中却很多的含着鈣等造骨的成分，這些

東西自己既不取來增長骨的堅固，這不是預備造嬰兒的骨而設的麼？

女子因為生理上適應了生育子女這件事遂無意的變成了不適於運動的，貯蓄能力的摩託，但她一方面却「需要更多的食物」目的便在使「卵子快些成熟」這等事情上。然而照普通生活的公例說，要更多的食物是須用更多的勞動去換來的；現在女性生理爲了生育小孩的便利，不能不放棄一部分的筋肉勞動的力量，如果男性不肯像螳螂的死心場地的犧牲自己，把自己去營養她和她的卵，又不能分泌出蜜汁，如樹上的紡織娘那般，那麼就不能不如前面所說的幾種蠅類的代她獵取食物了。由這種生理的分工，今日的男女地位終於造成了。

認現社會的婦女的地位爲合理的人這里可以不必說起他，別一派，希望她的地位改良的人於是發生出問題來了；研究經濟學的人從經濟學的眼光去看婦女地位不平等的原因，他們相信這改造應當從改革經濟及和他連帶的社會制度下手，只要這個改革好了，男女不平等的地方便什麼也去掉了。

有些明白的教育家却從另一方面去觀察，他說的話也就不一樣。他的意見以爲男女的不平等的原因大部分在於人類蠻性的尙未脫除。一般人對於性的見解多半還脫不出野蠻時代的迷信，答布以及用蠻力侵佔的思想。如果人們真正進化了，會社決不會卑視女子的，決不會因女子勞動能力不及男子，或她沒有戰爭的野心而被看賤的，反正她也有着優性，她所做的自然的任務，並不是劣等

值價的。教育家這樣想，以為人人的知識真能這樣明白，進步時，就是制度不加改革，就是婦女不去爭參政等等，她所需要的一切，自能平安的獲得。所以照他，教育家的意見，以為要謀女性地位的改造，重要的第一件事就在教育。

可是有些社會思想家的意見又與那些不盡同，他們不說可以不必教育，可以不必改革制度，不過使男女地位不同的起源既在於性的不同，那麼今日對於改善女子地位的方案上也就不可忽略了這一點，便是不可不注意到母性的解放。所謂母性解放的科學的根據便是實際上「母性本能」有強弱的不同，可以用規則曲綫表出之；依據自然的公理說，這些母性本能應當予以充分的自由，即母性本能強者當隨她自己的所好去多生子女，本能弱的或不喜歡多生育或不願生育的應當有絕對的自由。因此任母性強的女子多負擔生育的職務去，弱的及健康上不適於生育小孩的任其免除這個，那麼不負擔生育任務的女子的能力便可以從事於有益社會的工作了。有些人曾經這樣想，只要社會將來生育的事由若干婦女去擔任，其餘的婦女便能成為中性的人，如蜂和蟻羣中的勞動者那樣，可以專心從事社會的工作了。這雖然是空想，但我們不能說這是決不可能的妄想，進步的營社會生活的蜂和蟻，作工和生育既可以分工，不能說別種動物裏便是永遠不可能的事，也許會得進化到這樣的吧？

不過據別一派的生物學家的測度，例如美國那脫等，以為一切生物所天賦的性質都能遺傳的，

母的強弱這性質也是這樣，強的母性能遺傳於下代，弱的性質也能同樣的遺傳。不過弱母性的女子既少生子女，遺傳這種性質的機會就減少，因此，若干代後母性本能弱的個體漸漸消滅，將來或者竟只剩得母性強的個體了。這話固然不為無見，然而也許母性這性質永遠有變化存在，這一代的個體有規則曲綫的變化，下代雖然有若干母性弱的個體無子女，但所有子女中也許母性本能依然有強有弱，如前次的依規則曲綫而變化的，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我的意見，無論在進化的趨勢上那一種的假設可能大，對於種族上都沒有什麼大關係，結果不過事實和前項假設符合時，從事生育的婦女若多，各人分擔生育的任務可以少些，照後一種假設的情形，則負擔生育的婦女數目減少，各人的負擔遂相對的增加。但對於經濟上却發生問題了。我覺得母性解放是無可批評的真理，我們若不認某一羣人是天成的奴隸，我們決不能強人所不能或不願，是應當隨各人天賦的才能的適會而去選擇他的工作的。今事實上既發見各婦女間母性本能有強弱的不同，據理自不能強叫極弱的也同樣的去擔任強母性的婦女的工作。但母性既經解放，經濟上誰應當負擔多子女的撫養的責任的呢？又誰當不負擔這個的呢？要解決這問題，小孩及那從事生育的婦女的生活就非由社會供給不可。這不特為公允上應當那麼辦，便是男子的財力足以維持妻和子女的，但爲了要求女子脫除經濟的奴隸地位起見，也就不得不離開丈夫的掌握，而受社會的供給不可。

爲了謀男女的地位的平等起見，也便是使男女更能協作和社會生活更安全起見，不特要注意教育，并使青年了解性的關係和互相尊崇，不特要改造經濟，使經濟上壓迫婦女的條件一一去掉，一方面還要求減少生理上的壓迫。便是應當減輕母性的責任和放免不自然的母性，這件事在從前的時候實行或者比較困難，在今日避孕方法已加入科學的研究之後，大概已並不困難了。

戀 歌

莎士比亞著
翰哥譯

告訴我何處是愛情的所在，

在心中嗎？在頭上？

怎樣來產生她，怎樣來養成她？

答應我，答應我。

一瞥的養成；

並且死在她所躺的搖籃裏；

呵！讓我來撞愛的殯葬的鐘聲吧，

我撞——叮，噹，鐘聲。

——叮，噹，鐘聲。

是產生在眼波裏，

藝術與性愛

非子

一 性慾在自然界的威力

『在自然界中，由極微細的原因，到處顯出偉大的結果……雌雄淘汰在動物生活中不知發生了多少高妙的現象。人類生活中愛之結果，不知佔了多少部分！凡此一切都是以二個細胞之結合爲其存在之理由的……因爲知識慾的緣故，夏娃 (Eva) 誘惑亞當 (Adam) 的塞姆人 (Semite) 之神話，巴尼 (Paris) 與海林 (Helen) 的古代希臘之傳說，以及其他多少有名的詩歌，何一不是歌吟兩性分離以來，愛與淘汰所表現的偉大勢力？能夠擾亂人心的任何熱情的勢力，其牽引感覺，迷醉理性的力量，總沒有能與「戀愛」之力量相比匹的。一方面我們可以讚美「戀愛」爲最崇高的藝術，最清高的詩與音樂之源泉。又爲文明之最有力的要素，家族生活與社會生活之第一原因。』

這是赫凱爾 (Haeckel) 在他的人類發生論對「戀愛」之讚歌。戀愛威力之偉大，由他的讚詞，很可以表現出來了。這樣偉大的戀愛，在原始以至於現代的未開民族，常常認爲神祕，認爲不可思議。遂對之崇拜謳歌。在這種神祕的原素之下，他們的生活幾乎完全受其支配。

在生物界中，大部分是以生殖，即雌雄細胞之結合為其生存之最高目的。很多的植物與動物，以至較高等動物之昆蟲，完結此項最大義務後，即行死滅。有時雄者僅在離開雌者之前保留其生命。雌者於產卵後即時死滅。在下等動物的生殖，殆為其生命之最後條件，但其生殖行為是機械的，無意識的。至高等動物則不然。其生殖行為，乃其肉體上與精神上的開花。

總之，人類的戀愛，動物的交尾，都足以影響於他的生活之全部，足以激發起他的一切生活力。

二 交尾期與動物之身體的誇示

生殖的慾望，即交尾的慾望，在多種動物，到交尾期時多狂亂的爆發。此時動物之精神方面的能力與姿態之表現總在平時的水準以上，其毛羽鱗片，都增加色彩光澤。過了交尾期，仍舊回復原狀。有時雄者生表面之變形物，為與其愛敵競爭之武器，同時為引誘雌者之裝飾。在魚類，雄魚多於交尾期內表現華美的色彩於鱗片，張其鰭而跳躍於雌者之側。做出種種誘惑的動作，表現其美態。

在鳥類中，此種現象更加強烈而顯著。鳥類之雄者其體內具有之武器裝飾品，唱歌器官，香氣分泌腺，與其姿體之靈巧，皆於交尾期內有特殊之表示。奧調崩 (Ardouin) 氏關於雲雀的戀說：『各個雄鳥把牠們尾巴張縮着，正像貴婦人手中的扇子，用很洒脱的步調在枝間跳躍着，其華美的鳴聲，亦較平時的調子優揚。當精神興奮至極點時，若看見其他的雄鳥，立時對之起鬥爭。魯安諾 (Ch. Letour-

Heau) 在他的婚姻與家族之進化中說：『有一種鳥類，在交尾期到來以前，多數集會於一處，共謀其美之完成。普羅里達產之松鷄與德國及斯坎的那維亞產之小松鷄都開這一種戀的集會，特別後者於每年五月必每日開長時間的此種戀的集會。』

『多種鳥類之美的鳴聲，乃誘惑雌性的有力方法。這是誰也知道的。每年春季鶯做他的唱歌的競技。即其聲音不甚美的鶯，亦以其嘴叩枯枝，補充其音調之不足。』

又據斯突倫該 (Strange) 氏之記述，澳洲之掠鳥於交尾期前以滑稽的姿態滑走於樹蔭下，以其華麗之羽毛與口銜之有斑點之木葉引起雌鳥之特別注意，然後始走入美麗的巢中。

以上的現象，依華麗斯斯賓塞赫德孫等人謂情緒之壓迫能動力之生活力為之充溢，其結果自然在交尾期生出以上的現象。但我們不能說這種作用是全無意識的。牠們多於一面為表現男性之優美特徵，一面為征服女性的羞恥的必要行動。而且為女性之選擇的目的地方的男性，自然也不得不以色彩的競爭為其性交成功與否之決定。

所以「性愛」與「美」實具有絕大的自然關係。即雌鳥似具有先天的審美觀念。雖然他的美的判斷力有程度之差別。總之都以自己的聲色或姿態之美，給對方以快感，由快感而生愛着，終達于性的交接或結合之完成。

二 藝術與雌雄淘汰

以上已連帶陳述了動物界之性的爭奪，即雌雄淘汰之一部分。但雌雄淘汰的標準，可以說有兩方面。即「美」的競爭，與勇悍的競爭。有時動物的爭戀，常把此兩種競爭結合起來。澳洲的掠鳥，在交尾期製造很美麗的小屋爲競技場。不過我暫不陳述戀愛與鬥爭的問題，只就美的競爭方面研究一下。

此種動物界之解釋，同時可以應用於人類之性愛問題。男女兩性，爲牽引或刺戟異性對自己的注意，總愛把固有的容貌丰采上再加以技巧的裝飾。在原始民族常常有爲特別表示異性的裝飾，由此會引起異性相互間性的刺戟。然此一方面亦即裝飾之發端。至人類之容貌丰采對異性之牽引作用，據新達爾文派之說明，謂男女兩性互相對異性之容貌性質之某種共同要素，感着本能的戀着。譬如男性的求婚者對於女性的理想，無意識的總覺着對方身體的性的表現最顯著的，其對於男性的魔力亦最大。蓋兩性之外觀上的容貌與裝飾容貌的常套方法，都同樣關連於兩性之雌雄淘汰。即一方爲自然之技巧，一方爲喚起異性之性慾感情之必要的表現。

威斯特馬克 (Westermarck) 的人類的結婚 (Human Marriage) 中說衣服之起原不是爲隱蔽裸體，乃爲使裸體之美更加明顯。在未開時代，就如現代流行社會，故意露出裸體以表示美的樣子，又以衣服，錦片點綴其肉體美。威氏且證明：大概種族中開始着衣服之時期，多在男女之春情發動期。

且用於宴會或祭日之男女集會的地方。由此顯然可知衣服爲刺戟異性之性慾的有力作用。衣服以外的切身體裝飾，我們都可以此同理證明其對於性愛的作用。

且依據比較心理學的原理，裝飾並非爲美化所裝飾事物之本身，乃欲使帶裝飾品的男女之人格爲他人認識之特徵，特別爲對異性牽引的表徵。

在原始時代之牽引異性之方法，與近世之方法雖因文化程度之增進，其求愛以至求婚的形式有很大的差異與進化，然其形式的根柢即心理學上之基礎常是同一的。總之是在戀愛的目的（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之下，由容貌的裝飾，欲以最有效的印象牽引異性的注意。原始人每有以貝殼編串飾於頸之周圍，在毛髮的編束中，則飾以玻璃的破片或其他發光物質。在近代文明人則飾以寶石或寶玉，其效用並沒有什麼變更。同時野蠻人爲表現其「美」的理想，每以片形物飾於其耳或唇上，或以骨的針貫穿其鼻，甚至損壞其身體而施裝，如文身的習慣便是。這都是以容貌丰采之奇異喚起異性的印象的方法。因爲看慣普通的容貌丰采的眼光對於奇怪的丰采當然會有一種較強的印象。這也是很自然的事。鳥類哺乳類等的華麗的羽毛或角，總是男性的動物，爲買女性動物之歡心，與向之求愛的利器。至人類則以修飾改變容貌之方法，如奇異的束髮與塗施脂粉，皆足以特殊的容貌丰采給異性以牽引的魔力。

總之，在高等動物間，特殊的容貌常爲對異性求愛好之條件。特別在文明社會，男女對異性之選

擇，對特殊容貌的一種偏愛，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但對此等特殊容貌過於離開普通的特質時，則生嫌惡的傾向。

四 局限與偏愛

威斯特馬克在他的人類的結婚中說，在那不知分業的原始社會，無論何人，在自然的必要上是相似的，特別在一定的氣候與地域中居住的種族，其兩性間牽引選擇的材料甚多。此種部族結婚的部分，『愛人』的概念，很局限於狹隘的地方。對於狹隘制限中的典型的偏愛漸次高潮時，不合於典型的姿態常常能引強烈的反感。而且在國民理想發達的形勢下，積極的選擇，常被消極的選擇的勢力戰勝。

同族結婚的習慣由於異族間之心理上的嫌惡。異族的男女總具有不能交換情緒的一種偏見，由此種偏見對異族人常常有一種侮蔑的感情。同時對異族人之衣服，言語，習慣都覺着是應當排斥的，甚至因宗教上的差異，各種族對自己以外的種族幾乎以為不是人類，極端的發生嫌惡。尤其在原始時代異民族間發生戰爭的時候，其勝者自己誇耀，對待敗者加以侮蔑。同時敗者生悲慘的被侮蔑之觀念。此種侮蔑的觀念能影響於容貌丰采，以至肉體的細微之動作。布林東 (Brinton) 氏曾說，同族結婚對於男女兩性之選擇上，有莫大之影響。這個我們只看現代的野蠻人，對異族人之容貌所抱

的反感，就可以想見其對人種統一有多大的障礙。即近世各國的農民，仍因地方之不同而異其服裝的習慣。此種事情對於青年男女之愛的生活上，實有莫大的影響。

總之，青年男女在相互的異性本能的偏好上，具有最有牽引力的容貌是得計的，同時具有相類似的共同性質，亦同樣的很得計的。所以欲以普通以外的奇異外貌吸引他人的注意時，須以不至於引起異種族的反感為度，即最多於普通的特色上加以誇張，而不至於破壞種族的理想，以表示自己特色於異性。據威斯特馬克之說明，某種民族有染齒的習慣，乃因該種人的齒之瑣瑯質較他種為黑的緣故。某種人有將其頭特意弄得尖些的習慣，也只是依該種族人之頭蓋骨的性質本來尖的緣故，人為的使其更加發達其特性。且頭髮少的人種，有時故意突其頭。這都是依自然的傾向，把種族中之普遍性加以誇張，由此使各種族間形成了一種種族的典型而在男女兩性的遺傳的偏愛與遺傳的厭惡，不斷的影響於積極與消極的選擇，由性慾的牽引形成其種族的求愛之理想。

五 自己裝飾之起源

原始人種以樹葉或毛皮掩蔽其裸體，同時以此種掩蔽的方法牽引異性的注意，在異性間心中引起一種性慾的刺戟。有時舞蹈的女子，在赴戀愛的舞蹈場或祭禮時，常束腰帶，以為刺戟異性的媒介物。我們只看南亞非利加之阿馬騷薩斯人 (Amazons)，布爾焦之土人，阿德彌來地島 (Admiralty)

rally Island) 之美拉奈西亞人 (Melanesian) 紐幾尼島 (New Guinea) 之西北及東南岸之土人，中部坤斯蘭島之居住的奧刺利亞人，馬凱薩斯島 (Marquesas) 之泡利奈西亞人 (Polynian) 等着用 (Phalloscopy) (腰帶之一種) 之動機，即想見其對異性刺戟之效用了。

人類的性慾生活，常圍繞着羞恥的感情。因為在野蠻人對於生殖的事實，有時會有近於恐怖，甚至近於宗教的驚駭之念的。在稍稍進化的時代，生殖器崇拜的種種象徵，在宗教的意義上非常重要。同時對於象徵之實物，在野蠻人種間亦會起一種迷信的感情。現在紐海布麗代斯 (New Hebrides) 島的蕃民，極注意其裸體，很嚴密的隱蔽着。此種事實據雪奈代爾 (Schneider) 氏之解說，謂其並非出於審慎的感覺，全為避免叫「奈拉克」(Noral) 的魔術的行爲。又據蘇邁維爾 (Somerville) 氏的旅行記中說，該島之蕃民，看見他人之裸體時，即覺着是什麼災禍到來之兆候，起一種非常恐怖的迷信感情。又紐幾尼島與上述諸地方之蕃民，有在護身符上繪畫生殖器之習慣。現在的義大利人間尚有一種以極猥褻的體態做的魔術。足見生殖器常為一種有力的危險的魔術之根柢。而此種迷信觀念，又為以隱蔽生殖器為一種極嚴重的禮俗的觀念之根柢。

拉載爾 (Ratzel) 氏在他的人種學中暗示說，生殖器被他人看見的恐怖，於男女服裝之起源是很有關係的。在野蠻人以爲空中有無數精靈存在着。這些精靈是非常兇惡的。所以他們要想一種防禦的方法，服裝之起源，與此亦有莫大之關係。特別在女性更感着有多着衣服的必要。

斯賓塞與紀萊二氏之論澳大利亞人種的『自然民族』(Nature Tribe)說澳大利亞人種中有一種傳說，謂他的祖先之精靈彷徨在空中，爲要求再出人世，遂求化身於青年女子的胎內。而此種精靈，特別愛乘旋風而彷徨着。當旋風起時，該地的女子都要逃避。但此種傳說不只澳大利亞如此，哈特蘭氏的配爾蕭斯雜話(Legend of Pevensis)中謂此種觀念不只原始人間相信，維爾濟爾(Virgil)時代之羅馬人亦曾相信。又浩丁道特人(Hottentots)中亦有與此相似之傳說。此外因降雨或受太陽光線之受孕的傳說，在歐洲與東方各國都很多。所以他們爲避免受孕之危險，想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蔽體的衣服。

但我們自然不能積極的認衣服的着用完全起因於迷信的理由。一方面達爾文派的進化論所主張的衣服乃性慾的成熟者爲裝飾起見而起始着用的，與文身等同樣爲青年男女表示其成熟的記號。但由原始裝飾與近代裝飾之比較研究，證明原始時代之人種，男女兩性的裝飾的程度，男性較女性爲強。以上的情形或者是兩性的選擇因歷史變化而顛倒時，裝飾的強度亦爲之顛倒，而一方面男性的裝飾多出階級或功勳的表示。此種事實，特別發達於原始時代。故以上的學說，或有無限大的實在性。

斯賓塞在他的社會學原理(Principle of Sociology)中說，最簡單之裝飾品乃原始時代之戰利品，及狩獵的勝利品。又原始人種之尊長者之飾羽毛之冠，乃誇示其善狩獵者。且野蠻人中間常常

有勇士因戰爭受傷後，受羣衆的尊敬，而爲榮譽的負傷，以後由一種模倣，故意於自己身上刺下傷跡。此或爲刺身等習慣的起原。

且野蠻民族的女性，恆有一種崇拜勇士的習慣。婦女們當男性格鬥時，環視其間，結局爭與強者爲妻。由此可知戰勝的誇示，同時又爲男子牽引女子的最強的媒介。所以自己裝飾之起原由以上的例證，自然有種種不同的原因，如避免危險的一種恐怖感情與宗教感情，與對異性或羣衆的辨別的記號，對異性引起性慾感情的注意的表示。總之這許多複雜的原因，對於異性牽引與藝術的動機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我們可以斷定在原始的發端自出於種種自然的無意識的動機，而後來的發達遂集中於異性牽引的觀點上。即其最大的動機，就是理白特 (Lippert) 氏所謂使人「注意」特別是對異性引起「注意」。衣服，羽毛，寶玉等之裝飾如此，裸體之塗染文身，印度人與黑人之傷身的裝飾，其究竟都不外男女相互選擇之媒介物，刺戟物。且裝飾藝術之進化發達，亦仍與兩性選擇，有連帶互進的關係。

六 戀愛之藝術

男女兩性戀愛的動機對於原始藝術之影響已如上述。這是決不容輕視的。我們試從現在的文化類推起來，種種活動，種種表現，雖其開始並非戀愛之目的，但結果或爲求婚的最有效的方法，並且

由此種藝術，給女性之刺戟的感化，對於其發達之偉大影響更是很明瞭的。此種影響及於藝術作品上的，尚不如藝術的遊戲的大。

據達爾文派的學者對於原始的舞蹈，有以下的記述。即在舞蹈時，雖亦有男女分別舞蹈者，但其一般方法，則為男女合併舞蹈。且由很多事實，可以證明舞蹈係帶有着戀愛的性質。即男女分別舞蹈，亦必在異性環視之前。

至於在黑人社會，北亞非利加的回教徒的社會，以及波斯土耳其日本等地所流行的東方舞蹈，雖近代變為一種專門挑撥男性之色情的一種買藝的方術，但我們可推察其原始的動機，也是出於一種戀愛的動機的，我們觀察到東印度的土人之戀愛的舞蹈，則可明白的認其與雌雄淘汰有莫大關係的。又據達爾東 (Dalton) 利文 (Lewin) 等氏之考察，印度的土蕃民族之 Mundarie, Rasas, kolhs Sonthals, Bhuiya Chukmus 等種族中，其求婚必以舞蹈，唱歌等藝術的活動為媒介。即在這些部落中，仍舊行着我們在印度的神話雜誌所知道的極有趣的戀愛結婚。達爾東氏曾與 Bhuiya 種族之青年，同到青年女性中去，青年女子終日舞蹈着歌唱着，歡宴她的青年男性。次日即有幾對的新夫婦配合起來了。又據達氏的記述，Bayan 種族的一種結婚方法先以男女相對成列，然後一對一對的男女互相携手的舞蹈，當場就組成幾對的夫婦。與此同樣的結婚方法，又通行於 Bendkan Khonds 種族之間。在 Hos-Mundarie 種族中間，每年亦有一種男女互相夾雜，發猥褻之言語，互相飲酒歌舞，

而行異性選擇的。

舞蹈中歌唱的即與詩，都是很富於性的牽引的意義的。如留英氏說，Khyongth 的男女在收穫時所唱的歌，雖充滿着很純潔細密的感情，但總不如戀愛詩的高尚。至於戀愛的舞蹈常常是與戀愛的詩歌相附隨着，是不必贅述的。在嘉比亞斯馬突拉島住的馬來人的戀愛詩中，據說完全是求悅於女子的一種手段。澳大利亞的土蕃的詩人們完全是歌詠自己的愛人之嬌美的。

總之，人種學的知識愈進步，對戀愛的藝術的見解愈能正確。若再加以人種學的精密研究，從吠陀與費西亞等種族中，當更能從實際的人種中，找出許多例證。他們的舞蹈唱歌，多創造於戀愛的目的之下，在古代墨西哥與古代配留，其戀愛詩都得有藝術社會的最高位置，其詩歌與音樂殆全用作求婚的目的的。

自然，我們也不能武斷說雌雄淘汰是藝術起源的唯一原因。一方面原始的宗教與社會的動機，甚至原始人類的純粹藝術衝動也是不能蔑視的。在兩性的選擇上，藝術活動的力量又是如何的偉大，即藝術活動是男女合體的預備活動，此種活動在人類生活與社會進化上的影響之重大，是我們不能不絕對重視的。但性慾的興奮於人類動作的關係也是很明顯的。以上我們所舉的雖多原始人種及野蠻的證例，在文明人中間的戀愛之影響，也是同樣的強大，這是誰也可以推測得到的。歷來的大文豪大學者受愛戀生活之影響的非常之多，歌德的戀愛經驗之豐富是誰也知道的。孔德得了克

羅斯爾德都烏夫人的愛後，把輕蔑女性的思想一變而為女人崇拜的思想，把女子崇拜作為宗教的典形。這也足見戀愛的力量了。至於文學作品中戀愛的描寫與其作品價值的關係，更是誰也知道的。

東方的閉鎖的禮教，與中世紀式的禁慾思想，現在已經失其存在的可能。在兩性調和、融合的係中，創造無限的社會之和諧，與人生之優美，是人類永久的任務。所以我們不能不要求活潑的青年男女向着未來的大目標打破兩性間的間隔以努力於藝術之創造了。

孤軍週報 第八十九期出版

(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刊行)

武昌失守以後

北京戒嚴了

無理的英人

孫傳芳不過是這麼一個

「玩意」

雨灑槐花(詩)

途中(小說)

本報逢星期日出版定價本埠零

售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

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再加郵費

八角

總發行所 國立北京法政大學

第一院本社

世莊 憶佛 政武

瞿冰森

許雪筠

聞國新

北新週刊

注重出版界之介紹與評論，並登載
學術文藝各項著作。十月九日出第
八期。定價每期本埠銅元八枚，外埠
四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寶山
路寶山里北新書局發行。

幻洲創刊號

(十月一日出版)

上部象牙之塔

象牙塔中

迷夢(散文)

飯依(插圖)

怨女(詩)

夜哭(散文)

浪淘沙(小說)

下部十字街頭

徘徊十字街頭

靈鳳 全平 靈鳳 滕剛 紹宗 靈鳳 漢年

新流氓主義(一)

溥儀與破舊月經帶

洋翰林劉復「復古」

介紹藝術三家言序

水番三郎日記(一)

街談巷議四篇

1. 山東大學行跪拜禮

2. 張伯苓的新新時代觀

3. 傅令嘉獎的國家主義

4. 勸陳望道勿再丑表功

街梢閒談

每半月出版一冊，定價每冊一角，創
刊號一角半。預定全年連郵二元二
角，半年一元二角，國外另加郵費，全
年八角，半年四角。

發行及編輯處 上海寶山路

三德里B 22號

亞靈 漢年 裴華 裘癡 漢年

潑皮 養慎 迪可 潑皮 漢年

憔悴的花蕾

適 蕙

——爸爸，買一個大蘋果來呀，要這樣大的！

早上出門的時候，五歲的女兒，追趕出來這樣殷勤地囑托了我。

——乖乖的，快到裏面去，別跟母親胡鬧呀。爸爸曉得了，會替你買來的；快進去！——我回過身去，撫了撫她的肩頭，便匆促地走出巷口了。

自從五月來妻有了小的孩子，大的女兒便一天天的憔悴起來，溫馴柔和的性情，也變成了急躁而頑皮了。在故鄉的時候，還有一班鄰家的孩子，作長日的遊伴，一塊兒鬧着玩着，有時同別的孩子吵了嘴，哭着回來，但不一會兒，依舊是很和睦地攪在一起了。

——啊，爸爸來啦。——我因為妻的生產，匆匆從S埠趕回故鄉，走近家時，已看見女兒站在門口，高聲呼喚起來，伸開了兩手，向我跑來，抱住了我的腿兒。她梳着兩條小辮，比前次見時已長高了許多，只是面色似乎有些枯萎。我攜着她的小手走進門口，她一面拉着我跑，一面仍然大聲歡呼着報告她的母親和祖母。與家人們一一相見以後，她倚在我的身邊告訴我：

——媽媽養了一個小妹妹，這麼大，紅胖胖地真好看！——她用兩手裝着，又告訴我——我同娘

娘一塊兒睡覺，不跟媽了。——說時，很有些黯然的樣子，雖然她是用不跟媽媽了，大了的矜驕的語氣說的，然而我總是覺得她的音浪有點兒黯然的。

妻還睡在牀上，臉色很蒼白，連嘴唇也沒有一點紅意，髮是蓬着，兩太陽上黏着小藥膏。她把睡在肘下的嬰兒，抱出來給我，看，透露着笑容，低下頭在紅得像成熟已久的林檎的小臉龐上吻了一吻。大女兒倚在我的膝蓋上，兩眼楞楞地直視着她母親和妹妹，我伸手撫摩着她柔軟晶黑的頭髮：

——小妹妹你歡喜麼？

——歡喜的，爸爸，她大起來要叫我姊姊呢。

——以後你要乖點，大大了，做姊姊了。

——啊，她可苦了，剛產的幾天，站在房門口眼楞楞的凝視着我。鄰家的孩子來招伴也不去，話也不愛說，飯也吃不下，終日呆木木的。

妻說的時候，她的小臉上很有點兒自悲的樣子，強着辯說。

——我跟娘娘好，娘娘待我好。

我的心頭禁不住一陣陰鬱，『寂寞的孩子！』——這樣的在腦裏一閃，兩眼便有些酸楚。於是我想，我可不要讓孩子太寂寞了。但是妻的身體太弱，天天躺在牀裏不能起來，孩子一天到晚跟着我，帶來的一點糖菓也喫厭了，一疊畫報也看倦了。鄰家的孩子上學去了，可憐的女兒，長是和我糾纏着。有

時我正有點兒工作在做，或是看點兒書，或是寫點什麼，但她總是「爸爸爸爸」的鬧個不休，把我正在凝注的思绪撩亂了。

——不要鬧，停一會爸爸給你玩吧。

那天晚上我騙了幾次總是騙不開去，我便惱怒了，把擱在案上的手肘一推，恰恰的撞在她的唇上，脆薄唇皮在齒上猛烈的突擊，便流出血來，高聲的哭了，母親把她抱了撫慰着，我的兇暴的餘怒還沒有消盡，惡狠狠的罵了一頓。孩子的小手摩着唇上的血，哭鬧得更厲害，母親抱她去睡了，我重新繼續工作時，立刻覺到自己的殘暴的行爲，而深深的悔恨起來。

這樣殘忍的手段是用在一個無抵抗的弱小的孩子身上的嗎？我怎麼卑劣到這樣的地步了呢？我平時不是反對父權制的麼？然而我會對自己的孩子施用這樣的威權了。——我咒咀着自己，深深地失悔着，心胸便感着異常的難過，再也不能把原來的工作繼續下去了。我從座中站起，走到母親的寢室，母親坐在床邊吸着煙，埋怨我不該打得她這樣厲害。我沒有話說，撩起了蚊帳看時，她已經安靜地睡倒了，一只手枕着頭，側弓了身子，呼呼地熟眠了。我俯下身吻着她的額角，爽然地又走了開去。

早晨醒來，依然活潑的跳躍着，好似沒有昨天晚上的事情發生過的。我特地跑到市上去買了一點玩物，她依舊異常高興的接受着，倚在我的兩膝之間，七零八落背一點過去的事給我聽。一隻貓死了，老母雞生了蛋，鄰家的狗給叫化子偷去剝了皮；這一類的掌故，在她的記憶中是保守得很穩固的。

又把新得的玩具撥弄着，感着無限的歡欣的樣子。

——你的嘴唇還痛嗎？

我終於忍不住提醒了她，她伸起右手的食指，把上唇皮掀起了給我看了之後，一點也沒有宿怨的神氣的告訴我：

——還有點兒痛的喲，爸爸，你這個人真兇，來了許多血呢；娘娘的手帕染得很紅的。

我輕輕拍着她的背：

——爸爸真不好，你乖點兒，以後便待你好，買東西你吃。

她立刻顯得喜悅得興奮了：

——爸爸，葡萄乾，餅乾！

——好好，我去買，買一大包好不好？

但是我始終是自私自利的，不時把她冷落了，任她被街上的野孩子欺侮了哭着回來，任她呆木地站在她母親房門口聽着小妹妹的啼號，任她冷落地軋在女傭的隊伍裏去受呵斥。妻忙着弄小的孩子，母親被困於雜亂的家務。我呢，看看書，寫點文章，和終天的跑在外面去找朋友們閑談瞎鬧。直把一個月的假期挨滿了。

母親真是慈愛的，爲了我旅居的孤獨，也不管鄉居的家務怎樣難捨，也不管上海的生活程度怎樣高，在十月將盡的時候，把全家都搬到上海來了。因爲孩子們的環境關係，我不恤化費了很高的房金，與友人合租了一宅高爽的房子。前面是一個私人的花園，空氣之好是在塵沙與烟煤混合的上海所不容易找到的。去年在租界的一條陋巷中，借了人家的一個後樓，住了兩三個月，只有向北開的一扇窗門，對下恰巧是一隻垃圾桶，弄裏的路，堆滿了垃圾，兩旁低窪處終年停蓄着靛青色的臭水。天氣熱的時候，幾乎把命都送了。不要說我的女兒瘦得不成樣兒了。連忙避災似的返鄉去才過了一夏。有了上次的殷鑒，便不能不小心一點了。

可是巷裏盡是富家，當我們把破舊的家具搬了進去時，不待四周的鄰人透出驚異的目光，自己早就覺得慚愧了的。因此孩子們只好立在門前眼睜睜看着鄰家的小孩坐着小汽車往來馳逐，不敢投入他們的隊伍中。一天到晚在女傭的隊裏，做些無聊的把戲。

—— 啊，師母，你們的丁兒擰我啦！

—— 呀，太太，丁兒又來鬧了。

小的孩子一天到晚伏在妻的懷裏不肯離身，冗忙的妻只有焦怒着把她呵叱。使她越頑皮了，低微的責罰是渾然不覺的了，沉重了時，便哭喊起來，鬧得異常煩亂。有時母親帶了她到外面走走，才能

清淨一點，不過也因此使她非到外面走走不可了。

母親因了家事回家去了。我早上一起來就要出門辦公，回來往往很晚，就是星期日，也有些事要做，不要說是不能照顧她的了。

——母親今天打你嗎？

我回來這樣問她。

——背上打了兩下。

——呀，爲了什麼？

——因爲我吵。

她很自然的這樣告訴我。

真是什麼辦法也沒有，關於這孩子的事，我的心裏長是焦灼着。我覺得從父母身上所得到的愛，要同樣地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去想起自己兒童期的黃金時代，天天坐在母親的膝上聽有趣的故事的情形，還深深印在腦中。於是覺得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太刻薄了。所過的是現代都市生活，終日把自己的生命苦苦掙扎着，更沒有餘暇來建造美滿的家庭生活了。幼稚園麼？但是這樣的社會之中，一切都殘敗到這樣的地步，誰還能夠安心把自己的孩子付託於人呢？我把這意見與妻說着，只有相互的喟然而已。

近來孩子時時一個人跑到弄堂外去，路上的車馬，與奸詐的拐騙常使我與妻担心着；有一次我陪着寶晚飯客，送走了客，便發見不見了孩子。天色已昏黑了，使我們異常慌亂，遍弄都找過，沒有蹤影。最後，終於尋見她在隔壁的弄裏伶仃走着。——這樣的事，一連發生了許多次。

前幾天的晚上又慌亂了起來，妻告訴我說是喚吃晚飯的時候不見了她，後來才尋見了一個人。在人家的花園邊躑躅着。問她爲什麼不回家來，她說：『我要等爸爸回來去看影戲的。』可憐的孤獨的幼小的人呵！

我在往辦事處的車上，想起了孩子的事，常悔恨我不該讓母親把家裏搬來的。我又想起被惡毒的社會廢殘了的自己，快要到了中年，生命的歷程已經很短促了，還在沒有一些兒成就。我又想起栽培搖籃裏的人材的志願，付託未來的希望，而自己的孩子，正在欣欣向榮的嫩芽，已受了這樣重重的摧殘生命的花兒那會再有榮發的希望。我的心頭像受刃樣的陣陣劇痛起來了。昏昏沉沉地辦完了一天的事，回到家來，在路上記起早上孩子的囑託，只是找不到好的蘋果，便賣了一點水蜜桃和雪藕。走近弄口時，黃昏的暗雲之下的寂寞的小女兒，又一個人立在弄口待我了。她看見我時照常歡躍着跑近身前，我把水菓包挾在左手的肘下，右手把她抱了起來，我摸着她的手心異常灼熱。走進了家我問妻時，妻說她天天是這樣的，不知什麼緣故？

我把水蜜桃分給她吃了，悽然的情緒深深地陷入胸懷，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如果不是妻凝視着我。

氣候異常的熱，寒暑表升到一百〇五度，我把窗推開來，庭前的盆花，剛在清晨吐放的蓓蕾已在一天驕烈的陽光底下萎然憔悴了。

一九二六，八，八，夜，一時，寫完。

小 詩

雪萊作
翰哥譯

我怕和你接吻，柔美的少女：

你可千萬不要怕我；

因我的深沉的心呵，只是滿裝着

你的疊句的詩歌。

我怕你的容貌，你的悲音，你的行動；

你可千萬不要怕我；

因我的愚笨的心呵，只是崇拜着

你的真摯的誠意。

「愛之專號」的插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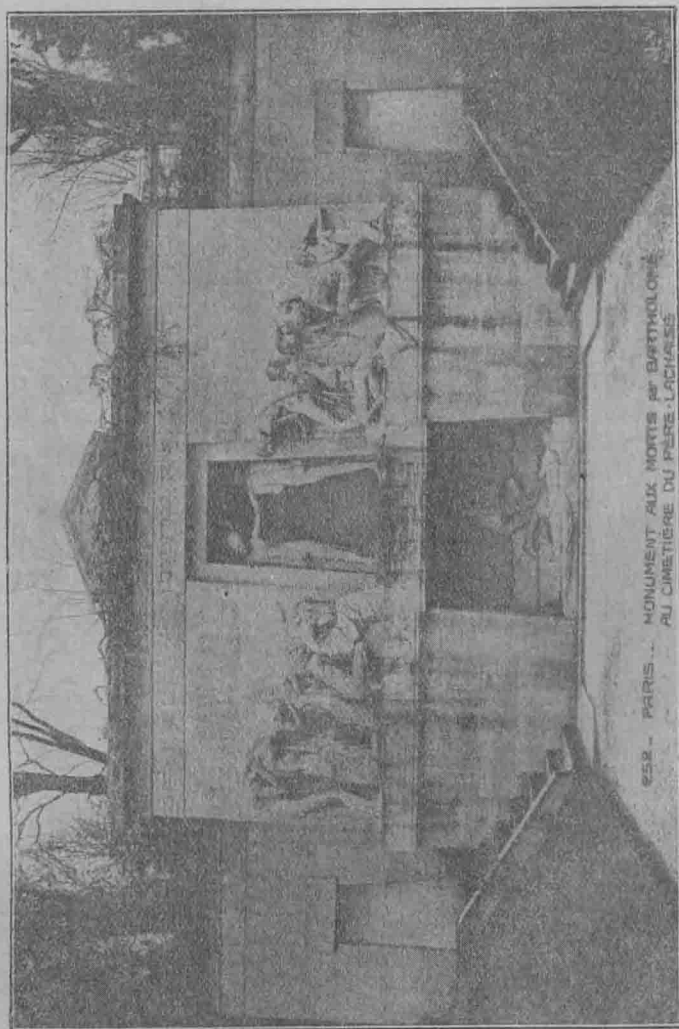
孫福熙

婦女雜誌「愛之專號」很厚的一冊，買的人不免是個個覺得很值得買的。然而材料實在太夾雜一點。我是贊成出版物中包羅不論東西不論大小的材料，上天下地的都加以研究的。然而，廣博儘管廣博，並不是說夾雜，並不是說牽強附會。現在無論什麼事上多着用湊數的方法，東一些西一些，天一句地一句的湊了起來以示他的廣博的。

「愛之專號」取材廣博的精神是很可欽佩的，然而所得的材料實在太夾雜，太牽強附會。文字上可議之點也很多，開首「愛的雜說」中「天和地，果真有愛麼？」的問題，明明自己認為「很難說」的。植物表現的愛，也是「仍然似有似無」的。又說「至於神的愛，亦只可想像罷了。」然而在以下文中與畫的解釋中都「很易說」的講起來了。這一層是不免不妥的。我現在單就插畫上說一說。

所謂「幽冥之門戶」者實在是一「死者的紀念碑」。全壁是表現埃及墳墓的形式，下半方洞原是在地道下的，有兩邊的階級相通，作像者表現其真剖面。洞中挺臥夫婦二人，旁邊伸張兩臂的是不死神。這完全是表示「死」的。

表示死的問題的作品，採入愛之專號中，不免有點牽強，「編輯室的報告」裏的話是很老實的農



252 - PARIS... MONUMENT AUX MORTS DE BATHOLOMÉE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死者的紀念碑”

隱先生說：「不但爲藝術上著名的傑作，而又擇與『愛』字頗有關係的。」我設想倘若是狡猾的人必定要說得這裏的畫如何如何的與『愛』有關係了，而農隱先生很忠實的只說頗有關係，這是我所願我們年青人效法的。

只是這幅雕像的照片與『愛』實在頗沒有關係了。並不是爲了煞風景，但這一杯冰水，給了想吃麵包的人，使他沒有所謂炎夏苦熱與沁入心脾的問題可言，這是我所不以爲然的。雖然冰水仍有他自己的價值的。三轉四灣的說起來，從『死』也可說到『愛』，但這不免落了前人所說笑話中，以『物格』來表示說『起卒』之意了。

又『開化與自然』也硬變爲『天之愛與地之愛』了，我想在這幅畫中表示天與地的或者有之，天地之愛則我未之見，農隱先生只是爲自己的『可毋喋喋』一句話遮蔽住了吧？如果早相信這是真實的，我們還何必在疑惑「天和地果真有愛麼」的問題，而說『很難說』呢？有這樣一幅畫，不是早可作天地有愛的證據了嗎？

我以這兩點爲例，對於愛之專號採取插畫與採取文字的態度表示有可研究之處。

凡表示不以他人爲然之時，總不免帶有意氣，或使人疑爲是意氣所使，我是竭力想避免這一點的，然而或者仍不能免，故特在此道歉。

高曼女士文集

尹文彬

本書是高曼(Emma Goldman)女士的論文集，譯者爲廣東大學教授袁震瀛先生，他是介紹高曼的學說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人。在「五四」運動方起，中國婦女們尙未覺醒的時代，他便在新青年譯登了一篇高曼的結婚與戀愛。這在章錫琛先生譯的婦女問題十講中已提示過了。

現在袁先生把他歷年來所譯的關於高曼女士的論文收集起來出版了。這書計有十篇文章，其中除有五篇是關於政治問題與宗教問題等等而外，餘均是對於婦女問題的說話。其目次如下：

- 一、結婚與戀愛
- 二、賣淫制度
- 三、女子參政
- 四、女子解放的慘劇
- 五、貞操主義的僞善

高曼女士是無政府主義者，她的思想，非常徹底。有人批評她說：『她是一個以道德力量及預言家的想像，推出一個自強權世界發生到新世界的婦人；她是一個用邏輯的方法及深邃的誠來分

析社會的病；用藝術家的心手，描出那建築在平等、親愛、自由的人類曙光的婦人。」——(George Jacob's *Holyoake*——這是不錯的！她對於社會弊病的觀察對於一切問題所寫下的東西，均有一讀之價值，所以我願意來介紹她的文集於讀者。

高曼女士是反對婚姻制度的人，她主張自由戀愛與自由性交去代替那結婚制度。在結婚與戀愛一文中，說得非常詳盡。她提倡婦女解放，她以為婦女解放，是一種「心的革命」，目的是要使婦女全體每一個成爲「完全的人」，在完全條件下發展，而沒有創傷、殘缺與危險！她反對婦女主義者的改良政策，不贊成女子參政及無聊的母性保護運動。這些意見，是在她的女子參政及女子解放的悲劇二文中明白的表示出來了。

她又反對女子貞操，她對於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的禁慾主張，大加攻擊。本書中的貞操主義的偽善一文，就是她的重要的意見。(袁先生的譯文把 Puritanism 譯做貞操主義，我不懂他是甚麼意思。本文因爲是介紹他這本書，故我仍照他的譯文，寫作貞操主義的偽善。)

她又根據了許多學者的意見，寫下賣淫制度一文(本書第二章)，說明賣淫制度爲社會罪惡的結果。她以爲消滅了資本制度，賣淫的現象，始可免除。所以她主張根本須實行社會革命，改造資本主義的社會！

因了上面所說的原故，我願意中國男女青年都能一讀高曼女士文集！不過這本書有一些缺

點：(一)譯者翻譯的時候，把原文略去了許多；(二)有些是用文言譯的。「譯者贅言」中，袁先生曾說：『本書中各篇翻譯的時期相隔有數年的，所以有些是文言的，有些是語體的，但因為我們所倡的是真理，文體如何，辭句如何，都可以不必計較了。』好譯者已先申明過了，我不贅說了罷！

本書定價三角，出版處爲廣州市萬福路怡廬，代售處廣州共和書局，丁卜書社，民智書局，上海西門出版合作社。

對婚制述略的商榷

毛一波

八月號的新女性寄來許久了，我因爲「貧病交加」的原故，只走馬觀花似的讀了一遍。昨天看見時事新報上開明書店的廣告，始知九月號也出版了，於是引起我重讀八月號新女性的興趣。

第一，我便讀到了周寸中先生的婚制述略一文，在該文中有云：『自從拔可芬摩爾根兩人的學說發表之後，世界上有許多的大學者，像魯卜克 (Innbok) 麥克路南 (Mac Lennan) 安哲耳 (Engel) 克拿 (Cunaw) 等，都有不少的貢獻，極力主張原人行亂婚的。』這使我有些驚奇了！怎麼麼爾根發表的甚麼亂婚的學說，却在麥克路南諸人之前麼？不對吧！好像我也讀過幾本關於原始婚制的書，但記得都與周寸中先生所說有些不同呢。

爲了要證明我的懷疑的理由是否正確，於是便在書架上隨便找了幾本社會學書來參看。結果我發見周先生的話的確錯了！

我們知道拔可芬 (Bachofen) 是在一八六一年發表他的母權 (Das Mutterrecht) 一書，主張原始人的亂婚。後來繼拔氏而起的，不是摩爾根 (Morgan) 而卻是麥克路南、麥氏的 Primitive marriage (原始婚姻) 是一八六五年出版於愛丁堡 (Edinburgh) 在這個時候，摩爾根還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埋首研究，而從未發表他的著作呢。即魯卜克發表他的意見，也在摩爾根以前，他的文明之起源是一八七〇年發表的。說到摩爾根，他在一八七一年開始發表血統與親族之體系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於華盛頓他的 Ancient Society 一書，是一八七六年出版於紐約，一八七七年再印於倫敦。由此看來，何能依周先生的說話，指麥克路南與魯卜克發表婚制的學說，在摩爾根以後呢？只有安哲耳與克拿的主張，是在摩爾根以後，這是不錯的。因爲安氏發表他的家族的起源是一八八四年。克拿發表他的 Die oekonomischen Grundlagen der Mutterherchait 是一八九七年。

我不知周先生敘述摩爾根與麥克路南諸人的學說時，是根據的甚麼書？何以厚誣古人？若是我希望他以後發表文字時注意一下，尤希望新女性訂彙刊時加以改正，免誤讀者。不過我也得申明，我所說的話，是否不錯，還希高明者指教！

『渾如篇』

韓炳

這是一部照舊書格式新印的一本舊書，據劉半農先生的序文說，是很像標賭機關的前半部的。覆刊這書的范遇安先生的姓名，大約因為『野處躬耕』已久的緣故，所以一向沒有見過，但劉先生說他是『學人』，那一定是『學人』無疑了。然而我總覺得祇是覆刊舊書，甚至連序文都要請別人來做，——雖然不免有點像王品青先生所謂『錦衣』的意思，——這樣的學人，究竟未免太安逸了一點。

『學人』的『心眼』，當然不會像我們不學人的『不潔』的。因為我看到『香者百無一二，臭者十常八九』一類的話，老實感到一種不快。這不知是生成的不潔，還是由於不學所致。

世界的學問原是很廣博的，嫖是一種學問，賭也是一種學問，賣淫，做強盜，做騙子都是非學不可的。在這個年頭兒，別的學問真沒有什麼用處，渾如篇的覆刊，或者也正所以應時勢的需要罷。『世事渾如春夢』，大家認什麼真？提筆時滿想寫幾句話，寫到這裏也只好擱筆了。

兒童畫

明 明

法國的「救救母親與小孩們聯合會」開一個兒童圖畫展覽會，其圖畫中很多特創的風趣。中國的兒童學畫多是臨摹的，在主張兒童學畫應該有範本的人，也有他們的理由，因為中國的兒童真的使人覺得除依樣畫葫蘆以外沒有本領了。其實，這本領並不是沒有的，只是沒有人要他們用出來，而且幾年不用，加以幾次或幾月的範本的束縛以後，這本領就永遠消失了。

今就法國兒童圖畫展覽會中的一張為例，小孩的畫自然不免有很大的錯誤，但在這一張中竟不多見。桌子的透視不對，椅子與浴盆兩者的面傾斜不等，這種都是錯誤的。但小孩子的觀察與描寫常不能灌注全體，他們常只局部的觀察。然而他們的好處不在於此。

試看畫中刷牙者有凝神注意之態，而洗澡者躍然畫出小孩愛水的生趣。這種畫使小孩們懂得而且喜歡，成人們所畫的無論如何的精細如何的準確，在他們反不覺得好。不但為兒童喜歡，就是自己能畫得如何精細如何準確的成人見了也覺他們的圖畫是不可及的可愛。

可惜，中國的這種小畫家大多數沈沒在依樣畫瓜的臨畫中了！

我們現在要問，究竟他們不使兒童臨摹，那末怎樣要他們學畫呢？



，齒牙的你刷晚早

。澡洗腳至頭從日每

那自然，最要緊的是不該給小孩們以束縛。束縛二字不能明白，詳細一點說，就是不要對孩子說你要這樣畫，你不要那樣畫。通常的圖畫教師分給各人一本畫帖，或黑板上畫了一幅，叫學生畫着，從此教師不管他們了。這是最壞的。第一個條件是任兒童畫愛畫的東西。而指示畫理與畫法當對他們所畫的成績而發的。尤其應該啟發的，打動小孩的自覺，教師不要用筆塗改，兒童的畫上也不要用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其餘的都不對。

對於稍有程度的學生，可給他們畫題，由他們各自構圖，各自寫生。上面的插圖就是教師出題的。題目是：「早晚刷你的牙齒，每日從頭至腳洗澡。」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在客氣的讀者看了這題目，就要設想自己是圖畫教師，而覺得自己

也不能不對這畫題交白卷，所以相信學生們一定更畫不出，然而證據明明的在這裏，上面的畫，雖爲我們所畫不出，卻是一個兒童畫的。你說這是教師代畫的？我早同你說過，這是教師們所畫不出的！

附帶的說一說，與這幅畫的題目同類的還多，我列舉出來，可以供教師們給兒童作畫之用，而題中的意思使小孩明白，實在是救救小孩的要法，孩子們與有孩子的父母都該熟讀的。

「日光與清氣是健康的必需品。到露天下去，愈多愈好。睡眠時要開敞窗戶。」

「練習身體，早睡早起。」

「早晚刷你的牙齒，每日從頭到腳洗澡。」

「微生物在污物中蕃殖，千萬不要接觸一切的污物。」

「告訴吐痰地上的人，痰是很有害處的。」

「挺直你的身體，常常運動；這樣你的身體會柔軟而且強壯。」

「留意你房屋及你周圍一切的清潔。」

「防護你的眼睛，你的牙齒，你是只有這一副的。」

「飲食要有定時，要細嚼，不要着急。少吃肉，要吃新鮮的蔬菜。不要飲酒。」

欲謀數十年後的中國的健康，應該廣播這種好習慣於現在的兒童。我想，倘若現在的成年人也聽從這種教訓，中國的健康就在眼前了！

中國青年週刊

(六卷九號) 一三四期

社評

孫傳芳向北伐軍宣戰

江蘇學閥之改良政策

開學以後之工作

謝子盛斯基

討赤聯軍下之天津學生

福州青年之爭鬪

十一月七日(詩)

對於革命者的悲觀(通信)永年

士兵生活與政治工作(通信)

書報介紹

同胞快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仰之

通信處 廣州國光書店李義

定閱 國內一元寄三十五期

國外寄念五期

另售 每份三分

莽原

第十六期 目錄

「外套」的序

在一切藝術(譯文)

荒坡上的歌者

結婚以後(譯文)

肉底觸

流放的人(譯文)

雨聲

魯迅

章叢燕

朱壽恆

培良

朋其

蓬子

報費本京零售銅子二十枚外

埠八分訂閱半年八角全年一

元五角

北京未名社出版

地址 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光明半月刊 第六期

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初版發行

大難將臨 丁曉先

阿白杜爾克林失敗的痛史

「公道」 S 江

法蘭西統治下的安南 高爾松

獄中五日記 葉靈鳳

雍露曲 陸定一

弟兄夜話(續前期) 蔣光赤

光明社編輯 中國濟難會出版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國濟難會分會及大書局

經售

每册大洋四分

全年二十四期連郵費大洋一元

(國外另加郵費大洋四角)

脚

陶 怡

脚

一 想到我的脚，現在已經成爲日本小說上禪智內供的鼻子一樣的東西了，便不禁好笑起來。有時我竟覺得我這脚又似乎變成我的思致幫助的重要物件，又有點有趣。因爲一到構思時，兩手便不期然而然的移到脚上去了。將右手的拇指，抵到左腳的第四個足趾上，同時又將拇指移到第二個脚趾上，將那兩個斷掉了骨時常陷下去的兩個趾尖，次第擠出，即將左手移來擔當這抵住趾尖的工作。一面將右手徐徐移到脚背上，將那突出來的背骨用力地向下按，有時竟按得手都痛起來，我的心裏便似乎感到一種輕鬆的趣味。我想，這好了吧，我的脚可以回復原狀了吧。便兩手一點都不移動地將脚擺在地上，自己反復地看四個脚趾。雖然比大脚趾尖還要短上一寸，但是陷下的兩個，已經弄出來了。雖然仍舊頗異樣。在我自己看來，已經是有稱爲脚的資格了。同時自然還要弄右腳，右腳是比左腳好一點，沒有陷下去的趾尖，只不過大脚趾有些歪斜，而大趾以下的四個脚趾比它短到一寸就是。我自然要將大趾扳正，同時也要將那短的四趾弄長。怎樣可以弄長呢？因爲那趾並不是生下來就短的，是被布條之類的東西逐漸地將它蜷屈成的。所以用手一扳，它仍舊可以稍稍伸直，我曾經這樣意識的弄過許多回以後，便成爲習慣了。在無意中，一到思索時，兩手便偷偷移到脚上去了，彷彿是伴着腦

(763)

子一樣地在盡它的義務一樣，但有時也感到非常的苦痛。到日本來以後，這苦痛更是分外的鮮明。因為並不是孩子模樣的我，下面却穿着頗小的皮鞋，在時常赤脚，兩脚大得像蒲扇的日本女人看來，覺得是尤其小。有一次，我偶然在電車中弄著皮鞋帶，便聽見一個日本女子向他的旁邊的人說了一個『小』字。我很慚愧地立起來，心想，『不是說我的脚嗎？』記得初到長崎的時候，和同船的中國人到一家飯館去吃飯。一到門邊，便說非脫下鞋子不能到樓上去吃飯，我木然了，似乎是我就要做着辱沒國人的行動了，便毅然地說，『我不餓，不吃，你們請罷。』隨後，就生了根似地立在門邊不肯動。弄得同行的人們都非常掃興。那店裏的下女，更是出驚似地朝我看，後來因為那樣地站在門邊也不成樣子，終於被同行的某一位逼得我脫去皮鞋走上了樓。那時的我的心情真是比要哭出來還難過。一看見下女走來，趕忙將脚藏到裙底下去。幸而是席地坐，裙子還可以蓋過脚尖，不然，我真是太窘了。

其實，我為我的脚受窘，也不止這一次。以前初進學校時，常是因為脚的不好而吃苦。比方體操的全身運動，是有時要將一隻脚提起來，提起來不夠，還要將它伸哪屈哪弄許多回。我那一隻形像不周全的脚，要負着我笨重的全身，結果自然是搖搖欲倒了。任如何使力，那提起的脚，總是不聽體操教師的命令，要掉落似地先放下來。記得有一次攷試體操，那教師偏選了一位和我的脚同樣的同學和我同攷。我搖搖，她戰戰，她覺得我故意作耍她，我覺得她不能幫助我，弄得我姿勢更壞。結果，兩人都哭了。最苦腦的是買皮鞋。再沒有一雙皮鞋可以適合我的脚，必定要在皮鞋尖上塞上許多棉花，然後

才可以將脚滾上，總是脚尖只能及到皮鞋的鞋口邊。走起路來，那自然是非常吃力。去年的五卅運動，我跟隨同學們去遊街，走不到六七亭時，我的脚便是被斬落似地痛楚了，半路裏抽身回來，自然還得着不熱心和偷懶的嘲罵。

剪髮以後的我的脚，更是非常惹人嘲弄的東西。在杭州曾有一位女子向我說：『你的頭算是文明了，你的脚爲什麼這樣的不文明呢？』其實我的不文明的脚，並不是生來就不文明的。六歲以前的我的脚，那是比我的頭還要文明。因爲我五歲留髮，六歲才纏脚的。我的脚何嘗不想文明呢？它會起過很痛楚的反抗，擾得我睡夢都不安。我又何嘗不願意它文明呢？我曾經幫助著它一致反抗，它痛楚的時候，我便哭鬧起來。每次聽到要洗脚了，我便假作解手，坐在便桶上不肯起來。母親何嘗不心疼我，要爲我一樣的反抗？但結果她只能反抗得淚水出來。『心肝兒肉呵！』一陣酸楚的語音，便弄成我今日脚的形狀了。所以我這不文明的脚，也可以說是母親的眼淚的結晶。今天偶然看禪智內供的長鼻子，便不由的記起我這無辜而被殘的脚來。想到他那生來的鼻子，不過形式稍長，便覺得那樣難過；而我這無辜的脚，以前既受骨折肉消的痛楚，現在尙招來無謂的嘲弄和羞慚，比之於內供的鼻子，它真是更應得叫屈呵！

一九二六，八，十四，日本東京。

(註)禪智內供的故事，見周作人現代日本小說集。

黎明 四十五期

病鳥

讀中國民歌研究

可憐父母心

敬學 文昭
蔣山青

每份本埠零售四十文外埠
連郵二分定閱半年五角全
年一元

編輯及定報處 上海江灣

復旦大學

未名叢刊 外套

出版了！

這是果戈理的短篇代表
作品，也是他的一篇極有名
的諷刺小說，談諧中藏着隱
痛，冷語裏仍見同情，凡留

心世界文學的都知道。陀思
妥夫斯基說一切俄國的小說
，都發源於果戈理的故事外
套，其在本國影響，可想而
知。現經韋漱園由原文譯出
。司徒喬畫封面。首有關於
作者的詳細論述及肖像。定
價三角。北京沙灘新開路五
號未名社發行，上海開明書
店寄售。

語絲 第九十八期

酒後主語 豈明
小品 江紹原
無題之五 廢名
回家自序 欽文

大家的閒話

南開中學的性教育

山東大學公署 白鹿彝水

報費 本京銅元六枚外埠連

郵三分半年國內八角

國外一元全年國內一

元五角國外一元八角

趣味半月刊

第二期出版

源氏物語

論親日派

初級裁判廳

世態素描

傷風的狐

零售銅元三枚訂閱全年五

角通信處上海寶樂安路大

謝六逸 謝六逸 謝六逸 謝六逸
馬宗融 馬宗融 馬宗融 馬宗融
何宏徒 何宏徒 何宏徒 何宏徒
小旭 小旭 小旭 小旭
陸里東弄十三號轉

結 婚 的 目 的

邁利思作

仲持譯

結婚的合法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們打算結婚是爲了那些不能稱爲合法的目的；即男子們結了婚可以獲得一個廉價的家庭的工役或看護；女子們結了婚則當她們將自己照顧得厭倦了的時候，可以受人家的照顧。結婚的這些目的是否道德底，姑且不論，總之，這些是算不得結婚之合法的目的的。我們在這裏所要辨認的則是：當我們同住在進步的社會狀況中，並且打算進到更優良的社會狀況的道德底而又開明底男女們一樣，處於最高的境遇時候，我們以爲合法的那些結婚的目的。

結婚的原始的目的在生產子息，並且將他們養育起來，直至他們能够照顧自己爲止。在這根柢上人類與一切的哺乳動物，多數的鳥類都是一致的。如果我們將這個目的的原不十分重要的部分——即對於幼者的養護——撇開不提，那麼，結婚的這個目的不但是原始的目的，而且在全哺乳動物界中常是性交之單獨的目的。這個目的完成是含有愉快和福利的，然而這愉快之『餌』只是自然的一種設計，而在受胎不可能的那些期間，其間並無什麼有用的功能。那明白指示這一層的便是

這事實：在動物中間，雌性只在受胎的時季經驗到性欲，而胎一結成，性欲也就停止了，雖然在雄性，只有少數幾種動物是這樣的，顯然是因為雄性的性欲如果限於這樣短促的期間，則雌性在相當的時間會合相當的雄性的機會就縮減得太厲害了；所以雌性動物對於雌性的那種殷勤而耽逐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在人類中也許時常覺得有形跡可尋）並非為個體的滿足的色情的結果，却是自然為雌性的利益，並且為原始的生殖目的而賦予的。這個原始的目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結婚的動物底目的。

在人類一般的低級種族中間，這個目的依然不但是結婚的原始的目的，甚至也是唯一的目的。在較深的意義上的戀愛觀念，即愛的原素在人類中是很慢很慢地發生的。這在有些低級人種中間，固然也可以發見，而有些野蠻民族固然也具有表達純粹精神底意義上愛的喜悅的語詞。然而即在歐羅巴的種族中間，進化也是遲緩的。希臘的詩人們，除了最末期的之外，對於當作結婚的原素的愛，顯得不大明瞭。徐阿格尼思將結婚比之於畜牧。羅馬共和國的人們差不多也抱相同的見解。希臘人和羅馬人都將生養這件事看做結婚的一個可以承認的目的，任何別的目的不過是放蕩，在他們想起來，還是在結婚之外去追求的好。那保存着這許多遠古的和原始的人生觀的宗教也是崇奉這個人生觀的，而基督教——雖然，如下文所要指出，這是有擴大這個人生觀的傾向的——則在最初只有兩條路供人揀擇，一條是獨身生活，還有一條是專為生產子息的結婚。

可是，從人間史的初期，性交的第二義底機能就緩緩地發達起來，成爲結婚的諸大目的之一了。我們可以說：在動物中間，有時甚至在人類，性底衝動一經喚起，只在腦間作一回短而且速的循環便到達牠的完成了。然而待到腦和牠的機能發達了，更有力地助之以性底生活的種種困難，則求性交的衝動便須在牠還未到達——而有時永不到達——牠那終極的目的之前，經過更長更迂緩更苦痛的途徑。這意義便是：性逐漸地變得和一切最高尚最精微的人類的情感與活動，和社交的文化，和各方面高尚的冒險，和藝術，和宗教相纏繞了。這個有唯一的生殖目的的原始的動物本能，在其赴那目的的路上，對於那在文明中，我們算作最寶貴的一切精神底勢力，成爲激發的刺戟物。這樣，我們看來，這機能便是副產物了。然而，我們知道：即在我們人間的工廠中，副產物有時也比產物更貴重。說到人類進化的機能底產物，也是如此。手是以抓取我們物質上需要的物事這一個原始的目的，從動物的前肢變成的，然而這手却也發展了製造和彈奏批霞娜和凡娥玲這一種機能，作爲副產物；手的這第二底的，機能底副產物，我們即用粗拙的金錢的測驗來估量，也認爲：比起牠的原始的機能來，不論物質上怎樣地較非必要，總是更寶貴。話雖如此，那變形的性底勢力却只在希有的天才的品性中，纔並未得到正常的實質底出路，而本身上自有其至高的價值。就大概而言，副產物是始終和產物相伴的，這樣，結婚的第二義底，可是殊異地神聖底，特別地人性底目的，也就加於牠的原始的動物底目的。這可以稱爲結婚的精神底目的。

從「精神底」這語詞，我們不要意會到任何神秘的，超自然的品質。這不過是同「動物底」相辨別的一個便利的名詞，可以包括那在人類的進化中儘擴張着勢力的一切較高尚的心靈底和情感底作用。將性交的這精神底目的的成分列舉出來是不必的，因為這些成分人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次序，不同地列舉出來。這些成分不但包含那使愛成爲優美的戀愛術的一切，而且包含快樂的全原素，以快樂過於僅僅動物底滿足爲度。我們古代禁慾的因襲思想常使我們昧於快樂的意義。我們只見其惡的可能性，不見其爲善的權勢。我們忘却如羅曼羅蘭所說，「喜悅和苦痛是一樣地神聖的」。沒有人是像吉姆士辛頓這樣，固執地認定在性的精神底諸目的中，快樂的原素之無上的重要的了。他宣稱快樂正當地利用起來是『神的兒』，可以認爲『力的宏大的棧房』；他又將人類進化的經路中，牠的重要不減而增這個有意味的事實指出來。（註一）這固然是不錯的：性底勢力可以大量地扣留起來，變成知識底和道德底形式，而快樂本身，尤其是性底快樂，如果不濫用而明智地用起來，則也可以證明其爲我們最優美最精醇的活動之刺戟物和啟發者。這個可注意的性底快樂的機能就可以糾正那斷言制慾是結婚的動物底目的之外唯一的途徑的人們的論據，那種論據無視精神底和肉體底需要的結果，即性交所發生的諸種發着底調劑着底影響，那將健全的平衡與正氣給與全體制的。而且，在結婚的精神底目的完成中，有着比每一個體各別的利益多得多的利益。這就是說：在結合的本身有着效果。因爲經過了和諧的性關係，則比起從結婚生活以內或以外的制慾所能發

生的來更深邃的精神底結合纔到達了，而結婚這種聯合在世界的服務上，纔成爲一種更便利的工具。如果撇開了任何性底切望，則相愛的兩人的完全的精神底接觸也只有從一種稀罕的親密行爲纔能够獲得。什麼行爲都沒有像性底擁抱這樣的親密了。這種行爲的完成中，在已經到了合理的人類發展的程度的一切人們，身體的接成就成爲靈魂的接合。外面可見的表徵便是內中精神底美的成就。『我想將性的美，與性的聖潔做我對於兒童與年青的人們的一切性教育的根柢，』一個著名的女子說過『性交是人生的大的聖禮 (sacrament)，凡不鄭重地吃喝着者吃喝着他自己的天罰；然而這在沒有後嗣思想的兩個靈魂之間，也許是最美的聖禮。』(註二) 許多人對於聖禮的觀念似乎不過是屬於宗教的，然而這却是誤解。『聖禮』這個字，是古代羅馬人說到兵士對於軍事上的忠順的誓言的一個名詞，這字義在較深的意義上存在於遠在基督教發生之前，而向來是看作同着什麼大的精神底實際在一起，最密切的可能的結合的具體底表徵的。我們從現代的見地，可以跟了吉姆士頓說：性底擁抱，如果鄭重地了解了，只能够同音樂，同禱告相比較。『凡是真實的愛人，』一個女子說得好，『都知道這一層，任何一切的「關係」的價值可以從其到達這見地的事的成功與失敗上來判斷。』(註三)

我已經說過教會——一部分受了宗教所常有的墨守初民思想這種情形的影響，一部分也受了古代因襲的禁慾觀的影響——怎樣地有着側重地，如果不是專一地，主張結婚的動物底目的這

種傾向。牠打算將性縮減到最少量，因為異教徒將性舖張着，牠禁抑快樂因為基督教徒在地球上的途徑是『克勞思』(The Cross 義曰十字架，含有苦難之意)的路；雖然神學者們容納『自然的聖禮』這種觀念，他們却只在神父的干涉不可能的時候，容許其實行。在脫命忒會議之前，西方的教會可就承認結婚的聖禮不是由神父而完全由兩個祭司舉行的了。漸漸地，一種較合理較近人情的意見浸濡到教會裏來。結婚的動物底目的以外的性交固然還認為一種罪惡，然而這却成爲僅僅一種輕微的罪惡了。聖奧古斯丁的偉大的影響是傾向着容許生殖目的以外的性交以多量的自由這一邊的。在改革宗教的期間，約翰拉思哥——一個變成新教徒而在英吉利住下的正教的主教——跟了那些較早的各色神學者們，提出一種意見，以爲結婚在子息以外的目的可以作爲『安慰的聖禮』奉承於那結合的夫妻；這個意見是有些爲新教教會的始祖們所採納的。這也是今日一般的新教徒所容納的見解。在夫妻每人的較高的發展，以及在他們的結合的親密與穩固這幾點，結婚中的交合的精神底目的的重要，則今日較進步的思想家們，更着重地提出來了。

我們中間那些還只能够認識結婚的動物底目的，以及舉出低級動物——這些動物中間，生物學底狀況是全然各不相同的——的例來，以爲值得我們模仿的人們。他們的見解是有點可哀的。上帝——或者自然，如果我們要這麼稱呼——化育人類，將人類的種子提高到低級動物所特有的那種加於生殖的可哀的束縛之上，這是經過了不可知的幾百萬萬年苦痛的奮鬥的。然而對於這些人

們，枉費的了。他們還是在動物的時期。他們還須學習愛的ABC這些人們的一個代表沙思華克的主教會經當作審查員，出席於國家生產率委員會，不數年前，在倫敦開會，考察生產的頹勢的。他那時宣稱：生殖是結婚的唯一合法的目的，又稱：爲了任何別的目的的交接是僅僅「自己滿足」的墮落的行爲。這番宣言曾激起委員會的許多會員的批評來，這種有趣味的結果，那委員會爲抱着——新教的，正教的，和別的——各種的主見代表的男子和女子們所組成，而可注意的是：沒有一個人附和那主教的意見，有幾個人則斷然地反對這意見，以爲這是和古今最優良的信念相反，所代表的不是高尚的而是卑下的道德觀，而且含有全部的性底活動應該縮減至於一生中大約兩三回有效果的性交行爲這種思想。是否適當這問題姑且不論，總之這種思想顯然是不能使一般人實行的，而且還可以補說一句：在那因了無論怎樣的理由，覺得絕對禁戒有孩子是自己的天職的一切人們，則這種思想會有將他們從愛的生活完全關出這種更甚的結果。這便是一羣法利賽人打算將人類的羣衆投擲到地獄裏去的態度。這一切的糾紛與一切的惡都是從不能知道結婚中間，生殖這個原始的動物底目的之外，有着一個第二義底却更精醇的精神底目的這一種迷盲發生的。

結婚的第二義底目的和節制生育的實行有怎樣密切的關係，是用不着申說的。如果沒有節制生育，則這種目的往往不能存在，即使存在也難擺脫那危害其本質的困擾的可能性。爲要防止這種困擾的可能性，在別一面我們常常具有避孕或節制生育這一種非審美的性質。可是我們須要記取

的是這些是在我們開明的人類生活全體中佔有一部分的地位的。我們若非經過物質的境界無從進到精神底境界。關於此點，福萊爾曾經將避孕的效用和眼鏡的效用相比較。眼鏡是同樣地非審美的，可是這是以補助自然的缺點的基於自然的設計。不論其本身怎樣非審美的，在那些需要她的人們，她就可以成爲審美的了。眼睛與避孕，在許多人們，同是精神底世界的大門，如果沒有備着這些，便會覺得那世界的大部分是一本掩卷的書的。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節制生育正在並且可望牠實踐許多的功能。牠供給方法，制限將過剩的家族的人數，藉此將極大的利益賜與那家族，尤其是那母親。牠又使親子關係上的甄別，妊娠的適當的時間與狀況的選擇容易辦到，因此成爲人種改良的主要關鍵。此外還有許多的利益——現在漸漸一般地明瞭起來了——可以從節制生育的適當的實施發生。在我們中間許多人，那最主要者，便是節制生育畢竟使結婚的精神底目的得到完全的解放。

(註一) 見羅利思夫人所著“James Hinton”的第四章。

(註二) 須萊納爾 (Olive Schreiner) 在私人的信札中的話。

(註三) 見羅利思夫人所著“James Hinton”第一八〇頁。

女性與戀愛

日本田中香涯著

汪馥泉譯

1

女性底精神生活中，最顯著的是感情生活。感情底容易激起及容易變化；感情儘變化動搖着，對極其微細的事情，也會哭泣，悲哀，憤怒，嬉笑；一向活潑潑的，會忽然變成憂鬱；這是一般女子共通的心的現象。而且就是判斷事物，也難以感情，依自己底愛憎而行動的傾向，很是顯著；不能下公平的判斷，常發生偏執的行動。雖有女子很富於同情心的說頭；但因女子底感情，容易變化動搖，對於一向很是同情的，感情一變，會忽然成了仇敵的，這並不是稀有的事。又女子底感情是『自己中心』的，常對於愛自己及於自己有利利益的，表示好感；不然的，便很冷淡。那末，女子底同情，範圍很狹小的，不能稱為博愛的。

戀愛也是感情。雖則早有『婦女底生活底中心是愛』、『婦女底生命是愛』的說頭；但我們試一

觀察婦女底愛底本質，實是自己中心的，與其說愛戀異性不如說自己要求慰藉，陶醉與享樂。換句話講，不是愛異性，是由別人底愛自己，因以得到滿足。這誠是女性底強烈的自己執着，女性底『個人主義』。

愛有『愛』及『被愛』這積極的和消極的的兩種。愛者，常是強者優者；被愛者，常是弱者劣者。體力，財力上都是強者優者的男子，愛弱者劣者的女子；弱者劣者的女子，為強者優者的男子所愛；這是自然的事實，也便成了愛底背景。在愛底背景上占優勝的，由同情，憐憫，惻隱的念頭，對弱者的女子注以男子的愛，這是當然的事；女子，由於為男子所愛，以得到慰藉，悅樂及滿足。『女為悅己者容』這話，便是說女有因了男子底愛自己，才感到自己陶醉。為了被愛，女性常高興與地賣弄嬌態。就是那凌駕男子的有名的女文學家斯泰爾夫人 (Stael 1766-1817) 也說：『女性底才能，除了希望被愛之外，毫沒用的。』雖說『婦女底生命是愛』，但據我們底觀察，想說：『與其婦女底生命是「愛」，不為說是「被愛」』。

2

香粉，化粧，嬌態，顯媚：這些，女子不論怎樣地來辯解，表面意識縱然否定了，但內面的要求，實在於惹起異性底愛。男女與性格底著者華甯格爾 (Weininger 1880-1903) (譯者按：這書原名叫性與性)

格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說是本文四百七十二頁引證文一百三十四頁的大著作。日本在一九二五年的二十年之前，片山孤村介紹這書底大概，叫男女及天才；一九二五年，他修改增訂了一下，易名為男女與性格，仍非全譯本。華氏是一個天才，即使是狂人也是天才。他說女子徹頭徹尾是性慾的。說女子底生活是性的生活，女子底思想感情全然根於性慾的；這的確解着了一面的事實的。由別人那面接受了愛的女性，是如何地表示着高興；得不到愛的，又如何地像喪家之狗般憔悴而且情思昏昏；失戀時，那放火毒殺這些可怕的犯罪，大多是婦女弄的；看了這些，便可明白女性底熱望被愛是如何深刻了。女性底愛戀男樣的男子，便是希望被站在強者，優者底位置上的男子所愛，以充分嘗味自己陶醉和享樂的傾向使然。（譯者按：華甯格爾在男女與性格中說男子總帶點女性，女子也總帶點男性，他們都要求和自已正相反的配合。如女子有八分女性二分男性，便要求八分男性二分女性的男子。）

不得已過着獨身生活，不能從異性嘗味到愛的婦女，常缺少女性的情味，成了冷酷偏狹的性質，或者成了歇斯的利的性格的人；這是周知的事實。尼姑底多歇斯的利，這也是不能遮掩的事實，所謂『聖……』的被叫作聖者的尼姑底大多數，都是犯歇斯的利的；這看了謫理斯底記述便可明白了。

（譯者按：此地原文被抹去半行）

假使對手的男子忽然冷淡了，那婦女，便須再找自已被愛的對手；或者不出諸積極，却出諸消極，

去找比自己更弱更劣的異性，作施愛的對手。這便是私通底主要動機。在男子容易當作「一個插話」看的愛，在女性，可是當作生活底中心，在拚了全生命地幹的。（譯者按：此地原文被抹去約一行半。）

3

在夫婦關係上，丈夫愛妻子，妻子爲丈夫所愛，這樣地保持着愛底調和的，才是真正的平和幸福的家庭。但妻子，不單消極地爲丈夫所愛，還積極地做着母親，對兒女施愛，這是因爲自己底兒女是比諸自己更弱更劣的人。就是女性，一方面做着妻子，見愛於丈夫；一方面做着母親，愛及兒女；是一身占着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愛的。說女子生於愛死於愛，這實在不是偶然的。由這一點上來，一生終於獨身中，沒有見愛的丈夫也沒有被愛及的兒女的婦女，誠是可憐。有着丈夫，沒有兒女，只有消極的愛，嘗味不到積極的愛，缺少了愛底生活底一面的中年婦女，常喜歡貓和小狗，這便是選擇了這種小動物，以代償沒有被愛的兒女的寂寞的。

沒有兒女的婦女，單只由見愛於丈夫以嘗味慰藉和悅樂，所以假使丈夫冷淡了她，她底生活便如在沙漠中一般寂寞的。沒有兒女，還有丈夫底見愛，這是能够享樂值得生活的；但假使沒有兒女，丈夫也無情，渴於愛的女性，便不能不另外去找見愛的對手或被愛及的對手了。對於這應的女性，我們不能不由心底裏同情她們。

貴婦人社會中，瞞過了丈夫，和那些比自己地位低得遠的戲子，汽車夫，馬夫，書記私通，供給社會新聞不少，這是因為沒有消極的被愛的經驗的她們，其勢不得不自己來積極地施愛，以比自己更劣更弱的年青的異性做對手了。戲子和汽車夫等，成了她們底愛底對象，她們不是消極地被愛，是積極地傾注愛情於異性，以醉於愛的歡樂中。

日本新女子底先驅者，那有名的平塚明子，和她底愛人『雛燕』的奧村博底關係，和上述的事實正合。奧村比明子小五歲，經濟能力和思想上，都是不受明子底庇護是不能完全獨立的弱者。明子在青鞜上發表的文中，敘述這男子，說他『有着五分的小孩三分的女子和二分的男子』。又敘述他們底關係，說『最初，是顫瑟瑟地把我看作可怕的東西似的；這時候，親近我，有戀人的動作了。』明子這應的陶醉於戀愛以得自己滿足的新女子，以五分小孩，三分女子，幾乎沒男性的男子為愛人，實是很適當的；這樣，可以任着自己積極地愛玩異性了。為舊道德束縛着的一般的女性，由消極的愛（就是比自己優強的男子的為丈夫，為他所愛），以得自己底悅樂與慰安；反之，儘要求着自己感情底滿足的新女子，以比自己劣弱的男子為愛人，嘗味積極的愛情。不只現在的新女子，從前，如女俠客，老鴿等底男人也，大都是弱者。

總之女性底戀愛，不論消極的或積極的，都是以自己爲中心的，所以和女子底感情容易變化動搖一樣，由感情出發的愛情也是容易變化動搖的。擺倫底東傑安中說：『女人底心，有如旋風，又有如深深的漩渦。自既婚者以至寡婦，處女或母親，她們底心底變動，都如風的一般。』女性爲目前的感情激動，容易變心，這是無可疑的事實。但看重貞操和名譽，怕懼社會底裁制的女性，賢母良妻主義的女性，都以理性來壓抑容易動搖的感情，跟着一個男子，過忍從的生活；反之，自我意識強盛感情容易動搖的歇斯的利的女性，常常想變換愛底對象的異性。在所謂『自由戀愛』的名目之下，不怕私通的，便是這些女子。

壓迫

索非

三從，四德，
貞操，內鬪，……
一層，兩層，三層，……
只許你奴隸一生，
那管你自去沉悶！

二六八，一一，上海。

麻 醉 藥

仲持譯

—— 藥 醉 麻 ——

不多年前，薩婁諾地方有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名叫麥什阿。台拉蒙泰那，他在老年時候，娶了同城一個年青美麗的女人。那一對夫妻的年齡相差很大，他給她置辦衣飾，毫不吝惜錢財，凡是她所希望的，他沒有一樣不給她辦到，因此，城中的女子們誰都及不上她的漂亮，但是她並不怎麼滿意；她常常看望外邊年青的紳士們，便看中了一個人，將她那全部的希望與情愛集到那人的身上；那人覺察了這一層，也向她表示同樣的深情。那人名叫魯奇里達約羅里，是一個貴族，性情非常乖張，因此得罪了他所有的朋友們，誰都不和他交往了，而且他品行不端，惡名傳遍了薩婁諾。可是這種情形並不使她的情意有什麼阻撓，他們兩人藉了她的鴉頭的幫忙，終於在一處會合。那時她責備他過去的行徑，要他爲了她的緣故棄邪歸正，革除所有的壞脾氣。從此以後，她時時將銀錢接濟他。

這樣子，他們兩人一逕非常小心地私下來往。後來有一回，那醫生診看一個患脚病的病人，那病人的脚骨碎折了，須要將碎骨籍出來纔可以醫好，否則一定不是喪掉那隻脚便是喪掉那條命；然而他却還將這個病症審慎地察看着。

那醫生心想不用一些麻醉藥，病人是受不住疼痛的，於是將手術延宕到晚上，一面叫人舀了一

瓶水來，將一種喝了使人酣睡的化合物沈澱在水裏，這瓶水他便放在房內的窗口，沒有說出這是什麼來。

到了晚上，麥耳飛地方有一個使者到來，是那邊幾個閩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們遣來的。那使者來請他立刻到麥耳飛去，因為那地方有一回大鬪毆，傷了許多人。醫生於是將那人腳上的手術延期到早晨，乘船巡往麥耳飛去了。他的夫人知道他夜裏不會回來，便將她的情夫私下引進醫生的房裏，將他鎖進在那里，等候她家中別的人們睡熟之後來看他。

魯奇里在房內等候着他的情婦，覺得極其口渴了，偶然眼睛瞥到醫生為他的病人預備的那個水瓶上。他以為這是可以解渴的東西，便舉起水瓶來，一飲而盡。不一刻，他沈酣地睡熟了。待到那少婦走進房裏，見他睡得很熟，她便起首低聲呼喚他，但是他沒有作答，連動也不動。她慌亂起來，劇烈地搖動他，說道：『起來，懶漢！你打算睡覺，你可以住在家裏，不該到這裏來。』

他經她重重地一推，便翻落到地上。他顯得既無意識，又無感覺，如同他真死了一樣。她於是越發擔憂起來，用手擰他的鼻子，拔他的鬚鬚，然而麻醉性實在太強了，這些法子，都是不中用的。她這纔疑心他死了，使勁地擰他，又用燭火灼他的皮膚，他還是沒有醒來，於是她以為他是真死了。

她的愛他是超乎世界上的一切的，現在她怎樣地悲傷了，列位也許容易設想罷。她不敢作聲，有好一會只是默默地哀傷着自己的苦難，後來她恐怕這事情張揚開去是不名譽的，便覺得必須設法

將他運到屋外去。她自己不知道怎麼辦纔好，叫了她的鴉頭來，和她商量。那鴉頭驚駭了好一會，用了種種的法子喚不醒他，便和她的主婦抱一樣的意思，以為他必然死了，而最要緊的辦法便是將他運出去。那主婦於是說道：『但是我們將他運到那里去，到明天人家發見他的時候，纔不至於疑心他是從這里運出去的呢？』『奶奶，』鴉頭答說，『今天晚上，我們鄰近一家木匠店前面，我看見有一口很大的棚在那里。如果還沒有搬進屋裏去，我們可以將他放在那口棚裏面，在他的身上劃兩三道傷痕；有誰看見他一定就推想他是和人家爭鬥，被仇人殺死了放在棚裏的。』那主婦對於鴉頭的勸告一切都贊成，只有傷害他一層不贊成，說是這是無論如何不答應的。於是那強壯的鴉頭將他背在肩膀上，那主婦走在前頭探望路上的人跡。他們走近那口棚，將他投進去，便合了棚蓋，將他遺棄在那里。在同日，有兩個盤剝重利的年青的人，恰在同條街上不多遠，租定一所房子，因為要配辦傢具曾經在上一天着眼到那口棚，並且決定了主意：如果整夜地擺在那里就去偷。一到半夜，他們便將那口棚扛去，擺在他們的女人們的臥房裏，隨即上牀睡覺了。

這時候，魯奇里已經睡過好久了，他的飲料差不多完全消化，效力也就完結了。他不到清晨便醒過來，他的意識雖然回復了幾分，可是一種昏沈狀態却還沒有完全消失。他張開兩眼，看不出什麼來，這纔覺到自己是被禁閉了。他於是驚駭起來，自己思忖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睡着呢，還是醒着呢？我記得昨天夜裏曾經在我情婦的房裏，現在我想我是在一口棚裏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大概是醫生

回來了，或者別的事故發生了，她見我睡着便將我放在這裏的。一定就是這個緣故哩。」他一面這樣想，一面靜靜地躺着，起首傾聽外邊的聲響。因為櫥身很狹，他在那裏躺得長久，腰骨有些發疼，便打算轉一個身去。剛將背部轉向櫥的側邊時，那塊板脫了筓，翻落到地板上，一聲怪響驚醒了女人們，她們嚇得魂不附體了。

魯奇里一見那口櫥裂開了，覺得住在房內，不如出去妥當。他跟踉蹌蹌地在暗中摸索着走，想要找一頭門逃出。她們聽見這聲音叫喊道：『誰在這里？』但是他不熟悉她們的喉音，沒有回答一句話。她們於是叫喚她們的丈夫，但是他們落了大半夜，却睡得很熟，毫不聽到這事情。那兩個女人越發吃嚇了，走到窗口叫喊道：『賊，賊！』許多鄰人們聽到聲音聚攏來，擁到屋子裏，那兩個丈夫在喧嘩中也醒來，便即抓住了可憐的魯奇里，他這時候覺得沒有逃脫的可能，窘得不知所措了。

不一會，本城的警吏們因為騷亂走過來，衆人將他交給他們的手裏，他們又將他押解到市長的前面。他因為是一個品行不端的人，立刻就被送到刑訊處。他供認自己是存心盜他們的錢財而到那家去的。市長當下判決將他絞首。那早晨，魯奇里闖進錢商家裏被捉的消息就傳遍了全薩婁諾。少婦和她的鴉頭聽到這個驚異的消息，不十分相信，而少婦則依然很哀切地掛念她的情人。

數小時後，醫生從麥耳飛回來，因為施行手術，找尋麻醉藥水，一見那只瓶空了，便發出一聲可怕的呼喝來。

少婦於是明瞭這事情的真相了。她將自己從醫生的話裏推知的情節告知她的鴉頭，央求那鴉頭幫助她去營救她的情人。鴉頭回答道：『奶奶，只要你告訴我怎麼辦，我就可以盡心竭力地幹去。』少婦將自己指望她去辦的事一五一十地指點了她。鴉頭照了她主婦的話，走到醫生這里，哭着說道：『先生，我到這里來請你饒赦我所犯的大罪。』醫生問犯了什麼罪。她不住地哭着答道：『你是知道魯奇里達約羅里是那一種人的，他雖然有許多不好的品行，却是我這十二個月來的相好。他昨天晚上知道你出門去了，便百般地引誘我，誘得我竟將他引到你的家裏，又帶到我的房裏來。他口渴了，我沒有法子給他找些酒或水，不使主婦看見；忽然記得在你的房裏看見過一瓶水，我就拿了來給他喝，將那瓶放在原地方。我承認我這種行為很不好，但是世界上有誰是一生一世不幹過一樁壞事的呢？我心裏現在非常地難受，並不單因為作了那種孽，還因為我害的他生命危險了。所以我懇切地來求你饒赦。請你准我走出去，盡我的力量幫助他。』醫生聽到這故事，打消了先前的盛氣，快活地答道：『你不結識一個活潑的小夥子，却結識這樣的一個懶漢，你自己也應該慚愧。我現在也不來責備你，如果你能够救那人，你去救他就是，只是此後不要再幹這樣的傻事了。再幹一幹，我可不饒你的。』她當下趕到牢監，疏通了獄卒，放她進去和魯奇里講話。她指授他回答法官的口供之後，走到法官這里，便對他說道：『先生，你提審過魯奇里達約羅里，要當作盜賊治他的罪了，但是這案子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於是她將情節一五一十地講給他聽，說她怎樣地將他引到醫生家裏，怎樣地錯將麻醉藥水給他喝，

以及怎樣地將他當作死人放在櫥裏。她隨後告訴他木匠和櫥的主人之間經過的情形，剖明了他來到錢商家裏的緣由。

法官於是覺得要查出這樁案子的真相是很容易的了。他先審問醫生關於水的情節可是真的，便知道正是如此；其次召了木匠和櫥的主人也就是錢商來；經過多時的盤問之後，他們在前一晚偷了櫥，扛到家裏這一層也明白了。最後是他將魯奇里提到他的面前。問他那晚上宿在那里，他便供稱：自己的本意是要和醫生的鴉頭相會，在她的房裏喝了些水以解渴；但是從那時候起到自己醒來覺得藏在錢商家的櫥裏的時候為止，自己怎麼樣，却一點也沒有知道。法官聽了他們的口供非常地高興了。他見魯奇里無罪，將他釋放出來，並且判兩個錢商罰金十克郎。至於現在魯奇里和少婦的喜悅那是很容易想像的了。

婆羅洲的婚姻風俗

顧均正

婆羅洲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島，居民大概可以分爲六族，即 Kayans, Kenyahs, Klemantans,

Muruts, Punans 和 Dayaks。

在一個 Kayan 人和 Kenyah 人的村子裏，日間要做祕密事情的機會很少，所以求婚這一回事，往往是在夜間，因爲女孩子和她們父母的睡處是分開的，雖然常常在同一的房間裏。開始用情的都是少年的男子，只有 Malabris 地方的人，却是由女孩發軔的。一個少年男子爲一個女孩所吸引，便開始去訪會她，在他去訪問的時候，凡是他自己一方面的人說起來，叫做「去尋菸草。」這種風俗的起源，大概是因爲給客人吸菸的事務，都是家中的主婦做的。一個 Dayak 人可以招呼一個女子，用些包在 SHIL 葉子裏的檳榔子來獻給她，假使她接受了這包檳榔子，在他們的習俗上就是表示她許可這個男子留着和她談話。在訪會之後，他可以不論在什麼時候，暗暗在女孩的枕頭下放下一條項鍊，這條項鍊是用幾個 Balong 果（一種具有強烈的辛辣氣味的果子）的種子來穿成功的，假使女孩有意於這個訪會者，便設法來把這件事和他說明。

在一個 Kayan 人或 Kenyah 人的屋子裏，照俗禮捲菸（以菸草包在乾香蕉葉裏做成的）必定

由別人送給，所以一個女孩子假使要表示出她願意叫她的愛人常來看她，她可以送他吸一枝菸，很特別的捲菸。男子去時看見女孩待他已很優異，便可接連着去訪她。假使他們這樣地下去，一切都順利，女孩就用一把毫毛鉗來鉗去了男子的眉毛或睫毛，鉗時男子躺臥，他的頭枕着在女子的膝上。在這種時候，往往引起很奇異的爭論。要是男子頭上的毫毛太少，一個 *Kayan* 的女子必定要說他已經被別的女孩鉗去過了；因了這樣便常常有鬧着毀約等事。又其時逢着男子患頭痛，女子常將男子的頭髮繞在指節上，替他在頭頂按摩，並間時用力的拉了一下。女子又可以奏一種口琴來引誘男子到她的房間裏去。當婚約締結時，這男子在夜間可以和他的愛人在一起，直至下一天的早上。

在這個時期以後，這男子就可挽人出來向女孩的父母要求結婚。女孩的父母表示出一種詫異的神情，但這往往並不是真的詫異。假使他們喜歡這個少年，他就送一面黃銅的鑼或一顆貴重的珍珠，給女孩的家族，作爲一種信物，假使這對配偶因意外的事件而不能結合時，這信物便須歸還。假使這父母接受了這信物，那女孩就送一條項鍊給她的未婚夫。當婚姻到了這一個時期，便須得到公家的承認，幾個朋友或親戚跑去告訴會長，那會長或則給他們以幾句友誼的忠告，或則向這對配偶提出反對，如其是反對的話，那末這件婚事永不會成功。如其會長允許了他們，男女兩方面的父母也沒有異議，那末這未婚夫必須送一件禮物給女宅（如貴重的珍珠或黃銅的鑼，這兩種東西，都是當貨幣用的），當爲他的信物，要是他以前沒有送過的話。訂婚之後，便要占預兆了。聽見屋子附近有某種

或鹿的啼聲，便算爲惡兆。假使聽見惡兆，便要差一個聰明人到樹林裏去尋吉兆，或足以平均地抵消惡兆的兆端。Trogon（鳥類，短喙長尾產熱帶）的叫聲和捕蜘蛛的啾啾聲，以及老鷹在天空中自右而左的飛翔，都是吉兆。要是所遇的兆端老是不吉利的，那末這結婚的時日，須得延擱一年，然後再占朕兆。同時，這少年常常離去這村子，去尋找幾個別的女孩，恐怕他的第一次的所選，或許有什麼上當。假使他回來後意見沒有改變，並得到了吉兆，那末這婚禮很早就舉行，通常是在收穫之後，當一月中有新月的時候，因爲他們當這時爲最吉利的時候。一個 Dayak 人的婚禮，在前一日，新郎須整天地預備多量的檳榔子和其他美味的東西，給將來行禮時候客人的咀嚼。

Kayan 人的新郎或他一面的人，送豐美的禮物給女孩的父母，牠的數量視他們在社會上的身分而異。當婚禮在新娘的屋子裏舉行時，便邀了兩方面的朋友，在屋子的長迴廊裏，參觀婚禮並道喜。在黎明時，新郎就同了他的親友和穿着武裝的戰士乘舟到新娘的屋子裏來，雖則新郎屋子離新娘的屋子只有幾碼路，也要乘舟的。他們一同跑到這屋子裏，而在或種情形時，有在這時用幾面大的黃銅鑼，放在迴廊裏，使新娘可以踏在這上行走。並且，在她的門外，堆了一大堆的禮物。然後，新郎和他同來的人，就用武力來開這扇門，而新娘這一方面的人，則在門裏抵抗他們，於是一次假裝的戰爭就開始了。這樣戰爭要重演好幾次，等到後來，新郎一方面的人走進了這房間，那新娘却已經從另一扇門裏走到鄰近的房間裏去了。他們到各處去尋找，新娘但是始終不見，於是新郎坐在房間的中央吸捲

菸。同時新娘同了她的女友溫存地走出來，但是新郎並不去注意她。在這種時候，送給新娘的禮物，便被陳列出來，而銅鑼的數目，或許再加多了些，作為一部分的補償。然後殺了一隻豬，假使這豬的內臟顯示出吉利的記號，那麼就由一個 *Darouh* 用豬血來遍灑在座全體的人，他同時也去祝福這對青年的配偶，希望他們前途幸福和子嗣昌盛。然後，新娘和新郎從一鑼踏到一鑼，定了七次，而這婚禮就算全部告成，只再在晚上舉行一個宴會。

如其是淫奔的話，那末這女孩是被新郎所搶去，和他們以前一向的風俗相像，因為當時的婚姻都是掠奪的。新郎和他的同伴奪了這女孩逃走，女孩一方面的人，則在後面追着。男子和他的同伴便拋下許多貴重的貨物在河邊上，引誘着追的人去收拾這種貨物，以阻礙他們的前進。這樣，必定要等追的人拾到心滿意足，那男子才可以安然地跑開去。

結婚之後，男子和他的配偶都住在他岳家的房間裏，因為當他們訂立婚約的時候，總說定這對年輕的配偶須要在這屋子裏占一個房間。他們結婚後最初的幾年都住在這裡，在這個期間，這丈夫大都幫助他妻子的父母在田裏工作。隔了一兩年之後，這對夫婦才回到男子的村子裏去。

在 *Punan* 人的結婚，丈夫加入妻子的家族，往往是終身的（不過 *Kayan* 人却很反對這種風俗）。並且男子對於新娘的父母也沒有什麼報償。不過像贈送菸草這樣的小件禮物，却也是很通行的。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譯

歌

夜這樣的深黑，她一直闖進了我的眼底。

——你將認不清路徑，你將迷失在樹林裏。

——流水潺湲的聲音充滿了我的兩耳，

——你將聽不到你情夫的足音，雖然相隔祇一二

——花香是這般的醞烈，幾乎使我暈倒，

——倘使他們攔住了你的路，你也不會覺到。

——啊，他在山的那一角，離這裏是這樣的遠；
但我却看見他，聽到他，覺得他撫摩着我。

小孩們

溪澗幾乎要乾了，衰黃的水草枯死在污泥裏，
在遠遠的高岸上，空氣像要燒的一般，
一灣的清水，在石上汨汨的流着。

就在那裏，小孩們從早玩到晚。
他們在沒踝的水中洗浴，
那溪水是淺淺的。

他們有時在急流中奔走，
有時匍匐在岩石上，
有時對着那嘻笑的女孩們潑水。

一羣牲畜商從這裏經過，

牽了白牛到溪中飲水，

小孩們都奇異似的看那高大的牲畜。

盟 誓

『當河水湧上了蓋着白雪的山巔，

當農人把麥種播在大海的中間，

『當太陽光變成了灰黑的顏色，

當月兒下墮在在草地上時，

『我纔去愛別的女人，把你忘却。

啊， Billie's 我生命中的靈魂，我心的心。』

他這樣對我說，他這樣對我說！
世界的一切與我何干，
無味的幸福你在那裏。
誰叫你與我的幸福相比！

歸 宿

竹 影

在脩長的人生路上，
我永遠的徘徊着，
我無力去掉我面前的沙礫，
我只有哀哭而懇求：
我不願，我不敢忘求
生活在這樣的世界。

附
錄

性的知識序

譯 序

爲了金錢的緣故，撰著或翻譯了一部書來害讀者；這是世界各國都有，在中國更甚；而尤其是關於性知識的書籍。因爲這種知識，向來被禁抑着不許教導，爲許多青年所渴欲探求，於是乎賣野人頭的譯者和著者，可以看透了這罅隙，騙取青年節衣縮食得來的金錢。假充指導性知識的書籍，遂得以風行一時。

這部書的著者是美國的維廉魯濱遜 (William J. Robinson)，他是紐約布倫克斯醫院的生殖器及皮膚科科長，批評家與指導雜誌的主筆。他曾著有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auses, Symptoms and Treatment of Sexual Impotence and other Sexual Disorders in Men and Women”。

“Treatment of Gonorrhoea and its Complications in Men and Women”

"Sexual Problems of To-day"

"Woman, Her Sex and Love Life"

"Never Told Tales"

"Stories of Love and Life"

"Limitation of Ovisprings by the Prevention of Conception"

"Sex Moral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actical Eugenics: For Means of Improving the Human Race"

等書，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的著作。他在這書中，指導一般青年男女以正當確切的性知識，絲毫不雜有何等不純潔的目的。我們從著者的原序中「不妥協」這句話，可以看出著者所抱的怎樣的態度。渴望探求正確的性知識的青年男女，讀了這一部書，便已經很夠明瞭；如果還不足，要再讀別的這類的書，最好用這書做標準，來判斷那書的好壞。因為性知識的真理，大體已在這書中具備了。

中國很有許多連生理學初步也不會讀過的性慾學專家，以及扮着假道學面孔的青年指導者，要揭破他們的面具，這種純科學的著述的介紹，大約不是沒有裨益的罷。

原序

幾世紀之間，關於性的一切事情，都被深深的沈默支配着。因此，性慾的常態與變態的現象，都被否定，被隱蔽，而生殖器的疾病，不得被恰像沒有存在般的看待。雖是散見於新聞雜誌上的花柳病的說明，和性慾問題的真誠的議論，也受社會上，法律上的非難。其結果，世人對於要想開拓性的知識的領域的學者，永遠取着冷淡的態度。

——性 的 知 識 的 序——

在十年以前，纔漸漸顯出多少的變化。關於人類的幸福上從性慾關係而生某種禍害，早已看到有不許輿論默視的傾向。種種的協會在各都市設立起來，想把關於性慾問題的知識給與世人。嘗試着要警告世人使他們知道避免可怕的花柳病的蹂躪。涉及性慾問題的書籍，普及性知識於青年的奇特的目的冊子，漸次出現。此等書籍我已經都讀過了。然而此等書籍，雖然可以滿足那些沒有別的良書的人們，補充他真確的知識的缺乏，但僅僅不過在比沒有多些的程度。而最爲遺憾的，不幸我還不能看到可以完全同意的著述。

(757)

這種的書籍，可以分做兩類：其一是謹慎的著者與具有敏感地嗅出時代的特殊心理的能力的書肆。共同爲了騙錢而做的商賣的書籍；其一却是著者爲了想要分配知識和不使青年及老年落於危險的真確的目的而出版的誠實的書籍。然而這些騙錢的書籍和誠實的書籍，都有共通的缺點。

便是一切所寫的事情，不是要使人惡心嘔吐那般的惡劣，便是充滿了過度的誇張和卑鄙的虛偽，而著者的可憐，至於不會具有關於性的生理學，病理學等的知識。——著者大約沒有知道在過去二十五年間這方面的進步的知識的全部。——不論在那一頁，到處充滿着偏見和虛偽。或者爲了高尚的目的，或者爲了推廣書籍的銷路，各各出版了謬誤的著述。

這個就現代的性的書籍所寫的我的意見，並非單是我個人所要這樣的。世間許多的父親，母親，青年，少女們，屢次寫信給我，對於現在流行的關於性慾上的書籍，表示不滿和嫌惡。最近五六年間，向我提出著作「確當正直」的性的書籍的要求的，已經不知有幾次了。可是總爲了忙着別的重要的事情，不能滿諸位的希望。然一面諸位的要求，漸漸加繁而且加嚴。再加從批評家和教育者方面，永遠有着被質問到那一部是最良的性的書籍的事實。對於這種有無最良的書（一方也有比較的良的書，但是他本身却不能稱爲良書）的質問，是沒法答復的。我被這兩個理由所迫，於是便想執筆於灌輸確當正直的性的知識的科學的著述。

我不想這書被採用做星期日學校的教科書，或受各種衛生協會的鑒定，因爲這書所說是絕對的真理的緣故；因爲著者自己所有的偏見無論根柢怎樣的深，却是無遠慮的排斥一切的偏見的緣故；因爲率直地排斥與誤謬，無智，神經化的因襲相妥協的緣故。

「不妥協」這是從最初貫徹到最後的我的標語。我自己相信着這書裡不是表現真實的決不

肯寫出來。現在寫完了，把我所懷的真實，已經在這書披露出來了。然而這書祇是基礎的書，所以並不能夠包括一切的事；但至少這里所寫的事是絲毫沒有謬誤的真理。

這書多少排除了充滿在世上向來所有許多書中的誤謬和偏見，著者的喜悅，不過如此。

譯 者

附記 性的知識分上下兩卷，上卷專述關於男子的性知識，凡三十四章；下卷述女子的性知識，凡三十章。對於青年男女應知的性器官的解剖，生理，及性的衛生，性的疾病，性慾的節制，夫婦愛情的維持，以及妊娠，生產，育兒，節制生育等事均有極詳盡的敘述，極正確的斷定，為青年男女及一般為父母者所不可不讀，與假借「性慾教育」的名詞敘述淫穢的事實藉以誘惑青年的書籍完全不同。全書三百餘頁，小六開本上等道林紙精印，全一冊，洋裝紙面布脊金字，實價一元。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失題

羅獨青

當我最初碰着了你們。

不知怎麼，我曾經像要對你們詛咒；

世界上最是你們，常常的有所撒播，

而且終於是泥土一般的成了埋葬人的墳墓。

你們或許在看着我而生憐，

然而我也正爲此而怯怯的，不敢多言；

我是已經被埋葬了的人兒，

墳墓在我的心中已是林木參天。

我的心花早枯槁了，

我的靈魂裏更瀾漫着灰色的濃煙，

愛及一切在我的心前已失去了光輝和力量，

只有「死」的黑暗却不斷的向我綿延。

我是永不會復活的人了，

並且我也絕不有所期待，

榮華是絕不會重回到枯槁的花上來的，

雖然甘泉或許不惜的對他灌溉。

第一次徵文當選
我所認為新女子者

謙弟

1

男子和女子都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隸」

在男子與女子中間實在不應該有「男樣」和「女樣」的人

我反對俾洛克分男女兩性的特質爲 *Masculinity* 和 *Femininity* 而主張男女該在各自的分野上發揮自己的特質；我尤其反對的是以男女的性器官 (*Sexual Organ*) 之差異像富國論的經濟學者亞丹斯密主張分工說 (*Division of Labour*) 男女各應有一種專業。換言之，即是我承認男子從事一切的社會事業，女子只是管理家政爲一管家主婦，專生門育子女，或者像母權論者愛倫凱女士所主張母性保護說，視婦女爲一生殖機器，壓抑其創意力之發展。

人的生活，無論其爲女人的或者男人的生活，可以說都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單純的性生活而已。人的生活除性生活之外，他們還有 (A) 經濟生活；(B) 智識生活；(C) 社交生活。可是現代人的生

活，因處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都過的太無意識了。而婦女們尤甚。她們除去性生活外，幾乎沒有生活之可言，講到知識的一方面，婦女仍然是被訓練爲性生活的機械。現代的所謂最通行而且爲大人們所贊許的「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便是很彰明的例證。

現代女子的地位，確確實實是已經陷落到娼妓兼女工的處境了。她們在現代這個傳統思想支配着人生的社會裏面簡直是受二重道德的壓迫，她們不是做家庭的奴隸，便是作工場的奴隸。

在現今這個層層階級相凌壓的統治社會之下，雖然是一面有不少的人在那兒大吹自由戀愛，然而在他方面呢，反對社交公開的大有人在。所以我們一想到婦女解放的前途，實在是感覺着煙霧瀰漫得太利害了！

社會是人和人因休戚相關(Solidarity)的共生關係的一種自由協意的制度之抽象形式。在此抽象形式的制度之下的生活者，有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們欲謀社會之進化，由不完善而進於較完善的地位，這自然是要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都是自由人而沒有奴隸才行。至於一般人謂奴隸制度是促進社會革新的話，只不過是中了資產階級的毒。

社會制度既然是因人與人共生關係所創造的，那末，凡是生活於社會下面的人，無論其爲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總應該共同負責的發展社會上的一切事業，並且協力的去工作，絕對不應該由一性包辦。所以什麼「男性中心說」，「女性中心說」都是破壞社會秩序的，激發男女鬥爭的戰爭哲學之

一章。可是，現今這個社會的的確確是「男性中心說」的理論所組織的，所以婦女們對於一切社會事業的參與，都爲社會道德 (Social Morality) 所反對。現社會的制度仍建築於強權上面，未能推移向自由社會之一步，我們設使腦筋稍爲複雜一點，撇開經濟問題不說，勢不能不注意婦女問題了。

現代的勞工，反對資產階級的口號是：『解放勞働階級，是靠勞働階級自身的努力。』我們講到婦女問題，解放婦女成爲一個自由人，其口號也應是：『解放婦女，是靠婦女自身的努力。』但是講到能够自身謀解放的婦女，那被舊社會所惡化了的，我們對她們只是絕望。所以婦女解放的問題，完全靠覺悟的新女子出來解決。

可是，什麼樣式的女子方是新女子呢？這便是本文所研究的。

2

其實女子並無所謂新與舊。並且新與舊的區分，我們絕對不能以時代來作標準。譬如在中國儒教盛興的漢朝，還有卓文君，在俄皇專政的時代還有蘇菲亞，所以我們對於新與舊只能拿皮爾斯博士所著的「社會主義與兩性問題」的理論之要求：(A)「思想的自由」(B)「勞働的自由」(C)「性的自由」三項來斷別誰是新女子和舊女子。

所以我理想中的新女子便是根據皮爾斯的理論而來的。

A. 不爲家庭的奴隸

母系制度尙撐持着高年的時代，便是一個老母親做家長，男子便是這個家庭裏面的附屬物或奴隸。自母系制度破裂後，父系制度便誕生，父親就是一家之長，婦人便是他所有的財產與奴隸同位。因此，婦女在社會上便失掉自由支配經濟的權力，遂變爲管家主婦，專司孝敬翁姑，侍奉丈夫，養育兒女的任務，迫賣性慾爲生。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家庭制度總是奴隸人的制度，不是女人用來奴隸男人的，便是男人用來奴隸女人的一種工具。歐諺有『家庭乃婦人之牢獄』，紀爾曼在婦人與經濟一書中說：『不分男女，在社會交際 (Social intercourse) 上，原是平等的。中間又經過了一重時代，把女子關在家裏，不使她們與聞社會交際的事。』我們知道女子與男子同樣是人，並不是家禽，何以應該囚禁在家庭裏作囚奴而不允許她們與聞社會事業呢？

易卜生在他所寫的家庭玩偶的劇本中，已經將好家庭的女子之非人地位暴露無餘了。該劇中的女主人翁娜拉之出走便是明白的告訴我們被家庭囚禁着的婦女應該從家庭奴隸制度解放出來。至於托爾斯泰晚年出亡於外，毅然脫離家庭而不之顧，便可證實家庭與人生的關係了。況且家庭制度是維持私有財產的，承認婚姻制度的一種東西，而且就是現代的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在兒

童未實行公育之先，婦女仍然是關禁在家裏而不能發展其社會的創意力，一生仍然是努力於家政事業上面。所謂現代青年男女的悲哀視「結婚爲戀愛的墳墓」便是這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所賜與的。

復次，我們還應當知道現代的家庭因資本主義的發達，工廠制度的興旺，已經變爲旅館式了。而且人類的的生活，不是家庭生活，却是生活，這在嘉本特所著的愛的成年一書中已經告訴我們了。其次，我們觀察近世紀人與人的生活關係，以及社會運動的無國家的理想益足以證明家庭是過去的遺物。

B. 不爲工場的奴隸

人是有手足的動物。他生的手足便是叫他去找工做。婦女也是人 (Human)，也是具有兩手兩足，並且還不是斷手跛足的殘廢者，所以她們也應有一切職業的勞働權，這是勿容置喙的。

在工業未革命之前，婦女的勞働，差不多是限制在家庭裏面的。自工業革命和歐洲大戰以後，社會上方才漸漸的認可婦女有勞働權，但是婦女與男子雖然同工，然而不能同酬。所以資本家爲了達到他們的生產目的，多多的獲取利潤，自然是只願意用賤價來買勞働力。由此，婦女便有職業，便爲社會所承認。婦女們遂由家庭勞働生活而變爲工廠勞働生活了。她們一天到晚的時間，都隨着轆轤的車輪聲消度過去。

高德曼女士在她作的婦女解放的悲劇一文中曾經寫過以下一段話：

『至於那些作工的婦人和女孩，她們脫離了家庭的羈絆，却進了工廠和辦事室的束縛，她們的目的在求經濟的獨立，難道果然因此便得到了獨立麼？許多婦女要想得到一個「甜密的家庭」，然而經過一日的苦工回到家裏，只有寒冷，疲倦，孤寂，無秩序是留與她們的。』

山川菊榮女士在她作的婦人和社會主義書中說過下面幾句話：

『職業婦人同時還得主持家務的婦人，兼任工資奴隸和家庭奴隸，這種二重負擔，不用說犧牲自己，並且還有犧牲到兒童的幸福的人，同時還有爲的是家事和金錢，更兼事勞働以至希望在家內作工。』

現在的婦女真是一方面爲家庭的奴隸，一方面又爲工廠的奴隸；仍然是未獲得勞働自由權。她們在工廠中工作，只不過是「婦人經濟的依賴主義」。替資本階級生產財富，爲資產階級的勞働軍，促成男子失業於中道而已。

資本制度是建築在工錢制度 (Wage System) 上面的。婦女跑到工廠作工，爲的是「婦人經濟的依賴主義」，便是表明她們直接相信工錢制度是對的，間接承認資本制度也是對的了。現在的勞働問題叢生，而資本制度還延長着壽命，未始不是婦女們從家庭跑入工廠爲工廠奴隸所致。

C. 不爲戀愛的奴隸

人的生活不單是戀愛的；人在社會中活着，不是戀愛者一人之能力。所以我們過戀愛的生（兩性生活）時，不應當爲了戀愛而犧牲一切，尤其不應當迷信戀愛的絕對論而成爲殉情的人。我在民衆第七期青年與性慾一文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是應該使各方面的生活都要在平衡的狀態下發展，斷不能因求一方面的生活之滿足而拋去其他方面的生活去維持的。設如是有者，那又與特權階級犧牲被壓迫階級的生活來維持自己，並掠取被壓迫階級生命的生命料來分與政治機關的胥吏使用又何以異呢？總之，人的生活和生活和社會的生活是表裏一致的，斷不應犧牲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去維持其他一部分人的生活。』

但是，現代的女子雖然是反對希伯來主義，希臘主義，贊成靈肉一致的自由戀愛說，然而到了她們一旦有了所謂戀人以後，她們簡直相信戀愛至上主義，戀愛的絕對論，將自身的身心都交與所戀者，自身的自由意志悉聽戀者支配。所以她們仍然是犧牲其他一切生活來維持戀愛生活。因此，她們還在戀愛的宮殿裏做那「一夫一妻」(Monogamy)「借老百年」的癡夢。

這種由那「從夫」的理論所演繹出來的倫理，是何等的滑稽可笑！這與叔本華反對戀愛的思想和現今一方面提倡自由戀愛，一方面又不承認男女社交自由的矛盾思想有何不同呢？

我們在這兒且不來批評愛倫凱所討論戀愛義務論的錯誤的錯誤，並且還按下現代的社會革命正待着婦女積極的去參加的話；我們單就婦女要求由奴隸的場合接近自由人的解放地位來說，

也須賴能可犧牲一切的婦女去與舊禮教，舊道德，不畏懼一切權威，不顧自身的利益間之宣戰，誓死力爭才行。但是比較有爲的覺悟婦女竟因過戀愛的生活而犧牲一切不顧，試問婦女如何能解除奴隸的枷鎖哩！

所以便有現今睜開半隻眼睛觀察社會的所謂革命黨，便根據婦女戀愛觀之錯誤的事實來反對兩性過性的生活；但這是何等的可恨事件呵！

我寫這些話並不是有意污蔑戀愛學說，亦不是認定能够犧牲性生活不過的人是癡蠢，只不過是我希望過戀愛生活的婦女不爲戀愛的奴隸，不如像紀爾曼在婦女與經濟一書所寫的女子一有了得意的郎君爲夫，便停止社會交際。老實的說，我是只相信女子做男子的女朋友，女子有了男朋友，以後不應當認爲有了「得意的郎君爲夫」便把她從前所有的異性的朋友之友情 (Friendship) 犧牲，從此便再不必與異性爲友而停止社會交際。

其實，現今所謂的兩性戀愛，也只不過是深厚的友情，再加上性交罷了。婦女既然是爲了得一個性交的男子滿足性的生活而犧牲從前所有一切的異性朋友之友情，自然是到了兩性中斷性交的時期，不但與所戀者連友情無有，並且還變成爲敵人。從這方面看來是如此，從他方面看來，還有現今的所謂「吃醋」與「奪愛」的鬥爭現象。

實在的，人類是沒有好勇鬥狼的本能，而且愛的進化，由性愛已經達到人類愛的時代了。所以兩

性的愛應該人類化。此層理由，室伏高信在男女關係的原理一文中也說了不少，我在鳴蟲第二期所作的兩性愛與人類愛一文中也曾提及，此處恕不多贅。總之，我們對於戀愛的生活是應該人類化，不應當爲了戀愛而作奴隸。

D. 要具有創造的能力

人不是專門受環境支配的動物，而且她們隨着社會的進化和與自然界的鬥爭，她們一方是適應環境，然而在他一方面她們確是應當創造環境，不應當爲那違反人生生活的社會環境所支配。像現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特權者承認統治機關的存在和被統治者甘願做牛馬的工作不提出抗議，用自己的創造力去創造適合於人生欲求的社會。

E. 要能自治自主自決

一個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便被別人管理；一個人不能自主，便被別人利用；一個人不能自決，便什麼事都做不成功。像這樣的人便是失掉獨立和自由者的人的資格，簡直與牛馬無異。

F. 要具有革命的熱情

社會的制度尤其是那束縛婦女的社會制度，設若是依其自然進化(Natural Evolution)或以形式的改革(Formal reformation)這簡直是未將社會制度變更，對於婦女的束縛只不過是換一個形式罷了。林肯之解放黑奴並算不得解放，只不過是改變黑奴的奴隸形式。故我們要反抗一切

的社會制度，只有革命 (Revolution) 但是革命假如缺乏了熱情 (Enthusiasm) 便如像蒸汽機失了汽力一樣。如果希望革命成功那便是幻想空盤中有魚。

G. 要有科學思想的信仰

信仰並不是迷信，亦不是宗教，僅僅是使人生活着有一個努力的目標，覺着人生生存的意趣，不至於厭世自殺，並且能了解自己和其他人。但是信仰若不是科學的，未經過研究，懷疑，解決這三個過程那便是迷信，便是宗教化的信仰，失掉人生信仰的正當態度，使人生盲目的活着而不明白人生之意義何在。

H. 生活要民衆化藝術化社會化

老實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假使婦女的生活不是民衆化，一天只是住在洋房裏呼奴使婢，搓麻雀，燒大煙，食珍饈，穿綾羅綢緞，或出入社交場中專事娛樂，她的生活便是貴族化了；假使婦女的生活不藝術化，她便是一隻殘暴的猛虎，冷酷無情的惡魔，不能同情於同類的不幸，只知人生是醜惡的；假使婦女的生活不社會化，她便不明白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人類與社會的存亡關係，自己便是唯我主義者或者個人主義的信徒；於是，她會便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只知利己而損人。總而言之，她的生活如此，便是使她成爲一個可憎惡的猛獸而不是一個可親的朋友。

我雖然明知現今的事實與理想是相衝突的，有不少的婦女是因爲環境的壓迫而屈服於舊勢力之下，仍然是過着睡傍男子足跟，沉淪在胭脂粉內的生活，毫無自由人的覺悟；但是我總不相信理想是由上帝所賜與人間的，故我仍然相信理想是與事實並不衝突。克魯泡特金在學理與實際一文中說過：

『因爲凡人對於革命問題發表一種意見，在革命完結之後，或在革命進行之中，社會怎樣組織，一定有他自己一種現成的學理藏在心裏；他不但不能一時離開學理講話，他還要盡心竭力保持他的學理，傳播他的學理……所謂「我們不要辯論這些（學理）的問題」幾個字，實在可以換做，「你們不要拿（我們的）學理去辯論，」你們幫助我們去實行他好了。』

克氏在同一文中又說：

『假使我們實在想做實際的人，我們應該發表與傳播會爲各色反動派指爲「烏托邦」與「學理」的東西。』

確實的，我們不能離開理想說話，我們不能蔑視理想。

設使我這篇文章的理想若是與現代的婦女的思想 and 行爲是相衝突而不能一致，並且理想是

不通的，那末，我寫這篇文章便是多事；倘若我的理想能够有一或二是新婦女應具的條件，我希望婦女們「去實行他好了」，別只注意理想的辯論。

總而言之，我理想中的新女子，是一個恢復了人間性的完全自由人而不是奴隸，他的「思想是自由的，」勞働是自由的，「性生活是自由的，」在社會進化的歷程上不算負生子女的保種任務，而且還要參加社會上的一切事業之創造運動。

新時代到了！新婦女們，爲理想而奮鬥吧！

四〇九，二六，上海。

二

安娜

關於新字，我想先說幾句話。新花樣，新衣服的新，都能使人起一種「漂亮」的感覺。因了這樣，在一般人心裏，便幾乎把「漂亮」當成新的唯一的條件。對於東西，這種看法，原沒有什麼差異，但到了關於人的事件，有時相差却很遠，不但「新」不是「漂亮」，而且「新」還不一定「漂亮」。故「新女子」者，非一般所謂「漂亮女子」之謂也，乃在人類進化程途上比較更切於需要的女子也。

我原是很幸運的。從八九歲起，直到現在，幾乎沒有一時不被人認爲新女子。原來，我在本鄉是最早的女學生。後來在某校，又是首先單獨進去，使牠變成男女同校的。那時，自然出進都有男朋友陪伴着。我的剪髮，也很早。又當過某團體的代表，又投入某黨作重要女黨員。就是結婚，不但不奉父母之

命，隨媒灼之言，連一切儀式也不會舉行過。這十多年中，一方面被人稱爲新，一方面就被人目爲漂亮；我自己也常覺得他們對於我不是虛譽。至於那班反對我或勸我不可太新的人，我當然不去理睬了。我的知識，自然難說，不過關於什麼參政問題，戀愛問題，兒童公育問題等的議論，也留心過，而且思索過。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的娜拉我很欣羨，而他的海上夫人中的愛梨妲却就不大起同情，至於斯特林堡 Strindberg的業障和改革中所描寫的女子，在我當然看不起。

還有一件也是很幸運的，現在還伴着我生活的我的對手，待遇我也實在不差。

這樣幸運的我，還有什麼不滿足呢？跳舞，交際，我也還相當地能應付，「新」的榮譽自然仍保持着，別人稱我爲新女子，恭維我漂亮，我自信實在有大部分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這樣地生活下去，遇了機會，對於社會多少能做出點事，也並不是妄想。在理，我很可始終快活活的了。不料近來却被煩惱侵襲了來，而且大有越侵入越深的趨勢。簡單一句話，我已有幾個月在程度逐漸加高的懷疑中生活了。

我的懷疑的起因，並不爲了結婚。——就是戀愛，不過現在說到「戀愛」往往有別的意義，驕在裏面，所以仍用結婚兩個字，雖然未免帶些舊的氣味。——我現在和未結婚以前自己是保着同樣的自由。經濟也不成問題；我有我的收入，他有他的收入，我倆並不「共產」，有時互相通融也是很客氣的。首先引起我的煩悶的，就是小孩子。我結婚三年了，還不曾生育過。其實，這原很和於我倆初結婚

的時候——未結婚以前更不必說——的希望。但近來，我心裏時常感着缺乏什麼似的。這樣已很久了，始終明白不過來。從有這種感覺起，一見了小孩子就愛，尤其是初生一二月的。最初還以爲是爲了那所見的小孩子可以引起別人的愛的緣故。近來，才覺得不然，原來小孩子好像恰是填我的空虛的唯一的東西；煩惱一來，除了見着小孩子，無論怎樣總排遣不去。

其次飲食也起了問題。原來我們倆因爲各有事務，燒飯的事全交給娘姨。這樣，我們不分心在這上面去，對於所擔負的事務可以專一，空時另外想法消遣消遣，很覺得近於理想。到了近來雖仍是舊有的娘姨担任烹調，但吃到嘴裏總覺得沒味。記得有一次我倆一時高興跑到廚房裏燒一樣菜，動起手來真不像樣子，原料的配合也很不適當，惹得娘姨站在旁邊抿了嘴笑；但是吃到嘴裏，味道却大大不同。

從這次起，使我常常對於我倆的生活懷疑和反省。似乎我倆只是兩部活機器，終日沒有靈魂地動着。生活，空虛極了。

於是，漸覺得愛梨姐却有些意思。

本想飯由自己來燒，只要娘姨相幫罷了；但自己動不來手，總沒這般勇氣。

孩子呢，也想能自己生一個才好。我倆都很年青，而且幾經醫生的檢察，也確實沒有病；生孩子，總是有這一天的。所以關於這一點倒不一定煩惱。

所以煩惱的，就是生了孩子怎樣的問題。看了許多朋友，她們也會和我一樣被人稱爲新，目爲漂亮過的；一到生了孩子，便不得不踏進斯特林堡在業障和改革中所描寫的女子的命運去。最大的困難不是生的問題，而是育的問題。因束胸的結果，自己不能乳他，他的生活的需要也一點不懂得。生而不育，那末，我們女子儼然只是自然造就的造人的機器了。這不但是心裏想着覺得難堪，實在單是這樣，自己依然要深切地感到不滿足！這樣的矛盾，便是掀起心潮的暴風了！

女子固然不是爲了陪伴男子才生存，但也不是有了男子陪伴就值得生存的。這話雖難說得明瞭，不過我總這樣感覺着！從這樣的感覺，我的眼面前，就現着夏娃的美容了。不是嗎？正因吃了智慧的果，夏娃的生命才更有意義呢！——才由神而變成人呢！

是的，現時大家所哄鬧着的婦人問題，是和勞働問題同一個母親的。雖然爲了婦女問題努力的人們，不只是把牠和勞働問題一般地看待，專門當成吃飯的事來解決。但吃飯以外的問題，好像注意的人總少些。然而，我可以說，單從吃飯問題解決，終於不能成功。更大胆一點，簡直可以說，只注意解決吃飯問題，一定要生出另一方向的想不到的困難來。我所感到的缺憾和煩惱，就是吃飯以外的了。

固然，吃飯的事不當丟開，但其餘的問題也有同等的重要。

只要女子變成一個「人」，吃飯的問題就解決了。但最重要的是女子要成爲一個真真實實的「女人」。我自從感知了這一點，於是覺得娜拉是單純化了的，愛梨姐才是立足在地上。

女子的生活要充實，除了女性的自己尊重，好像沒有再比這樣更緊要的了。看來這原很容易，但從較深的意義去思索，似乎我們還沒有跨進這道門去呢！信奉三從四德良妻賢母主義的，只做到了「女人」的「女」字中的一部分；而和我一樣的新女子，又恰只做到「女人」的「人」字中的一部分，所以都不曾完完全全地享受過「女人」的生活。今後果真有了「新女子」者，應當將這兩部分合併了來，合併的結果，中間所有的矛盾，自然會打消了去。

隣居的一個婦人，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已有兒女三個了。她是不曾受過新教育的，所以終天只牛馬一般忠實地弄她的兒女。同時她還很忠實地服侍她的丈夫；有時還很忍耐地受她的丈夫的責罵。但無論怎樣地辛苦，她抱着了兒女總是高興的。

這樣婦人在中國隨處都可找到。因了舊的緣故，我在幾月前還是鄙視她，有時甚至於覺得她比我家裏所用的娘姨還要卑賤。近來，却漸漸使我不敢這樣地輕看她了。她的環境固然我們應當同情，但這是她的責任嗎？而從她對於母性的責任的忠實這一點看，要她才算真正捉住了女性最足尊重的特點了的。她是很勇敢的！倘使社會的惡劣的壓迫能從她的身上除了去，我想她一定是可以被稱為模範了。至於這種壓迫，應當女子出來奮鬥使牠除了去呢，還是由男子去除去呢，還是大家一齊動手呢？我想，這不是很費商量的問題，好在現時已有不少的人注意到這上面了。

女子所受的壓迫和苛待應當除去，用不到再說。只是在這反動的時候，一面習慣的勢力還有力

地牽引了我們，而一面就困了這樣，使我們處處想到和男子爭勝；男子做的，享受的，我們都要分了來；男子所不做的，我們也就不願做。這就是現時的婦女運動的狀態。結果怎樣呢？倘使能達到所希望的境地，人類社會在精神上一定將成爲全男性的了。我所過着的兩人的家庭生活，就很富於這種氣分。我們既沒法證明社會應當全都是男性的而存在，這樣的境地就不應當讓牠到來。

中心一改變，一切都要隨着變了！我覺得，所謂新女子者，像我的生活中所有的一些條件，也許都是不可少的；只是這些條件應當從另一個更有意義的中心出發，而不是產生於個人的表面的享樂；更不是爲了「新」或「漂亮」。

我們所應牢牢地捉住的中心是什麼呢？依我最近所感到的，就是優良的母性的發展。女人的生存，應當女性地生存。

爲了保存女子的自由和權利，參政咧，經濟獨立咧，教育平等咧，自然都必要。但和我一樣的，只從「人」字上努力而把「女」字忘了去，這畢竟不是正當的。

知識應當有的。所以國文也要緊，數學也要緊，英文也要緊；而最要緊的，還是關於自己的和兒童的生理的；因爲這是優良的母性的條件。

能跳舞固然很好，倘使不能，只要身體健康到能盡母的责任，也就可滿足；若反了向，那雖有時可以當得起「漂亮」的榮譽，却不能算是真正的「新」。

參與社會的一切活動，自然是分內事；但若只參與社會的一切活動，便有點非常態了。而且就是參與社會的一切活動，也應當從發展母性這一點出發。所以，一切不利益於這一點的，就是被一般人看得很重大，也無妨很坦然地丟開去。

女子也好，男子也好，「人」的生活上所必需的條件，都不可缺。這些條件是什麼，我想不提了。我所感到的，中國人的生活總只充實和澈底。

我所認爲新女子者，是「母性和人的總和」。倘使因爲除了父性和母性也就沒有人，那末，也可以這樣說，我所認爲新女子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澈底的「女人」。能夠過着真的「人」的生活，而同時又保着母性，就算無缺了！

我是幸運的，頂了新女子的頭銜已有十幾年。近來仔細思索了又思索，却覺得，若是這樣一直往前新下去，總有一天要全然不是女子了；我所以十二分地惶恐！

一九二六，十四，一。



劍 波

我在九月號的本刊上，曾發表了一篇『我的女性解放觀』來表示個人的意見，並預定由川返滬後，再談『怎麼才是新婦女』。恰巧新女性的第一次徵文和我預定的題目相同，可是因爲我自己的

智識淺薄，又因爲來滬後即患了病，所以，只能略述我個人的意見，並不敢說是一篇『論文』。

在這個畸形的怪社會裏，決定一切社會組織的較重要的經濟制度未經瓜代，而社會仍停頓在政治經濟的兩重桎梏的時刻——尤其是在中國，宗法傳統思想仍佔有很大的權威，婦女們即希望從男性中心解放出來，還須得要自覺的與不屈的毅力；而他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婦女，因工業漸趨發達，生活程度增高，從手工業的貧窶家庭，迫而投身工廠，作工銀的奴隸；再一方面，因爲私有的經濟制度的原因，有許多婦女不能不走入娼妓一途，去做賣肉的生涯。所以，據我個人淺薄的觀察，現代婦女有三個奴隸的形式：第一是男性的奴隸；第二是工銀奴隸；第三是娼妓。所以既講到新婦女，當然要跳出上述的三種形式之外，可是這便難了。要跳第一種囚牢，到還比較的易易，若要跳出第二第三種桎梏，則非求將社會的經濟制度重新翻造不行。

所以我今日在本文裏所說的新婦女，不能不因爲客觀的社會條件而降低個人之主觀的理想。雖然我的『婦女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真正的人，牠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毀壞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制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可是這樣的『自由婦女』却不是今日可以產生出來的。

我的朋友謙弟在本刊所投的一篇文內，應用皮爾斯的理論，主張思想的自由，勞動的自由和性的自由來立論，是很能發揮他的意見——和我相同的意見。但我尤其同意於在自由工人 (Liberate

Laboristo) 第四期 Hanny Strube 所發表的自由婦女 (La Libera Virino) 一文 (註 1) 便依據我們中國客觀上的政治經濟情形，社會制度，道德教條……而言，中國現時所需要的新婦女決不是良妻賢母，不是新(?) 男子的溫柔甜蜜的愛人，不是想站在政治舞臺上的「婦女主義者」；中國現時所急需要的，新婦女，決不是上述的一班人，也決不是對於科學機器有新發明的科學家和美妙的「藝術的藝術家」(雖然那也是新社會的需要，可是從時代上觀察，却是次等了)。而所急需要的婦女，是應當了解所謂「解放」(Emanicipation) 與「組織」(Organization) 的，是應當富有「反抗」(Rebellion) 與「同情」(Sympathy) 的，是應當有「自治」(Autonomy) 與「犧牲」(Self-Sacrifice) 的精神的。

第一層新婦女應該了解那應解放的婦女，不僅是那被宗法的道德習慣所拘束的婦女。而要求她從男性或從家族中解放出來，做與現社會制度浮沉的『良善公民』，還須解放那終日匍匐在工場之內，受盡監工工頭的調戲虐待，自朝至暮，勞苦不息，子女成羣，嗷嗷待哺，衣食且不能保證其安全，何能享受教育藝術的生活……的那般無產階級婦女。並且有一般新婦女們常常對於整個賣肉爲生的娼妓，發生憎惡，以爲是把女子羞辱了，她們全不去理會娼妓由何而產生，怎麼才能消滅，如何去進行……只是一味憎恨，這怕也是新婦女們的恥辱罷！所以我說新婦女須最先澈底明瞭「解放」的真義，解放並不只是改良。婦女主義者所主張所要求只是改良，即使婦女主義者的要求全實現了，也

不過是中產階級的婦女們受了片面的恩惠，人類的恥辱仍然未滌洗淨盡。明白一點說，新婦女第一該在思想上行爲上解放了自己，不要爲傳統的禮教風俗的奴隸，不要希圖做孝女貞婦，良妻賢母；第二步便當站在社會中間去，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學學新時代瑪利亞娜的『簡單化』，把重視資格金錢的虛榮心去掉，和一班無產階級的婦女爲伍，探問她們的疾苦，深深地了解她們，去尋求解放的方法。

既有了解放的目的，不能不有解放的方法與戰略。現社會的反動是數千年來的積威，非在堅固的戰線上相互肉搏不行。假如是想靠少數女議員女政客的呼號請願，與同一紙政令規條，以爲便可以把婦女們的兩重鎖鍊解開，那直是癡人的夢想。要知道『婦女們的解放，應該由婦女們自己去幹。』我這話並不是希望婦女和男子間分開各別的界限，我只是說，婦女的解放，要靠婦女們自身的團結與行動，若一味依賴男子們的幫助，終究有些不實在，並且還不是良圖。因爲婦女們所感受的切身痛苦，只有婦女們才會深刻堅實，男子們總比較要漠然一些的。要知道『組織便是力量』，這是萬古不朽的名言。有了整億萬困頓於水深火熱之中引頸待援的婦女，便是說有了整億萬數可以同惡毒的社會肉搏相戰的未經組織的生力軍。所以我說現代的新婦女須要了解『組織』。假如她是了解了組織了，那麼這整億萬數未經組織的生力軍，便可以成爲勇敢的，大無畏的，能犧牲的先驅，或鬪士，而婦女的解放便已有充分可樂觀的希望了。——可是這點急需於聲明，而更需求閱者注意的，便是我

在此所謂組織，並非和無產階級的男子分開的組織，而是互相合一的組織。男女同是人類，無產階級的男女同是受殘害的人類，有相同的要求與興趣的，決不應該因性的關係而歧分，以減少與惡社會鬭爭的力量而造成性的鬭爭的新慘象。

在現社會生存的人類，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屈服，一條便是反抗。反抗便是新人生活的方式。社會的進化，也全靠這般反抗者的不屈的奮鬥與犧牲所推進。一個人假如要想做個（比較的）自由人，須得要有反抗的精神；一個階級假如要求解放，亦須得要有不妥協的毅魄。沒有反抗精神的人，只是奴隸，這是沒有例外的。新的婦女，正應該富有這種精神，不然，她便不能肩負那解放自己與解放全婦女的巨任。在外她們須反抗禮教風俗的束縛，家庭溫柔的馴化。社會一般人之歧視，道德家與學者之指摘，法律與強權之壓制，金錢與權勢之誘惑……；在內她們須得反抗自己的驕炫心，虛榮心，怯懦心，嬌弱心，等等。新婦女（或新人）的生活便是反抗的生活。假如一朝停止了反抗，她便陷入於墮落的深坑中了。

婦女們原是富於同情的動物。然而現在竟有一般新的婦女，完全沒有同情，她蔑視同性或異性，她不瞅睬一班較貧較賤學識較低的人，她虐待一班勞動者以至於僕役，她對於娼妓與女工的苦生活全不注意……；她安於她自己在社會上所處的傀儡生活，她安於在愛人的懷抱中所處的兔兒生活，她是冷冰冰的一塊全無人性的石頭！所以婦女解放要靠她來參加，那全是夢想，她連自己也不能

解放呢！新婦女便不然，她便應該富有同情的心性（現社會有不少值得我們同情的不平等事實呢。）有了同情弱者的心，才會有增加或保存反抗強者的心，然後才有了犧牲，才能自治，才可以從事組織，才會引導一班受殘害的同胞走到解放的途徑。

話說得太長了，後面還有許多要緊的，所以在此不妨縮短一些。我在此處應該講的，是說新婦女應當有「自治」(Autonomy)與「犧牲」(Self-sacrifice)的精神。我所說的 Autonomy 比較 Self-control 爲當，因爲新婦女所需要的精神，不只是在「自治」「自制」而還要求「自發」。新婦女既然不是奴隸，也不應該去做奴隸別人的主人。所以她們須有自制的精神以遏抑自己的權位利祿虛榮心，須有自治的精神以養成社會的健全生活，而不受他人所治，同時也應該有自發的創意力 (Spontaneous Initiative) 以服務社會，服務團體，以豐富自己的生命。即在擔負了婦女解放的工作中也可以指導同儕，共勳盛舉。至於犧牲精神，尤爲反抗時代錯誤與社會罪惡之必需。假如沒有犧牲的決心與精神，那末，一投足一舉手都不敢決然去做，還能夠反抗一切來謀自己和全婦女的解放嗎？所以新婦女不僅需要有犧牲社會上的地位，與及身的安逸生活，割斷家庭愛戀的精神，還需要有忍受流徙拘囚以至於大辟槍殺的毅力。閱者可參觀本刊第四期譯『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她們的精神，正是新婦女們應該取法的。

我的上文，全是放重在婦女解放一方面，我希求的婦新女是能擔負婦女解放工作的新婦女。至

於關於個人的解放一方面，本刊九號上的拙作，已可以表示出來。Fanny Strube 說道

『私有財產存在之後，立於統治地位的男子道德不承認婦女有性關係的自由，因此她們被征服（自然不允許她反抗）而祕密活動。因祕密和虛偽不能促進她們從事大事業，少數的婦女對於人類有大的貢獻，她們的名字是不會埋沒的。她們的身心方面都可算爲優秀的人，她們能够否認普通的道德和統治的法律。她們自由而且誠懇的性格，她們的高尚的靈魂，和她們的高貴的自信力，不知一切壓迫人的法律，一切教條，以及一切無所謂的事物。』又說：『我們應當自由選擇我們的伴侶，我們應當不顧一切而生活於自由戀愛之上。我們堅決我們的人權，女權，我們決不因那些苦悶的事物，陰謀的詭計，名譽的非難的有產階級的法律，有產階級的禮教這些束縛而退縮。我們高高地站在這類束縛之上，鄙笑而否認牠。我們對於這些可笑的統治法律與以輕視，與以不理會。我們也不爲我們的事業而利用牠們……』他有一段結語很值得注意。他說：

“Mi persone povus esti amikino, amatinio, kamaradino, eĉ patrino, sed esi edzino——*ĉi neniam!*”

『我個人可以是個女朋友，愛人，女同志，甚至於是母親，但是決不是妻子——呸——決不！』

好，待我在下面再來補充我在本刊第九期『我的婦女解放觀』一文的意見。

我認定婦女是一個『人』；社會是『整個的人的世界』，不是『個別的或對立的性的世界』。

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把『兩性分成了尊卑的階級』這是不對的，但假如我們現在的性的研究者與運動者想把現在的社會改變成『兩性對立的階級』換句話想把『社會』分成兩個『性的世界』這是荒謬絕倫的。雖然現在的婦女比男子多受一層禮教上的束縛，然而從澈底上說，婦女的解放仍應該和男子聯合。因爲『處今日資本制度的時期，婦女們從壓迫之下求完全解放，只有經濟大變化完成之後，才能實現。』（用Sturbe語）說到打破資本主義制度，非合男女兩性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不行。並且將來的社會是『兩性協同的社會』換句話，將來的世界，不僅要打破貧富強弱的區別，而且還當打破『兩性的區分』。

我認定性的關係，是自然的現象，是生物不可免不能免，而且不應免的現象。我反對婚姻制度，我反對貞操的偽善，然而我却尊重因戀愛而保持一己的貞操。因爲那是自由的，協意的，自發的，不損害別人也無害於社會的。我認定『性交』是平常的事。牠有滿足人類性本能與生殖的兩重意義。我反對亂交，我贊可戀愛自由，亦即是贊可性交自由（註二），因爲那並沒有強迫，誘惑欺騙的意味，而是自由合意的，自發的（可是『亂交』與『性交』自由的分水界須得認清楚）。有人反對『性的愛』，而主張『人類的愛』即是反對『性愛超於對普遍人類的愛』我是主張『人類愛』的，但我也反對『性的愛』因爲那是自然的現象，是生物不可免不能免而且也不須免的現象。理由是自由協意的而且是無損於他人且無損於社會的。『性愛者』未必對人類不愛，性愛與人類愛是不衝突的而且可以

調和。

這便是我個人的淺薄的見解。

(註一)全文已譯出，見「A」第一期，武昌大學黃雲白處可買，價只一分。

(註二)參觀民衆第十期謙弟君之性交自由與亂交。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上海。

四

許言午

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名字叫做學生。她不梳頭，也不垂辮，只有短頭髮。她底頭上不戴一件飾品，臉上不搽一些脂粉。她底衣服都是單色的，夏天穿淺色，冬天穿深色。她底衣服不過大，也不過小；便於做事，也不緊束身子；不講時髦，漂亮，但尙美觀。在學校裏的時候：體操班裏她在操場實行動作，而且很用勁；數學班裏她憑着自己底腦力演練習題；唱歌班裏她也共同合唱，也單人獨唱，而且聲音響亮；各種功課她都用心研究，對於縫紉並特且別注意。在家裏的時候：她也幫做家中底雜務，也溫習自己底功課。無論在學校或者家裏，她讀書的時候用勁地讀，做事的時候認真地做，遊嬉的時候也是起勁地遊嬉。她底身上沒有香水或者香粉底氣味，也沒有穢氣，只是清爽，乾淨。凡男學生可去的地方她也都去。但不故意空去，於她有關係的時候才去。凡男學生可做的事情她也都做，也不故意空做，於她有

關係的時候才做。

她在中等學校畢了業，她底母親對她說，「你已會算會寫，比我能幹得多了，而且年紀也已不小，你底男家已預備來娶你，你得預備嫁粧了。」

「我還得升學，」她堅決地回答，「請把預備給我做嫁資的給我做學費，將來我不再要嫁資。母親！你能幹點不能就算好，這並不是不看重你，因為你是前一時代的人，這樣已可算是夠能幹的了。可是新女子底責任重大得很，非有高深的學問不可，我爲人爲己都須升學才好。我並非以爲個個女子都非受高等教育不可，那當然是不容易辦到的，但是可以受高等教育的總得受高等教育，現在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的女子實在很少，有了機會而不進行，這固然有負於己，也是有負於人的，因爲現在的女子界正須有幾個人材出來提倡改革一切。我既然有升學的可能性，決我不隨便嫁人致把升學的機會誤過。」

「結了婚也可以升學的，難道嫁了人就一定不能升學了？」

「但是無論如何，一經結婚，對於求學總已多了許多阻礙；而且據有經驗的報告，由理論也可以推測，結婚於求學實在是大不利的。」

「可是男家就要來娶你，怎麼辦呢？」

「我不去，我早已不承認這種由父母代訂的婚約，我決意不去。」

「難道那個男子真地不好麼？究竟他有什麼不合你底意，你老是說不願意嫁給他？」

「這並不是合意不合意的問題，也許解除婚約以後我仍然和他結婚也未可知，因為他是個未婚的少年，我是個未婚的少女，我們很有結婚的可能性，但我決不因為已被人代訂了婚約就和他結婚，更不願意和服從代訂婚約的結婚，所以我決不就嫁給他。」

「你底爸爸要強迫你嫁呢？」

「那我一定反抗。」

「他就停止給你學費，如果不服從他底話。」

「無論如何，這種事我決不服從，只要努力進行，難道怕餓死。」

一個比學生稍大的女子，名字叫做夫人，也叫做教師，她底服裝和頭髮都和學生底差不多。日間她在學校裏擔任教科，晚上回家和她底丈夫同居。渠們由戀愛而結婚，除同居以後必須更改的渠們都保持固有的生活。渠們各自抽出所得薪銀百分之十五作另用，百分之十五添置衣服，百分之三十作家用，百分之十預備應酬及意外雜用，儲蓄百分之三十。對於家用，渠們共同預算，共同決算。她主張並且實行，在沒有儲蓄到夠三年用的生活費的時候暫且避孕。她忠心於自己底事業，也盡力地幫助她底丈夫成功事業。她也受她底丈夫幫助。她很滿意渠們底生活，但她時常想念到愛情是會破裂的，

將要離婚似地防備一切。她也關心政治，但不一意從政，因她覺得她於政治不大相近，而她所做的比政治還緊要。

有一次，一個她底學生——女性——用不平的口氣和她說，「畢業以後我想升入大學，但是哥哥不答應，這實在是嫂嫂的緣故，我底哥哥本是很好的，有了嫂嫂，哥哥也就不好了。」

她就問那學生，「你底父母培植你底哥哥到什麼程度？」

「中等學校畢業。」

「那末你不能說他不好，」她斷定地說，「這原是你自己底錯誤，以爲你底哥哥應該給你進大學。一個人既已受了中等教育，就須設法自立。如果有人願意幫助，能够很自然地升學，那自然很好，否則決不能怨罵別人。要做阿哥的給他底妹子受了中等教育再進大學，這是不能規定的，除非他很能夠辦到，或者願意想受高等教育，如果不能由父母供給，那末恐怕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從自己設想，努力做事，克苦工讀；第二條就是由情人供給。但不能夠因爲想升學而急於有情人，慕有錢的人做情人，有了能夠供給學費的情人才可決定升學，否則難免失敗的。」

一天，她底丈夫想去加入改革運動，因爲很有點危險，和她鄭重地商量，徵求她的同意，她就問他，「這事究竟有沒有必要？值得冒險不值得冒險？」

「事情是實已必要，而且也是應該冒點險的了。」

「你既認爲必要，並且值得冒險，我決不阻礙你底進行；不過可以不可以讓我同去？」
「這却一時不便。」

「那末我給你做個後援，在可能的時候我就去和你一同進行。」

於是她幫他出發，並且籌備一切，實行給他援助。

一個年紀比夫人還大的女子，名字叫做母親，又叫做幹事。她底服裝和頭髮也都和學生底差不多。她在家裏養育子女，同時在社會上擔任各種職務。她不使子女失學，也有經濟的收入幫助她底丈夫，也幫助她底丈夫增加經濟的收入，使得家庭富裕。她對於子女非常地注意清潔和強壯，對於別入底子女也很關心。她對於任何人都很和藹。她和她底子女說，「你們受了中等教育就須設法自立，如果能夠，當然再給你們受高等教育，哪一個先考上就那一個先升學。可是結婚以後決不能想再依靠。婚姻完全由你們自己去辦，但有疑惑的時候可來討論，可以幫助的地方我來幫助。職業也由你們自由選擇，但至少須於社會國家無害，決不能以反人生的事情做職業。——一切我底母親不肯依從我改革的母子間的不良習慣由我的母親起實行完全改革。」

以上所記的學生夫人和母親等底主張和行爲我都認爲是我所認爲新女子的底的。

五

緝人

甲：聽說新女性社在徵求「怎樣才是新女子」的意見，真的嗎？

乙：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服裝時髦，言行歐化，再加上什麼中學大學畢業或是有洋舉人洋翰林的頭銜的女子，便是新女子。尊意以為如何？倒要領教領教！

甲：那種意見，我不敢贊同。照鄙意，凡是配做一個新女子，須得合於『三無』『四有』的條件才行；別的都在其次。

乙：怎麼叫『三無』『四有』呢？所謂『三無』就是——

(1) 無貴族氣，

(2) 無虛榮心，

(3) 無依賴性。

甲：為什麼這三種不可有呢？

乙：一有貴族氣，便輕視勞工神聖，分出職業貴賤，但求己逸而不顧人勞；這樣的女子，是受不了艱苦

的。一有虛榮心，便以學問爲裝飾品，熱中拜金主義，或至於沽名釣譽；這樣的女子，是昧了求學與做人的本意的。一有依賴性，便不求自立，天賦的智能既難於發展，後天的「習得」也不能增進；這樣的女子，終於不免爲男子的附屬品，而趕不上時代的進化的。常有些女子，自己得了個中學畢業資格，就非得大學生或留學生的丈夫不嫁；既嫁之後，但望丈夫多掙些錢來，供她「呼奴喝婢」。

『養尊處優』的舒適生活，能夠做一個賢妻良母，便心滿意足，以爲盡了女子底天職了；這是貴族氣，虛榮心，依賴性兼而有之的女子，你要望她擔負什麼改造的任務，恐怕是『緣木而求魚』罷了。你的話很有道理！那末又怎麼叫『四有』呢？

乙：甲：

『四有』就是——

- (1) 有科學家的頭腦，
- (2) 有藝術家的情緒，
- (3) 有體育家的體格，
- (4) 有軍事家的勇敢。

甲：乙：

爲什麼要有科學家的頭腦？

無論研究什麼，處理什麼，如果籠統，武斷，疎忽，拘泥成見，這就是『非科學』的，便容易陷於謬誤，不但阻碍進步，而且足以敗事。要不然，抱定客觀態度，虛懷若谷，細心靜氣，尋求真理之所在；對於合

理的，不管一般人非議或懷疑着，儘堂堂地主張，闡揚牠，對於不合理的，使即一般人都迷信或習慣着，却要堂堂地指摘，破壞牠，這樣才能做一個思想自由，理智高超的人。

爲什麼要有藝術家的情緒？

乙：甲：

科學者的頭腦是冷靜的，客觀的，如果沒有熱烈銳敏的感覺與豐富真摯的同情心來調和，那對於一切生活都不免成爲理智化，而覺着乾燥，或竟陷於冷酷了哩。

爲什麼要有體育家的體格？

乙：甲：

身體強健，才能任重而耐勞；否則精力疲憊，不但難展抱負，而且才學與心性都要受到壞的影響。中國女子，素來多尙文弱，處在從前男權統治下猶可，現代女性既已覺醒，責任一天繁重一天起來，那非有強健的體格不行；否則，即使你自告奮勇，恐怕常要發『力不能逮』的嘆聲呢！還有一層，一個優秀女子，總該做一個神聖的母親，母親的強弱往往影響於子女的身心，子女乃是未來的社會改造家呀，怎麼可以使他們羸弱愚拙呢！所以照優種學講，強健的體格，在女子也都是十分需要的。

乙：甲：

爲什麼要有軍事家的勇敢？

大凡一事革新，必有反動，必有困難，必受那積重難返的舊勢力所襲擊，要是革新家不奮勇大膽去和牠們決鬥，而畏縮不前，那末自己的品性很容易反被軟化，才思盡付東流，不是最可惜的。

嗎！您看，有許多有志青年，剛從學校畢業出來，或才從外國回來時，很熱烈的要幹改造新中國事業，不料一腳踏進舊社會去，不多時便暮氣沉沉，或在隨波逐流，或在大開其倒車了。這雖然原因複雜，太沒有勇敢之氣實是在是個大原因。戰爭致勝，首在將士勇往直前，視死如歸；遇敵後退，便是自敗之道。凡青年要對於家庭社會有些新建設，何獨不然！

您還有別的意思嗎？

乙：甲：

有是還有；不過，如果一個女子做到了這『三無』『四有』的地步，不但決不致爲新時代的落伍者或舊社會的犧牲者了，而且隨時隨地能夠趕在時代前面，闢除荆棘，開拓坦途。這樣的女子，已是一個堂堂正正，獨立不倚的人，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定有許多貢獻，不少改進，難道還不算她是個

『新女子』嗎！

您的意見，很有至理，何妨寫出來投到新女性社去呢？

我是這麼想。——那末就把咱們倆的談話寫了出來吧。

寫在上海十五年雙十節細雨聲中。

六

王春翠

「一個蘇魯人雖然穿上一件大禮服，但是依舊是一個蘇魯人。一隻受過訓練的小狗雖然能夠

騎腳踏車，吸煙斗，但是仍舊是一隻小狗。一個人而有十六世紀的做生意人的心理，雖然坐着一輛羅爾斯羅益世在一九二一年所出的汽車，但是仍舊脫不掉一個十六世紀的生意人的心理。『舊』的鎖鍊那麼長，那麼深固地扣住你的靈魂，纏住你的肢體，錮閉住你的一切，所以我們提着燈籠要找一個簇簇新的女子，放大範圍一些，就算是新的人罷，真是難得而且少見的！然而將來的路是坦平而且光明的，人類的精神活力，畢竟有偉大到能擺脫一切的；那末，在我們姊妹之中，也許可以有這們簇簇新的人物；而且，我們爲什麼不可以鞭策自己，趕上前去做一個堂堂地新女子呢？

梳盤龍髻也罷，打橫S直S頭也罷，剪了髮掠成兩撇也罷，穿短襖繫長裙也罷，着旗袍罩小馬夾也罷，高着鞋跟綢衫飄飄也罷；提了菜籃到池邊去洗滌也罷，掛了書包到學校去上課也罷，坐了汽車去吃大菜也罷；反正這些都不是構成「新女子」的原素，（即使在羣衆面前博得「新女子」的美名，在我們看去，也許是更覺得噁心。）我也不願意一一去考量。在我的心眼裏，以爲只有「自我能夠支配自我」的人，纔是真的新女子，纔配被別人稱爲「新女子」。

怎樣才算是「自我支配自我」的人？該得詳細演繹一番罷！「我」和「人」是對立的，雖然人我之間斷然無絕緣之可能，但人我之間，必然有不可混者在。要是真的新女子，她便矯然獨立，立志發揮這不可混之點。偉大的古人雖然把他的歷史擺在她的面前，她反而從他歷史裏看出建設自己歷史的必需要；思想的權威，雖然高聲疾呼叫她跟着他走，她反而從詞氣裏聽出自己找路走的緊迫。她能夠認定

一切思想只是構成新思想的材料，不經過切實考慮以後決不盲從別人，這樣在思想上可說是能夠「自我支配自我了。」

「生活」是最嚴厲的鞭子，當牠打到我們的背上時，或是順受，或是反抗，必然是要表示一種態度了，專靠哀嘶是沒有用的。但是我們女子所以造成一條屈服的大道，根本就因自己上了「慾望」的「馬籠套」。新女子對於這一點，先要安頓了自己的慾望，不使牠入圈套；到了上圈套，她便橫衝直撞地奔突，以脫去羈阨爲目的。所以她認定一切生存慾，是可以利導的。爲着愛人裝飾了自己是可以的，但裝飾是使她倆精神上得些安慰，決不能以此爲物質的貿易。以物質爲誘惑，在她便以爲侮辱她的人格。她認定社會一切責任，是要人類共同肩荷的；雖然處在很美麗的境遇中，還是爲社會服務，爲羣衆努力，直到生命的最末日！這樣在生活上可說是能「自我支配自我」的了。

對於自己的行爲，要有些規矩準繩；並且明白內心有一種勢力存在，管理她的行爲，使她判別善惡，趨善避惡，這種勢力成了神祕不可解的威權。這種人也可說是很幸福的；但是新女子決不是這樣的。「上帝」「神」一切超現實的主宰決不能支配她，在感情之流奔放時，她可以如癡如狂地愛，覺得她的生命充滿了愛的甜蜜，一思想，一動作，一起一睡，都有愛神在其中鼓盪激揚。在知識之慾燃燒時，她可以啓發一切智慧，承受一切真理，從進化的軌轍上前去，永遠和汽車前的燈光一樣。這樣，在精神上，也可說是能「自我支配自我」的了。

總括一句：自我支配自我的新女子，她的思想是進步的，她的精神是自由的，她爲着人格獨立，能夠好好安頓自己的生活的。據我所說，能夠合我的理想的，在男性當中，也只有吳稚暉老先生；女性當中我竟沒見過一個呢！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

心嚮往之！』

七

後 覺

現今中國底新女子，不是很多了嗎？「愛司」(S形)其頭，「平板」其胸(束着小背心的)，旗袍，長裙，日日翻新，有一般人以爲這可算爲新女子；脂粉也去啦，頭髮也剪啦，西裝其衣，高跟其鞋，今天西菜館，明天跳舞場，有的人以爲這才是新女子；會做情詩，小說，懂得外國語文，嬌聲滴滴地滿嘴新口號——不是說「婦女參政」便是說「婦女解放」；有的人以爲這是真真的新女子啦。哦！這些就是新女子？我以爲稱她們時髦猶可，新則不配，不配！

那末怎麼樣才夠得上算一新女子呢？——必須先具有下列這幾個基本條件。

(一)有健美的身心

這可分四項：

A. 有開明的思想 一個人知識未充足，不打緊的，只要肯隨時隨地去搜求；經驗很缺乏，也不害事的，只要肯隨時隨地去練習；惟有思想一固執，或甚至於昏瞶，那末知識不但不容易增長，而且連已有的知識都變了積滯淤水似的而無甚用處；經驗也不但不能擴充，而且連已有的經驗都成了那傳統習慣底保障！康有爲在戊戌政變時，不是個嶄新的人物嗎？現在誰都知道他是極頑固的啦。梁啓超便不然，他底思想不和二十年前一樣，早已隨着時代潮流而變遷，而在進步着。所謂思想隨時代潮流而變遷，並不是「隨俗浮沉」或「好新立異」的意思，乃是說，對於無論任何舊有的與新發生的事物，不爲成見所困，而用冷靜的頭腦，嚴正的態度，去細細探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人云而亦云，也不標異而偏激。就譬如講兩性問題吧：社交與戀愛底關係及其性質不同之點如何，戀愛與苟合底區別及其正當不正當，都先加以分析，而後下結論，不一概抹煞，也不模稜兩可。如果這樣，你底年華即使由少壯而衰老，而你底思想終是站在時代前面的。所以女子不要求解放則已，如果要，第一自己先得謀思想底解放！

B. 有濃摯的情感 一般人常說，女子底情感，常比男子豐富；這是不錯的。不過我所說女子

應有的情感，不是指那「一晃即逝」的衝動，也不是單說兩性間及母性愛的狹義的情感，乃是廣泛的，對於任何事物常能發生興趣的情感。應付事物，頭腦固然要冷靜，情感却不可不濃摯；否則，淡然對之，便發生不出探討底興味，或覺得苦惱而至於「淺嘗即止」啦。譬如常有人說，女子研究學術，以文學與美術爲最適宜；假定：這話是對，要是她對於文學、美術沒有濃摯的情感，無論如何用功，怕也難於成就吧。又有人說，女子當教員，對於初等教育——尤其是初級一二年——比男子適宜得多；要是她對於兒童教育沒有多大的情感，那也容易厭倦的。所以我要說，女子既然通常富於情感，應該善用之，增厚之，擴大的，聖化之！

C. 有堅強的意志 有了開明的思想，對於事物便認得明晰；有了濃摯的情感，對於事物便覺着有趣；但如果意志薄弱，仍不免無濟於事。如今有一般女子，談起「婦女解放」、「打破禮教」來，確是義正詞嚴，興高采烈，可是她們對於自己切身的的生活，還牢牢守着傳統的，流行的惡習的，正多着呢！例如「束胸」這件事，她們並非不知道大有害自己底健康，而且將影響於子女底小性命，又並非不知道乳峯高聳之富有天賦美，而只怕舊社會底物議（一般人對於沒有做自己哺乳的母親以前的婦女，一見她露着乳峯，便要說笑），便不敢毅然決然革除這惡習。這雖然於思想還沒澈底有點兒關係，大半實由於沒有堅強的意志之故。又如兩性關係：自己明知和對方絕不能和諧，或已受了他底欺辱，解除婚約，或離婚，或絕交，是極應當的，可是有的受親族權勢底凌

壓，有的虛自己獨身後將受經濟底困難，有的怕禮教之徒底笑罵，因而忍氣吞聲，因循自誤，這也大半由於意志薄弱所致。所以女子真要求人格底解放，謀地位底增高，而能得到切實的成效與幸福，非有堅強的意志不可！

D. 有壯健的身體 上述三項，都是關於心的方面——精神上的，重要已很顯然；說到壯健的身體，也有同等的重要。中國人素以「病西施」那樣的女子爲美，「溫文爾雅，亭亭玉立」，「弱不勝衣」，便是女性美底標準。如今該把這「病態美」的觀念打破，而以「健康美」爲標準：凡是身體各部勻稱發達，舉止活潑，而毫無病態的爲美，否則便是醜，而且身體不壯健，即使思想，情感，意志三方面如何優良，而不能耐勞吃苦，或甚至於常與醫藥爲隣，那末還幹得了什麼重大的事呢？而況身體成了孱弱多病者，思想就不耐鍛練，情感容易失常，意志也堅強不了啦。「健全的精神，常寄宿在健全的身體中」，這確是至理名言！身心狀態底好壞，常是互爲因果的！所以看到某個女子底體格是否良好，大概可以推想她底心的修養如何；看到她底精神狀態是否良好，大概也可推想她底體格如何呢。

(二) 有藝術化的生活

這並非定要精於文學，善於音樂；也不必出入於跳舞之場，現身於銀幕之上；更不是穿的要絢爛的綢緞，住的有富麗的設備；凡是又經濟，又衛生，又合於審美觀念的衣食住，以及辦事，娛樂都有高尚

的旨趣，良好的習慣，快樂的精神的，便是藝術化的生活。例如衣裝一項，雖然是一身土布，只要長短，寬窄合度，能襯出天賦的姿態美，能顯示活潑的精神，又保持着它底整潔的，那便是很美的，藝術化的衣裝。我有個女友，在她辦事的團體中底同事們，不是太太式珍貴的穿著，便是明星（？）派新奇的打扮，而她常是藍藍的土布衫裙，又稱身，又整潔，許多人反而只說她的美。「若要俏，須戴三分孝」這句也就是說：樸素自有樸素的美呀。

不過，要把生活完全藝術化，於身心底修鍊必須不斷地用工夫；否則，徒作機械的模仿，仍不能有多大的效益。要知道，藝術化的生活，既可算身心修鍊底收穫，也足以促進身心底修鍊哪。藝術家是最快樂的，最容易感化民衆於無形的一種人，凡新時代底女子，該個個做到這樣起碼的藝術家！

現代是事物日趨繁複的時代，也就的婦女解放急求澈底的時代，婦女界如果有合於上述各項的身心與生活的，然後能擔當其應有的任務，容易發展高超的理想，鼓勵創造底勇氣，而爲新時代所需要的人物。所以我說，有健美的身心與藝術化的生活的女子，才是新女子。要不然，任憑你是女學士女博士，不過添着個裝飾品而已；任憑你奔走於參政運動，社會運動，也是徒出風頭罷啦！新什麼！新在哪裏！

請閱純文藝的——

飈風月刊

飈風月刊九月二十五號出版。他的宣言裏，曾有這一段：『飈風的作者都是無產階級者，都是流落在天涯地角的羈人，也是燒在天涯裏的紅陽葵，失落在人間的不死的紅星。他們有如狂如沸的感情，如花的詩人的生命，如火的革命的革命的精神。飈風是從他們英雄眼裏流出來的血淚，是他們不羈的靈魂裏叫出來的呼聲，換句說：飈風即是他們的生命，換品，他們的生命，即是飈風的象徵。』看了這個就可知他們的作

改譯徐志摩詩(紅星)

本刊為二十三開本，用瑞典紙精印，色紙封面。圖畫由鄭吻允君担任，排印裝訂，都歸林美珩賣力。實價每冊五分。全年五角五分，半年三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郵費另加，半年二角，全年四角。編輯及發行通信地點請寄上海西門方斜路青春好書店

努力青年

創刊號

萬縣事件之重大意義

容同

廢約與今後中國

黃正

國外交之方策

黃正

唯物史觀介紹上編

戎之桐

今後我國稅制整理的計劃方東

美國婦女運動之新傾向 張友聲

應時文章與隨便談談 章進

每月一冊五分全年五角

北京海甸努力青年社出版

孤軍週報 第九十三期

(民國十五年雙十節日刊行)

時事短評

雙十節的到來 原生

國校校長總辭職了 憶佛

顧代閣又產生 俊民

中國清理道勝銀行應取的態度 袁惇序

應行修改的中日商約 康倫先

落花夢(二)(詩) 于廣虞

跳舞會(小說) 李旭華

本報逢星期日出版每冊零售銅

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大洋五角

全年一元國外另加郵費八角

總發行所 北京國立立法政大學

第一院孤軍社

曹國瑞女士傳

顧頡剛

去年九月十七日的清晨，北京大學女同學來報知我們：『曹國瑞女士昨夜在首善醫院病逝了，犯的是傷寒兼痢疾。』我們聽得這個消息，真似晴天的霹靂，相顧駭歎。我和她比較生疏，但本月三日我去送劉叔和先生的殯，她也同行到崇文門外法華寺如何不到半個月，還沒有聽說她生病。卻已經死去呢？我們一時都悲傷得很。但我向來知道她是一個很孤僻的人，永遠以疾病和憔悴爲生活的，那麼，她的死可以使她脫離了煩惱的網羅，或者反而應當替她安慰。

過了幾時，她的同學謝祚蔭譚慕愚諸女士到我們寓中來，詳談她的生平，我們方始知道她的一生只是和舊社會的惡勢力相搏鬥。她的死便是搏鬥後的創痕迸裂，我們以前看她爲一個消極的厭世的人物乃是錯誤的觀察。這便使我對於她增加了多量的敬意。今年春間，謝女士又搜集了她的民國十三年日記，沒有寫完的自傳，萬分苦痛時的血書。她的堂姪惇頤替她做的傳略，交與我，囑我彙萃成爲一篇傳文。我翻看這許多材料時，她的悲傷鬱抑之情直似潮水一般的撲擊上來，使我感愴不能自止。我覺得我倘使還有一絲一毫的同情心存在，我便有表章她的一生慘苦的義務，所以我便答

應了謝女士的要求。

我們一班人在社會上總算是處境順利的，因為自己處境的順利，便容易在無意中養成了漠視他人的痛苦的習慣。我們只管享樂，只管自私。彷彿社會上沒有值得我們注意的痛苦現象似的。這實在是最可鄙的一件事。我們現在既從曹女士的事蹟裏知道了她的深沈的痛苦，我們便可知在同樣的社會之中像她一般的呻吟疾苦的女子正是多着，或者比她痛苦更深沈的還是多着。我們對於這些女子應當給與怎樣的憐憫，更應當怎樣地激起改造社會的要求？如果讀者能因了她的事蹟想念到這一個問題，那麼，她的一死便是有效果的犧牲，她也並不是女子奮鬥史上一個無名的革命家了。

她是湖南來陽縣某村人。她的家在三十年前是這一村中數一數二的富豪。她的父親是唯一的繼承祖業的，因為長者的溺愛和祖宗遺產的誘惑，造成了一個公子式的人物。十餘歲時，娶了妻子，便鎮日遊蕩，不讀書了。家中大小事務，都歸妻子一手經理。他的妻子是一個很賢惠的婦人，性子慈悲的很，飯食衣服等等，只要窮人來乞取，她便肯給與。嫁了一年多，生了一個女兒，後來又生了三子三女。不幸的兩個兒子都沒有過過歲就夭亡了，留下一子，名竹青，又是被父母和祖母愛得利害，害得他常常生病，弱不勝衣，十三歲就犯了吐血症。

她的長輩看着女多男少，僅存的一子又得了難治的病，嗣續的大事逼得他們一齊憂慮了。一九

○二年，她的母親又將分娩，一家人都期望她產的是個男子；哪知不掙氣，產下了她，又是一個女！她的祖父母和父母不高興，況且她的父母的年紀都已過了四十，誰耐煩去撫育這個沒用的女孩子。鄉村中的風俗，生了女兒不願養，儘可把她溺死，否則隨便送給一個有乳吸的人家做小媳婦。她的家總算慈悲，不忍把她丟在水裏，就把她送與鄰村賀家，可憐那時她還不過做了十九天的人兒，居然做起媳婦來了。

賀家是沒有產業的，他們的主婦因新產的兒子死了，留着一點殘乳，可以養活她這條小小的生命，便把她領了過來，配與他們的五歲的兒子。不幸她的婆婆不久又懷了孕，乳水乾了，她沒得吸。飯，他們要在外邊弄了米來纔可下鍋，也不能按時供給她吃。生身的母親尚且忍心捨她，何況是婆婆，怎能愛她疼她，一任她啼哭呼喊，只當沒有聽見。她將近週歲了，身子還立不起，連坐在板凳上也勉強，瘦弱得不像樣子。

她的大姊姊此時已有二十歲了，幫助她的母親操持家政。她聽得自己的小妹妹在婆家不安全的消息，心中很過不去，就向母親商量道：『我家既肯把米飯隨便施捨給窮人，哪有自己的入反到別家去挨餓的道理？我們還是把她抱回來罷！』但她的母親不願意費去許多無益的氣力在這小女孩子身上，不肯答應。大姊耐不住了，擅專派人接歸，由她親自撫育。只是她的身子經了一年的磨難，孱弱不堪，肚子雖得吃飽，依然終年多病，日夜啼哭。

到她五歲時，愛護她的大姊出嫁了，提攜的責任讓給二姊。她的命運真不好，二姊管理她不到二年，犯病死了。一家的人再沒有疼愛她的，只是厭惡她的啼哭。雖有男女僕役，見她不爲親生的父母所愛，也都不去理會她了。七歲的她，孤立無依，一切飲食起居都歸自己料理。小孩子哪裏懂得安排生活，寒暖飢飽當然很不調勻。所以八歲病瘡，連續了三年方纔痊可。

她幼時曾由病兄竹青教導識字讀書，她的姿質很聰穎，讀了數遍就可背誦。後來竹青瘳病死了，她就輟了學。直到民國三年，她十三歲時，衡州創辦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她的寡嫂進校讀書，她隨去作小伴侶，纔進了那邊的附屬小學。她是憂鬱慣了的，和許多活潑的小孩子聚在一處，便到處顯出她的孤獨。別人都會手舞足蹈地說笑，她卻不能有那樣的天真，那樣的自然了，彷彿永是裹着一重淡漠的空氣。只有一件事是可以欣幸的，她雖時常發熱或吐瀉，但已有校醫的診察，有寡嫂的照顧，病來服兩三劑藥也就痊好，不像先前在家時的久病了。

她在小學中很勤奮，成績非常好，初等班沒有讀完，就升到高等班。過了兩年，又升入了師範班。

那時湘南風氣閉塞，女子進「洋學堂」讀書很受社會的非難。賀家對於她當然不滿意，屢屢要她停止了學業，回家去替代婆婆燒飯。但是她既受了五六年的教育，懂得了天賦人權之說，如何再能去做父母的無意義的犧牲，受這種無知識的婦人的指揮，更如何能低首下心，做這種目不識丁的名義上的丈夫的妻子！她很想決絕不去，然而舊禮教的高壓的勢力也使她沒有勇氣去打破「好女不嫁

二夫』的信條，她還不明白表示反對的態度。她只得作消極的抵抗，終年不回家，逢到放寒暑假時也借了補習功課的名義，躲在學校裏。

民國七年的暑假，家裏定要她回去過夏。賀家探知她回家了，就託人來說：『選了吉日來迎接吧！』做小媳婦的回婆家去，本來沒有再選日子的規矩，也沒有什麼應該舉行的禮節的；只因她自小就回母家來了，十餘年沒有見，所以特別給她一個好面子。她聽得了這個消息，急得不知什麼似的，沒有辦法，只得用緩兵之計，向父母作堅決的要求，請待至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父母見她這般，也不忍過拂她的志願，就拒卻了賀家。那家真野蠻，不管三七二十一，邀集了幾十個無賴子弟，把她的家重重圍住，聲言要把她劫去。經了許多本鄉紳士的排解，纔議定準以畢業的時候回婆家。

明年，湘南護法軍興，各校停辦，她不能不回去。回去了不到十天，賀家不遵前議，用暴力來恫嚇她的父親，把她架了就走。這一次，她大受了委屈，只苦得沒法尋死路，她費盡心機，乘他們的不備，在一個黑夜裏逃了出來。鄉下的路是很不好走的，這時她再顧不得路途的崎嶇，田陌的仄狹，儘力奔跑，不知道顛躓了多少回，方纔到得家裏；當夜雇轎再逃往學校。停辦的學校是不能借住的，她只得避往一個同學的家裏，懇求他們收留。賀家失去了她，第二天又集合了數十人，上她的家門吵鬧個不歇。她的父親竭力和他們磋商，經歷一年餘，纔把婚約廢了。

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消息，她從此以後可以解除這種與生命俱來的拘束了！可是一個難問題方

纔結束，第二個難問題又接着起來。她是一個成績很好的學生，是一個抱負不凡的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當然希望升學，這升學的經濟問題將如何解決呢？她的家本是一村的首富，但她的父親既不善于管理產業，又不能和睦鄰里，時常和人打官司，又因廢掉女兒的婚約，出了若干賠償費，弄得虧欠了許多錢，幾乎破產。自從竹青沒後，族中人常來欺逼，說是沒有兒子的人家的產業終究是別人的，應當利益均沾。她的父親不得已，娶了一個妾。娶妾之後果然產了一個男兒，可是從此妻妾不和，夫妻倆就析爨分居，家累益重，連支持一個家庭也感受困難，哪有餘力可以供給女兒升學。這是她所熟知的。既經這樣，就此停止學業，安心待嫁了嗎？這也是她絕不願的。她立定志願，要出外求學。她明知事情非常難辦，但勉強的進行比束手不前總多一點希望。

因為她立定了這個志願，所以民國十年在師範學校畢業了業，就毅然決然，不待她的父親的同意，辭去了母校附屬小學的聘請。這在她的家庭中看來，是何等傻呵！他們對於她的任性沒有別種責罰，只是不給盤費。這確是制止她的活動的好方法，她走不成了。閒居了半年，沒有辦法，只得就了縣立女校的教職。在這一校中，她一意儲蓄薪金，半年得數十元，彀了盤費，便于十一年的夏間到了北京，投入報子街女子高等師範補習學校。過了一年，考進了北京大學的豫科。

這一次出來，她依然未得父親的允許，學費是無從望的。她的母親雖是節省吃用，暗中接濟一些，但是數目太微細了。她的兩個在京讀書的堂姪惇頤核先時替她張羅，勉強把日子一天一天接過。

去。她自奉的清苦到了極步，衣履當然全是布的，洗濯縫紉當然全是自己動手，就是吃飯，每天只買二三十文的米，熬了粥吃；或者買幾個燒餅，避了別人的面吃了。菜呢，不必說魚肉，就是青菜豆腐也沒有分，終年的肴饌只有蘿蔔乾一類的醬菜。一遇戰事，百物昂貴，時時逼得她斷炊。但是她的骨子裏的高傲是改不掉的，生活雖艱窘萬狀，終不願借助于人。同學中有時手頭稍微寬裕，願意和她共用，她總是拒卻。再三勉強她收受，說這是我借給你的，過了幾天她也就償還了。她常說：『窮可耐，債不可負！』這樣的硬了頭皮挺去，真不知熬了多少的痛苦。看她的日記裏說的『每日生活不能接濟，上課也無心緒』的話，便可猜想她的難堪。

假使她到京讀書，只有生活不能接濟的痛苦，她還不至于喪命。想不到會因惇頤們的代她張羅，平地興起大風波，把她淹死了。

起先，她因為沒有旅學的費用，在湘致函惇頤訴說升學的困難。惇頤把這件事告知旅京同鄉，有個姓李的聽到了，慷慨得很，提議大家合力捐助。他聽了他，商得二三友人的同意，果然集款若干。不料仗義執言的人便是不懷好意的。適有同鄉無賴張某用了不堪的言詞，寫信侮辱她，她氣極時，李某便從中離間，說是惇頤串通的，使她捨去一個忠心的姪子，好把她歸自己支配。她信以為真，想一家人尚如此無良，悲忿交加，碎指寫了數封血書寄給師友。其中致恢先的一分現在保存着，文如下：

恢先君鑒：瑞實有萬煩惱，為此經濟受盡欺辱，使我怎樣好？我決定不在世上過糊塗日子了！你

能替我着急嗎？我回湖南決不能草草的，如經濟迫我回去，我恐怕也只有空殼抬回了。你替我怎樣？唉，我的遭遇真是天下第一不好了！奈何！奈何！

國瑞書
十二月十九夜

她受的這個刺戟太烈了，使得她激起了自殺的意念。她一方面既受不了經濟的壓迫之下的侮辱，一方面又丟不了若干年來苦心立起的求學志願，回家避免這些困苦，在學生時代而逢此絕境，是無論何人解決不了的。從此以後，她時常病得不能讀書了。翻開了她的日記，于月日之下寫的幾個字，只見是『煩鬱』、『心燥』、『無聊之至』、『心亂無緒』等等字樣，愉快的時間是極少的。她的同學常聽見她在寐夢中號哭，實在她的歷次的痛苦的印象太深刻了，逼得她留着終身的驚惶。

她的日記中憂傷憔悴的話極多，鈔出數條如下：

健全康樂者，人之大幸福，誰勿願處此。瑞也何人，甘入病途，進苦境。今也如此，伊誰之咎，亦孰導之？環境使然也。環境既困其身，痛苦遂纏其腦，疾病焉得不乘隙而入其肺腑耶！疾病入矣，精神隨之而萎靡矣，希望消滅，志頹心灰，此身已爲待死之身矣，可不悲夫！已矣乎，昔日蓬勃之國瑞乎！

天下之不如人意事處處皆是。東行則井，西行則火，不入井者必投之于火，非置之死不可也。欲覓一毫生路或快樂終不可得，奈之何哉！

校中放假，同學聯袂出校，余則寂然獨居空齋，坐立不安，惟有自投于牀耳……嗟乎快樂竟宣告與余脫離關係矣！

余處境不順，受折不少，腦爲之衰，神爲之亂，體力日頹。手書一卷，目雖對視，而心已不知離軀而之何方矣。及掩卷後，更不復回憶書中所言何意。由是觀之，余之將來必成廢物。

憶民國六七年時，三校之師均言余『頗慧』于同學。及經過意外挫折，而此二形容詞何竟離余耶？及今，將更換『絕愚』二字于余身矣。思至此，余恨已不可言，余痛苦已達極端矣。

余之心境，時現不安狀，正如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行則不知其所往』。設爲暫時之現象，猶可說焉；茲則無時無刻不臨此境，不歷此情。蓋回想已往，盡屬傷心之事，無可自慰；追想將來，又茫茫浩浩，飄泊無所立足。四面攻我，如何應付？

她傷悲到極度時，只有希望死，因此怨及當時長姊撫育她的多事。日記中留有致長姊的信稿，其中一節是：

愛我之姊乎，捨汝其誰復愛我。憶我穉時，承姊提携育養，以至長成，倘若無姊，豈有今日耶！然愛我卽害我也。姊不愛我，既無今日，則更無煩惱之今日，靈魂不識已飄泊何所，不受抑制，不受壓迫，何等愉快。嗟嗟，愛姊，求汝慰我之苦衷，既愛我于始，更愛我至終，則幸甚矣！

愛她的人實在太少了，她會憤激地對同學說，『我平生不知愛爲何物』；旋又溫婉地說，『別人有父

母之愛而我獨無，我要在想像中構成父母對於我的愛。』這兩句話好像是衝突，但她的心內的痛苦，是顯明極了。

她在學校中，永遠用了一副憂愁的臉子對着同學。別人圍坐談論，時時笑作一團，只有她面壁兀坐。因為她很不願把自身的痛苦向別人訴說，所以不知道她的生平的人總嫌厭她的冷酷和怪僻，除了幾個摯友之外和她親近的很少。日記中有一段說起這事：

凡事不關懷，不動情者，謂之涼血動物。余之得此名也數次矣。余深以此名爲當。蓋余之見師長如路人，不加恭敬，不持禮節；見同學猶仇敵，不與交談，不假笑容。此境此情，人之名余涼血者豈不當耶！然余覺余之不交朋友，不敬師長，乃朋友師長之不屑以我爲友爲弟，而非我之不願有友與師也。

看到末句，可以知道她的神經的確有些反常了。她因爲受慣了冷酷的面目待遇，遂覺得一切的人都用了冷酷的面目來對付她的，假使她不死，恐怕這種疑懼之情要逼他成爲瘋狂吧？但她那裏是一個涼血動物！朋友中有了困厄，她若無力相助時，往往涕泣如自己遭逢的不幸一般。她的同情心並沒有因別人的冷酷而減損咧。

我們看她的日記，常常要詫怪她的思想的矛盾。她屢屢祈死，屢屢羨慕別人的死，真是消極得不像樣子。但另一方面，還是刻刻自己鼓勵，希望在學問和事業之上有所成就，這可見她終究是一個熱

烈的人，決不會因挫折的難堪而灰心喪志的。試舉數條關於她的自勉的話：

最傷心而最恥者，莫甚於無志。此刻因某事之感動而發憤自誓，立志如何爲人，如何行事，及逾半小時則忘之無遺，此真無血無恥之下賤之人矣。國瑞乎，苟汝心未全死，汝血未盡涸，則當遇事自勉，以是篇日記爲汝今後作人之方針。

學一難事，固宜于勤；習一易事，亦宜于勤。吾惟求有進，夫庸視其事之難與易乎！

今之求學者，孰不嗜嬉而畏苦。苟勤修勵學，則日進月累，如水之就下，霑然誰能禦之。瑞乎，其知此意乎？

鏡之染塵也，可掃之拭之，復其原狀。吾人之心，如日加反省，過則改之，無則勉之，亦必足以發其良能也。瑞乎，爲鏡拂塵，亦當爲心拂塵。

余賦資中下，利民福國之功固不敢望，而庸人俗子亦不願爲。故自定方針，勉勵潛修，盡我才力，不自墮落，期不爲志士所唾棄。並願多得同志，改良小學教育，爭回女子天賦之種種權利。此外對我六旬老母，善自奉養，慰其心意。區區之願望，盡發于此，以勵余之前進。

人心詐僞，設一不慎，一墜千丈。居斯水深火熱之時，處世無方，接物乏術，能不自危乎！今惟一之方法，宜及時求學，毋苟思，毋妄念，逆來順受，僞來真應，以真動人，想人亦不忍以僞欺我矣。

語曰：『勤能補拙。』余既拙而又惰，以何補之哉……長此以往，其何以了結耶！其不受淘汰者

幾希余思及此不禁自危。

自今以後，每日三省，並完就當日課程，萬不曠課疲神以爲無益之爲矣。將來之國瑞由今日始生也。祝余從此努力覺悟，不畏苦，不灰心。

在這樣心緒不寧的時候，還能毅堅毅自持如此，這不得不佩服他的內心生命力的強盛了。雖是這個『始生的國瑞』不過一年就死了，但這一點奮鬥的精神是磨滅不了的。

她這時回想已往傷心之事，準備做一篇自傳。起先寫的題目是『一個好環境』。這或者她是想從反面說的。後來改爲『一個苦境的寫實』。這篇文章只寫到逃出賀家爲止，很可惜，不知道是她患病而不能續寫呢，還是心中悲酸得寫不下去。

李某起初的挑撥，她猶信他爲關心於她的痛苦的一個好人；後來常有信，日漸放肆，便引起她的覺悟。到十三年，函件更像雪片一般的飛到，極盡威迫利誘的能事。她對他老實表示拒絕，他不管。後來不回答他，他也不管。牠的日記中，有一段小說體的記載，是寫這件事的：

一間狹小的房裏，住着一個不得志的，天天納悶的窮學生。房裏的陳設，一張簡單的露天床，床上鋪着一條半新不舊的被，一條要破而未破的褥子。書桌上橫七豎八地散滿了課本，似乎懶得檢點……

她每天天下課回房，必靜神睡着十多分鐘。這一天，正是十二點十分，她由課堂來，走進房內，瞥見

一封信。起初以爲是家裏的平安信，翻轉字面一看，她失意的坐在桌前，右手支着頤，歪着癡想，獨自說道：『真討厭，爲什麼又寫這封信來！我確不願意看，我已向他表示過兩次。莫不是他沒有聽明我的話？或者故意要作討厭人。唉，真沒法處理！以後如再來信，必給他一個下不去，把原信寄轉……』

她草草地拆開信封，皺着眉，手微微的顫動，咬緊牙根，把這用鉛筆寫在橫格紙上的信讀了一遍，就丟在地上。一會兒又拾起來，撕得粉碎，投入火裏，把牠滅了迹。同時又悔不該看牠，以致留了一個討厭的影子在腦裏。忽然臉兒赤紅，喘上氣來，輕慢的說：『唉，生在這鬼世界，混亂過日子，說了多少不願說的話，會了多少不願會的人，看了多少不願看的信，真苦了我的心，委曲了我的心，唉，神聖的安琪兒，願你把我的嘴閉了，目封了，更願你把我的神經麻木了，血管閉塞了，使得我的四肢涼了，五臟冷了，從此不被他人咒詛，也不去咒詛他人吧！』

這是前年二月中事。後來，她被李某騷擾得失去了忍耐力，只得依照先前的決定，『給他一個下不去』把他的劣迹在同鄉前宣布了。李某知道，恨她刺骨。到去年五月，長沙衡州來陽等處忽然同時發現了一稱捏名傳單，說她和恢先『同姓戀愛』。過了不多時，北京又有一種署名『旅京來陽同鄉一分子』的傳單出來，和湖南的傳單互相印證。這時候她的悲苦憤激恐怕比前幾次都要利害，可惜沒有日記，不能知道。經許多公正人的幫助，在法庭起訴，證據既確，李某得了他的應得之罪。但她的冤雖

伸了，她已經震得心膽俱碎了。

她爲了學費無着，受了這麼多的痛苦，知道仗義的人們的不可靠，計算大學豫科畢業之後尚有本科四年，如何度過這重難關，迫不得已，於暑假中歸省，懇求她的父親勉力替她維持。幸而這數年中她的家境較裕，她的父親看她她在學校裏成績很好，補到了克蘭夫人的助學金，頗優待她，允許了她的請求。她很欣快，自想從此以後一路是康莊大道了。

五卅慘案風潮發生後，學校停課，暑假前未舉行的考試改在秋季開學前舉行。她爲要補考，八月底就回到北京。暑中天氣鬱蒸，往返了兩次，感暑致病。她的病本不是致命的，只因她的身子給病魔和憂慮鬧得太空乏了，平時飲食中的營養成分又太不夠，抵抗不過來，於是一旬的傷寒便把她的生命斷送了。

她的痛苦完了，她的生命也就終止了，她似乎是特地生出來經歷這些人世的磨難的！

綜計她的一生，可以把她所受的痛苦劃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受的重男輕女的制度的痛苦。假使她是個男子，可以承繼宗祧，接受遺產，她當然要享受到家庭間的許多優寵。不幸她竟是家庭中一個『贅疣』，即幸而免於溺死，終免不了十九天的嬰孩嫁給人家。就是長姊把她抱了回來，也只落得本人家的冷待不睬。第二時期，是受的以女子爲貨物的痛苦。她自己看來固是一個人，但在賀家

的眼光裏，她原是屬於他們的一件東西。他們對於她的所有權的取得就在婚約上。既有了婚約就由他們支配，不必再講本人的願意不願意。所以兩度的搶劫，在他們只是要求物歸原主，是十分正大光明的要求。第三時期，是受的以女子爲玩物的痛苦。男女的愛戀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而且是一件該應有的事，但總須雙方同意纔是正當。現在女子一方面並不會屬意，而男子卻要利用了金錢的力量來要挾她允許，及至遭了拒絕之後又要用誣讒的手段破壞她的人格，希望借了他人的笑罵而暢快自己的得不到的悶氣，這是何等的強暴，何等的卑鄙！在這種人的眼光中，只覺得女子是給男子玩弄的一種人，何嘗有絲毫的對等愛戀的意味。可憐她自從呱呱墮地以來，直到二十四歲，永遠沈淪在這三種痛苦之中，以至於死亡。

許多人看了她的事蹟，或者要說，『像她這樣的人多着咧，我們哪裏追悼得盡！』這句話不錯。惟其像她這樣的人很多，所以我們愈該追悼。我們所追悼原不是某個某個的夫人小姐而是宛轉呻吟於這種生活方式之下的無數女子。我們要在這無數女子之中就知道的舉出幾個例。

也許有人說，『她的痛苦是自己招來的，女子在家庭中沒有地位已歷數千年了，做小媳婦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何以別人都死呢？家庭中不供給學費，當然不必求學，她自己硬幹，所以惹起了張某某的侮辱，倘使她肯依從了長輩的吩咐，便什麼事都沒有了。』這些話也極對，她確是用了自己的力量造成一個痛苦的環境，把自己壓死的。她要是安心服從長上的命令，她早已成了一個溫順

淑婉的賢妻良母，鄉黨交稱的好媳婦，將來或者可以享到『上壽』就是長輩不易事奉，也只要用了『十年新婦熬成婆』的方法來對付，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她的任性，她的受辱，她的致死，根本的一點就是不肯安守女子的卑下的分，却要自己堂堂地做個人，要做一個有宗旨，有能力，有功效的人。這就破壞了數千年來的社會禮法，使得家庭的制度，聖賢的教化，民衆的信條一齊成了她的仇敵。以一個人的力量而向這種根深柢固的勢力來宣戰，被他們處死也是理所當然。但是，我們無論如何力弱，究竟是一個人，我們自己既經認識了是一個人，便應當向人的路上走去，我們爲什麼要被惡勢力所征服，安守這非人的禮法的分呢！

我們是很平心的，我們對於曹女士的死當然很悲傷，但對於她的父母以至於賀某李某也決不憎恨。因爲他們對於她的暴戾的態度原是社會上公認的思想所許可的，他們不過隨順了這些公認的思想而做出許多不合理的事情罷了。我們現在如果哀惜她的死，須知道她是給一般人的思想，數千年的制度壓死的，某人某人不過是劊子手之類，奉了長官的命令而執行她的死刑而已。所以既經對於她表示同情，我們便應當想，如何可以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做根本的改革？

我們對於曹女士永遠不要忘記，她是一個女子奮鬥史上的光榮的犧牲者，她的一生沒有改變過態度，只是爲了『爭回女子天賦之種種權利』而向我們共同厭苦的惡勢力搏鬥！

燈下

欽文

燈——

撲冬一聲，她從門外跳進門裏，接着她底鞋底磨擦地板，接連地擦擦地響。

她在女性文科大學底二年級肄業，從學校裏下課回到家裏，剛才的舉動是她於無意中急於回家的表現。

「哦哦，你已餓了麼？」她看見了她底他正在用勁地切菜，就興奮地和他說，「我又回來得太遲了麼？」——就放下罷，現在我已經回來了。」

「不，我並不覺得餓，」說着他仍然捏着菜刀切菜，「我真地也喜歡做些這種事情，老是捏着筆思索是不行的呀。」

「可是我總心裏不安，你已充分地勞了心，還要在這種雜務上來勞力。你應該休息休息了。就放下，讓我來切罷。」說了她趕緊把書包放下，迅速地脫去外衣，解去圍裙。

「不，不，這並不勞什麼力，」他一面說，一面依然捏着刀切菜，你剛回來，應該休息休息。書架格裏有着幾個白梨，是剛才買來的，你可先去吃起來。」

——下

又是撲冬一聲，接着也是接連地擦擦地響，她從她底臥室跳進廚房。到了他底身邊，她就伸手去奪他所捏着的菜刀，一面說，「這些必須讓我來做，否則我心裏太過不去了。」

他一時還想不把菜刀交給她，但是也就不固執。放了菜刀，他就站在她底身旁，釘眼看她用勁地切菜的神氣。

「看見過了麼，那幾個白梨？」他微笑着得意地看着她問，「你不是愛吃白梨的麼？」

「看見過了，可是沒有看清楚，因為急於趕到這裏來了。」

「兩個是葫蘆形的，兩個是球形的。我本來還想買一條醬猪舌，因為今天沒有大的，而且都已不大新鮮，所以只買得些醬肉。」

「你自己愛吃的香腸買了沒有呢？」

「那倒沒有買，因為我已把帶去所剩的錢如數買了白梨。」

「你總是只買我所愛吃的東西，却不顧到自己，這叫我怎——」

「你不要這樣想罷，我是這樣才舒服呢！」

切好了菜，她就烹調起來。他幫她整理盤碟。油鍋嗤嗤地吹，飯鍋泊泊地唱，各自騰出香噴噴的熱氣。室內充滿了戀愛的愉快和人生的意味。渠們就在這空氣中吃了晚餐。

兩個球形的白梨都被她用裁紙刀削去了皮，切成片，和他一同吃完了。兩個葫蘆形的由她作主，

暫且留作擺品了。

吃了白梨過得不多的時候，他在案桌上整理起文具來了。她就問他，「就又要寫了麼？」

「不，預先整理整理。」

「我想就是整理整理總也得再停一會兒，剛吃了飯就做事，對於身體終究是不行的罷。」
他不做聲，仍然整理他底文具。

在十多分鐘的靜默中她深深地思索。忽然，她希望他贊成她底主張地和他說，「伯英，我想不如讓我在學校裏請一兩年假，先來設法謀點事情做做，一兩年後再到學校裏去讀個畢業吧？」

「爲什麼？」他破除他底靜默起勁地問她。

「因爲我覺得你實在太辛苦了，讓我也做點事情，固然不再要你負擔學費，還可以得點錢來補助開銷。等到你已寫成了幾冊書，經濟寬裕點了，再讓我進學校去也不嫌晚。」

「那何必，雖然苦點，我們現在並非用不夠。」

「可是你太辛苦了。」

「我實在並不覺得辛苦。」

「但是你早晨醒過來的時候常是『吃力，吃力！』地叫，你不是常說背脊骨痛得很利害麼？日間已經忙了一整天，晚上還要更深夜靜地寫個不了，還不是太辛苦了麼？」

「可是我真地並不覺得太辛苦，只是不能使你專心讀書，要你兼做雜務，覺得安心不下。」

「我倒是覺得很滿意的。」

「那就好。」

「可是你天天這樣忙碌，吃了就寫，寫了才吃，有限的青春不會誤過的麼？」

「這我以為不能夠這樣想，梅卿，我們是有我們底希望的，到你畢業的時候我總可已經完成了幾冊書。有了版權稅，你又可有收入，我仍可以做些稿子得些稿費，不是很可以——」

「但那還在很遠的將來，我要兩年多以後才可以畢業呢！」

「這我也以為是不能夠這樣想的。梅卿，我想人生的意義原在掙扎中。只要有希望，這生活就有意義。而且這希望能否實現無須管牠，只要覺得是有希望的就好了。所以人生的目的並不在掙扎所得的結果，正在掙扎的本身就是人生的意義。」

她領悟了他這些話底意義就又感到滿意。不再懷疑什麼，也不再深思什麼了。

在明耀的燈光下，她底肥嫩的臉孔顯着紅潤而且柔和，她底全身充滿着活潑和勇敢的氣象。他是俊秀而且莊重。他覺得她是十分地可愛，她也覺得他是十分地可愛。明耀的燈光映在充滿着幸福的室中愈加顯得鮮明了。

他把稿紙展開在眼前的桌面上，坐在桌旁思索起來。她坐在他底對面，給他澆清日間所寫的稿

子，但是她已鈔好了許多行字，他還是呆呆地坐着。

「伯英！」她不期然而然地輕聲地叫他。

「什麼？」過了好久他才這樣問她。

「你覺得不好過了麼？」她又不期然而然地問他。

「誰說我覺得不好過了？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看見你老是把眉頭皺得很緊。」

「我正在思索呢。剛有了頭緒，給你這樣一叫，思路就打斷了。打斷思路是很可惜的，因為一經打斷就難回復，所以我常和你說，我們談天的時候不妨盡量地談天，在我思索的時候最好不做聲，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好幾次？」

「唔唔，剛才我又忘記了，這實因為剛才你底神氣我看得太難受了。」

「可是在創作的時候這不算不得什麼的。想使作品底色彩濃厚，總得把真切的情緒用進去，思索到深刻的地方情緒自然緊張了，在這一層上你似乎還是沒有瞭解我。」

「唔——」過了好久她才這樣勉強地應了聲。

「但是不要緊，梅卿」他連忙用安慰的口氣和她說，因為他已發見她已很不自在了。

可是她依然很不自在。

他固然無從回復思路，而且不知不覺地懊惱起來，不由地想，「做書還在開端，就已鬧了好幾次，怎能希望成功？這雖不能十分怪她，但是實在難受，總之在這樣的情形中是難有成書的希望了。」

他底眉頭皺得愈加緊了，她也愈加不自在了。

他覺得剛才和她所說的許多滿意話實在都是由妄想形成的胡說，想和她更正，又覺得並非必要，也是無從說起。

他又不由地想，「照此看來，如果想創作，非孤獨地生活不可。但如預備孤獨地生活，那末還要創作做什麼呢？」

他懊悔胡說了許多由妄想形成的滿意話，也懊悔使得她不自在起來。他想使她自在起來，也想回復思路，但是一切都不能就做到。

燈光依然很明耀地照着，但他覺得已經蒙上了一層很濃的灰色。他覺得好像親眼看了一座爲他建造的高大美麗的宮殿立刻完全坍倒了的悲哀。

——靜室中的幻像之一——

奴隸的女性

法 國 René Changhai 著

岳 煥 譯

自從人類生存以來，女性即作了男性的奴隸。

我們歷史以前的祖先，帶着四分之三的猿態。佩着銳牙利爪，滿身被毛，顎骨突出，顏面低小，他們過着野獸般的生活，這是很自然的。女性對他們不過是用燧石爭到的『獵獲物』；且我想像他們對她的舉動決不求這懦弱同伴的同意。至於她，既被很大的爭鬪征服了，吃着主人所拋棄給的一點食物，就不得不違着自己的意志去作主人強她作的苦工。在現在許多未開化的民族裏，女性被人看待作家禽一樣。但她的命運比較我們地方女性的也沒有多大的差別。

原始時代底男子用暴力壓制他的配偶，我們是用詐計壓服我她們的；詐計蒙閉了她對於結婚生活的見解。然後要求她一個違心的允許。原始時代的男子看他的同伴爲他的『東西』；我們看她當我們的『財產』；他操她的生死之權，我們也是一樣；我們根據着由我們爲我們利益所訂的婚約虐待年青的女子；我們更憑依着由我們爲我們的利益所定的帶猩猩氣的法律虐待年青女子。到底總還是我們猿形祖先所留下來的暴力和詐計的制度。

然而我們的顎骨下降了，爪子也退成指甲了，腦袋也發大了。我們既然能夠思想，理論，我們就應當使我們的行爲和理論符合，也應當拋棄這些由我們有爪牙時代所留下習慣。我們一切曾建在這野獸的傳統上的社交生活，尤其是兩性生活現在也應當停止了。

有許多老實人以為女性佔着劣等的地位是合理的，因為她本較男性爲弱。卑僞的理論「權利」「義務」這些字眼，既不給牠們一個確定的意義，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若強制強者多作點義務，讓弱者多享點權利，豈不更好麼？何況，女性之弱完全是比較而已：有些婦女更強壯於有些男子。在許多種禽獸裏，雌的與雄的是一樣強，甚而在競爭裏有時還要更利害些。可見這個弱字，並不一定完全對着雌的生理。今日的女性其所以較她的同伴稍溫柔者，這大概祇是因為多時工作劃分的原故——他呢，競爭打獵；她呢，料理家務和小孩。而且，筋肉的力量，在現代社會生活裏，是不大緊要的；因此證明這個弱字決不能當作維持不平等的理由！而且現在正是精神的毅力，思想意志的偉大漸漸佔了優勝的地位。即使女性的精神系不能發出和男子一樣多的思想和意志，那麼，她因此就應當受男子的監視壓迫麼？一點也不應當！

女性，也和一切有生命的萬物一樣，有她自己的特能。我們應當讓她實現且盡量自由發展牠。她自己纔是判決她能作什麼，和應作什麼的人。

自古以來，事情總是一套！貴族會不願讓有產者解放，他自信比他優越；有產者現又不願讓小工

人解放，他也自信自己較優；軍閥要高超於政客；教士要高超於俗人；開化點的人由高處俯視着未開化點的人，却沒有想到隔在他們中間的這一個小距離。（爲時何久？）不過僅是普通進化程中的一個偶然之事。每一種民族總自信比別種民族高超，我們一個人總自信比別個人聰明。男子自信比女子高超，沒有其他更嚴重的理由，這是一個偏己錯誤和希望統治的混合。

尤其是統治的慾望。

在法典上，我們很容易地看出法律都是男子造成的。立法者談論兩配偶各人的權利和義務的態度，他們觀察姦夫和姦婦不同的態度，他們對待私生子和他母親的態度，真都是很可笑的。偏私心既這樣的暴露，他們遂剝奪了女性的一切。丈夫的合法的強權差不多是無限大，女子的是零。她屬他，却不是他屬她。一個女子永遠的快樂，或永遠的不幸全依在她丈夫的脾氣上。老實說一句：現在的女性，還和歷史以前的一樣，並不被人看做一個「人」，却當做一種「產業」。在這主人和奴隸的關係之間，要想發生純潔的愛且延長下去，非有特別的情形不可。所以大部分的結合，總是沒有一點愛情，不過是兩個人一時肉慾的交易而已。更有甚者，一方是橫暴，一方是屈服。至於結婚，可以說是財產交易，也可說是強姦。

爲避免這個爲人屬有物的侮辱現狀，女性裏也有些漸漸設法解脫了這男性的威權，用自己的工作去謀生活。

但是，到處她仍免不了要到這橫暴的主人面前。他們使她作了不堪繁重的工作，只拋給她些壓飢的薪金。唉！永遠總是強者奴隸弱者！永遠總是猿種的傳統！

有許多婦女爲顧全目前的生活，遂到那賣淫的場所找了個安身之處。但如此作去，她們能避免跳河自殺麼？

每次一說女性要求解放，要從『物』的地位走到『人』的地位，男性便用盡氣力來阻止她。他不願她發展她的本能，變成和他平等者。議會不要女選舉者或被選者，司法官不要女律師，美術學校男學生侮辱女學生……好！雖然有這無數多的拒絕和困難，然無數的婦女研究科學，文學美術，有時還要勝於男子。

沒有什麼可藏匿的：到底，男性輕視女性，是成了事實的！他對她所表出的這個禮貌，不過是一個爲把婦女統治在奴隸情狀下更長久的假面具。在那粉飾的油漆下，總藏着兇殘的主人和他的卑弱者。

若有人說：其所以拒絕女性的社會生活者，是因爲她生理構造的姣柔，此詭語也！因爲，如果真是這樣，男子早應替她作了這些辛苦難堪的工作，給她自由，不至讓她留在家裏像囚徒一般。至於女性的教育，男子更不願了！自從社會起源以來，男子就時常用盡方法阻止女性受教育。爲什麼？因爲奴隸一受教育會變成利害的奴隸。

青年女孩的教育是奴僕的教育。人家顧慮她却不是爲發展她的本能，僅僅以主人的眼光想改變她一點，指教她一點，爲的是不要太寫多了錯字，在談話裏不要太顯得愚蠢了。人家也允許把她腦筋裝飾點所謂『嬌技』。人家也許她學會彈琴弄樂，因爲這些對於男性的特權沒有什麼危險。但是人家却很當心的不能讓她懂了科學，因爲科學能開她眼界。使她看明宗教社會的作偽，更不願讓她參加於社會生活，恐怕她對於這個奴隸社會的組織起了疑心，生出反抗的意思來。

人家把她關在家裏，在鍋灶針線間過着生活；人家拏昏愚的書籍來混亂了她的聰明；用『服從』的習慣來降服了她的性格。尤其是這個『服從』由很小的年紀，人家就使她看作終身大事。同時，還要用所謂『德行』的規勸蒙閉了她良心的感覺，使青年女孩相信，若光明正大地愛一位青年的人或沒有經過原定的禮式成了母親，這是很可恥的；反而若按着禮式，就賣給一個老漢也是很對的。給，匿藏了真理，說如果她離了別人，自己決不會自持下去。然後再用宗教的道理，說她自有生以來，就是不純潔的。所以女性身體受了卑賤，——更壞的，腦筋也要受卑賤。只成了一切迷信特權的『領域』。

好！我們願意女性，男性都得到一個實際科學的教育。這些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對於女性是不可少的。起首，先把她那充滿了宗教和曖昧思想的腦筋好好洗一下，然後，因爲女性有一件最大的事是生孩養子，所以應當知道什麼是一個有機體，什麼是生活，愛情，死亡。如果她不懂解剖學，生理學，醫學，她如何能確切地養好孩子？我願一切青年的女子——和男子——在醫院裏作一兩年的實習。一

則學到點治病的技術，二則也能了解點人類的痛苦。這樣比較去弄琴也好，比較藏在繡閣裏也好。

奴隸制度已延長許多許多世紀了！女性保存下奴隸的習慣，奴隸的思想，奴隸的嗜好。請你注意看看就在這般頂誠實的婦女的腦筋裏，就是對她的丈夫，你也能找出金錢的痕跡來。比方有時由她丈夫手裏接到一件新的衣服，或一件任何的禮物，她必定要立刻作出點嬌的姿態。這是可恥的！她和一切的奴隸一樣，自驕她自己的小成功，滿意於這在黑暗裏——星光下踱來踱去的平凡生活。她還有一個好使人注視她的壞習慣，願意受辱而又願辱人的惡慾望。

像野蠻人一樣，她愛鍍金物，玻璃品，無用混雜的東西。她竟能停步在珠寶商店玻璃鏡前，挨過很長的時間。她戴着項環，手鐲，戒指……等等沒有一點存在的理由的飾品。反而要費許多的錢。因此增高了生活的爭鬪。

而且她的一切梳裝都是有害於衛生和真趣的。——像野人一樣，她頭上戴着雞毛；像野人一樣，她還戴着護身符，小豬或四葉的野草！像野人一樣，她有畫身塗眼，唇，頰的嗜好；像野人一樣，她不顧痛苦的截切筋肉，改變形態——她紮穿耳朵掛環子，她壓她的足到特別小的鞋裏，使她步調也失了自然。她壓她的肺和腰在一個胸襯裏，損傷她自己的康健，和由她將生的孩子的康健（如果能生下來）。

……

但是這些，在她自己覺着到沒有什麼，因為在被奴隸性所屈服了的腦筋裏，虛榮心是強於一切。

這個應當停止了！婦女應當認識她自己，嫌忌她的現狀——拒絕在這裏作『泥人』，在那裏作『奴僕』，到處作『產業』。她應當知道一個人只有在『自由』和『完全自主』下纔會有可能的『尊嚴』和可能的『道德』。她只要願意自由，她就能得到『牠』。

婦女自由，是世界上一個很大的革命。我們將不能計算出牠影響的偉大。

這將是宗教的終末，因為她現在只因牠而存在。且因維牠繫着孩子和一部分男子。

這將也是爲人人所恨忌的殺夫損子的戰爭的終末，因為女性對於職業婚姻有了選擇的自由，至少使男子失了施行橫暴的對象，遂漸漸也會失掉殘忍着殺的『習慣』和『嗜好』。女性受教育和參加社會生活，是一件求平和解武裝的最有效的方法，比聽她敵人的誑語，鬼話強的多。

這也將是賣淫，賃傭的終末，也是暴力統治世界的終末，也是弱者被強者壓殺的終末。

這是『憐憫心』和『正義』的露現。

到底，女性自由，女性自由，

新生的人類，從此開首！

譯者註：我們中國女性解放的工作現在可以說還沒有起首——佔全數十分之八九的鄉下婦女知道解放是什麼？得了什麼利益她們的生活和以前有什麼區別……我希望我們作工要一步一步的來，不要像在夢中走路——自己以爲走幾千里，其實連床還沒下來。祝大家多在解放的問題上努力！

火山 火山月刊 第一期

社編 每期定價每册三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詩的原理 E. A. Poe 著 朱維基譯

聲色集

林間之舞

春蔓 A. C. Swinburne 評傳

病中

浴後

E. Dowson 詩選

月光

莽原 (第十九期)

Romain Rolland (譯文) 張定瑛

從百艸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樂人揚珂 (譯文) 曹靖華

詩人的心 韋叢燕

看曉月已是西沈 羅吟圃

歸途雜記 李震野

報費 本京零售銅子二十枚

外埠八分國內半年八角全

全年二元 國外半年一元

地址：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末名社

民鋒 第九期

時局撫論(黑囚)俄國革命論(克魯泡特金著幼霞譯)論性的解放

與社會革命(謙弟)無政府共產黨

宣言(劍波譯)國際運動(劍)每期

二分通信及代售處上海國民大學

吳灃轉

語絲 (第一百期)

酒後主語

小品

東抄西襲之九

『與女僕亡』

關於契訶夫的幾句話

竹枝詞

南開與淫書

仲民來

曾國藩到底是什麼

報費 本京銅元六枚外埠連郵三

分半年國內八角國外一元

全年國內一元五角國外一

元八角

北京東城皇城根二五號北新書局

行將出版的——

未雨集

林培廬著

全書共四十餘頁，分文藝論文，社會論文，婦女問題論文……

卷首有著者的好友谷鳳田，姜華

，丘玉麟諸君的序文。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趣味』半月刊

(第三期出版)

鳴綠江節

關於文學史的方法

蕤孀娜基亞拉(譯文)

一首兒歌

憤慨

凡列龍的寓言

零售銅元三枚，訂閱全年五

角。通信處：上海寶樂

安路大陸里東弄十三號轉。

謝六逸 謝六逸 馬宗融 小旭 路益 小旭

私奔歷險記

仲持譯

——記 險 歷 奔 私——

從前有一個年青的貴族紳士，住在那時號稱世界第一都會的羅馬。這人名叫派脫羅波卡麥石，愛上了一個極其美麗的女子，名叫安琪林那，是一個為同地的人們所敬重的平民吉留什莎羅的女兒。過了好些時候，她對於他也漸漸地愛慕起來。待到相思得不耐煩了的時候，他向她要求結婚。他的父母聽到這個消息，便把他狠狠地責備了一頓，一面關照那女子的父親，教他不要理睬那年青的混蛋關於結婚的什麼話，倘若他和她結婚，他們就不認他為兒子了。

派脫羅悲傷極了。他心裏打算：只要把她的父親疏通好，就不管他們怎樣，總是要和她結婚的。最後他想到了一個計策。這計策倘若她贊成是可以使他的目的達到的。從一個使者那里，他知道她同意了，他們兩人便決定一同逃出羅馬。他們安排好出走的法子，有一早晨，便騎了馬向亞拉格那出發。那地方他是很知己的好些朋友的。

他們恐怕有人追上來，竭力地奔馳，約莫馳過了八英里，他們便迷路了，本來應該向右馳去的，却向左轉彎了。再走過了二英里光景，便看見一個城堡，其時向了他們衝出十二個大漢來。直至幾乎撲

到他們的身邊，她方纔看見那些人，就叫喊道：『跑，跑，我的愛，我們是被襲擊了。』於是猛力地鞭着她的馬，緊緊地捧着鞍轡，頭快地向樹林裏狂奔。派脫羅是一心一意地只看住他的戀婦，不看別的什麼的，盡力地追她跟，直至被大漢們抓住了，使他下了馬爲止。他們於是問他名叫誰。他回答了之後，他們彼此說道：『這個人是我們的仇敵的朋友；我們來把他的衣服剝掉了，把他掛在這些橡樹上面罷，也洩一洩對於奧希尼族的怨恨。』他們商議停當，命他自己脫衣，他此時束手待斃，只得順從了。忽然間，別一批埋伏着的人們，一共二十五個從他們後面衝出來，高聲地叫道：『殺！殺！個個人都殺。』這一來，他們便棄了派脫羅來準備自身的防禦，然而一見自己這方面人數少，連忙拔腳逃跑了。別一批人們向他們拚命地追去。

派脫羅其時拿了他的衣服，又復騎在馬背上，儘快地從安琪林那所經過的那條路馳去，然而待到他覺得起初抓住自己的那些大漢，以及攻擊那些大漢的別一批人們都已追不上自己的時候，他看不出什麼馬的足跡來，又查不着她的下落，於是幾乎急死了，在森林中間來往的走，高聲地呼叫，看她聽得不聽得，然而這畢竟是徒然的了。他沒有回轉身來，也沒有明白他前面的一切，而且他對於那些地方的野獸們，也不住地懷着恐懼心，彷彿時刻看見一頭熊或者一隻狼把她撕得粉碎了似的。這樣子，可憐的派脫羅呼喚着，叫喊着，在森林中她走來走去，時常回到原地方。而在他則以爲一逕是向前走着，後來，因了他的疲勞，加以驚恐與長久的斷食，他是十分困頓了。他現在見夜到臨了，不

知怎樣纔好，便將馬拴在一株橡樹旁，自己爬到那樹上去安身，以避野獸們。他恐怕跌下來，在那里不敢睡覺，却整夜地坐着爲他的戀婦歎氣，並且悲悼自己的厄運。

那年青的女子同時很遠很遠地馳進森林裏，竟至于找不到出路了。她因此滿腔充滿了對於過去的悲哀，在森林裏來往的走。最後，因爲天色向晚了，還看不見派脫羅的一點影蹤，她便一逕依了一條小徑馳去，約莫過了兩英里，看見一所小舍。她儘快地馳到那小舍，看見其中有一個很老的老頭子和他的老婆。他們一見她，說道：『女孩兒，這個時候，你在這鄉間幹着什麼呢？』她哭着答說：『在森林裏失掉了同伴了。她問他們到亞拉格那去還有多少路程。那誠實的老頭子回答道：『女孩兒，不是從這里走過去的，離開這地方十二英里以上哩。』她於是說：『那麼，到我可以去過宿的什麼旅館還有多麼遠呢？』他回答道：『相近的旅館，你夜裏趕得到的一家也沒有。』『天呵，』那女子說，『我不能够別的地方去了。請你們讓我在這里住宿一宵好麼？』女孩兒，』他答說，『你是很所歡迎的，然而我須得關照你一下，這條路上時常有成羣結隊的人們經過，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敵人。他們往往到我們這里來吵擾。倘若他們中間有一個在這里看見你，說不定就會凌辱你的，我們可沒有力量來幫助你呵。我預先通知你一下，倘若這樣的事情果真發出了，你就不可以怪我們。』那女子聽了老頭子的話，雖然有幾分吃嚇，却見時候已經遲了，便說道：『你所說起的事，我信托神來保佑我，萬一生出這樣的事來，我從人們這里，總比從野獸這里更可以討情哩。』

她於是從她的乘馬下來，同了他們去進羸劣不堪的晚膳，隨後不解衣服而躺在他們的床上，整夜地悲悼自己的和自己戀人的厄運。約莫破曉的時分，她聽得騎馬的人們的喧嘩聲，立即起了身，走到房屋後面的大天井裏，在這地方的一角是一個乾草屯，她便在那里藏躲著。她還未躲得停妥，一羣竊賊就到了門口。不一會門推開了，他們在那里看見女子的馬和馬鞍，便動問這是誰的東西，誠實的老頭子見她沒有在那里，回答道：『這裡沒有什麼人，這匹馬是昨天夜裏跑到我們這里來的，我想大概是從他主人那里走脫的罷，我們恐怕牠給豹狼吞吃了，所以將牠牽進來。』『阿阿，』竊賊的頭目說，『牠既然沒有主子，她應當是我們的。』

他們一羣人在屋子和天井裏分散開來，將他們的長槍和盾牌放下，內中有一個偶然將他的槍尖戳進她藏躲着的乾草裏，這槍尖戳破了她的衣服，她是幾乎要被發見了。幸虧她定了定神，決意靜靜地躺着。同時，他們開始將他們隨身帶來的小山羊和別的什麼肉燒起來。待到他們吃喝完畢，他們便牽了那匹馬幹他們的營生去了。

那女子見人們出去了，便從藏躲的地方走出來。

老頭子見她不會落到他們的手裏，很是高興，便對她說道：『現在是天亮了；我們可以陪你到大約離這里五英里的一个城堡去，你到那地方纔可以安心。但是你的馬已經給那些混賬東西牽了去，你只可以步行了。』她對於這回損失，很覺得痛惜，但也沒法想了。她請他們引路，於是他們一路走去，

在這早晨準時到了那地方。

那個城堡，屬於奧希尼族的一個人，他的名字是李羅坎坡菲來。那時恰巧他的夫人也在那里，那位夫人是一個賢德的婦人。一見她便記得從前是相識的，於是極鄭重地接待她，問她用了怎樣的法子到這里來。她於是將經過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講了一番，那位夫人是知道派脫羅（他是她丈夫的一個朋友）的，聽了這番話便推想他死了，也覺得黯然起來。於是對她說道：『你既然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想你還是同我們在這里住着，等我有機會將你平安地送到羅馬去。』

現在再來說到派脫羅罷。他所過的一夜只是淒涼的一夜，因為他不久就看見他的馬為許多豹狼所圍繞，終於將他拉倒而撕成碎片了。直至連皮帶骨都吞吃了，他們方纔走散。派脫羅經過了長時期的疲勞之後，更加捨不得他的馬了。這回事情，在他真是極大的悲痛呵！他現在對於走出森林的事是絕望了。正在天明時候，凍得要命的他四面張望，偶然在大約一英里之外望見了火光。待到天色全明，他便沒有什麼害怕，從樹上下來，直向火光所在的地方走去。到了那里，他見有幾個牧人們聚着作樂，他們單是出於憐憫而接待他。吃了東西，並且自己取暖之後，他講述前後的經歷，問在他走得到的那些地方可有什麼市鎮或城堡。牧人們告訴他，三英里外有一個城堡，是李羅坎坡菲來所有，他的夫人也在那里。他央求他們中間，有誰陪他去，兩個人當即答應着陪他去了。

他到了那里，城堡的主人便認識了他。於是想要派人找尋他的戀婦去，正在這當兒，城堡的主婦

來叫他。走向她的跟前去，他看見安琪林那。這剎那，他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男子了。

那夫人辦了精美的看饌宴待他們。她聽到他們兩人從前的事情，便責備他不該做他的父母這樣不贊成的勾當，但隨即見他是有了決心的，又見他也是那女子所中意的人，她思量道：『我何必弄得自己麻煩呢？他們互相要好，而且都是我丈夫的朋友。況且這也似乎是天意呢，看他們一個是險些兒絞首，一個是險些兒給槍尖戳死，而兩人都是險些兒給野獸吞去，這是多麼湊巧的緣呵！』於是她轉向他們，說道：『如果你們決定一同做夫妻了，我是滿意的。我願用我丈夫的錢來舉行這婚禮；日後我還可以盡力勸解你們家長去。』

這樣子，他們很快活很熱鬧地在城堡裏結婚了；數日後，那夫人帶了那一對新婚的夫妻到羅馬盡力地和解了派脫羅和他父母們的意見。

暹羅人的婚俗

顧均正

暹羅的男子大約二十歲結婚，女子的結婚年齡在十四至十七之間。老處女在這塊快樂的地方是不大有的。國人對於結婚的觀念有些特別，他們認結婚的儀式爲無關緊要，可以任意減簡，或竟全然免去。在事實上，只有，識的男女才須正式結婚，以產生法律上的效力。不過做父母的大都很喜歡他的子女在結婚時候有一些表示，所以至少有一部分儀式通常是遵行的。女孩子的短髮和她們男子式的衣服，減少了她們不少的美麗，在這種裝束中，顯然有一種自幼女而長成爲少女的表記。然而這種裝束的式樣，却仍舊爲青年男子所歡喜，因爲互相欽慕的結婚，在那里是很多的。不過這種的結婚也不是通例，因爲在大多數的男女，他們的婚姻是完全被別人安排的。一個有年紀的女子，精於權謀的，有時常在男女兩方的家族裏往來奔走，商議關於結婚的各種事件。不過現在這種情形已經廢除，大都是由男女兩方的家長，互相公開地在一起酌議了。十二生肖的推算，在現今也不大着重。真正合於俗禮的結婚儀式，是在新娘的屋子裏舉行，前後約有兩日。新郎由他的朋友護送到那裏，伴着一排樂隊，並舉了禮物，送結女孩的家族。這一天，他被邀住在這屋的別一室裏或鄰近的一屋裏。兩方

之父母和他們的朋友然後聚集在這屋子的客室裏吃，喝和嚼檳榔，並計算和討論兩方家族所補助給這對少年夫婦的財產。這時候一隻放着嚼檳榔用的雜具的盤子由新郎獻上來，一堂的僧正含着固有的經文。隨後，新娘和新郎跑出來跪在一起，身上連結一根法繩 (Holy Cord)，又由賓客們將來撒在他們的身上，又用貝殼將法水 (Holy water) 來傾在他們的身上。然後他們同時退去，男孩在這夜向他的情人奏弄夜曲，他所雇來的樂隊也奏樂和着他。在一天早上，設宴款待服務的僧正；旋作旋輟的娛樂，終天地繼續着。到了晚上，新娘照例被引導到婚姻神 (Hymen) 的寺院裏去參拜。這對配偶在新娘的家裏住得很長久，往往到第一個孩子的產生。

在通常，當新郎獻了檳榔盤之後的儀式，大都是省去的。又如果女孩方面在社會上的境遇比男子為低下時，所有的儀式通常完全免去，在男女私奔的時候亦然？

多妻制為佛教徒所不禁，得酌量的許可，一個男子可以和許多的女子發生夫婦關係，只要他力能維持她們的生活；但是第一個妻子可以要求為主婦，而為其餘的妻子的首領。當一個主婦年老後，她常常令她的丈夫續娶後妻，這樣使家庭仍舊能吸引他的心，而同時她在家庭裏的地位，也增高不少。離婚須得到雙方的同意，而限定財產的分配。不過在後妻却可以被自由離異，而無須得到丈夫的補助。一切的孩子都有承繼權，不過第一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可以得到大部分的遺產。在農民階級，一個男子娶得一個妻子已經很滿足了，所以多妻制在這一階級是不普通的。

女性的社會遺傳

見 仁

造成一個怎樣性質的人，來源有二：(一)得自親的性質之遺傳，即所謂生物學的遺傳；(二)得自所謂社會遺傳。身體的長短，式樣，以至於聲音，笑貌，性情，智慧，道德性的高下等等，都屬於前者。言語，制度，科學，文藝，倫理，一切理想，都屬於社會遺傳的範圍之內。由這兩項要素，以範成個人，使成爲怎樣一個人。黃種人生下來，便皮膚色素比白種爲深，眼珠色黑，頭髮則黑而且直，此是種族性的不同；但在同種之中，因個人的變異，其親不同，子女也就和別人的子女不同，然和自己的父母則比較的相像。近代的遺傳學家查明，就同的方面，既不特親子之間外貌會得相像，便是行爲性情，甚至語調，書法，都會像的，書法相像的原因，大概和手腕的形狀和筋肉的排列的纖細的相同有關係，語調，聲音則和發音器官的構造相關。至於才能的能够遺傳，在數十年前已經被人證明了。

身體，精神和道德的性質，是得自親子間的遺傳的，但別有一半性質，則得自社會的遺傳，生長中國的人，自然而然的能說中國語，有中國人所有的習慣等等，並且在北方的人，稱第一人身身的多數爲「我們」，而不是「阿拉」，反轉來，寧波人也是這樣。再加上各種因襲，習慣，以及道德教條，社會情形，

而塑成各地的人民。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同，法國南北人的性質也自有他的分別，中國各省人也各各不相同，他的思想無論爲對現社會表示滿足或反對的，也各有他們的社會的背景，明白地可以察出這種思想有社會遺傳的影響。

這是要感謝科學的，近年因遺傳科學的進步，知道在個人的形成上，女性和男性佔同樣的重要；明白的說，婦女所具的性質和男子的性質同樣能遺傳於子女，即營成子女的成爲怎樣的人，在生物學的遺傳方面她負擔一半職任。拿破崙說男子爲種子女子爲地的觀念實在是錯誤的，這種科學上的證明在不和科學做朋友的人當然沒有什麼用處，若在知道的人看起來，這證明是何等重要呵！即在婦女的身分的被尊崇上，也同樣的佔重要。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個人的形成是物質遺傳和社會遺傳各得一半的，嚴密的說，外的遺傳力雖不像內的遺傳性的頑強難改變，然在形成個人的性質也有很大的力量。子女既有一半身體性質是稟承母親的，但得自女性方面的社會遺傳的資產是什麼呢？我們看社會組織罷，那一種法律制度是依照女性的理想制定的？在科學上，女性的科學家不及男性的多；在文藝方面，是社會公認女性擅長的，但就中國說，出色的女性文藝也不多。至於女性的思想，留傳於後世而被傳誦的，我敢說除表示些奴隸性最充分的東西之外便很少了。我不是說女性的奴隸性格外豐富，只是經過男性社會的選擇而留存到今日的，除代男子提倡三從四德，和壓迫同性的女子以外還會有些什麼呢？概括的說，中國

社會遺傳中雖然有着女性的若干功業，但他們所表顯出來的多半只是男性的並不是獨立的思想。在此外法律政治以及教育等等的主掌者，不用說是盡屬於男性的，過去的歷史上雖有過許多女性的發達和創造，只因缺乏繼續者，如今大家已不大認識了。青年生活於這樣的片面的社會之下，他們受的社會遺傳當然是男性的也是偏而不全的了。

不過在別一方面，小孩是從婦女的手中長大起來的，這時期，他所接受的差不多盡是婦女的影響。並且教育家告訴我們，關於無論道德、氣質、和性情，在早年所受的影響是有最大的力量的，現在兒童既成長於婦女的手中，他的社會遺傳上不是早就承襲了一部分的資產麼？

是的，這也是一部分的資產是的確的；但婦女是天賦的應當和男子一樣有才能，前面已經提出，不過社會不容許她們加入法律、政治、教育等等而為支配者的地位，不容許她們有獨立的思想和不合習慣的舉動，於是她們本來應該有的社會遺傳的資產的所有權被剝奪了。婦女的才能的發展既受梗阻之後，於是他們所能發展的，遂愈加局限於本能的或更粗糙的方面去。因了她們天生的善感和富於情緒的本性而變為感情纖細，狹隘等等；又因了天成的比較的保守的性格，而做了迷信，因襲的維持者；結果所致，遂使兒童幼年時期中這幾年所受的資產也就是這些：狹小、敏感、守舊、苟安、順從的傾向。

但現代的人所希求於女子的不是這些，女性所具有的偉大也不是這些。她有不能克服的母愛，

有烈火似的愛情，她更富有改善，建設等才能，如果這些蘊蓄的能力能盡量發展，能容許她們加入社會中和男子協作，這是料想得到的，法律，政治，以及一切制度一定能夠更換一番新面目——變得更和諧而且平衡。在這樣的社會長養起來的青年，纔能受到雙方的，不偏倚的社會遺傳，而使他們的性格更趨於完全。

西洋有學者說過，婦女地位的高下是隨文明的高下而定的，意思是說在高文明的國家，婦女地位也高，而在文明低的國家裏，婦女地位也是低的。是的，但婦女欲從被壓迫裏昇進到和壓迫者同等的階級，至少須經過壓迫的男性的了解和被壓迫的婦女自己解悟。

今日了解事理的男性已有幾多，覺悟的婦女已有幾何，這不是寫者所能計算的，不過寫者的希望是在叫不了解的變爲了解，不覺悟的很快的覺悟。在今日女性才能被限制發展的環境下，她們應當急行去幹她們所能幹的事情，參政運動，職業運動，教育運動，或社會革命都可以，只要她們以爲怎樣做是於她們有益的就怎樣做，而且無論那樣做，凡是這等擴大人生，趨向光明的，工作不特彼此不相抵觸，總結起來總是互有幫助而有益的，或者去研究科學，哲學，以至寫文章，做詩，繪圖也是好的，只要能夠幹，只要她所幹的是自己的事業，她所要說的是自己的話，所想的是自己的思想。這樣纔能使社會進於平衡，將來的人們生活於兩性平均的社會遺傳的環境之下。

新廣東的新女性

景 宋

無論如何被誣爲「赤化」，然而耳聞或親自到過廣東的，不管他是中、外人，或左、右派，總該承認廣東算是新的罷。

所謂新，是承認這個社會活潑地在前進着；不是在死的，退化的裏面去希望得一些新鮮氣象。不管牠的前進是好還是壞，單就這前進着的事說，不是總稱爲能動的，可注意的嗎？

聞說廣東現時非常需要人才，尤其是女界方面。雖則自問不配算是人才，然在多年以前，從低簷窄巷的廣州出去，待到牠變成了層樓高聳馬路縱橫的市況，這纔歸來的我，是多麼懷着愉快的心情。眼看着膚圓六寸的蛋家妹——女舟人——穿着遍身黑膠稠的衣褲，輕搖款乃的載我上岸。因了開課的急促，迫得我立刻遷入學校去。頭一樁令我感覺難以應付的——就是裝束。

廣東偏於一隅，自爲風氣，當然和五方雜處的上海、北京比較劃一。然而這裏的人偏愛趨時；所謂時，又卽以上海爲標準。上海人之所謂時髦，是大抵由於青樓人的作怪的，但是覺悟的廣東的新女性，却於這點不加考察，衣的長、短、闊、窄；以及附帶裝飾，一唱百和，做倣惟恐不及。每一更動，又往往不能延

至一年。有錢的就一切皆新；沒有錢的也忙於修改舊的，以求適應。其中以女小學教員爲最困：因爲生活費高而薪金少，縫工又昂貴，逼得每一課下，竟爲衣飾改裝效勞。犧牲光陰，引起奢華；時間金錢，兩不經濟，這豈不是惡潮流嗎？而廣東的新女性却毫不覺怪，總是進行着。

現時衣服是趨向瘦小的，所以束胸在廣州仍不解放。我回來後，偶爾到親友處換穿一兩件衣服，總是覺得緊到叫人不能喘氣。在女學生中自然也如此。做舍監的，每月不曉得要預備若干如意油，纔敷應用。而一到大游行，告病假的，「甚至像煞有介事」的哭訴有病的，真是指不勝屈。勉強着去，半路上就可以暈起來，其弱一至如此，還能夠希望担負稍大稍苦的工作嗎？

她們對於公共事業，卽如這回北伐軍勝利，爲表示慰勞起見，遂有組織演劇籌款的，劇票分送到各學校去代售。在黨化教育下之廣東，想必對於北伐宣傳，一定家喻戶曉，卽使毀家紓難，也便很平常罷？而實際則智識階級的那些女學生，分班由學校管理人那裏領去入場券代售。到末了，全校領去幾百張劇券，能售出的不過十多張，其餘自然是「完璧歸趙」。繼續就是售章慰勞北伐軍人了。怎樣叫做售章呢？有各種大小價目的銅質徽章，由婦女部分發各校，每五人一組，領章售去。更有教育廳的公函，令各校屆時放假兩天，以便學生舉行。更有學校當局的強制，不出席售章的算缺席，扣分。在如此雙重壓迫之下，學生肯領章熱心去售的倒不少；至於取巧的，便跑到學校報到，領章，過期仍然把原章交回，說是賣不出去。雖則是中學生，却自以爲年齡甚大，羞答答的不肯開口向人募捐，自己又不肯自認

捐助；結果就當然成績很低了。但最大原因，却還在她們的舊習慣未能解除，儘管在刺激力很大的北伐風雲之下，而她們多能不看報紙，上課之外不問國事。此外，則組織北伐宣傳講演的，也是中了含羞的病毒。至北方五四的時候，女學生挨家按戶的向人家去講演，不怕一切拒絕，斥辱。五卅慘案，沙基慘案時，女學生在街頭的講演，也不肯因為北方軍閥的威壓而踟躕不前。而這裏呢，並不高壓，且更獎勵着，但其結果，乃是並非自動的願意工作，被羣衆選出了，而仍然未能盡職。這實在使我感慨於廣東的新女子，表面上那樣轟轟烈烈，實則無非舞臺上幾個人物點綴點綴，至於舞臺下的空氣，女性作觀劇的人還是多，實地助興的人確是少。

雙十節那天，因為今年有一種新意義，就是正在這時候，北伐軍人又到首義的武昌了。廣東是大本營，自然格外熱鬧，所以在東校場聚集的團體，不單是學界，隨處皆是的尤其是工團，農會……等。至於他們是否各各了解今日的使命而自動參加的呢，我可不知道。但有些學校，則由校裏的職員，點名領導，這纔能夠維繫住那些人，不至於分散，否則出席的便沒有幾個人了。但還是如前所說，臨出發時請病假的很不少。真不料新廣東下之新女性，竟積弱難救到這地步。她們以學校用點名法計算出席缺席而強定行止，絲毫沒有我本身的自動精神，這是什麼一種民族呀！

總之，在學的她們，多數是沒有自決心，眼光也還是限於小我的範圍內，對於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還是不求甚解，或至不願道及的也未始沒有。更有些人，對學校是懷疑而取監視對抗的態度。凡學校

的興革，不注意於大的問題，而常常尋瑕找疵的拘拘於小事體。她們是——在長久的壓迫之下忽然全行解放，所以據我看來，不免虛浮而不切實，自大而沒有謙容，不受拘束而不能自律，被動多而自動的能力少，羣衆爲一兩個人所操縱而沒法抵抗，又多屬盲從。

至於下等階級的女僕，她們至雙十節那天也拖男帶女的在街上游行。也組織工會，時常聚集討論加薪或設法安置和介紹失業等事。自從會組成了，入會的女僕就比較的囂張，不服使令，每逢開會即向主人請假赴會，每月大約總有十多回。那時候，她應任的工作便停止了，即便等她做飯，她也不顧。那些服務於黨內的人物呢，表面是合作的，內容聽說也甚複雜。廣東從外省人看來不是總以爲赤化了嗎？但在學界，在婦女界，則反對赤化的勢力實在可以，有時疑心政府聯俄政策是赤化了，所以即便對於學校管理人也不斷的疑忌。又常有風潮發生，雖因力量不足，一時消滅了，然而潛伏的情形就好像一片汪洋，隨風便可掀起翻天的巨浪來。

回來了多年不見的故鄉——廣東——外表是新鮮得很，空氣是解放得多。惟其新鮮，所以把舞臺上的一些人嚇住不動了，惟其解放，所以滿足而不知所措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發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婦女運動決議案，則進而在法律，行政上都完全給予婦女平等地位；最近徐謙所提議的改造司法說明書中，更替婦女在法律上直接提出重要議案。我相信：新女性實際獲得一切平等，中國境內自然應以在廣東的婦女爲最先，然而她們

能否負荷新的使命，卻一時還難斷定。

或者以為我這些話有輕視廣東的新女性，甚或有不利用於新廣東的宣傳的嫌疑罷，我自己却不這樣判斷。我以為在覺醒的環境之下，不應當對缺點有絲毫「諱莫如深」的傳統思想。所以我放胆地寫出，而且願意盡我的誠意，一些也不虛飾，隱藏。倘若現在的這些感想，是因為我到廣州不過月餘，觀察又祇限於個人的片面的，那我就希望將來有較好的觀感再浮現於讀者之前。

十八，十一九二六，寫於廣州。

小 詩

微 明

花是已經枯萎了，

即使用淚水去灌救也是無用的了；

朋友們——

別哭吧，

另栽株新的吧！

二六，十三，上海。

幻洲 第三期

上部 象牙之塔

音樂會小曲

做父親去

飄泊的話

禁地

下部 十字街頭

罵人章

擁護國旗幹麼

信手寫來

康有爲之諸天講

上海女人野鴉化問題爭辯

水滸三郎日記(三)

街談巷議四篇

半月一冊每冊一角半全年二元二角

角半年一元二角

上海寶山路創造社出版部經售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B22號發行

北新週刊 第十一期

十月三十日出版

油墨上的血跡

巴爾扎克的房子

吳歌甲集

夜進環龍公園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北新書局發行

陶晶孫

洪爲法

金牛

靈鳳

亞靈

下流人

漢年

長虹

櫻島女士等

漢年

毓英等

狂飆週刊 第四期

被羨慕的人

清晨起來

在隱避中

藝術雜論兩則

家庭之下

走到出版界(七篇)

定價每期七分全年三元五角半年一元八角國外郵費另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努力青年 第二期

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刊行

清華燕大的新青年團結起來

黨化教育與新時代的教育

列強侵略之末運

唯物史觀介紹(中編)

今日歷史家對於世界大戰的態度

今後我國稅制整理的計劃(續)

「三一八」受傷者的禮物

洪玉的死(小說)

北京海甸努力青年社發行

龍拂照

唐勞

叔莊

學昭

尙鉞

高歌

沐鴻

長虹

長虹

長虹

長虹

婦女之友 第三期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

雙十節與婦女

如何達到我們女子的真正獨立

最後的防線

美國工廠女工的日常生活

保定婦女狀況調查(續)

烈婦(小說)

小說月報 第十七卷第十號

克魯泡特金的柴霍甫論

柴霍甫

笛聲

愛

香檳酒

一篇沒有題

目的故事

曖昧的性情

老張的哲學(四)

草書紀年

表現的鑑賞論

臉落大伯

給

寄天涯一孤鴻

文學大綱

玉珍

望明

蕙鵲

(美國通信)

(保定通信)

松雪

陳著譯

趙景深譯

張友松譯

張友松譯

趙景深譯

效洵譯

效洵譯

老舍

胡夢華

許欽文

長虹

盧隱女士

鄭振鐸

每月一冊一角五分半年九角全年一元八角商務印書館發行

獨身主義

清 水

第一景

地點 A 公園之一隅。

時間 秋之晨。

人物 F 女士，M 君。

F. M. F. M.

「密司 F 麼？呵！這麼早呢？好呀！」

「是的，M 先生，你也早得很，真難得！密塞司 M，都好呀？」

「是，我正想來看看你，昨晚我們還講到你，我和我內人已經說過，想介紹 S 君和你做做朋友，雖然你們已很相識，似乎無須介紹。你終該有個男朋友罷。」 M 很誠懇的帶笑的說。

「謝謝你們的好意！」她羞搭搭似的，「可是，我是很堅決的——我的朋友都很知道我的主張，密

塞司 M 也很明白罷。」

F. M. F. M. F. M.

『什麼主張獨身麼？——唉！你們總老是這一類話！』 M 帶着失望似的神氣。

『不，我會仔細想過，不嫁總比較自由，無論爲讀書計，爲事業計，終是獨身佔便宜。』

『你的話，也有一面之理！但獨身也有苦痛與不便宜的地方的。』

『是的，我也想到這層。但我終想貫徹我的主張。——自然，對你們的好意，很是感激。』

『那末，再說罷，我還有事去，再會，但是我總希望……哈哈。』

『再會再會，代望望密塞司 M。』

第二景

地點 B 咖啡館。

時間 初冬之某晚。

人物 F 女士，M 君。

『M 先生，好久不見了，你好！』

『呵！又碰着了。恭喜！恭喜！正想到你那兒來道喜！』 M 滑稽似的說。

『唉！有什麼喜可道呢？』她羞得滿面紅了。『你老是這樣的。』

F. M. F.

M. F. M. F. M. F. M. F.

『呵，恭喜恭喜，你又要講笑話了。』

『唉！現在還是笑話麼？哈哈，怎麼只有一個人來？』

『是的，靜邨說就來，我等着他。』

『聽說你們訂婚的日子定在八日麼，是不是？』

『是的，也不算訂婚，想那天請幾位熟朋友吃餐飯，在聚豐園，那天請早些駕臨，今天想和靜邨再

商量發帖子的事。』

『其實，何必再有訂婚的階級呢！頂好是痛快的結了婚！』

『不，因為我在學校，要再過二年半畢業，而且畢業後，想再到美國去入哥倫比亞大學，結婚終須待

留美歸國以後。』

『太遲了罷！我總希望……哈哈——』

第四景

地點 F女士與靜邨的新家庭中。

時間 春二月之某日。

人物 F女士，M君。

『靜邨！靜邨！』門外高聲叫着。

『M先生麼？快進來，進來坐！他剛出去，說就來的。』很清脆的聲音在屋內這樣說着。

『噢！靜邨出去了麼？真對不起，那天你們大婚吉日，我正因有事上T地去了，不能來道喜。』

『那兒，那兒，承你送了許多東西，還沒來謝過，正想明天禮拜和靜邨同到府上來道謝。』

『什麼話呢，來道謝。來走走罷，希望你們，並且希望你們早生貴子！』

『嘎！M先生，這次結婚，還是因特別事故提早的，如果再生了小孩，那是非但讀不了書，怕連人也做不明白了。我預備五年以內絕對不生育。』

『是的，可是未必依你的心罷。』

『不，這點主意，總該有！』

『但是我總希望你們早生貴子——而且怕總於滿足我的希望的——哈哈……』

『你又講笑話了，我是不會像密塞司M那樣快的。』

『再會再會，我走了，代望望靜邨。』

『嘎！慢！慢！點心也不吃，明天和靜邨同來回望。』

第五景

地點 F女士與靜邨的新家庭中。

時間 同年十二月。

人物 F女士，M君，F女士初生的小孩。

F. M. 「恭喜恭喜，你們手段真好！」

F. 「呵，你又講笑話了！我正覺得太快。」

M. 「並不快，並不快，不過手段的確不錯！僱了奶媽了罷。」

F. 「是的，前天剛找到一個，奶倒還多。」她又向後方高聲叫說，「奶媽！把寶寶抱來給M老爺瞧。」

M. 「呵，個兒很大，只有三十三天爲什麼這樣大，這是像靜邨的。」

F. 「是的，M先生，你瞧，他腿也肥胖。」她揭開小孩的下衣。

小孩 「啊——啊——」

M. 「是的，很胖，呵，哭了，冷罷，快替他裹好。我希望你們明年再生一個。」

F. 「謝謝罷，生了一個夠了，想此後不再生了，只少是五年以內不再生，昨晚我還和靜邨商量呢。」

M. 「但是未必依你的心罷，而且我總希望……哈哈……」

F. 「聽到他的哈哈……的聲音便默然了。」

給男性

陳學昭

給

男

性

(897)

新女性已出到十期了，還沒見刊有個把傑出的「新女性」來切實的說過幾句話，至於實際的影響與反動如何，更渺不可知了！現在我忍不住這沉悶，要來說幾句。

可憐的，我們的女性，你們不是曾受過中等教育麼？你們不是曾受過高等教育麼？你們不是曾很有思想，很有抱負的麼？當你們的青春時代，不都是曾受到男子的拜倒，讚美，哀求的麼？你們就從這種情形之下，輕輕的將身心寄託給他們了，你們以為他們也如你們一樣的慎重，忠實，如你們一樣的寄託給你們了麼？不，不，決不！

我所見的新夫婦，從來沒有一對是和諧的——這裡指的是有思想有學問的兩性結合——目覩的也很多，耳聞的也很多。如不厭煩，我來舉幾個例，已經頗有人知道的例。

所謂心理學家，曾喧名一時，那位師大教授□□□，向一位師大的女高材生□□□求婚，跪了好幾次，□女士說：「你太胖點！」於是□乃缺少飯量。後來結婚了，結婚時，□的前妻趕到，大鬧一場，□女士由樓上跳下傷體，住醫院。而□竟在醫院裏督着，不許□女士的友人去看視，為怕將這事流傳出與

他的地位聲名不便，當初那麼哀乞的男子，至此，聲勢何等赫赫！現在的「女士」，就供他生小孩子，娛樂，當聽差，在這種壓迫下過日子，消磨她的青春！婦女雜誌有「黃女士」一篇，寫的就是這個。

其他的例，真是舉不勝舉。

像「口」還算是受過西方教育，經過時代潮流洗刷的新男性了，罷？然而奴性如此的堅不可拔！

男性的技倆，差不多就只有這麼一套，對於女性是追求的，在追求的時間最激烈的，不惜給以諂媚，哀求，在那個時期，即使有顯而易見的不好的特性，他們也必遮瞞起來，為得女性的歡心。等到像一件事物的到了他們的手的女性，他們就用玻璃罩罩住了，而對於自己，一反其諂媚，哀求的態度，專橫已極。

給——男——性——

我有好幾個女友結婚後的生活是這樣苦悶的，說男子一生只是快樂，女子的一生却只有血與淚，然而都爲了心理的病狀，生理的衰弱，經濟的壓迫，不能夠再跳出這個幽暗的火坑了！

一般受過外國教育的留學生，一般科學家，學者，都口口聲聲罵中國女子的不好，沒學問，沒見識，不會交際，都口口聲聲說外國女子的好，甚至於文藝性質的狂飈週刊裏也大罵中國女性之惡劣。說道：「中國女學生還不配讀日本廚川白村的著作，」我真覺得有點冤枉！

女學生，女性，都是一個籠統的名字，正如我所寫的給男性一樣，男性，還不是同樣是一個籠統的名字，我要罵男性，不能爲了我有好幾個對我極敬愛的男友而不罵。只要罵的態度是公正，是切實，誰

說不應該罵。我最恨那種無是非的好好先生。罵女性也當然是這樣，我也是女性，我也是女學生，我也要說該罵！該罵！無奈這種人的心理極卑劣，極可笑！無非爲了沒有女子與他們談情說愛，才出於護罵的！

中國的男性，終究脫不了禮教所擁護的那「奴性」，是深而堅的！像我上面所舉的例：有知識，有學問的兩性結合的不幸，是在乎男性摧殘女性，女的已是二十世紀的女性，而男的還要掉出他的狐狸尾巴似的「奴性」來對待她。所以他們聲聲說「中國女子的不好，外國女子的好，我們退一步，即使認別國女子比中國好，像這種「奴性」，是好的外國女子，也不能忍受罷！只是他們說好的標準，我們也不懂得。

所以有這類的事情，原因不外幾種：

可見中國的知識階級男子，對於女性還是不理解的，所取的還只是欣賞的態度。——無知識的更談不上這個。——關了幾年婦女運動，婦女問題等等，研究婦女問題的，好像是幾個專家的能成就的，不要好的女性不努力，受着男權所包圍的女性不能努力；對於婦女問題等等，該深入各個男女心中，使他們明瞭。譬如有些女子是十分母性的，不適宜做社會事業，在家庭裏看顧小孩子等，男子不能看待她是雇工，她是爲國家造國民，爲社會造人才，並不是替丈夫做的，是一種獨立事業。然而中國有知識的男性，對有知識的女性是不理解的，他們不以自己的性質來融合女性，對於女性的心理，生理

苦痛，或歡樂及種種的特性，都是不了解不共同的，他們沒有戀愛的理想對象，碰機會，逢着一個較適合於他們的胃口的女性，於是乎就認為是他們的妻子了，於是乎實行丈夫的那種專橫奴性了。很奇怪，多年關心於婦女問題的夏可尊氏，在新女性第七期中的聞歌有感上，也發起那種勸人為善的議論來，消極的鼓吹家裏的妻的職務是神聖而尊嚴等，還說只叫心理不以為是苦痛，就不是苦痛了！女性的受壓迫，研究婦女問題者還發出這種言論，豈不可嘆？從這種可以使我们覺醒，男性的代庖終是不行，我們自己的問題還只有自己來動手，設法解決，分析缺點來改善，發揮長處而更增大牠。使我們受到教訓，使我們覺得我們與男性還是站在戰線上，是不能合作的。

在家庭裏，因為生產的關係，也使女子受到不少的影響，吃了不少的虧。普通總是男子在社會上任事，擔負經濟的，而女子則看小孩理家政，所有的精神全消磨在零零星星的事情，日積月深，男子就成了一個像煞有介事的儼然的主人公了，而女子是一個附屬者，仰仗於他們的。像這類有知識的男子，只配與三家村的婆子結婚，若不幸而與有知識的女子結合，他們是不能幸福，因為要用他們的奴性，來幾次三番磨折這女性，造成服從他們聽話他們的妻。

又，一般有思想的女子，對於離婚的感念，還是不能超脫的，我聽女友們對我訴苦說：『若不是爲了名聲關係，不好聽，我一定與他分離的了！』這名聲，就是社會禮教習俗，所以威壓女子的，因爲人們都看得離婚是要不得的事情，以爲離婚的女子一定不好，是犯了七出之條的，離了婚的女子不易再

與人結婚，離了婚的女子要受人唾罵，要沒有地位可站立，所以一般嘗到結婚生活的苦痛的，有離婚思想的那些女子，却都不敢實行，因為要想到受人唾罵及沒有地位的苦痛，還不如維持着這種結婚生活，一切隱忍着，說起來總是某某人的太太，多好聽呢。又有些女子，——我的女友中亦有——說是因為自由戀愛，吃了苦也不敢說出來，她要我守秘密。因為怕說了出來要受人們譏笑，要受家庭的責難。因此自己也不想方法擺脫，一輩子只好吃苦，真是一籌莫展，斷送終生了！

又，女子的情感經久，不比男子那樣的激烈多變，所以她是富於忍受。有一個女友對我說：『我想他從前待我多麼好，所以現在隱忍着，希望他還有待我好的那一天！』女子之多回憶，富忍受，實在也是吃虧之處。

我們看到我們的姊妹受男性這麼的困壓包圍，我們實在再不能付給他們以合作的希望了！我們只好佈置陣線，宣告開鎗了！倘然這些男性還不解放他們的奴性，來理解女性！

附：此文得自華松雪兩姊許多意見，她們都是有非常多的經驗的。我的筆很笨，寫不好，恐受識者的見笑，但這些都是事實，原不必靠我的描寫。

沉鐘 第六期

鑿子
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
在陰影中
死後
呼聲
出了地獄之後
磨鏡

陳翔鶴
楊丙辰
馮至
張定璜
羅石君
陳緯謨
楊晦

語絲

第一〇三期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初夜權序言

山中雜記

元正的死

懷那古怪的圈子

閒話集成

玉田朋輩致勸說

報費

本京銅元六枚外埠連郵三分半
國內八角國外一元全年國內一元
五角國外一元八角

北京 北新書局發行

莽原 第二十期

近代的詩人(譯文)

可憐的哥哥

Romain Rolland(譯文)

歸來

給戰神

病中漫語

譯詩三首

報費

本京零售銅元二十枚外埠八分
內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國外半
年一元全年二元

地址 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未名社

孤軍週報 第九十五期

十五年十月廿四日刊行

時事短評

又是一個倒戈

國民軍與國民黨結合

日寇益早就該死

浙江現狀

落花夢(四)(詩)

玫瑰之路(小說)

本報逢星期日出版定價每册零售銅
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
年一元國外再加郵費八角

總發行所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孤軍社

趣味 第四期

桐壺

孩子

俗歌

傷風的狐

Gossip

靜農

韋漱園

報費

上海光華書局民智書局
訂閱處 上海(中一區)寶樂安路大陸
里東弄十三號轉

市聲週報

第五卷第四十三期

短評

不必再開之關稅會議

基督教與國民黨(續)

漢口市民應急組織市政團體

近代市制(續)

第三性徵

羅始基(小說)

市衛生之整頓

零售 每册一小册售銅元四枚
三個月大洋三角半年大洋五角
全年大洋一元

國內郵費在內國外每期加郵費
二分半年大洋五角全年一元

謝六逸

蘇兆龍

爾師

小旭

路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婚姻指導」和「性慾與性愛」

周建人

近一兩年來，關於性科學的書籍出版的很多，最近我又看到兩種，一種是婚姻指導，又一種是性慾與性愛。

婚姻指導是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著者是江蘇王庚先生。全書共九章：一，性慾；二，青春；三，解剖；四，年齡；五，選擇；六，配偶；七，娶前；八，嫁後；九，性交。頁數一六七面，定價八角。

此書目的，注重在性的衛生和善種學方面，所以對於結婚年齡和配偶選擇等問題都加意討論。近來關於性的書籍出版得很多，但比較的好的却很少，本書的內容要算是好的。王庚先生主張不應該定婚與結婚的時間離得老遠，和婚姻等應當謹慎選擇，都是很對的。但書中有小錯誤處，例如說月經來潮一段，是因卵子排出於子宮，子宮受刺激而起充血所致。照晚近的學說，似乎使子宮充血的原因在於卵巢的成熟的濾胞能分泌出一種內分泌物，並不在於受排出來的卵子的刺激所致。因月經來潮的開始，是往往早於卵子的降到子宮的。

一種變遷的性質如能遺傳，必以胚種細胞發生變遷，後代的子嗣因此發生相當的變化為限。患

梅毒的人，如沒有治好，生下子女固然也會生這毛病，但這種現狀不是遺傳，只是傳染。因為據現今的科學所知，患梅毒者並不能使胚種細胞的遺傳性發生變化，生下來的子女所以會患同樣的毛病者，是因在母親的腹內早已傳染之故。所以梅毒只能稱為傳染病，而不能稱為遺傳病——至少在目前的科學的論斷是如此。

分人的性質為多血質，黏液質，胆汁質，神經質（又稱憂鬱質）四種，并謂屬於第一種的人快活而感情的，易於興奮亦易轉移；第二種沉鬱而感情強烈，其經過甚遲而不易轉移；第三種則感情不易變動，及其發動則甚速；第四種則以多思慮和感覺銳敏為其特證。此說的起源實胚胎於二千五百年前之希臘人 Hippocrates。蓋信此說者以為人的體內有液體，其中是血液，黑胆汁，黃胆汁，黏液等物質混合的，因其混合之比例的多寡，遂有此四種人的氣質的分別。但這種分類法從近代的眼光看起來缺乏科學的依據，所以照我的意見，以為人的模式還是照內分泌學的分類，例如分 Adrenal 式，Pituitary 式，Thyroid 式，Thymo-centric 式等等的好。雖然這樣分別不無困難之點，但比之於用氣質分類較合科學。

此外據我的意見，名詞上亦當斟酌一下，這不是說各種名詞都須統一，不過是說玄學的，不能用科學說明的名詞，例如七四頁所說的「元氣」這類名詞以不用為宜。又如一五六面辛項「一方性慾還有激動起來……」的有字想是未字之誤，希望能在再版時更正。

性慾與性愛是陳勞薪先生的著作，全書二九四面，定價六角半，北新書局出版。此書說明選擇配偶的方針等幾章，未始沒有可取的地方，但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宜即改正。例如八一面上說：

『……譬如我將一隻雄螳螂投入有雌螳螂的籠中，雄的起初就驚駭而逃走，雌的立刻把他捉住，先將他的左前脚吃了，後來把他的左眼也吃了。在這時候雄的方纔覺得和雌的接近，想和她交尾，然而辦不到。雌的復把他的右前脚和頭部吃了，次第吃到腹部，這時雄的還想交尾，雌的纔放鬆了一局部，讓雄的達了交尾的目的。不過以後雄的身體的大部分都被雌的吃去，只用了剩餘的翅膀鼓動，勉強表示他還有一些感覺罷了。』

這宗話是常有的聽到的，但我似乎總覺得有點情不實。因為在實際上，交尾後雄蟲被殺食的不乏其例，在交尾未分離時被食的在螳螂也有，未交尾而被殺食的在蜘蛛中常見之，但交尾前既被殺食即不能再行交尾，那里能夠已吃掉腹部而還會要求交尾呢？

關於雌螳螂殺食雄螳螂這事情的著名觀察者，不能不推法國自然學者法布爾 Fabre，他說：

『在八月底的時候。雄螳螂，一個細長而優美的戀人，覺得這時候正是個機會了。他眩着那強有力的伴侶；他旋轉頭來朝着她；他俯下他的項頸，舉起他的胸部。他的尖的面孔極像帶着一種表情。他這樣靜靜地立了許多時候，只沉思他那慾望的對手。到後來，雖然好像並無分別，沒有動作。但是那情人却獲得了同意的表示了。這個記號我是不能懂得其中的祕奧的。他近去了，突然豎起他

的翅膀，痠攣似的振動着。這便是他的陳說了。他於是懦怯的投身他的伴侶的背上，抱住她，使自己的身子固定。這擁抱普通是很長久的，以五或六小時為常。在這時候沒有什麼可記錄。終於兩個分開了，但他以最親密的狀態打成了一體。如果那可憐的情人被他的夫人當作生育的給予者而見愛，那麼當他最中選的獵獲物也同樣是愛他。在當日或遲到次日早上，他被他的伴侶捉住了，先從項頸的背部咬起，照習慣的吃法，依次吃掉他，一口一口的，吃到只剩下兩隻翅膀而止……」

又書中說：『若於第一回的交媾雌性已受孕，則第二回以後的交媾胎兒的容貌類似父親。且受胎以後交媾的回數愈多，類似父親之點益著。』也很可疑。這個問題，我們不必引證學理來討論，日常的經驗，就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樣的。普通哺乳動物受孕以後，雌的性慾即消滅，受孕以後仍然需要性交的，可以說是人類的特色。如果說孕後的性交能使面貌肖似父方，則依理應該人類以下的動物多肖似母方，而人類多肖似父方了。然而經驗上絕無此等事實。且試驗遺傳學家分析遺傳的性質，肖似父或母方和交媾的多少無關。我見過幾個人妻受孕後夫即遠離家鄉的，然而小孩生下來却甚肖其父，這又如何解釋呢？即使拋開這等事實不講，多交媾便會肖父方的理由又何在？

我以爲著一種書必須有一種計劃，我做出這書是給怎麼一班人看的。那自然，這話也有例外，如是關於發見的報告或討論專門問題的精深著作當然不在此限。但普通的著述尤其是給一般學科學的青年看的書，必須計劃什麼當說，什麼可以不必或不當說。預備說的幾項，則必須十分科學的所

謂科學書之中，常有真科學和偽科學之分，千萬不可以一兩人偶然作沒有堅固的根據的話，遂信爲是普遍的真理，而向青年去宣說。如果性慾與性愛一書是給普通的青年（指非專門研究性生理等的學生）看的，那麼，這宗交媾次數多會使胎兒肖父方的可疑的話大可不必說，藥品對於交媾力的影響也可不必討論。又如『男子的行交媾多藉以抑制交媾慾；女子的行交媾乃是眞望獲得佳子』（二二四頁），這里抑制大概是發洩之誤。女子的性行爲乃是在想望獲得佳子也未必一定的確。世間未嘗沒有性慾冷淡而生殖慾望強盛的女子，但決不是普通的事實；在男子方面生殖慾強盛的也常有之。有人行房須擇日，恐生子不良，這不是他的行房目的不專在洩慾麼？

總之性慾與性愛內容雖不無可採取之處，如說明坐產不及睡產的好等節都是很好的，但有數處地方應當再稍加斟酌纔對。據著者說，那書是大部份依據田中香涯和羽太銳治二人的兩種著作的。我是不懂日本文的，從前雖曾學過一點，但見日本書常好刪節——自然尤其是關於性科學的書——有時甚至極純正的，科學的如愛理斯或罕巴達的著作之日譯本也刪去的很多。日本當局或者以爲這些話是不應該看的，或者以爲只有會看原文的人纔有此特權。這固然不是我要討論的事，但是這種情形，是使我不願再學日本文，或再去翻閱刪節得零零落落的日本書的原因，雖然他不少別種好書在那里。但據懂日本文的朋友說那所根據的兩種書原來就不是標準書，自無怪根據這書的著作者要陷於錯誤了。

白龍香烟

國貨之光
香烟之王

此君精神活潑
笑口常開以彼
常吸白龍
香烟故能
心曠神怡也



育英

性的第二官能

周建人

性在形態和解剖方面有二種性徵，雄的有睪丸和輸送性細胞的器官；雌的有卵巢和承受性細胞的隧道，這些和生育有直接關係的器官，被稱為第一性徵，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第二性徵云者是兩性間僅和生育間接相關或僅於配合上有關係的性質，例如角，距，冠，及較高等生物的乳房，以及雌雄不同的彩色，形態等是。

同樣，在生理方面，兩性也有兩種不同的官能：第一官能，即指出精，排卵，或由器官輸送性細胞於女性容受器這樣和生殖直接有關係官能；所謂第二官能，是和生育沒有直接關係的各種行為；這名稱的含義是很廣的，簡單的說起來，較高等動物的求婚舉動以及人類裏的以性交為自身的目的的行為都屬性的第二官能領域之下的。

我們試看下等的動物，他們除却性的第一官能以外不復有什麼別的舉動了；多種水中的下等動物，精子卵球放洩在水中，任憑海水的鼓盪的偶然機會使兩種性細胞去合併，那里並沒有所謂第二性官能。到了蠅虎科的蜘蛛纔有滑稽似的求婚舞，能鳴的直翅類纔能以清脆的鳴聲去激發對方。

的同情。到更高等的動物裏，例如魚類，鱗片常常到生育期中變為顯美，他們配偶間常尾追着，并且彼此會相摩擠着；有種蝶鰩（如 *Trion cristotus*）的雄者則更能向雌者撫摩和擁抱，顯出於直接生子之外更有所謂愛的遊戲了。

是的，這種性的第二官能也稱為遊戲官能，英文寫作 *Play-function*，英國的社會學家派美利（*M. Partridge*）於一九一六年最早用這名詞，他便把這名稱指兩性關係上不是為生小孩而只是為遊戲的意味而起的作動之官能。

高級動物的複雜的行爲的由來雖然可以一直追溯到極簡單的生物的衝動和反應，就性行爲而言，下等動物大部分是生理的，愈到高等的動物，心理的要素也漸漸的加多。在下等哺乳動物裏，我們見受性腺的作動則起性的慾望，因了這種慾望，動物遂被迫的去尋求異性，等到雄性得到性的發洩，對方也已受孕，於是性的要求如陣雨的過去，轉瞬間就平靜了。所以動物的性的行爲是純受生理的支配的。

但在人類裏也何嘗不是呢？性行爲也受生理的支配的，不過人的機體更複雜而且更統一了；生理的衝動能夠驅他追逐異性，也能夠使他思慕，懷念以及傷感，因此爲了愛情的緣故，更澈底的說，爲了受生理的驅使，有的演出英雄的行爲，有的犧牲了生命，有的化了熱淚洒下來，又有的成功了詩和畫。據說有許多轟轟烈烈的功業也都是因這些的生理衝動而來的結晶品，派美利曾經說過人間社

會上的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成功大都由於男性爲女性謀利益的努力或同性間互相爭勝而產生的結果。

這在專門的學者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事情，例如英國的培爾 (W. Blair Bell) 即性的複合體 (The Sex-Complex) 的著者說：「個體的代謝作用原本便是生殖的代謝作用。」不過就一般的情形看起來，這未免有點奇異的，這個問題或者將來被否認，否則會得到積極的證明，便是性腺的強弱似乎和其人的成功上是有連帶的關係的。這並不單是說名將往往有着很長的情史；也不是因回顧著名的藝術家等，如瑞典的聶司忒朗姆 (Nyström) 說，多是富於熱情的人，只是從近代的內分泌學 (Endocrinology) 着眼看起來，雖然這問題尙有待於更深的研究，但似乎有些事實足以說明，性腺的效能的高下於成功是有關係的。

舉例來說，猶太人的事業是爲世人所共知的，他們有過多少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更翻開哲學史，科學史來看，多少名人是猶太人。俄國的人類學家希羅科哥羅夫研究猶太，比利時，中國，德國等人的性腺的強弱（以十號表強，一號表弱）的結果，適和前說相符合。他的表是：（見中國人的發育第一冊）

副 甲 狀 腺	副 腎 腺 髓 質	副 腎 腺 皮 質	性 腺	黏 液 腺	松 果 腺	胸 腺	無 管 腺
+	+	-	+	-	+	+	中 國 人
+	+	+	+	+	-	-	德 國 人
+	+	+	+	+	-	-	比 利 時 人
+	+	+	+	+	-	-	猶 太 人

從希羅科哥羅夫的說明裏，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暗示，即學力和其他的建設能力和性的能力的強弱是作正比例的，所以我們既贊美學術，及他方面建設的成功，同時也就不可蔑視了同屬於創造能力的而且是基礎的這性官能。

但我們在這里所謂性的第二官能範圍沒有這麼廣，許多社會的成功雖然都基礎於這上面，但

我們不說這些成功都是性的第二官能的表現。簡單的說，這里所謂性的第二官能者，不過指離開生育的目的而以性的遊戲爲主的官能而已。

然而這樣說法便足以引起紛爭了：

第一，禁慾主義便要反對這種意見的，他們——禁慾主義者——根本反對快樂，尤其是肉體的滿足慾望的快樂。他們以爲口腹的貪戀，尤其是性的貪戀，都應當屏除，那里可以更於生子的目的之外，再有性的第二官能，而滿足性的慾望呢？是的，這種從人性的根柢裏發現出來的禁慾主義，我不敢說不當發生，我們試想，誰沒有慾望的，不訓練過的人，誰不願豐滿的滿足自己的慾望呢？然而目的物是有盡的，於是發生競爭，也同時發生痛苦了。這時候誰不願意別人節慾省用，以供我的享受呢？一方面大家都這樣想，一方面再加以宗教的對於性的猥褻觀念，於是禁慾主義成立了。

然而禁慾主義的成立雖然自有他的來源，但我們却不可不明白他的錯誤。原來慾望就是維持生命的根本衝動，爲了個人的生活的必要，飢時想望食物，寒時需要衣服，如果窒息還希望養氣。爲了生活之擴大，同時更慾望和生活直接有關係之外的東西——要研究科學，要吟詩，要寫故事小說，要弄音樂等等。並且，爲了種族繼續這件事情上，更要求異性了。

在下級動物裏，性的關係和生子確是合一的，在人類裏的產生性的遊戲確是生子的副產物。但這副產物的產生，和人類要求飲食以外的更廣大的生活而創造科學和藝術一樣有意義。禁慾主義

者如果以爲這樣產生的性的副產物爲不自然，爲應當削除，那麼直接生活以外的科學、藝術也應當削除；甚而至於手足也只準用以攀緣和爬地，不應用以作細巧的技術上的事情，因爲寫字、繪畫和作工等也是手之功用的副產物。這還不是笑話麼？我們若用近代科學的眼光來說，我們應當肯定人生有種種基本慾望，此外更有種種擴大的慾望，都重要而有意義的。那禁慾主義是以原始的無知和貪慾爲基礎而起來的東西，到了已脫出那種無知，和慾望已經過修改之後，就不應當受他的管束了。

第二，結婚以生育子女爲全目的的觀念也是反對這種意見的，他認結婚就是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除此便爲無意義。是的，但照我們粗淺的觀察看起來，個體的生命確似有專爲下代而生存，下代又爲下代而生存的情形。動物的生育時的追慕異性的狂熱和受孕後的性慾便衰竭；中年以上的人如不生子時的渴望生子，和感到孤寂，都是表示生育是生命的極重大的目的。這在短命的蜉蝣更表示的明顯。他化成成蟲時自然便封住了他的口，待產卵完了時便死掉，不飲也不食的了。

可是在人類的情形却變爲不同，人類的生存不只是因生育上的重要，他更有自身的重要了。人類以下的動物到不能生育的時期大概便是死的時期了，然而人類却不然。據今日的權威家說，據可憑信的事實研究起來，人類的壽命，如在自然之下大概只能生存到五十歲，婦女的生育的能力平均到四十五歲，也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然而近代的文明人却能生存到七十或八十歲並不算稀奇；這不是他或她生育子女以外，自然更給他們以時間，使可以從事自己的工作嗎？又在人類以下的動物，

女性的達到受孕的目的時，性慾即行冷落了；人類不特有長時期的性慾，並且受孕後也仍會有性的慾望，有些女子在這時候慾望比別的時候更濃郁，科學上如果不能否定這些事實時，便是表示人類的性的行為和生子這事已分離為兩事了。

科學家又告訴我們，用統計的方法證明女子的母性的強弱是並不一律的，但這裡應該注意，母性弱的並不是即是性慾弱的人，有的性慾冷淡的婦人却是很適當為母親，而母性很強的。這等事實或者可以說太科學的一些，非常人所熟知，但我們見過有些婦女們，她們對於自己所生的子女怨恨，打罵，訴苦，好像絕不願意多此一個小孩似的，更有把自己親生的子女拋棄公眾養育的場所的，從這些事實顯示出來，明明她們不需要這小孩而不意生了他，明明因為一時受性慾的衝動而結果那不希望而自來的小孩做了無辜的犧牲者了。從舊日留傳下來的觀念說，既不欲生小孩便應該禁慾，但是事實告訴我們說，既然若干年代試行下來，發見人性和那因襲不相容，今日便應當承認生子和性關係這兩件事分開，使他們完全獨立，因為這性的第二即遊戲官能是自己有其目的的。真的等到需要小孩而生小孩，我相信派美利的話：『……如果這種遊戲官能是強的，雙親決不願分離，並且因此小孩也得受父母雙方愛護之益了。』

愛的姪娘

仲持譯

英國司托潑夫人作

古代的梵文中，有一種著作，詳細地論着愛，論着在人們的各種類型，愛的表現所取的各種形式。這著作已經為後來的許多作家改動過，增補過，重寫過了。以此為根據的各式各樣的名目之下的著作在梵文中可以見到，而且也轉譯為印度的各種方言了。

在這些卷帙中，可以見到許多古怪的，而在西方人士看來，是荒謬的東西；但也可以見到幾種深沈的識見，顯出是基於我們一般地不知的真理的。這些很早的作家的有趣味的文章之一便是對於女子的最優良最完全的典型，即『派特米尼』(Padmini)的特徵的一篇記述。在那里充分地描寫她身體上的形態與特性之外，還說起她不是黑暗之兒，而是光明之兒，較之在暗夜，倒喜歡在白晝舉行愛的至高的行為。

在這個國度(指英國)裏因了我們不自然的，過度負荷，過度緊張的生活，愛人們的肉體底結合差不多總是限於夜間。我們在城市和附郭的區域既然那麼擁擠，自然中的幽靜誠然是得不到的；因為最隱密的地方，我們只知道在天暗之後，關閉的房間裏纔有。然而十六世紀的梵文作家却將愛

看得比我們更認真，他敘述着：怎樣地爲了神聖的結合，應該作重要的美的準備——一間裝飾了鮮花的屋子或茅亭；怎樣地爲了愛（即各人都屬於最高尚最完全的典型的一對夫妻之間的愛）之至高的表現，這應該不在夜的黑暗，而在白日的光明中間舉行。便是我們現在退化的文明中間，也還有對於自然與日光的新鮮的美中間的肉體擁抱的神聖與價值認識了的那些人們。從日光與露容的光輝這些自然狀況之下舉行的結合而受胎的美麗的孩子們，世間一定有許多，我所知道的也有好幾個。就自然說來最好的受孕期間是在夏季，那時我們的空氣對於自然法則上真實的愛，是儘夠溫和而且甜美的了。

在愛人們不能爲他們這種最神聖的業務獲得林地或海濱僻處的這帝國，人口的分配是極散漫的。那些想望這樣深邃地返歸自然底幽默的人們，在美的周遭中間去獲得必要的隱密的安全，大約要經過好些時候的困難，所以就大體而言，在大多數的愛人們，長久是只能在自然界中一同漫遊，而隨後在他們的屋子裏去遵循結合的常軌罷了。

我們沒有充分地知道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現在狀況之下我們的動作的結果，至於能覺知受孕時間影響孩兒的品質到怎樣程度。我們只知道身心都美的愛人們的孩兒，他們所熱烈地想望，而以他們能夠獲得的一切的美供應其出世的孩兒，往往是很值得愛與思想的一切的耗費的。那些將我所指示的這一種頗異常的途徑已經遵循了的爲我所熟悉的人們中間，那生出來的孩兒們是以和

心靈底，精神底質素的甜蜜與健強相平衡的身體底美和優越的活力而出色的。

有一種古老的，而在我的意見，有價值的見解（雖然這還不會科學底地證明出來）就是實在的受孕時間，即胚種細胞融合的時間兩親的狀況是對於未來孩兒的主要的影響之一。對於這一層要發見科學底證據自然是異常困難的，然而間接地說來，却有一種足資反證的實在的論料出現，就是兩親的暫時不健康的情形有孕育出低能到成爲顯著地，嚴重地反社會性底孩兒們來的結果。福爾萊說：

貝左拉新近的諸種考察似乎證明對於酒醉時受胎的孩兒們的不良的品性的古老的信仰並非沒有根據的。依據了一九〇〇年瑞士的戶口調查，其中有九千的白癡者的指數的……這作者曾經證明那裏有兩個顯著的常年最高點的白癡者受胎的期間，（從生產前九個月計算出來）即人們飲酒最甚的狂宴與葡萄收穫的期間。在產酒的區域，那時最高點的白癡者孕育額是巨大的，而在別的期間這差不多是零數。

要安排可以使得受孕尚結合的時間，自然不一定是可能的。進一步說，即使結合的時間安排好了，自然也多少是節制着並且也許變動着受孕前的情狀的。有時卵細胞從精子細胞的受胎作用，在愛人們的肉體結合的時間舉行，有時則這種內部的作用延宕數小時或數日。在多數的女子，受孕這件事幾乎在潛在底母性的那些年齡之間任何時候都是可能的；可是顯然有幾種因素使女子的潛

在生產力時時大有變異。譬如有些女子顯出是只在每月中的怎麼幾天容易受孕，這些日子大概是恰在經期後的兩三天和經期前的一兩天。有些女子則在月中無論那一天的結合都可以使得受孕，然而大抵是不但憑着那女子自身，還憑着她丈夫的精細胞的活力與其生命的長短。這也是個個人大不相同的。個人的精子進到女子的體內之後可以存活的時間，最長是十七天。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理會：一種結合設使在理想底的，完全的條件之下，譬如在休假日到荒野的，喚發靈感的幽靜地方舉行起來，則雖然也許有精子進到女子的子宮裏這一種結果，可是直到數天之後，纔達於精子與卵細胞的實在的融合也是說不定的罷。

有這許多勤苦的科學底考察專注於各種瑣屑細小的問題的這世界中間，那關於我們自己的受精和成孕的實在的過程，以及兩親結合的狀態對於未來的子嗣的意義範圍的智識，在科學者們和醫生們，幾乎全不知道，而民衆的大多數也不注意，這確乎是可怪的。

法國科學院有一種關於統計指數的新近的記錄，（在法國部分，追溯到一八五三年）證明受孕的能力上似乎有一種顯明的時季底影響。就全年的生產人數看來，可見這些人數並不是每月平均的，在北半球多數的國度，則可注意的生產最高額，在二月和三月却可以見到，實在的生產最高額是從二月十五日到三月十五日，這就指示大多數的受孕是在五月五日至六月五日之間發生的。列却忒援引斐爾的龍的話說他確定了一個事實，即這受孕的最高額並非由於新嫁娘喜歡在春季結

婚這一種偶然情形，因為在不合法的生產率上，也見到相同的最高額。列却忒作了許多指數表，說明不論在市鎮或在鄉村，在富人或窮人，結婚者或未結婚者中間，這最高額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他的意見，這是實在的生理學底現象：

『因為卵的成熟與受精的生理情況，在一年各季之中不是一樣適合的。爲了天然的緣故，——人與大部分的動物一樣，只是人較動物不大明顯一點——在春季，卵的成熟，散出，與受精，較爲容易較爲確實。』

在南半球則相當的最高額在於八月和十月之間。依了時季生產孩子這一種自然底傾向多少爲自覺的，仔細的『親性節制』(Control of parenthood)所改變了。這『親性節制』是現在文化較高的一切國家的較優良的國民所正在努力的。

話雖如此，這自然的受孕時季却不至於爲那些意識地調節他們生活的人們所阻撓，因爲從幾乎一切的見地說來，夏季總是享嘗愛之喜悅的最好時候。因爲春季是生產嬰兒的最好時候，用心的未來母親一定同處理別的事情一般，爲自己並且爲孩兒的緣故，竭力地設法使生產嬰兒的事在青翠的春季舉行。躺在春季溫暖的日光或夏季的花園裏消磨生產的苦勞之後數星期回復的時間，較之在冬季數月的冷氣中更爲安易而幸福。而且在煤火和人工可以節省的春季或初夏的和暖中間舉行生產，則便是實際的生產費用也就縮減了。

孩兒在其母體中長期間的溫暖與保護之後，初次與外面的世界相見的時候，也就有溫暖的空氣包圍他。待到過了一兩月能够在草地上踢着玩的時候，他又從太陽的光輝，從曬暖的泥土直接地受益了。

有好些出名的男女作家，特別是美國的脫拉爾博士，曾經堅持一種見解，以為實在的受孕時間是憑着運命的，又以為在那時間的兩親的狀態，情感和境遇那時施着較之接着的數日或數星期中所能施的更主要的魔術。本能的，人也許似乎覺得這是不錯的罷。要尋出證據來反駁這種見解，誠然是費力的，雖說這在現在是不能證明的學說。可是直至有整千的正確地觀察結婚的人們，意識地觀察了記錄了許多事情，貢獻於或一思想家，而由他來歸納，來參照，來體會的時候為止，這種見解一直是徒見其為個人的偏見罷了。

無論受孕時間是否直接地有影響於孩兒，總之，當一對愛人們，意識地將美的境遇環繞了他們自己，又在其次的世代的創造上經由他們的愛，將自己處於為神和人道服務的地位時候那一種熱切而奇異的經歷的回憶，一定在他們兩人的一生始終活躍而喜悅地銘印在他們的腦際的。這種回憶既然和那回結合的親愛的孩兒特別地有關，所以，無論如何，一定因了這間接的關係，有一種確實的種族底價值。

逃妻的審判

施 衡

那一排三間房屋的院落，開始建築的年份，大約遠在光緒以上。這從上面黯淡黴敗的棟椽，下面碎裂潮黑的地磚，可以證明的。但因為經過幾次修理與粉飾，雖然天井的照牆底部已顯了支持不起的彎曲，表面却依然保存着帶黃的白色。室內分間的板壁，也露四五年油漆過的湖綠色來。這院落的構造，和普通人家的堂屋一樣，左右兩間相向開着門，左門旁邊釘一塊洋鐵片，標着「週番室」三字；右門旁邊同樣標着「勤務室」三字。前面的門，因為沒有需要，都被卸去，祇橫着一條門檻。簷下懸着兩盞被塵垢滿蓋了暗紅金字的燈籠，隱約還可以辨得出「國慶紀念」字樣。向外望去，照牆正中懸着一塊赭地黑字的長方形大木牌，寫着「正直」兩個非隸非篆的大字。向內看去，最觸目的，便是後壁的堂額，額上是「明德新民」四個楷書。後壁和板壁一樣油漆色的六扇門，靠邊的兩扇門上，刻着「施懲勸」所以衛閭閻，佐治惟求當務急；任勞怨乃能勤職守，斯語留贈後來人。」的聯語，緊靠後壁正中，設了一張比講檯還長些的公案，案後有一張座椅，案上放着大約八寸闊的黯舊的錫製的硃硯，和相稱的大筆架，彷彿和城隍神座前陳設的一樣；另外還有一根私塾老師打學生用的戒尺。左邊的板壁上，掛了

一塊崗警一覽表；右邊的板壁上，貼了一些值星牌諭單等類的揭示。這便是K縣警察總所的假預審庭。

這個假預審庭，每日自然要處理若干違警事件。或是違警事件以外的事件。

那一天，男的女的當事人，坐滿了那間狹小的週番室。那位週番先生嚴詞厲色的含有教訓意味的在和他們講話。對面勤務室裏的值日巡長內勤外勤，一共四五個人，有只穿了黃袴子而上身着黑背心的，有只穿了黃制服而下身着白袴子的，也都擁到週番室來，七言八語的談論，好像都在做當事人受審以前的指導員。這種情景，依慣例而論，知道所長快要開庭審問案件了。

從那扇刻有對聯的門中，由聽差的高聲喊出來一聲「侍候」，巡長他們便齊聲應着。同時忙亂着穿衣服或袴子，打扮起來。週番先生便在開始寫「點名單」，而正在候審的男人女人，心裏都含有恐怖意味的等候着。

不久，那張「點名單」寫好，放在正中的公案上了，應用的硃筆也拿到了，一杯熱茶也端出來了。那位三十多歲已經長了兩撇鬚鬚的所長，手裏夾着一根捲烟，緩緩地出來升座。同時，週番先生和巡長內勤外勤們，也都很快的分站兩旁，一時肅穆無聲。所長不輕意地照例的舉起硃筆來，向那大錫碗裏一蘸，向「點名單」開列的第一個姓名上點去，週番先生便高聲的喊「周達德」

一個二十多歲的鄉下農人從週番室出來。他的裝束，上面穿一件深藍對襟的小袖短衫，下面繫

上打着深欄的灰白色圍裙，赤了足穿一雙新的雙樑青布鞋。他那蒼黑而又粗蠢的面上，顯示出憂愁，恐怖，可憐的表情，走上前時身軀似乎在微微地顫動。他依着週番先生的預囑，立在那距離公案一步遠的地方。

所長先問明了「年齡，住址，職業」之後，開始訊問那件案子的情形。

『你的女人，究竟怎麼便跑了？』

『所長老爺！我真也不清楚，我的女人爲什麼要跑？在家裏，兩頓苦飯是有得喫的，做事，鄉下人家那一個不做不曉得她只是一回兩回的要走。』

『以前曾經跑過一次了麼？在什麼時候？』

『那是去年十一月的，事，在成親三個月以後。那一天，我娘領姊妹到朱家角去，我也上豆田拔草去了，家裏什麼人也沒有。她便在這時候走的，帶了幾件隨身衣服。後來我們先後回去，她兩夜不會回來。大家想不出什麼方法，去告訴過鄉警，他睬也不睬。隨後我伯伯說，「你且問她娘家去要人，他們總知道一點的。」我便和我的叔伯伯到了丈母家裏，丈母說不曉得，但有些慌急起來。她想了半晌，彷彿有些頭緒，答應我們慢慢地找，打發我們先回來。再過上四天，白廟鎮上人——就是我丈母家裏的五六個人，伴着送她回來。』

『你和她出門得幾日，住在什麼地方？』

『那我沒有問她。聽見人說，她到過上海去找她的上海剃頭的表兄，在那邊停留幾日，丈母把她硬邀回來的。』

『那麼，她和他表兄有些曖昧的事麼？』

他聽了「曖昧」二字，兩隻笨拙的眼睛向上直視着，莫明其妙，於是週番先生給他翻譯：

『老爺問你：你的娘子，是不是和她表兄癖過姘頭，你老實的說來。』

『他們雖然都這麼說，但我總沒有看見。就是有，以前有過也不要緊，只要現在沒有；現在有了也不要緊，只要她將來肯好好過日子。老爺曉得，我們鄉下人討一房娘子，多少費錢費事……』

『不要嚕囂！老爺不聽你這些話，只要問你什麼你回答什麼。東牽西扯的討厭。』

巡長不許他說下去，便截住他的話。他也就閉了口，所長緩緩地喝了一口茶，也不表示其他的意思，接着問：

『這一次她怎麼會跑的呢？』

『這是半月以前的事。三月初五那一天她說要到娘家過時節去。她明知我沒有空，還假意約我去。她什麼東西也不帶，只是光身的去。這麼一去，一共五日不回來，也沒有消息。我便自己接去，那里曉得她娘家也不會到，却一溜風逕自走了。我有些慌起來，託了伯伯到上海去找，找了十來天沒有音信。前天才有回信，說她在南市一家廠裏做工，聽說是她表兄託人薦進去的。我得了信，便約了我丈母和

阿舅一道去找，果然在那里找到她。想叫她回來，但她執意不肯，要死要活地不肯。我們沒有法，只得留我和丈母在上海守着她，阿舅回來報告老爺這里。今兒老爺派人把她送回來，我們也一同來的。』

他說到這里，已竟把全案的事情陳述明白，要想停住，突然又想到了他要請求的旨。

『老爺！現在沒有別的，只求老爺仍舊把她給我領回，其餘的事情，我什麼也不想問。就是她的表兄，我也不想告他，只求老爺不要把她「發官賣」。』

所長一聲也不響，神氣非常嚴重認真。他把那根香烟用力吸了一下，將燼餘的望地下一擲。提起那管筆來朝着周達德向右一指，又在「點名單」第二個姓名上點去，巡長便命令周達德站過一旁，同時週番先生在高叫「吳金賢」。

上來的是面貌比較白皙，穿普通柳條短衫袴的三十來歲的青年，這人是周達德的舅兄。他陳述他妹子兩次脫逃的情形，完全和周達德所說的一樣。隨後所長又問他：

『你的表兄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他叫陳彬卿，住在上海閘北天通庵路。』

『他究竟有沒有勾引你妹子？以前有過來往麼？』

『所長！這個我可以相信。招弟——我的妹妹，他一向就不安分，和彬卿早有過不尷不尬的事情。去年出嫁時，我就對她說，「你把這個心死了罷，做女人總要像個女人的樣子。」可是她又不肯聽我。

的話。自然，彬卿又時時去通消息，想法子勾引她，現在鬧出這樣的事情來。她固然不要面子，却累我也見不得人，我和達德說，「這個女人你索性不要了罷，把她賣掉，賣到遠鄉遠土的地方，沒有人曉得的地方，不要再放在家裏現世。」可是他也要她，他也不肯聽我的話。其實所長也明亮，鄉下人討娘子不容易，財禮不算，辦酒也得百把塊錢，要想賣掉一個討進一個，至少要賠兩三百塊錢，何況還有許多周折費事，而且討進來的又不知怎麼樣？所以這個也難怪他。現在我請求所長，招弟固然要從重訓誡她一番，最好把彬卿提回來，送他縣裏去吃幾時官司，他們才曉得利害。」

所長把頭微微點了一下，叫他站在旁邊。隨後便傳問吳陳氏——招弟的母親。那婦人一副鄉下的裝束，年紀大約五十歲左右。她出來到公案前未站住時，不等所長發問，便恭恭敬敬地喊一聲。「老爺！」所長開始問：

『你是周達德的丈母，招弟的母親——吳陳氏麼？』

『是，老爺！』

『他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麼？沒有錯麼？』

『是的，老爺都聽見了，沒有錯。』

『你不想替你的女兒辯護麼？』

她不曉得什麼叫「辯護」，望着週番先生發怔。週番先生給她解釋說：

『老爺問你，你不想幫你的女兒說一句話麼？』

『老爺！她既然做了壞事，我怎麼可以幫她說話呢？實在女兒大了，我也管不住了；嫁了人，我更管不着了。她做了壞事，他們要怎麼辦便怎麼辦；老爺要怎麼辦便怎麼辦。我沒有別樣意思。——而且這班年青的女人，一輩壞似一輩，姘頭，私逃，不算什麼大事，真也得重辦一下，做戒做戒。』

『那麼我把她押起來好不好？』

『好的，關她幾時。』

『送她到縣裏吃官司好不好？』

『也好，給她吃三年五年官司，把她的脾氣改變改變，省得多少閒氣。』她說話的表情非常懇摯，彷彿和她女兒有了不解的冤讎。

『所長老爺！我代她求求，不要送她吃官司……』周達德那樣大胆的插進來說。但是週番先生和巡長，立刻同時禁止他發言，又都用嚴重的眼光監視着他，使他沒有表示意思的機會。

當所長的硃筆向「點名單」上最末一個人點去，本案最主要的女當事人，便被傳上來。這個年青的女人，頭上的辮髻歪斜鬆散，左右的鬢髮也散亂着毫無光澤。眼睛似乎比較大一些，邊上有一圈經過長時間失眠或哭泣後的紅潤，形容憔悴，浮現着一臉油光，像沒有經過梳洗的樣子。但面容雖然憔悴，眉目口鼻的位置却整齊停勻，可以想見她平時的丰姿。她的神氣也很鎮靜，似乎表示有了果決的

成見。她身上穿一件湖綠色滿地小花的標布衫，罩上玄色的嗶嘰背心；底下着了藍色小方格的布褲，足上是尖口青布鞋。她微微俯着頭，很快的脚步走近公案前，兩旁的人都用奇異的眼光望着她，所長也用嚴厲的眼光看了她一眼，便問：

『你叫周吳氏，——就是吳招弟麼？』

『是的。』

『今年幾歲？』

『十九歲。』

『你幾時嫁的？未出嫁以前做點什麼？』

『我十八歲八月裏嫁的，以前上過幾年學，隨後織毛巾。』

『你認識陳彬卿麼？』

『認識的，——我的表兄。』

『你不出嫁以前和他相好過麼？』

『有的，我和他相好過。』

她那樣毫不猶豫的回答，語氣非常沉著，所長反而有些驚愕，却也不好如何說法，便繼續着問：

『有幾年了？最初大約總是他來引誘你的。』

『不，他沒有引誘過我，是我自己喜歡他的。這是三年前的事。』

所長對於她的回答，覺得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他有些怒了，把眼睛釘住着她！

『不要臉的東西！你怎麼連一點羞恥都沒有？一個未出嫁的閨女，竟隨便去喜歡男人，還敢老着面皮說出來。』

『……………』

她沒有回答，兩眼也顯出反抗的表情，一點沒有恐怖。

『好，現在你把一次兩次逃走的事情都說出來，倘然說一句假話，便重重罰你。不管什麼，我要打你，打你這無恥的東西！』

所長的聲浪漸漸響起來，同時把那根戒尺拍了幾下。旁邊的人都似乎有些代她擔憂，但她的神情依然保持着鎮靜的態度。

『以前我本不要嫁，我無論如何不願嫁給我現在的丈夫；去年八月裏，甚至於情願尋死。因為他們管得緊，娘又苦苦地勸，弄得沒法，只好由着他們擺佈。到了那邊，不消說種田人家多少辛苦，不比織毛巾的自在。更加他的娘，他的姊姊，說不盡的凶惡，有好東西自己吃用，有苦事情派我去做。這個且都不算，最可恨的，他——她把手指着達德——更蠢得像一隻豬，每天除在爛泥堆里混混，什麼事情都不懂。嫁了他不見得比嫁一隻豬更好些。到了這步田地，除了上吊便只好逃走。但家裏不許我去，去了

也不會收留我的。只有彬卿，他和我要好。便在去年十一月十二這日，從那里走到南翔，再趁火車到上海，找到了彬卿。但第三日，娘就尋來，她苦苦地向我流淚哀求，要我回來。我的阿哥也迫着我，我當時心中一軟，便跟了他們回來。到現在想起，實在懊悔……」

『哼！你一個女人，父母給你對了親，你竟敢說不願嫁，可就荒唐到了極點。丈夫種田，也是最本分的行業，你竟敢罵他像一隻豬。我看，他却不是豬，你真像一隻狐狸。你竟敢背了爹娘，背了丈夫，去找不相干的男人！現在，你再說來，你第二次怎麼又逃了不安分的東西！下流的東西！淫惡的婦人！』

所長真在動氣了！他截住她的話，那樣用勁地責罵她，並且嗓子也提得很高。但她竟如在指罵另一個人，不曾給與她特別不安與羞辱。接着泰然說：

『……回去之後，我也想耐着性子過日子。但我看見這個人——她把眼光射着達德——心裏就要討厭，發恨。他在我的面前，似手有刺觸着我。老實說，他不在家裏，反而覺得還可以過去。但他除了日裏上田作，永遠沒有出過門。這樣的伴着，日子愈久，就成爲冤家，讎人，我實在耐不住，倘然不用一根麻繩勒死自己，便只有永遠離開他。所以我這次又走，在上海找彬卿去，託人薦在華生紗廠裏，決計無論如何不再回去。昨天他們尋來，我沒有什麼話，只說，「要我回去就是要我的命。」今天到了這裏，我還是這個意思。我是決不回去的。』

她那樣強硬的話，旁觀的人都有些駭然。所長對於這固執的婦人，暫時抑住他的性子，想用一番

言詞開導她。

『不行，你這荒唐囂強的東西！你總該曉得，你是一個女人。』嫁狗隨狗，嫁雞隨雞，『你既然嫁了性周的，即使周達德怎樣不好，你再也不該有別樣的心腸，況且他又是忠厚安分的人。目前你和人通姦私逃，便犯了姦非罪，本來要捉到陳彬卿一併解到縣裏重辦，既然你的丈夫特別對你寬恕，我也不願多事。現在交你丈夫具結領回管束，你好好跟丈夫回去，不要糊糊塗塗做夢！受人的哄騙，聽見麼？』

『聽見了。我不受人騙，但我不回去。』

『你要曉得，在這里由不得你，這里是國家的法庭，要你回去你祇有回去，不許你反抗！』

『不回去便怎樣？』她仍然固執着她自己的意見。

『給你關起來！』

『關起來我也不怕。』

『不怕麼，這忘八的女人！這淫婦！給我打，先打三十下手心，問她回不回去？』

她真的觸了所長的怒，他便一口氣發了這嚴重的命令。旁邊的內勤巡士，便不敢怠慢，從案上取了那根戒尺，很快的捉住了她的右手，用力打了十五下，再換過左手打了十幾下。口裏「一，二，三，四……」數着，和木片擊着手掌策策的聲音相應和。兩旁的人都呆呆地望着她，她用力蹙着眉心，把牙齒咬住嘴唇，忍受這痛苦，但毫無乞憐的意思。

『好，你回去麼？不去，給我再打，打到她——所長向着內勤巡士——肯回去爲止。』

『好，儘管打，打死我還是不去！』她的心腸並不因了打就軟下來。

『這樣就好！給我再打，再打二十下。你如果再說不去，給我拿藤條來，打死你還要你回去。我倘然連你這個女人都懲治不了，還管別的事麼？打快給我打！給我重打！』

照式，又左右手各打過十下，除了手掌因爲受重擊而有些紅紫的墳起，和神經因爲受不住驟然的劇痛，眼眶中流下幾滴不自然的淚水以外，她的態度似乎還沒有什麼變化。

『用刀殺死我，我情願回去，我不願！』

『殺死你，說得這麼容易！倘然你決意不想回去，我要把你關起來，一天打兩頓藤條，你一天不說回去，便一天不罷休。——現在你自己思忖思忖，還是回去安穩的過日子好，還是在這裏受罪？』

所長感到打手心的效力似乎很薄弱，這樣堅持下去也不是一個良好的辦法，所以又軟和下來，用這樣帶恐嚇性的勸告。

她覺得那樣的堅持，除掉增加自己目前的苦痛以外，沒有什麼益處。但她實在不願意回去，尤其不願意說出「我回去」的三個字來，她只是說：

『我橫直拚着一條命，隨你怎麼辦，我不怕！』

『不怕麼？不怕，我還有辦法來！——他命令巡長——你到對面典獄署裏去借一副籐來，偵緝隊』

裏去拿一副銬來。她倘然還不願意去，把她的脚手都上了鐐銬，派兩個弟兄給她押送回去！

巡長高聲答應了一聲「是」，但還是遲疑著不走。週番先生從中插進話去：

「我看，你聰明點還是去罷，在這里，比你強十倍百倍的人也強不過。如果大家都只要「強」，我們的公事還辦得成麼？你想，倘然銬起來押送，街上多少人會看見，那就好像「遊四門」的難看呢！聰明點，自己走罷！」

她依然沉默著，一聲也不響，她的神情表示在忍受不能忍受的，靜候他們執行最後判決。

所長一面催促巡長趕快依着命令去辦，一面再吩咐周連德說：

「照她這個樣子，我已經曉得了。本來就應重辦。你既然在這里請求，我便特別通融一下。如今你在週番室里具一張結把她領回。她不肯走，便叫巡士領着她押送去。嗣後好好地管束住她，明天我再派人到上海提陳彬卿要他在這里具一張切結。倘然招弟再有別樣的事，便要問着他。她回去若不服你的地方，你再來告訴，我替你從重處治。」

「謝謝所長老爺！」周連德担着驚恐又表示滿意的回答。

所長又對吳陳氏吳金賢說：

「你們今天一路送他們回去。本來你做母親的家教既然不好，也應該淘氣吃苦。」

巡長拿了鐐銬進來，把鐐向地上一放，把銬拿在手上，靜候着命令。所長再板起面孔對她說：

『去不去？不去把手銬起來，把鐐釘起來，沒有什麼客氣。』

她聽見身後鐵鐐擲在地上所發的聲音，望見巡長手上白鐵發亮的手銬，不能不担受一種不可抗的巨大壓力。她只得說：

『去就去，只要他們不懊悔。我所有的不過是一條命。』

『好，你去就好，你的命也沒有什麼希罕！此後你安分罷，倘然再想逃走，我便不肯饒你。』
她沒有回答，只是默然無望地瞪視著。

『退下去！』所長又發一個命令。週番先生便再指揮他們向週番室去，她終於沒有能力，最後無可奈何地哭喪著臉也跟了進去。

所長提起那硃筆在「點名單」上寫了以下幾句話，作為本案最後的結束——

『訊據周吳氏，即阿招弟供認向與陳彬卿有奸，此次背夫潛往上海相就不諱。惟案涉親告，本夫周達德既不願提訴，應准免究，令其領回嚴加管束。然事關風化，奸夫陳彬卿亦未便任其逍遙法外，候備文咨提到案，具永不再犯切結存所備查。此諭。』

所長離開公案，從那扇對聯的門中進去之後，巡長內勤外勤們因為長時間站庭的疲勞，各自散去。這個公庭裏面，便頓時冷靜起來。只有那塊「明德新民」的堂額和照壁上的「正直」牌相對沈默着。公案上的大錫硯和大筆架，莊嚴地放着。簷下的兩盞舊的國慶紀念燈籠，因風微微地在搖曳。

廣東的「不落家」和「自梳」

慨士

廣東有幾處地方，流行一種奇特的風俗，這便叫「不落家」和「自梳」。流行這種風俗的地方，據我們所知，前者盛行於高明、順德兩縣，後者聞順德有之。至於別的縣分還有的通行否，我們却不知道。——雖然有許多縣分向來沒有這種風俗的，如高要縣，聞已經傳染了不落家的風俗，只是尚未盛行。我在這裏預備先說前一種風俗，因為那是比較的更有意義。所謂「不落家」云者，簡單的說，是指女子結婚後不肯住在夫家之謂。就一般而言，高明、順德的婚姻制度完全是舊式的。那里的婚姻的撮合和別的許多地方一樣，也須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須送年庚，合過八字，隨後方纔成議。結婚的時候也由男家用「紅花大轎」往女家去迎接，和別處沒有什麼異致。

但是在有不落家的風俗的地方，結婚的三朝之後，女子往往便回家省親。省親後再回夫家一轉，遂即又回到母家。自此以後，只遇年終或節上的時候回夫家，居住一或二夜，便又到母家去。聞高明縣的風俗，不落家的女子年邊節上在夫家的幾天裏，整天的戴着一頂竹製的連臉孔也遮沒的帽，使人不能看見她的面孔，她却從裏面望出來可以看見外面的東西。她不特見別人如此，便是對於丈夫也

是這樣，因此，聞說竟有結婚已七、八年而丈夫還不認識她的面貌的。

不特如此而已，並且不落家的女子在夫家的幾天決不肯吃夫家的飯的。有的是東去吃一餐，西去吃一餐，以避免在家吃飯，或者包了飯來吃的也有。但我們說到這裏便要問，然則她們這樣過一世麼？到什麼時候爲止呢？對於這個問題，據本地人的回答說：做過若干年的這樣的腔調以後，多半是落家的了，遲的八年十年以後，早的結婚後五或六年。或者待有身孕之後落家者有之。

近來雖然聞知也有結婚之後一或二年便落家的了，然而習慣造成這種信念，便是早落家是不名譽的事，聞知竟有女子願意早點落家，然而又恐被同輩的女子們恥笑，甚至「自尋短見」的。聞說民國八年間有五個女子在高明的蛇塘村投水自殺，牠的原因便因爲落家不得。

說到這裏我們免不得便要接着發生第二個疑問：這種風俗是怎樣起來的呢？不幸得很，這種風俗的歷史的來源，我們竟毫不知道，一時也無從查考。但據一位順德人說，據他所見，順德女子的不落家實有以下的兩個要素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因婚姻制度不良，他說有的女子因見盲目婚姻之下的夫不合她的理想，以致一入夫家便生憎恨，因此不但看得同居生活很淡泊，甚至決絕的不願營同居生活者有之。別一原因是因爲女子有了「膩友」的緣故。對於後一項事情，一位本地的調查者說道：

「一則順邑的閨女有一最不良的風習，好結膩友，俗謂之相知，朝夕偕同居處，同宿食，儼如夫婦。此種惡習實爲女界羞，而順人視此恬然不以爲怪。當結合之始，對衆宣言，擇日拜契。日子既

擇妥，親戚姊妹們有送果品禮物以相賀者，禮品之物以白糖糕粉爲之，上有杏仁、瓜子、京市等砌出花樣，受者亦當砌回盒答之。彼此以競工巧。盒面之瓜子常排成一首半首的蠅頭詩，讀之令人肉麻。聞此種女子結契時皆有祕密的盟誓，盟後不得中道棄友而從夫，故交有膩友的女子必生出歸寧不返的怪事。

我們可以知道不落家必有着許多原因，不良婚是一個原因，女子結同性愛的膩友又是一個原因，還有別的爲我們所不知的原因，由這等原因既造成習慣之後，於是縱使有人願意早落家也每受梗阻，甚至有因此而自殺的了。

近來聞說高明縣於民國某年設立一個會，曰「改良風俗會」，牠的重要的目的是在取締不落家的女子。但據說，也不見有多大的效果，可見一種慣習的既已成立，即用高壓手段也不容易改革了。現在把該會章程抄錄在下面：

本會以改良地方風俗爲宗旨：一勸女子歸寧，依期返家；一勸親戚往來，禮宜從儉；一勸婦女天足，革除扎脚包脚之陋習。

凡關於風俗之改良，可以隨時加入，如非本會範圍者，概不干涉。

入會會員，祇收會金二角。至會議時期，定於暑假、年假。期內由會長函邀各員蒞會，參議一切事宜。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衆投票公舉，一年改選之。各鄉酌設檢查員二名，檢查各婦

女之行爲；並時時在鄉中勸解各婦女，使知回夫家之正義。

檢查員報至某女不守婦道，久住母家不返，由本會會長以牋牘勸責。至再至三，依然頑梗不從，然後稟官出警，捕其父兄到本會辦事處；或罰其警費，或責以言語。

既經被罰之後，如仍恬過不改，再由檢查員報告，即由各會員查察確實，則出警捕其父女到本會辦事處。此女子則嚴加責罰，其父兄則送官處治。

凡控告女家，由正副會長主持，須得本會各會員半數之同意，非男家所能任意要求。

控告某女不守婦道，是本會責任，與男家絕無干涉，以免親戚生嫌。

本會成立後，年年許人入會，然必以年假會議時爲入會之期。

本會祇遵行所訂立之規則，若本規則所無者，本會概不干涉，不得藉會生事。

會員個人私事，不得以本會名義行之。

改良風俗之規條

(一) 凡親迎之日，女家須要有太陽着女出轎。此例歷古皆然。況今日地方荆棘，理宜預早爲佳，以備不虞。

(二) 女子既嫁，通例三朝歸寧，即日要回夫家。至於歸寧後，須過七朝，方準其父母着人來接。如未及七朝，女之父母竟敢使人到接，故抗本會規章，本會定必嚴行干涉，決不姑寬。

(三) 女子既嫁三年以前，逢冬年等各時節，不得往親戚處躲避；本會亦命檢查員責其親戚，不准收留。若其親戚故意與本會作對者，稟官出警拿捕，罰其警費。

(四) 女子既嫁三年後，不准在父母處多於在夫家之日。若其父母效禽犢之愛，不肯送女回夫家者，亦由本會命檢查員勸責之。若勸責不從，其辦法如上。

(五) 男女婚嫁，總以從儉爲宜，一切繁文縟節，概從捐免。

(六) 女子出閣後，俗例必要送節及所謂手信者，如第一煎糰第二粽之類。貧者恐不易備，爲親戚者，切勿需索。

(七) 女子以天足爲貴。近日省垣地方，多設天足會。蓋札脚者備受痛苦，包脚者更不雅觀。本會担任演說，要勸未札者不可札，既札者須宜放之。

看上面的會章，除却「男女婚嫁總以從儉爲宜」和勸放足之外，差不多全然以防禦不落家爲目的，甚而至於派調查員，「稟官出警」，「決不姑寬」等語。然而結果不外乎一個沒有什麼效力，可見風俗的不易用權力挽回了。

我現在既說了不落家的大要，隨後當把所謂「自梳頭」的說一說。廣東順德縣開有一種自梳頭的辦法，其定義，據一位順德人說：「自梳者，自將辮髮梳纏爲髻，藉此以表明不復有嫁人之意也。」但這種風俗亦爲當地一般人所認爲正當，故表明自梳的時候，常有一種儀式，姊妹們多送禮物祝賀之。

至於發生自梳的原因，和自梳後的情形，我以爲不如把本地人所說的話陳述出來，比較我們外方人代爲解釋更可靠些，今據一位順德人的說明如下：

「……但女子如有自梳的主張，不由父母許否，父母亦不得過問。常有等婚議將成，探知消息，或有先行自梳以爲之拒者，此種事固亦慣見。有等父母，早爲之議婚，防其自梳，是以盲婚之害亦愈烈，而其積弊亦愈深。大抵亦由於自梳之風氣太盛，對於自己終身的婚事，亦多羞而不敢自行商決，故釀成如此根深蒂固不拔的積習，誠然可嘆！但其自梳之後，不得不想法以謀自立，自立之方法，有出外傭工，其類不一，上者能爲婦女梳頭，能作趨時裝，禮節詞令嫻善，隨侍富家婦女出入；下者事粗做，司烹飪。此類雇工，能結互相的小團體，或同賃屋共處，以便退居，失業則互相推荐；其家居工作，亦有數種，大良容奇桂洲一帶，操業則多纈絲，勒流龍江龍山甘竹龍潭吉祐古朗黃連一帶，多織繭綢。其餘或助理家中養蠶，採桑，育魚，豢豬，或裁縫等等，亦足以自給。

在順德各屬，查大良容奇桂洲一帶，自梳者謂之「姑婆」，其餘各鄉多稱謂「靜修娘」。故凡外客到順邑各屬，若有事請詢於女子，普通稱「表姑」，否則難免遭其詬誶。自梳的衆多，概可想見……」

原
书
缺
页

943-952

通 訊

答廖次山先生

趙譽船

次山先生足下：

頃讀新女性第九期，有再論「厚慈薄孝」一文，並承索拙著「孝」一文「孝」此文原載天津新民意報，該報爲劉鐵君所辦，小兒景深時爲該報副刊編輯，故將是文登載於火星，時在癸亥五六月間。刊成後，譽船處只得寄來一份，旋因江浙之戰，譽船往來避兵，存書多有損失，不僅此文已也！茲承垂詢，無以報命，實深歉愧！至尊著「厚慈薄孝」，原同荀子之言「性惡」，雖似與孟子之言「性善」，意若相反，而適足相成。其實善惡皆僞，（荀子書中所用僞字多作人爲意思解）而先天之性，渾然太極，何曾有善惡的分別？譽船依此學理的肯定，拙著的「孝」與尊著的「厚慈薄孝」殊途同歸，即劉永濟所說：「意若相反，而適足相成。」與汪中所著荀子通論：「其性惡也，雖似與孟子之論相反，而適足相成。」此雖借荀子性惡論，而作孝慈的平議，嗟今之人，盛倡小家庭之議，以爲天地之大，僅有夫婦二人之結合，不知夫婦爲造成家族之始。譬如夫婦二人，生有子女，扶抱提攜，即不能不盡他「慈」的責任，此自然之理也。然彼夫婦之育子女，固當「慈」而彼之本身，非出「空桑」，亦必有彼的父母，扶抱

提攜，乃得成立。父母子女的中間，雖不必有什麼因果的例證；如俗諺所說：「孝順還有孝順子，迂逆還生迂逆兒？」即此扶抱提攜的慈，子女對於父母，亦當有相當的敬意。所以我的肯定，孝慈是對待的。換句話說：「厚慈薄孝」是偏鋒的話；即「薄慈厚孝」亦未免過分。再如論語：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表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照孔子所說，兒女報答父母，不過是這個三年之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子責備宰我，他的歸宿，只在三年之喪上。而這三年之喪，是歷來認為孝的事。這個謬點，連帶「孝」的本身，都發生影響。我再抄一段孟子：

滕文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人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

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日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照孟子所說，滕世子所行，仍然是著作出來的，卽荀子所謂「僞」，所以現在各省有錢人們，在他父母喪時，總是抱定一個出風頭的主義，如大出喪之事，雖爲無識的觀者所讚賞，究爲有心人所不滿！而家庭中，父母之與子女，所謂「孝」也，「慈」也，本爲一種自然愛的表現，兩夫婦的結晶品，當然是他們可愛的兒女。在他們初生時，以至成人時，不知經過多少痛苦？除了窮苦的無知婦女，有溺女的惡習。卽是禽獸，亦有「虎毒不食兒」的傳說。可是天地自然的愛，無間於人獸。畫梁的乳燕，古樹上的棲鴉，在牠哺育幼禽時，總是不憚辛勤，極盡牠「慈」愛的責任。乳燕能飛了，棲鴉能自覓食了！所謂烏鴉反哺，卽是禽類的孝了。而不孝的鴟梟，啄食牠的母親，是天地戾氣所鍾。

於是人類要自別於禽獸，纔有這虛僞的三年喪禮，其實家人父子之間，各盡其分，雖不必有「孝慈」之名。而自然和氣致祥。這是我對於家庭論，扼要的見解。卽如夫婦結晶品的兒女，自然是愛的，所謂三年的乳哺提攜，固然是很辛苦的，然不能卽謂之爲慈，而又不能不謂之爲慈。由三年至於成人，如

何的教養，皆是父母的責任。子女成人後，能自立，父母的擔負，可以輕了。而這時的子女，亦就娶妻生子，別自成了家庭。對於他的父母，本來能自生活，原不成問題。不幸有因父母年老，不能謀生的，即當迎與共居。又或有事外出，或避禍遠去，如萬里尋親記的事，皆人世所稱爲「孝」的。所以俗諺上有「家貧出孝子」的話，是「孝子」的成立，皆出於不幸，而歐陽修的瀧岡阡表：「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遂爲言

「孝」的極則。總之一句話：先生的「厚慈薄孝」，雖是時勢自然的趨勢。而譽船主張的「孝」，雖是「人爲的僞」的事實。但是今人的非孝主張，較之古人的孝經實爲進一步的研究。孝經的學說：責備子弟也嚴，父母自待也寬，實爲不平之論。然今日爲子弟，他日爲父母，一轉瞬間的事。並且有時父母在堂，兒女繞膝，他這一身備具了「孝」「慈」的資格，他如何事奉父母？即爲他的兒女如何事奉他的模範？所以孝慈論一分了厚薄，這個中間人，豈不大難特難！所以我敢提高一層：「孝慈的名詞」都是人爲的，而真正的家庭，純是「真愛」的結合，泯孝慈於無形，方能成爲極圓滿的事。一落了人爲的境界，父母教養子女，原爲他的責任，無所謂「慈」。子女事奉父母，亦是他的責任，更無所爲「孝」。只是家人父子之間，各盡各的責任，這便是快樂家庭，即或不幸，父母早亡，成爲孤子。在這孤子眼中心中，看見他人的家庭，子女有父母的慈愛，便發動了感慨的心。反之無子女的人，在他風燭殘年，看見他人的家庭，父母有子女的孝養，亦必發生了羨慕的心。如此看察「孝」「慈」，自較身處快樂家庭的，爲容易覺悟。

再言家庭的變化，多由於婆媳，古歌云：「念年新婦念年婆，再過念年做太婆。」是一個人，備了新

原
书
缺
页

